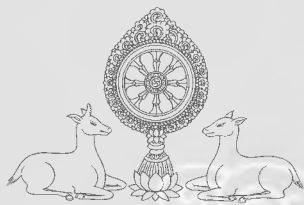


# 慧光集

三三

大圓滿龍欽寧體傳承祖師傳





## 序

二十世紀末的今天，人類以自己的智慧和雙手創造了新的物質文明，解決了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難。但是人類的基本痛苦生、老、病、死是現代科學無法解決的，因此，科學史上所有偉大的科學家如牛頓、愛因斯坦等都在生死老病之前無法不低頭。他們面臨生、老、病、死的時候與普通人毫無差別，所以，現代科學不能滿足人類最終極的心願——自由自在的解脫。

解脫是超越生、老、病、死的範圍和一切生命的終點站，也是每個眾生早晚將要回歸的大自然，已經回歸此境界的高僧們的來去是這麼自在、這麼安詳、這麼快樂的。他們沒有煩惱，也沒有痛苦。因獲得了內心的自在，自然也獲得了外境的自在，不受地、水、火、風等四大種的影響。這確實是真正的自由和幸福，是故，人類自我認識和開發自身智慧是唯一使人們實現最高之理想的。

生、老、病、死的來源和它的本質，以及超越它的方法等等諸多人生的重要問題，只有佛法裏才能獲得正確的答覆。所以，社會各界人士應該讀一讀佛法寶典，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一定的收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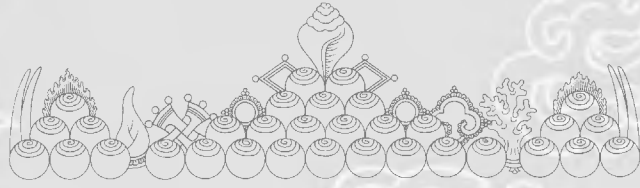
堪布 慈誠羅珠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於成都

大圓滿龍欽寧體  
傳承祖師傳

珠古東珠（義成活佛）／著 圖登華丹／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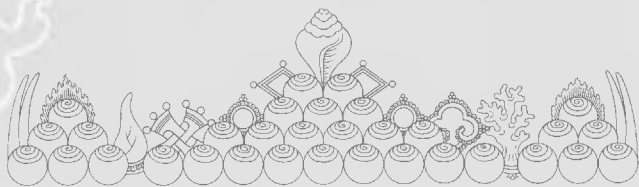


## 作者珠古東珠仁波切致謝

感謝哈樂德·泰爾博特，他非常小心謹慎地編輯了本書，注入他的智慧和耐心。感謝邁克爾·鮑德溫在過去超過十五年的時間裡，從未間斷地對我的佛法專案給予支援和指導；感謝莉蒂亞·齊格爾鼓勵我將本書的內容組織成書，並校閱了書中很多內容；感謝布達雅納佛法中心的諸功德主，是他們的資助使我能夠從一九七五年以來進行寫作和翻譯這些寶貴的佛法；感謝大衛·杜弗爾在電腦方面的協助；喬納森和瓊·米勒夫婦關照我的健康；感謝在麻薩諸塞州霍雷地方的瑪哈悉達寧瑪巴寺中怙主多珠千仁波切的私人圖書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萊曼圖書館，它們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感謝維克多和茹比·林夫婦允許我使用他們舒適的居室。

感謝斯蒂文·古德曼作出很多具有洞察力的貢獻，並且準備了目錄索引。我也感謝啊啦桑嘎·圖登尼瑪仁波切、堪布秋雅、比丘貢卻丹增、阿尼阿旺秋准、阿尼祿珠巴嫫等等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資訊。

感謝撒母耳·柏秋爾斯阿閣黎與香巴拉出版社的員工，為令這些祖師的傳記能和讀者見面，提供了理想的渠道；感謝拉裡·莫摩爾斯坦以其出色的編輯技藝為本書增色；感謝肯札·克羅森為本書注入她的文學視野；感謝布萊恩·博蘭德以其藝術天賦設計本書。



## 譯者致謝

感謝啊啦桑嘎·圖登尼瑪仁波切的鼓勵和指導，以及他在百忙之中抽出寶貴的時間，很耐心、細緻地詳細解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遇到的諸多難點。

感謝作者珠古東珠仁波切提供英文原稿的修訂增補部分；故此中文譯本已經據此作若干改動。細心的讀者若發現此中文譯本，與現有的英文版本有個別出入之處，很可能即是由此緣故。

當然由於譯者水平極為有限，翻譯過程中留下的所有錯誤都是譯者本人的過失，謹在此向上師三寶懺悔！翻譯工作若有些許功德，願迴向一切如母眾生，共同早日圓成佛道！




## 譯者贅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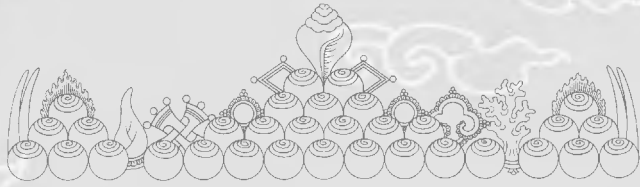
大成就者帝洛巴曾開示說：“要想一生一世獲得佛果，必須趨入密宗金剛乘、密宗深道在相續中生起證悟，完全依賴於對金剛上師的恭敬誠信。要想對上師生起敬信，必須現見其功德；要想現見功德，必須了知其傳記。”

怙主法王如意寶晉美彭措仁波切開示：“大圓滿龍欽寧體是集廣大班智達派《龍欽七寶藏》，及甚深古薩里派《四心滴》二者之密意於一體，即生可獲得金剛持果位之甚深正法。”而《藏傳佛教龍欽寧體傳承祖師傳》則是如黃金鏈般的諸多傳承祖師的精彩絕倫的傳記。此傳承祖師傳，是作者珠古東珠仁波切根據——五本參考傳記、著作（詳見英文原著書後附錄）匯集、整理、歸納、撰寫而成，因此是符合事實、有理有據、詳實可靠的。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感受最深的關於本書的一個特點是，書中對傳承祖師的修學經過，尤其是他們如何克服各種障礙，最終獲大成就的身心歷程進行了擇



要生動的描述。本書既展示了這些偉大的傳承祖師們，特別是龍欽饒絳尊者以後的上師們，雖有著超凡、與眾不同的一面，更展現了他們像凡人一樣歷盡磨難、艱苦卓絕地修學，直至大徹大悟窮盡法性的一面。至尊密勒日巴曾對他的弟子們開示說：如果他們都能像他那樣對上師具足信心，精進實修，他們也都能證得同樣的成就和功德。在此譯者也鸚鵡學舌一下：願我等也能追隨前輩先賢的足跡，直證九乘之巔——光明大圓滿的無上果位。



## 序

《藏傳佛教龍欽寧體傳承祖師傳》，包含了那些生平中充滿了寧靜、覺悟和神變的證悟祖師的傳記。他們曾在世界屋脊之西藏的黃金歲月裡興盛於世。這些祖師都屬於藏傳佛教寧瑪派《龍欽寧體》傳承。

《龍欽寧體》（意為無盡界之心要、廣大開闊的究竟真諦）是代表大圓滿最密禪修的神奇法門，此法門由大智者、大成就者吉美林巴尊者（1730~1798）開啓。吉美林巴以意伏藏的形式將其發掘出來，意伏藏是指從覺悟的心性中開啓的法門。《龍欽寧體》傳承經過吉美林巴弘傳至今，其中經歷了許多具證上師，本書介紹了其中最傑出的諸位上師的生平事蹟。

以前，每當我拜讀這些上師的傳記時（本書是我從中概括摘要而成的），總是為之感到激勵人心和令人驚奇；但這次輪到我用我自己的語句和自己的感受來復述他們的事蹟時，我自己會經常感到，彷彿親歷了這些大師們所經受的痛苦、艱辛、興奮，以及寧靜、喜悅、輕安和開闊。因此這些生平不再僅僅是可閱讀的



故事，或是擺在那裡可供思考之對象，而是這些祖師內在光明的閃現，是這些證悟聖者生平的“真如自性”的寫照。在此“真如自性”中，所有生平中不同階段不同表述被聯繫起來，猶如諸河之水都流入海洋而成為一體。如果以知識和情感覺受來閱讀本書中的傳記故事，那可能得到的最大的利益也就僅僅是心靈的激動而已。如果閱讀的目的，是為了感受這些大師的經歷，並與之融合相應，那這些事蹟，肯定會在讀者的心裡喚起精神證悟、慈愛、寧靜、開闊、輕安與療癒。

對我來說，試圖避開西藏傳記的典型特徵，諸如，包含羅列無窮無盡的上師、法門、上師的弟子等等，是不恰當也是不可能的，儘管這些清單對非藏人讀者來說，會顯得索然無味，但我盡力不讓這些細節減弱敘述的生動性。只要在可能之範圍，我會力圖表述出祖師們精神生活的內在感受，同時也會敘述他們外在的日常生活：他們是如何面對和療癒身體的病痛、他們是如何應對處置情緒的紛擾、他們是如何克服精神和禪修的幻覺，當然更重要的還有，他們在喚醒自己內在的覺性和生起佛陀般功德時，有何經歷體驗。

本書有兩部分。第一部分簡要介紹了佛陀的生

平，並列舉了藏傳佛教的主要傳承。在根據傳統的經典介紹佛陀時，我盡力從其生平事蹟的意義和他轉法輪的角度來描述，而不僅僅是歷史的陳述。至於藏傳佛教傳承的羅列，我擬出了幾個主要傳承的框架綱要，但沒有涉及其傳承詳情及其法門。

第二部分是本書的主要部分。它講述了佛陀三身本師和《龍欽寧體》傳承三十五位祖師的傳記。

佛陀的三身分別是法身——究竟身，是指諸法空性、真如實相之如來；報身——受用身，是指無有二元能所而顯現的所有的真身佛；和化身——應化身，是指凡夫眾生所見到的各種身相的佛。佛陀的三身，是諸如《龍欽寧體》等究竟法門的源泉。

《龍欽寧體》在人間的第一位祖師是極喜金剛（嘎饒多傑）。從極喜金剛到蓮花生大士之間的早期人間祖師，具有獨特的功德，他們顯現為具足修證的妙力，擁有超凡的秉賦和能力的化身。從龍欽饒絳開始的後期祖師，雖然他們的生平所反映的道路、信心和能力與我等凡夫有別，但他們也有許多跟我們類似的艱辛、痛苦與情緒等經歷，我們可以想像，當我們具有像他們那樣的精進、療癒和證悟時，我們自己可以達到的境界。如此，早期祖師的生平是最重要的；但對於許多讀者而言，後期祖師的生平更容易理解和引起

共鳴。

存在這兩類傳記看來有兩個原因。寫作風格的改變部分解釋了前期和後期祖師傳記的不同；但主要的理由是環境和化機的根器，以及他們開放與領會程度發生了改變。

在後期祖師的生平中，也有很多生來就有令人驚奇的智慧和神通，譬如多欽哲；而其他人士則是通過苦行和精進的磨鍊獲得無上悉地（成就），譬如，第一世多珠千和晉美嘉威紐固。很多祖師經常在他們的精神旅途中遇到嚴酷的障礙，但憑藉著他們的知見定解、發願承諾和心靈激勵的力量，他們不僅保持在正道上（而不偏離），而且還由此實現他們的目標。

《龍欽寧體》法門，流經了不同傳承（途徑）的許多上師。本書中，我只能包括了《龍欽寧體》傳承自宗的主要祖師，以及將此法門輾轉相傳至我自己的上師再傳給我的那些直接相關的祖師。

很多上師的生平有廣泛詳實的傳記文獻；但對一些重要的上師：多喇·晉美格桑、嘉瑟·賢彭他耶、堪布貝瑪多傑、第二世多珠千和文波·丹增諾布，我只找到了很少的資料。並且我把更多的筆墨用在那些英文文獻中介紹較少的祖師們身上，對那些已經有英文傳記的祖師們就相對從略了。

本書用編年體方式記錄傳承祖師們的生平事蹟。這些

傳承祖師，是在一千多年藏傳佛教的歷史上湧現出的諸稀有難得的大師中的一部分。然而讀者不應該留下這樣的印象，即如小說《消失在地平線》所描寫的那樣——大多數的西藏人都是大修士、大成就者。相較於整個西藏人口而言，諸如此類的具證上師是極其稀有的。同時，也沒有理由要對他們擁有偉大精神力量和證悟產生懷疑。當因緣具足，人們獻身於追求心靈質量與精神文明的進步而不是物質享受時，此種精神成就不僅可見於西藏的文化傳統中，而且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許多文化傳統的黃金時代裡都出現過。

對我而言，本書中的資料是我所從事的工作中的最令人鼓舞的。每位上師都各各不同，而他們又非常相似。每位上師在此《龍欽寧體》的黃金傳承中，有他（她）自己特的顯現之性格、扮演的角色以及佔據的位置。這些偉大上師中大多數已經作古了，消失在遙遠的過去；但他們在此黃金傳承中的精神能量、他們使人覺悟的教言詞句，以及他們令人解脫的加持，還與我們同在。

# 慧光集 (二十三)

## 大圓滿龍欽寧體傳承祖師傳

作者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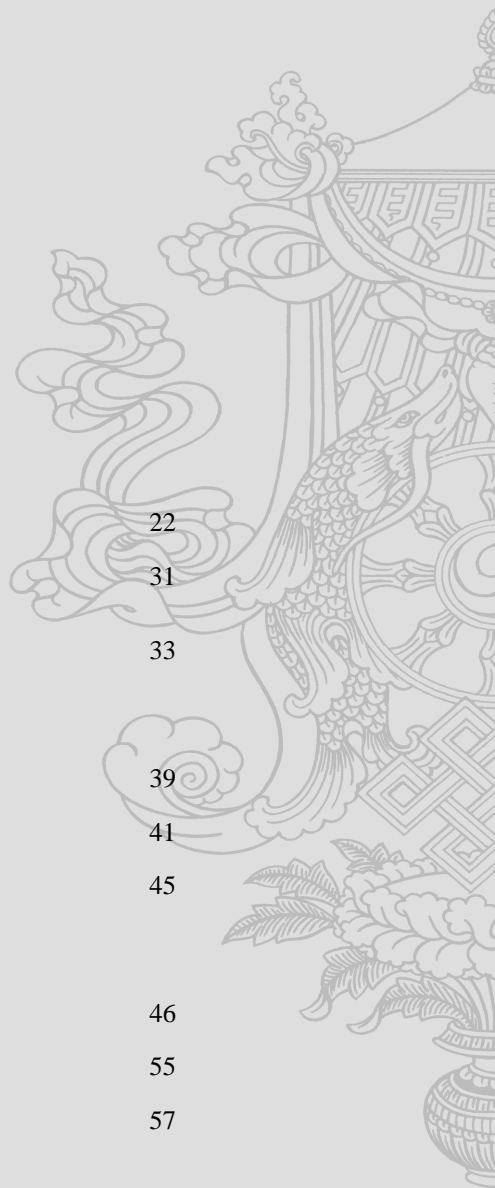
譯者致謝

譯者贅語

序

### 第一部分 簡介

- 釋迦牟尼佛 22
  - 佛陀涅槃後 31
- 藏傳佛教 33
- 寧瑪內密續部的三種傳承方式
  - 如來密意傳 39
  - 持明表示傳 41
  - 補特迦羅耳傳 45
- 寧瑪三大內密續部傳承
  - 瑪哈瑜伽 46
  - 阿努瑜伽 55
  - 阿底瑜伽 (大圓滿) 57



心部	58
界部	59
訣竅部	62

## 第二部分 《龍欽寧體傳承》

●《龍欽寧體》法門	74
●《龍欽寧體》傳承祖師	78
法身佛	80
報身佛	83
化身佛	85
極喜金剛（嘎饒多傑）	87
妙吉祥友	91
熙日森哈	94
嘉納蘇札	97
貝瑪拉密札	101
蓮花生大士	108
蓮花生大士西藏之行	120
蓮師的五位主要佛母	133
蓮師在西藏的上首弟子	138
蓮師在西藏的二十五位（臣民）弟子	143

# 慧光集 (二十三)

## 大圓滿龍欽寧體傳承祖師傳

哀欽·龍欽饒絳 (1308~1363)	156
仁增·吉美林巴 (1730~1798)	167
第一世多珠千·晉美稱列沃瑟 (1745~1821)	190
晉美嘉威紐固 (1765~1843)	226
多喇·晉美格桑 (十九世紀)	239
第四世佐欽·彌舉南凱多傑 (1793~?)	241
多欽哲·益西多傑 (1800~1866)	246
嘉瑟·賢彭他耶 (1800~?)	271
佐欽堪布貝瑪多傑 (十九世紀)	273
巴珠·晉美確吉旺波 (1808~1887)	274
第二世多珠千·晉美彭措炯涅 (1824~1863)	287
蔣揚欽哲旺波 (1820~1892)	292
紐修隆多·丹貝尼瑪 (1829~1901)	301
文波·丹增諾布 (十九世紀)	306
阿宗竹巴·卓度巴沃多傑 (1842~1924)	308
盧西堪布·貢卻卓美 (1859~1936)	310
第三世多珠千·晉美丹貝尼瑪 (1865~1926)	319
殊瑟·洛欽·秋尼桑嫫 (1865~1953)	337
第五世卓千·圖登確吉多傑 (1872~1935)	343
格貢堪布·哀桑華丹 (1872~1943)	345



玉科夏札瓦·秋英讓卓 (1872~1952)	347
噶陀堪布阿旺巴桑 (1879~1941)	354
啊啦桑嘎·貝瑪俄珠樂威多傑 (1881~1943)	365
宗薩欽哲·確吉羅珠 (1893~1959)	368
嘉拉堪布·車闕東珠 (1893~1957)	374
頂果欽哲·札西華覺 (1910~1991)	385
夏札·桑吉多傑 (1913~ )	390
第四世多珠千·仁增丹貝嘉參 (1927~1961)	393
第四世多珠千·土登欽列華桑 (1927~ )	415
●《龍欽寧體》傳承表	439

## 附錄

●新書預告	467
●功德主芳名錄	472
●慧光集流通處一覽表	476



第一部分  
簡 介



## 第一 部 分 簡 介

佛是宇宙普遍的真諦，而佛教（佛法）是證悟此真諦之道。佛是宇宙法爾如是的真如自性、廣大無礙、覺悟的狀態，所有諸相都是真如自性如實的妙力顯現。如果我們證悟了自己的真如自性、究竟寂滅、廣大、一如和覺悟，我們就都成佛了。此後，所有諸相都會任運生起為佛陀剎土——真如實相之妙力顯現。

佛教（佛法）是證得佛果的道階，也是激勵我們去獲得如此證悟的法門。

釋迦牟尼佛是我們這個時代，經由佛法之道而成佛的諸多有情之一，是他這位大師弘揚了通常被稱為佛教之道；但他並不是唯一的佛，而佛法也不僅僅局限於他所說的言詞。

續部是佛教中原有的密宗經函，其中包括許多寧瑪續部，例如《龍欽寧體》法類中的密續。這些不一定是釋迦牟尼佛親口宣說的詞句的書面記錄，然而這些的確是佛教法門，因為它們來自佛陀的三身，並且它們提供了引導我們成佛的方法。更進一步說，這些密續是由釋迦牟尼佛具證的追隨者所開啟，並且它們與佛陀所傳的法門相融洽。

## 釋迦牟尼佛

兩千五百多年前，圓滿正覺釋迦牟尼佛在諸多神奇的瑞相中，誕生於今日尼泊爾的藍毗尼花園，父母分別是釋迦族的淨飯王和王后摩耶夫人。太子取名為悉達多，不久他就精通為了將來統治他的王國而準備的各種知識和技能。長大成人後，他娶公主耶輸陀羅為妻，生下兒子羅睺羅王子。

悉達多太子生活在他那個時代所能提供的最勝的世間欲樂和享受之中；他的父王甚至儘量不讓他目睹耳聞人們的疾苦。但悉達多意識到：在這個世俗的世界裡沒有人有真正的歡樂，而只有痛苦——無法抗拒的生、老、病、死之苦和無窮無盡的苦難。生際必死，聚際必散，樂際必哀。所有的世俗行為，只能直接或間接地導致求不得苦。所有痛苦的根源在於對“我”的錯誤執著，為貪欲和嗔恨的煩惱所燒灼，就如搔癢止癩般，切盼渴望實為痛苦的表面歡樂。悉達多下決心找到從痛苦的生命循環（輪迴）中解脫的方法，並引導其他如母有情獲得解脫和覺悟。

二十九歲時，在他父王勉強同意他放棄他的世俗生活後，他成為無家的雲遊苦行者。他到當時天竺的一些著名賢哲那裡，並根據他們的法門禪修。在極度的苦行中，他在尼連禪河畔靜坐了六年。這些探索追求，帶來了高層次的三摩地、輕安與喜樂，但其中沒有一種法門給他帶來他想尋求的終極目標——從我執中徹底解脫，因為這些成就裡多少殘留

了一些我執。

三十五歲時，意識到肉身的苦行並非達到真諦的有效途徑，悉達多喝了一些乳糜，滋養了身體後，他來到金剛座，即今日印度比哈爾邦省的菩提伽耶。在那裡，於衛塞（四月或五月）月圓日的前夜，於鉢多樹（從此被稱為菩提樹）下結跏趺坐入三摩地。

黃昏過後，魔王率魔眾來到太子面前，竭盡威脅、誘惑之能事，企圖阻止他證得正覺。魔軍雲集，發出電閃雷鳴般的威脅吼叫聲，降下兵器雨；貌美勝天仙的魔女來到面前翩翩起舞，企圖喚起他的欲念。但所有這一切都沒有動搖他的心，他安住於慈心定中。兵器雨變成了花雨，所有的魔眾像海市蜃樓般消失無餘。

之後初夜分，他入四禪定（bSam gTan gZhi）。初禪是由尋（rTog）伺（dPyod）到欲界之受的粗惡，從而離開欲界之受，心生喜（dGa'）、樂（bDe）的等持；二禪是離初禪之尋伺塵濁之法，信相明淨而感受喜樂之二受的等持；三禪是通過行捨、正念和正慧（又作正知）遠離二禪之喜樂，然猶存有自地之妙樂的等持；四禪是以捨清淨和念清淨而視第三禪為下劣，離脫第三禪定之妙樂，而生不苦不樂受的等持。

隨後，以四禪得到的徹底寧靜、泰然、清明、合適、明淨之心，他專注地生起三明：（1）證得了生死智證明，

即以清淨天眼了知——所有眾生變化多端的業因果報、善惡因緣等等，無窮詳盡的生死相狀之智慧；（2）證得了宿命智證明，即明白了知——自己及其他眾生過去無數生中，林林總總不同的所作所受等，全部細節相狀之智慧；（3）接著，在月圓日的初日分，他通過觀修和證悟十二緣起之自性，從而證得了漏盡智證明。

在此階段，他證悟了十二因緣的流轉門：即緣（1）無明有（2）行，緣行有（3）識，緣識有（4）名色，緣名色有（5）六入，緣六入有（6）觸，緣觸有（7）受，緣受有（8）愛，緣愛有（9）取，緣取有（10）有，緣有有（11）生、病、（12）老、苦、死。之後他還證悟了此十二因緣的還滅門，即無明滅則行滅，依次類推。

他證悟了十二因緣的流轉門和還滅門中的四聖諦。他見到了何者是無明，何者是無明之因，何者是無明滅，何者是無明滅之道，諸如此類。

他證悟了四聖諦：（1）他證悟了苦諦，即整個世俗存在全體本質上僅是循環反覆之苦；（2）他證悟了集諦，即諸苦的生起是由根本上貪執“我”而起貪嗔癡造業；（3）他證悟了滅諦，即苦滅而入於涅槃覺悟之境界；（4）他證悟了道諦，即依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而修行，可超脫苦、集二諦，而證滅諦。

之後，在清晨，他入金剛喻定——堅固，沒有障礙能摧毀它；穩定，沒有概念可以動搖它；一如，萬物在其中俱是一味；和周遍，因為它是諸有的真如自性。在一剎那間，他斷盡了自己相續中最極微細的障礙，圓滿證悟了三明，成為正等正覺的佛。他上升虛空高七多羅樹，坐在那裡，說道：“今日（吾已）不受後有，道已圓滿，可以無復修習矣！”

又說：

**“深寂離戲光明無為法，猶如甘露吾今已證得。”**

在他餘生的四十五年中，佛陀無有疲倦地徒步旅行，托鉢乞食，日中一食，以慈悲和智慧傳授成佛之道，並為僧伽（男、女出家眾）、信眾以及所有他遇到的人和來見他的人服務。在此期間，佛陀為不同的根器傳了不同的法門。

根據佛教中大乘和金剛乘的傳統，佛陀不僅宣演了小乘——共同或原始（部派）佛法，還包括摩訶衍那大乘和伐折羅衍那金剛乘。

佛陀所傳的小乘法門被稱為三藏，分別是關於出家與在家戒律的《毗奈耶（戒藏）》，關於佛教心理學和行而上學等慧學《阿毗達摩（論藏）》，以及關於定學諸多經典的《修多羅（經藏）》。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佛陀初轉法輪宣說四聖諦，闡釋了生死輪迴以及斷生死證涅槃的整個過程。在鹿野苑（今日印度瓦拉納西附近的薩爾納特）他首先傳給了五比丘。佛陀說：“諸比丘，有四聖諦，即苦、集、滅和道。”（1）何謂苦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不欲會苦、求不得苦。歸納言之，眾苦聚集，五蘊盛苦。此即為苦；（2）何謂集諦？由渴愛而生後有，伴隨著強烈的欲望，對各種事物生喜生貪。此即為眾苦之因的集；（3）何謂滅諦？滅即徹底從能生後有、與強烈欲望相隨，並且從各種事物發現、生起或得到完全喜樂的欲與渴愛中完全解脫；（4）何謂道諦？道即八正道，所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佛法果實的獲得依賴於修行者個人的努力，佛陀的角色是激勵弟子去追求解脫並傳授解脫之法。佛陀說：

**“我為汝說解脫法，當知解脫隨自轉。”**

佛法修習的核心是按照適當的律儀而行，通過八正道降伏自心。佛陀說：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如果我們能夠調伏自己的意，那我們的言行也就自然會合乎規範，因為意乃是主宰。佛陀說：

“心意是主宰，由波領諸行。

心純善則言行亦會得歡樂，就如影隨行般。”

當我們領會證悟了生命的真諦和我們心的自性，我們將從所有的痛苦中得到解脫。佛陀說：

“當汝以慧眼觀察一切有為法  
乃是無常……苦……無我，  
……汝將不為一切苦所害。  
此即是正確之道！”

對於大乘弟子，包括人與非人有情，佛陀在天竺王舍城耆闍崛山（靈鷲山）等諸多地方宣說了“般若”和“如來藏”法門。鑒於廣弘大乘法門的時機尚未成熟，大乘法當時只傳給了有限的弟子。數世紀後，由諸持有大乘法的大師將此法門向大眾公開弘傳，並且有許多法門從其他剎土請回人間。

大乘的大部分法門是建立在小乘或共同佛教基礎上的，但發心與見地有差別。悲心在共同佛法中也是重要的修法，但目的是為了一切如母有情都解脫，或擔負起利益他人的全部責任而成佛的發心，被稱為菩提心。以菩提心修習六波羅密，是大乘的不共法門。

在見地方面，空性的概念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在勝義諦或究竟真諦的層面上，一切法皆是空；在世俗諦或相對



的層面上，一切顯現都是因緣而生，如夢幻泡影。如此這真俗二諦是雙運的，它們即是諸法之自性，而毫不相違。空並非斷滅或頑空，而是無有真實自性（total openness），遠離二元思維、名相概念等邊，遠離有、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等四句。俱生智，即空性以及證悟空性的智慧，同時無礙照見一切。這個智慧也被象徵性地用般若佛母——諸佛之源或安住之處來表示。

在修習方面，大乘佛法行者，起初使用他們世俗的心和心所（mental events），作為證悟佛果的方便；隨著在此過程中不斷深入，他們最終得證佛果。佛陀說：“已經證得不生不滅（空性）和緣起（雙運）的菩薩，就像未被雲層遮擋的陽光驅散黑暗一樣，摧毀了無明並證得自然本具（之佛果）。”

又說：

**“凝念讚絕智慧到彼岸，不生不滅虛空之自性  
各各自明智慧之境界，三時佛母尊前皈命禮。”**

以及：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對金剛乘弟子—異常成熟的人與非人有情，佛陀在鄔迪亞那的達尼亞嘎達嘎等諸多地方，現真佛報身相，傳了密

集金剛、時輪金剛等密法灌頂和開示。數世紀後當因緣時機成熟時，這些法門從其他剎土請回人間並得以廣泛弘傳。另外，有許多密續是由（諸）佛開啟給數量眾多的具證大成就者的。

金剛乘法門不僅僅是口說言教，而且還傳遞密咒力——俱生智證悟的傳承，這傳承發生在（上師）灌頂授權弟子進入密續的修學和證悟時。此後弟子護持這個傳承的相續，這被稱為持守密乘戒律三昧耶。在沒有違犯三昧耶戒的前提下，弟子修習生圓二次第。生起次第淨除對法、身、心的貪著。在生起次第中，行者努力運心將宇宙、身、心觀想為本尊的壇城，雖有顯現但自性空，以此來淨除生、死、中有之障。圓滿次第圓滿獲得妙力、加持和證悟的悉地。在圓滿次第中，將氣或能量與心引入中脈，行者證悟並圓滿天生本具、遠離分別、周遍一切的智慧。密宗修法具有特別的方便來圓滿所修，例如：行者以證悟空性與觀一切顯現為大樂（或大悲）智慧和佛陀三身雙運，從而圓滿自己的意。密宗修法在一生中即可證得圓滿佛果。佛陀說：

**“金剛持的（密宗）法門是基於二種次第，  
所謂生起次第與圓滿次第。”**

又說：

“空性大悲無二雙運是謂菩提心。”

八十歲時，於衛塞月（四月或五月）的月圓日，坐於北天竺拘屍那的娑羅雙樹下，佛陀對他的追隨者說：“汝等比丘，吾將入涅槃。不要對此傷心難過。如果你有什麼問題，可以問我，以免錯過這樣的機會而後悔。”

他連問三遍，但大家都沈默無言。隨後佛陀解下他身上袈裟的披單，露出他金色的胸膛，再三讓在場的大眾瞻仰難得一見的佛陀色身。所有人目不轉睛地瞻仰佛陀純金般的身軀，由此感到入定般的安寧。接著他披好袈裟，作右脅獅子臥，入大般涅槃，得大離苦、究竟寂滅、佛果。佛陀留下自己的色身，作為加持以及懷念佛陀出世與傳法的源泉。

## 佛陀涅槃後

佛陀涅槃後，以摩訶迦葉、阿難為上首的付法七祖，以龍樹菩薩和無著論師為上首的二勝六莊嚴，以薩曷哈和那諾巴為上首的金剛乘八十四大成就者，以極喜金剛和妙吉祥友為上首的八大持明，在天竺維繫和弘揚了顯密經續佛法，並將佛法幾乎傳遍全亞洲的角落。

佛陀之後大約五百年，大乘佛法開始廣泛弘傳。接著佛陀之後一千年，在大乘的傘蓋下，金剛乘法門開始在天竺廣泛弘傳。於是佛教逐步形成了兩種主要宗派：原始部派的小乘佛法，和摩訶衍大乘佛法。小乘佛法傳向南亞國家，而大乘佛法傳向北亞國家。在漫長的傳播過程中經歷過許多變化，但從西元十二世紀開始，大體的傳播方式是這樣的：追隨梵文佛經傳統的大乘佛法，已在尼泊爾、中亞、中國、朝鮮、爪哇、蘇門達臘、西藏、不丹和蒙古得到弘傳；追隨巴利文佛經傳統的小乘（聲聞乘）佛法已經在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和老撾得到弘傳；在越南小乘和大乘同時得以弘傳。

佛法一個特有的方便，是同時存在多種見與修的方法途徑。如《入楞伽經》云：“隨眾生妄想分別之多少，佛教法門或乘也無量。”世上的有情無窮無盡，各有自己不同的根器。因此，有必要針對他們不同的特性而有不同的法門可供修習；但不可能傳授與眾生數目相等的如此多的

乘。然而佛陀確實為小、中、大根器的眾生，分別傳授了很多相應的顯密經續法門，這些法門的目的都是相同的。根據所修法門的不同，達到目標所需的時間亦有長有短。

在區分主要的三乘佛法的特徵時，以用來譬喻貪嗔癡煩惱的毒草為例，小乘行者避開危險的毒草，大乘行者以對治力摧毀毒草，而密乘行者將毒草轉變為最勝智慧。

## 藏傳佛教

佛教最初於西元七世紀法王松贊干布（617～698）統治年代傳入西藏。在九世紀法王赤松德贊（790～858）統治年代，寂護（梵文香達曷西達，藏文希哇措，又譯為靜命。藏人尊稱其為菩提薩埵。）、蓮花生大士（梵文名號為“貝瑪桑巴哇”，藏文“貝瑪炯涅”，藏人尊稱其為“咕嚕仁波切（大寶上師）”）、貝瑪拉密札和那時天竺許多最偉大的智者與聖哲應邀來到西藏。他們與數以百計的譯師一起將小乘、大乘和金剛乘法門譯成藏文，西藏成為體系完整的佛法繁榮興盛的中土。從九世紀至十二世紀中葉，西藏保存了傳承無有中斷的三乘法門。

所有的藏人都是追隨大乘和金剛乘的佛弟子。小乘與大乘在哲理、戒律和發願方面有許多區別，但主要的分水嶺在於發心。主要是為了自己個人的安樂與解脫而修持佛法者，是小乘佛弟子；懷著菩提心以他人的安樂與解脫為己任而修持佛法者，是大乘佛弟子。在西藏，至少在每座修法的開始有發菩提心的部分，可見修行者在努力成為大乘佛法的追隨者。

並不僅僅局限於上師和出家人，而且包括在家人，在西藏沒有人未曾得到過密宗灌頂；如此，所有的藏人也都是密乘佛法的追隨者。在古天竺修持金剛乘是秘密地進行的，但在西藏修大部分密法並未受到太多的限制。上師們觀察到密法的修持主要依靠對法門的信心，因此具信者就

有資格得到訣竅。天竺人從來就不是百分之百地對佛法生信，但西藏卻是完全徹底的佛國；所以在授權學密時保密與分辨觀察等項目上，兩地是不盡相同的。

除了大乘與金剛乘法門，許多小乘經典，包括四部《毗奈耶》和很多佛經，構成了西藏佛法修學之基礎。因此在西藏體系完備的佛法法門被保存、流傳以及完整地修學。

在西藏，佛教出現不同的宗派，包括四大傳承和諸多小傳承。西藏的學者們對顯宗法門的解釋會因人而異，但主要的差別在於密續的解釋和修學。在十一世紀前由梵文譯成藏文的密續被稱為“阿克寧瑪”——舊譯密續；而十一世紀及以後翻譯的密續被稱為“阿克薩瑪”——新譯密續。有些密續同時有舊譯和新譯兩個時期的兩種譯本，但有許多舊譯密續在新譯時期沒有得到重新翻譯。有些密續的舊譯本佚失了，只留下新譯本。有些舊譯密續在新譯時期又重新得到修訂，於是在舊譯密宗和新譯密宗兩派都存在。寧瑪巴特有的密續是瑪哈瑜伽部、阿努瑜伽部和阿底瑜伽部三內密續部。

由此西藏形成了四大傳承或宗派。最早在西藏出現的佛教密宗傳承學派被稱為“寧瑪（藏文，古、舊之意）”。新譯密宗又形成了三個不同的宗派：

- 1· 噶舉：開宗者為瑪爾巴譯師（1012~1099）
- 2· 薩迦：開宗者為昆·貢卻嘉波（1034~1102）
- 3· 格魯：開宗者為傑·宗喀巴（1357~1419）

經部沒有舊譯和新譯的劃分，但在西藏顯宗經部的傳播可以分為：前弘和後弘。前弘（bsTan Pa sNga Dar）是指在藏王朗達瑪統治以前佛法的弘揚。朗達瑪毀滅了西藏外來的宗教——佛教。後弘（Phyi Dar）從九〇六年朗達瑪被刺殺後，佛教顯宗的重新弘揚開始。歷史學家聲稱在朗達瑪滅佛期間，寧瑪派的傳承並沒有中斷；這期間雖然佛教顯宗被禁止了，但佛教密宗的修習並沒受到滅佛運動的毀壞，因為它並不依賴於有形的寺院以及僧團結構，而且也因為出於對大密咒師努欽·桑吉益西威力的畏懼——努欽為朗達瑪顯現神變以示威懾。

很多在前弘期翻譯的契經和密續，在後弘期又被重新翻譯或編輯，因此除了文字上略有出入外，它們是共同屬於兩個階段的。譬如以下經函同時具有舊譯和新譯兩種版本：十三函《毗奈耶藏》的絕大部分；全套《大般若經》；全部六函《寶積經》、六函《華嚴經》、《攝曼陀羅經》、《大涅槃經》等許多佛經。它們都屬於《甘珠爾》（佛陀宣說的契經總集，共104函約1,046部）。很多《丹珠爾》（天竺智者的著作總集，譯成藏文後共185函約3,786部）裡的論典，也同時保存有舊譯和新譯兩種版本。前弘和後弘的追隨者都一致認可經部的真實性，並加以修學。差異的產生則是由於西藏學者對經論有不同的解釋，以及在判定某些特定經論是屬於“了義說”還是“不了義（方便說）”上面有分歧。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就續部而言，新譯密咒的主要密續是釋迦牟尼佛示現報身本尊宣說的。新譯密咒是這樣判教的——

因三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

果四密咒乘：事部、行部、瑜伽部、無上瑜伽部（父續、母續、無二續）。

根據舊譯密咒寧瑪巴的說法，寧瑪的絕大部分密續是，諸佛的智慧身為偉大的佛教大成就者所傳授的。寧瑪巴將佛教法門判為九乘——

外三乘：1·聲聞乘（小乘）、2·緣覺乘（小乘）、3·菩薩乘（大乘）；

六密咒乘（金剛乘）：三外續部：4·事部、5·行部、6·瑜伽部；三內續部：7·瑪哈瑜伽部、8·阿努瑜伽部、9·阿底瑜伽部。

三內續部是寧瑪不共的密續，特別是阿底瑜伽或大圓滿（梵文瑪哈珊帝或阿底，藏文佐巴千波）乃諸法門之顛。具慧的上品精進的大圓滿修習者，將在三年內證得究竟成就；中品精進者需六年；下品精進者十二年。

三內密續部中有一些密續在《甘珠爾》中收錄了，但有一個單獨的二十五函（或三十一函）《舊譯密續》專門收集了三內密續。此傳承中有很多密續是具證上師的心意中自然顯現的。蓮花生大士傳了難以計數的儀軌和密續經函法本，他和他的佛母將這些伏藏起來；從十一世紀至今，在不

同年代裡，由成百上千的掘藏師將這些伏藏取出。

阿底瑜伽本身可分為三部：心部、界部和訣竅部。熙日森哈大師進一步將訣竅部分成外、內、密、極密四類。總的訣竅部法門，尤其是其中的極密類，被稱為“寧體（秘密心髓）”法門。

通過共——阿底瑜伽、別——寧體法門中徹卻（立斷）的修習，很多禪修士證悟了內在心性，並在即生中疾速將自己的意融入法性佛果中。在命終時，伴隨著光束、光環，許多禪修士的色身會分解消融，只留下他們的頭髮和指（趾）甲。這被稱為證得虹身或虹光身，因為在色身分解過程中出現虹光，並且證得了報身之智慧光蘊身。

通過寧體法門中脫噶（頓超）的修習，大禪修士們也可證得佛果。在命終時，許多人將色身轉變為只有證悟者才能見到的光蘊身，並可隨自己的意願住於其中任意長的時間。這被稱為大遷轉虹身。

除了《十七續》以外，寧體法門包括許多由掘藏師發掘的其他密續和法門，譬如：由傑尊發掘的《傑尊寧體》（後由欽哲旺波再發掘）、由貝瑪勒遮察發掘的《空行寧體》、由第三世噶瑪巴·讓瓊多傑發掘的《噶瑪寧體》、由袞炯林巴發掘的毗盧遮那系的《多森寧體》、由吉美林巴發掘的《龍欽寧體》、由秋吉林巴發掘的《貝若寧體》以及由欽哲旺波發掘的《噶松沃瑟寧體》等等。寧瑪派中還有其

他許多法類，雖然沒有被標明為“寧體”，但實質上是寧體法門，例如：由仁增果登發掘的《貢巴桑塔（密意通徹）》、由龍薩寧波發掘的《多傑寧波（金剛藏）》、由南秋·彌舉多傑發掘的《桑吉拉強（掌中佛）》等。

在這些寧體法門中，由貝瑪拉密札傳入西藏的《貝瑪寧體》以及由蓮花生大士傳入的《空行寧體》，後來通過龍欽饒絳（1308～1363）的開顯和著作加以弘揚，它們是最甚深微妙的寧體法門。

十八世紀時，吉美林巴（1730～1798）以掘出伏藏的方式開啟了《龍欽寧體》以及相關的寧體根本續，如此將寧體法門推向受歡迎的最高峰。如今，《貝瑪寧體》和《空行寧體》被稱為早期寧體，而《龍欽寧體》則被稱為晚期寧體。

## 寧瑪內密續部的三種傳承方式

寧瑪內密續部法門經由三種傳承方式從本初佛傳至吾等上師，這三種傳承方式是：如來密意傳、持明表示傳和補特迦羅耳傳。

### 一、如來密意傳

如來密意傳，是諸佛之間獨有的傳承方式。通過上師（佛陀）證悟密續之義，諸弟子眷屬（上師佛陀自己化現的諸佛）也得到相同的證悟。這是上師和弟子意之自性的傳承。還有一種從屬的相似的意傳方式，即尚未與上師合一的弟子，通過上師的加持，弟子與上師的意成為無二無別。

法身三時（過去、現在與未來）無變地住於法界與俱生智慧無二雙運之自相光明中，即本初佛與諸法之勝義自性。

通過既無法表示，也無法描述的——俱生智慧法身之無量大悲與自相光明的顯現妙力，報身具足五種圓滿。這被稱為法身以無言之式宣演諸法。報身的五種圓滿是指——

住處圓滿：俱生智慧清淨觀中，任運顯現的密嚴剎土；

本師圓滿：具足相好的金剛持；

弟子圓滿：與本師自性無二無別的五方佛與如海壇城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中的寂靜與忿怒本尊；

法圓滿：不假言說甚深殊勝的金剛乘法門——諸法之勝  
義自性；

時圓滿：無有變化的三時。

## 二、持明表示傳

持明表示傳，是指圓滿證悟了密續俱生智慧的持明上師，給予相續已經成熟堪能接受法要的弟子的傳承。上師專注於自己的意——本初明智，並僅僅給個表示或者象徵性的手印，口念種子字、偈子或者咒語，由此弟子於剎那間領悟密續圓滿之義。這也被稱為菩薩明智傳（awareness transmission of the bodhisattvas）。

如此，密續經過持明表示傳的兩個階段傳入人間：

1· 非人持明傳承。密宗上師金剛持化現為三怙主（Rigs Sum）——智之化現文殊菩薩，悲之化現觀世音菩薩，力之化現金剛手菩薩——並以持明表示傳的方式將續部傳給天、龍、夜叉。

在忉利天（三十三天），天人桑炯（護賢）意化出五百天子。長子袞噶寧波（普喜藏）的智慧與技藝在諸兄弟中獨佔鰲頭。他喜歡獨自在禪房中靜坐、誦經、念咒，在天界被譽為勝心天子。天子得到四種夢兆——十方諸佛放大光明，光芒旋繞眾生，最後融入其頂髻中；他自己吞嚥了梵天、遍入天、大自在天；他自己受持日月，之後光輝遍佈整個宇宙；從空中的寶雲中降下甘露妙雨，使樹木花果繁榮茂盛、碩果累累。

第二天早晨，他向帝釋天王詳述了自己的夢，天王讚歎道：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唉嗎吽！

無勤佛法精華出現時，三世佛陀化身菩提心，  
十地自在世間殊勝燈，汝乃天境莊嚴誠稀有！”

接著帝釋天王解釋了此夢兆：第一夢境預示——勝心天子將受持諸佛密意、成為法太子；第二夢境預示——他將懾服一切魔眾、徹底根除貪嗔癡三毒；第三夢境預示——他將遣除所化眾生內心愚暗並成為正法之明燈；第四夢境預示——他將以自然大圓滿之甘露，遣除煩惱酷熱之苦，並無勤任運證得大圓滿之果。

又三世諸佛集聚後勸請金剛薩埵說：

“具有珍寶神變者，  
當啓化機所欲門，  
願其具足無勤寶。”

於是金剛薩埵心間出現如意寶自燃輪，交付於薩埵金剛（金剛手之異名），並勸請他道：

“於諸眷屬當宣說，無二智慧之密義，  
無為無勤本來佛，共稱大中觀勝道。”

薩埵金剛應允說法而言：

“金剛薩埵大虛空，本非詞句之行境，  
吾今宣說極困難，然以詞句言詮說，

為令未證者證悟，如應救渡瑜伽者。”

之後薩埵金剛從五方佛得到了完整的大圓滿法門。薩埵金剛來到三十三天的尊勝宮勝心天子面前，以詮表方式授予他完整的灌頂。在一瞬間，圓滿授予了難以計數的密續和訣竅，並授權他為法太子。接著他說了以下偈子：

“此乃稀有精華法，傳遍三層天界後，  
願您復化喜金剛，此法弘揚南瞻中。”

從此勝心天子開始傳授大圓滿法門並將其傳遍天界。

2·非人和人類持明續部傳承。根據經續的授記，釋迦牟尼佛涅槃後二十八年，聖種五賢（妙稱天、安止龍王、流星面藥叉、慧方便羅剎和離遮毗族人無垢稱）從定中而起。以神通他們知悉佛陀已經大般涅槃，以神通力他們聚集在楞伽國的瑪拉雅山頂，哀誦了二十三句悲哀詞，包括這幾句：

“嗚呼哀哉！大虛空！  
導師日光若隱沒，世間黑暗孰能除？”

在諸佛的勸請下，金剛手菩薩降臨到他們面前，給他們傳授了勝乘密宗法門——此法門在色究竟天、兜率天和忉利天三層天界中，已經富有盛名了。

慧方便羅剎用琉璃溶液將密續經函寫在金紙上，並伏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藏於虛空中。

金剛手給聖種五賢傳授續部的瑪拉雅山，格澤瑪哈班智達認為是斯里蘭卡的亞當峰（師利巴達）；怙主敦炯仁波切（法名吉札益西多傑。香港音譯成敦珠仁波切；但根據拉薩藏語讀音和普通話應音譯為杜炯仁波切。第一世杜炯林巴，港譯敦珠林巴的音譯依此類推。）亦同意此說。

### 三、補特迦羅耳傳

補特迦羅耳傳不是從佛陀或本尊，而是由凡夫傳出。然而這是指他們在弟子眷屬前所顯現之相狀（為補特迦羅），而非指包括極喜金剛和蓮花生大士這樣的佛菩薩在內的傳法者的真正性質（是凡夫）。

在《普賢上師言教》中，巴珠仁波切把從國王匠與極喜金剛至蓮花生大士與貝瑪拉密札等之間的傳承，判為“持明表示傳”。這個劃分，主要是基於這些傳承的真正性質。而在本書中的劃分，是基於通常的寧瑪傳統。

釋迦牟尼佛自己化現為密宗本尊，傳了很多密續法門。很多大成就者也從不同的剎土得到外密續部，並嚴格保密地加以修習。但寧瑪的內密續部，由大成就在淨相中受之於諸佛，並於天竺最嚴格保密地流傳，傳入了西藏並成為寧瑪派最殊勝的法門。三內密續部可分為三大類：瑪哈瑜伽部、阿努瑜伽部和阿底瑜伽部。

## 寧瑪三大內密續部傳承

### 一、瑪哈瑜伽

所有的內密續部都同時修生起次第和圓滿次第，或者生圓次第雙運而修。但有時三內密續也被分別歸類為生起次第、圓滿次第和大圓滿；然在見、修與證果速度方面確有不同。

瑪哈瑜伽部主要強調生起次第，觀想本尊壇城。行者通過將諸法觀為本尊及其剎土、身、要素、根等，淨除五大的五種能量（五氣），將諸幻相轉化為佛剎，如此得到大樂、明、無念之智慧。行者可以即生成就並堪能利他。

**瑪哈瑜伽部有兩類法門：續部和修部。**

#### 續部

正如佛陀所授記，由於金剛手給聖種五賢傳授密法的加持，彼時正在修持外續部的國王匝·毗噶曷那伐折羅出現七種夢兆（請參閱《西藏古代佛教史》）。許多以琉璃溶液撰寫於金紙上的密續經函，以及一尊兩英吋高珍寶嚴飾的金剛手佛像，從天而降在他的皇宮屋頂。國王匝對這些聖物進行了供養和祈禱，由此喚醒了他過去修習密續的業，通達了其中的《面見金剛薩埵品》。依靠《面見金剛薩埵品》與金剛手佛像修持六個月，他親見了金剛薩埵，並從其得到一授

記指示，據此指示，他通過修持生起次第淨除了身障。他親見金剛手，得到加持和法要，通達了他以前得到的所有密續經函。之後，金剛手給予國王匝這些法門的勝義灌頂，並指點他從離遮毗·無垢稱領受口授法要。國王匝去拜見了無垢稱，並接受了瑪哈瑜伽十八續（根本續（1）《金剛薩埵幻化網根本續秘密心要》；五主續：身續（2）《佛相應》、語續（3）《月密明點》、意續（4）《秘密集》、功德續（5）《吉祥初勝》、事業續（6）《羯磨磨勒》；五修續：（7）《嘿汝嘎忿怒尊遊戲》（8）《寶馬遊戲》（9）《悲心遊戲》（10）《甘露遊戲》（11）《十二普巴》；五事業續：（12）《山王連綿》（13）《智慧威電》（14）《誓句莊嚴》（15）《等持一緣》（16）《大象渡涉》；二副續：（17）《毗盧遮那幻化網》（18）《方便絹索》），後來將這些續傳給了大成就者咕咕曷迦。

不同的歷史學家對國王匝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說他就是大國王恩札菩提，有的說他是國王恩札菩提之子。也有說他是三位恩札菩提裡中間的那位，根據杜炯仁波切《西藏古代佛教史》，此說可能是正確的。

## 修部

修部有兩部分：佛語經函《噶瑪》和伏藏法《德瑪》。

### 佛語經函 《噶瑪》

#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佛語經函《噶瑪》有五類，分別是身、語、意、功德和事業的儀軌，分別傳給了五位大上師，他們經過修持都得到了成就。

身之儀軌——毗盧遮那佛部（佛部）之《蔣華卓沃桑俱》（一忿怒文殊密續）和忿怒文殊（大威德金剛）其他諸續，傳給了妙吉祥友大師；語之儀軌——阿彌陀佛部（蓮花部）之《哈雅格日伐利拉》（一馬頭明王密續）和馬頭明王其他諸續，傳給了龍樹菩薩；意之儀軌——不動佛部（金剛部）之《嘿汝嘎噶波》和金剛嘿汝嘎（吉祥嘿汝嘎或《揚達》真實意）其他諸續，傳給了吽嘎島大師；功德之儀軌——寶生佛部（寶部）之《伐折羅米塔（金剛甘露）》，傳給了貝瑪拉密札（無垢友）大師；事業部之儀軌——不空成就佛部（事業部）之《金剛橛》，傳給了札巴哈德大師。蓮花生大士從上述大師得到了所有的儀軌——特別是其中的金剛嘿汝嘎與金剛橛——並修持成就，後將這些儀軌帶到西藏。

## 伏藏法 《噶瑪》

瑪哈瑜伽續部的儀軌類伏藏的來源：

處圓滿為越量宮（密嚴剎土）；

師圓滿為普賢王如來所化現的寂靜相金剛薩埵與忿怒相瑪夥達 嘿汝嘎（吉祥嘿汝嘎）；

弟子圓滿為師意顯化的眷屬；

時圓滿為常有相續輪；

法圓滿為自然法界金剛音教授的金剛乘續部。

居喜雅巴底·金剛法編輯了五總十別諸多分支的續部，寫成文字經函並加以分類。他將這些經函授予瑪哈嘎爾門札尼（勒吉旺嫫切）空行保管，空行將它們存入篋子，埋藏於施達瓦那屍林的香嘎島咕他塔內。

後來天竺的八位大師通過他們的神通力得知了藏經地，於是在施達瓦那屍林聚會。瑪哈嘎爾門札尼空行現身，並將包含八部特別密續的八個篋子分別交給八位大師。《雅門達嘎（大威德金剛）》續的篋子授予了蔣華西寧（妙吉祥友）；《馬頭明王》給了龍樹；《揚達吉祥嘿汝嘎（真實意）》給了吽嘎島；《瑪夥達島（欽卻）嘿汝嘎》給了貝瑪拉密札；《金剛檄》給了札巴哈德；《瑪摩（差遣非人）》給了達那桑智達；《供讚世間神》給了絨布咕嘿雅；《猛咒咒詛》給了寂藏。每位大師修持自己分得的密咒並由此得到成就。《德協度巴（修部八法總集）》的篋子授予了蓮花生大士。蓮師也從各位大師得到所有的密續、儀軌和訣竅並獲得全部的悉地，後來並將它們傳給九位上首弟子和西藏的二十五位主要弟子。

以下是從本初佛到我的上師之間瑪哈瑜伽部主要《噶瑪》與《德瑪》的傳承表：

1·法身普賢王如來

- 2 · 報身金剛薩埵
- 3 · 化身三部菩薩
- 4 · 離遮毗 · 無垢稱與其他聖種五賢
- 5 · 國王匝 · 毗噶曷那伐折羅（即中恩札菩提）
- 6 · 咕咕曷迦與十萬弟子
- 7 · 沙曷普札（即小恩札菩提）與一萬弟子
- 8 · 森哈曷迦與一千弟子
- 9 · 鄔巴曷迦與五百弟子
- 10 · 貢瑪德維公主與一百弟子
- 11 · 耆咕曷迦
- 12 · 黎拉班札、維達拉 · 蘇喀悉地、日喜 · 巴希達和龍樹
- 13 · 黎拉班札傳給佛密；蘇喀悉地傳伐折羅哈喜雅與吽嘎曷
- 14 · 黎拉班札與佛密傳給貝瑪拉密札（無垢友）；佛密也傳給蓮花生大士。日喜 · 巴希達與伐折羅哈喜雅傳給札巴哈德；伐折羅哈喜雅也傳給熙日森哈（吉祥獅子）與札巴哈德，並由彼兩者傳給蓮花生大士。蓮師也直接從國王匝本人接受過瑪哈瑜伽法門。

以下為藏地傳承：

瑪 哈 瑜 伽

- 15 · 瑪 · 仁欽喬和涅 · 嘉納固曷瑪受自貝瑪拉密札。  
涅氏也從蓮師得到傳承
- 16 · 瑪氏傳給祖茹 · 仁欽雄努和吉熱秋炯。涅氏傳給  
索波 · 華給益西。瑪氏和涅氏都傳給庫 · 強秋沃
- 17 · 庫氏、祖茹和吉熱都傳給尚 · 嘉威雲丹
- 18 · 索波與尚氏都傳給努欽 · 桑吉益西。努欽成為瑪  
哈瑜伽法門傳承之主
- 19 · 努欽傳給努 · 雲丹嘉措和索 · 益西旺秋
- 20 · 努氏和索氏都傳給釀 · 喜饒秋
- 21 · 釀 · 喜饒炯涅和益西炯涅
- 22 · 益西傳大素波切 · 釋迦炯涅
- 23 · 素瓊 · 喜饒札巴（1014～1074）
- 24 · 素瓊四上首弟子（“四柱心子”）
- 25 · 素 · 釋迦森格（即大卓浦巴，1074-？）
- 26 · 噶噶夏多
- 27 · 渣 · 釋迦炯涅
- 28 · 蘭敦 · 多傑沃
- 29 · 蘭 · 索南嘉參
- 30 · 華丹 · 確吉森格
- 31 · 蘭 · 桑吉貝



- 32 · 蘭 · 索南貢波
- 33 · 卓欽 · 桑珠多傑 (1295~1376)
- 34 · 素 · 根敦苯
- 35 · 素 · 釋迦西寧
- 36 · 晁 · 秋苯
- 37 · 貢秋桑波
- 38 · 喇嘛多傑桑波
- 39 · 珠錫 · 多傑南嘉
- 40 · 夏塘 · 瑪提師利
- 41 · 噶瑪咕嚕
- 42 · 袞桑華覺
- 43 · 仁增稱列倫珠 (1611~1662)
- 44 · 洛欽 · 秋傑丹增
- 45 · 敏林 · 德欽 · 久美多傑 (1646~1714)
- 46 · 敏林 · 嘉瑟 · 仁欽南嘉
- 47 · 敏林 · 智旺 · 師利那他
- 48 · 袞欽 · 吉美林巴 (1730~1798)
- 49 · 第一世多珠千 · 晉美稱列沃瑟 (1745~1821)
- 50 · 多喇 · 晉美格桑 (又名確吉羅珠)
- 51 · 佐欽 · 嘉瑟 · 賢彭他耶 (1800~?)

瑪 哈 瑜 伽

52 · 佐欽堪布貝瑪多傑（即當卻沃瑟）

53 · 蔣揚欽哲旺波（1820～1892）

或者，敏林·德欽以後：

46 · 敏林·洛欽·達瑪師利

47 · 敏林·傑尊·彌舉華仲

48 · 敏林·嘉瑟·仁欽南嘉

49 · 敏林·貝瑪丹增

50 · 敏林·稱列南嘉

51 · 敏林·傑尊·稱列秋仲

52 · 敏林·赤欽·桑吉袞噶

53 · 蔣揚欽哲旺波

蔣揚欽哲旺波以後的《噶瑪》傳承：

54 · 噶陀錫度·確吉嘉措（1880～1925）

55 · 蔣揚欽哲·確吉羅珠（1893～1959）

56 · 第四世多珠千·土登欽列華桑波（1927～ ）

蔣揚欽哲旺波以後的《德瑪》傳承：

54 · 第三世協慶嘉察·久美貝瑪南嘉（1871～1926）

55 · 協慶康楚·貝瑪契美羅珠（1901～1960？）

56 · 第四世多珠千·土登欽列華桑波（1927～ ）

或者：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54 · 八蚌恭珠 · 雲丹嘉措 (1813~1899)

55 · 第五世佐欽仁波切 · 圖登確吉多傑 (1872~1935)

56 · 嘉絨朗智 · 卓都嘎吉多傑

57 · 第四世多珠千 · 土登欽列華桑波 (1927~ )

## 二、阿努瑜伽

阿努瑜伽直視宇宙之法界真如自性即佛，但並不很強調生起次第。阿努瑜伽專注於圓滿次第，行者通過修習金剛身的脈、氣、明點而生起樂、明、無念之智慧。在行者的己身成為方便道之器後，四喜（dGa 'Ba bZhi）之大樂也可依於手印壇城而產生，最終結果是證悟成佛。

其實國王匝直接向金剛手遍學了諸續之義，但他仍示現從離遮毗·無垢稱接受阿努續部（四根本經：（1）《遍集明覺經》（2）《諸佛密意總集》（3）《智慧威電》（4）《屍林杜鵑遊戲》；六支分續：（1）《普賢廣大自住續》（2）《灌頂王》（3）《最勝等持》（4）《分際配合第七》（5）《精進具義》（6）《三昧耶莊嚴》；十二稀有續：（1）《寂靜天續》（2）《法性寂靜天續》（3）《大忿怒天續》（4）《忿怒天續之大了悟》（5）《大悲投施續》（6）《瑜伽內聚大續》（7）《吉祥熾燃忿怒母》（8）《紅血續》（9）《火天寂靜整體熾燃續》（10）《忿怒火供》（11）《大作吽》（12）《大月密》），這些續部是由金剛手傳給聖種五賢，後由流星面藥叉寫成經函。

### 阿努瑜伽續部傳承表

- 1· 法身普賢王如來
- 2· 報身五方佛

- 3·化身三部菩薩
- 4·人間初祖離遮毗·無垢稱
- 5·國王匝·毗噶曷那伐折羅（即中恩札菩提）
- 6·鄔巴曷迦和國王匝的三子：夏曷普札、那嘎普札和居喜雅普札。夏曷普札亦名小恩札菩提和嘎巴拉帕達（拉哇巴——敝衣者）
- 7·小恩札菩提傳於咕咕曷迦
- 8·維達拉·蘇喀
- 9·伐折羅哈喜雅
- 10·札巴哈德（夏迦普曷巴）
- 11·釋迦森格
- 12·達那曷西達
- 13·吽嘎曷
- 14·蘇科迪沃達喀（bDe Ba gSal Byed）
- 15·瑪嘎達的達摩菩提、那蘭陀的達摩曷迦帕拉、尼泊爾的伐蘇達曷王、圖斯克拉·華格
- 16·上述四師傳給珠廈國的傑尊吉
- 17·西藏的努欽·桑吉益西從達摩菩提、伐蘇達曷、特別是傑尊吉

在努欽·桑吉益西之後的阿努瑜伽續部傳承表，與瑪哈瑜伽傳承表大體一致。

### 三、阿底瑜伽（大圓滿）

阿底瑜伽強調元成光明俱生智——自心與宇宙的究竟自性——的證悟與圓滿，它遠離尋伺、分別、方位和一與多的名相。其結果不僅是心意與究竟自性佛果相契合，而且行者的肉身也可融入智慧光明身。

六百四十萬偈的諸乘之顛大圓滿法，要由金剛薩埵傳給大圓滿人間初祖極喜金剛，極喜金剛將它們寫成經函並加以弘傳。

#### 阿底瑜伽傳承表

- 1· 法身普賢王如來
- 2· 報身金剛薩埵
- 3· 化身極喜金剛——大圓滿人間初祖
- 4· 蔣華西寧（妙吉祥友）。他將六百四十萬偈大圓滿法分成三部：心部、界部和訣竅部，並將訣竅部分為《口傳續部》（sNyan rGyud）與《講授續部》（bShad rGyud）兩類。
- 5· 熙日森哈。他將訣竅部分成外、內、密、極密四類。
- 6· 嘉納蘇札和蓮花生大士。毗盧遮那譯師從熙日森哈得到大圓滿心部和界部法門。
- 7· 嘉納蘇札傳給貝瑪拉密札。貝瑪拉密札也直接從熙

日森哈以及於淨相中從極喜金剛得到傳承。

心部和界部，主要由毗盧遮那和貝瑪拉密札傳入西藏，而訣竅部，主要由貝瑪拉密札和蓮花生大士傳入。

### 心部

心部法門（毗盧遮那翻譯的前譯五續：（1）《覺性杜鵑》（2）《大力震動》（3）《金翅翱翔》（4）《石中熔金》（5）《不落幢大虛空》；貝瑪拉密札翻譯的後譯十三續：（6）《頂生王》（7）《虛空王》（8）《樂幻莊嚴》（9）《圓滿總義》（10）《菩提心滴》（11）《樂無央》（12）《命輪》（13）《第六明點》（14）《圓滿總斷》（15）《如意寶》（16）《遍集明覺》（17）《至尊正士》（18）《修習義成》；其他三主續：（19）《遍作王》（20）《稀有》（21）心部十三經）宣說一切顯現即心，心即空，空即明智，空明雙運。

對於顯現即心的教授，心部將顯現歸於心的三個特徵：（內在的）功能（功用、力用）（rTsal）、（外在的）遊舞（Rol Ba）和屬相（rGyan）。心之（內在的）功能僅指其見聞覺知事物的方面，對凡夫而言，這是陷入迷亂輪迴的根本。心之（外在的）遊舞，指染污的意識和其他諸識的生起。心之屬相，是指諸如山、房屋、身體等諸法的顯現。心之（外在的）遊舞和心之屬相，來自於或歸因於心之（內在的）功能。

證悟到諸法僅僅是自心的顯現，心部行者從所應解脫之境中獲得解脫，但尚未遠離彼解脫之方便——心的智與明的執著（即尚留有解脫之相）。

心部所說的“智”是指心的明與智的方面，但並非訣竅部所說的究竟任運圓滿甚深明智。

### 界部

界部法門（（1）《大界無央王》（2）《普賢大虛空》（3）《珍寶教誡眾輪》（4）《金剛薩埵虛空邊際平等》（5）《智慧密炬》（6）《寶輪》（7）《大圓滿菩提心普作淨耳說法》），是宣說心的智與明兩者亦是空。界部行者仍殘存一絲對空的執著。如此他們遠離了對所解脫之境和獲得解脫之方便的執著，但仍未能超越對空的執著；因此界部尚未直指超越心識的赤裸俱生智。

### 心部和界部的傳承

- 1· 法身普賢王如來
- 2· 報身金剛薩埵
- 3· 化身極喜金剛
- 4· 蔣華西寧（妙吉祥友）
- 5· 熙日森哈（吉祥獅子）
- 6· 毗盧遮那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 7 · 涅 · 嘉納固瑪 局、邦根 · 彌龐貢波、玉札寧波、桑敦 · 益西喇嘛和理薩 · 喜饒多瑪
- 8 · 邦根傳給噁蘭 · 強秋嘉參；涅傳給索波 · 華給益西
- 9 · 噁蘭傳給薩當 · 仁欽耶；索波傳努欽 · 桑吉益西
- 10 · 薩當傳庫居 · 薩維卻
- 11 · 釀 · 強秋札
- 12 · 釀 · 喜饒炯涅
- 13 · 玉摩瓦 · 巴貢 · 益西強秋
- 14 · 甌 · 達摩菩提
- 15 · 甌嘎卻瑟和齊澤 · 益西旺秋
- 16 · 齊澤傳孜 · 益西旺波
- 17 · 堪欽鄔爾巴
- 18 · 圖童 · 伐折熱逝伐 局
- 19 · 索南嘉參
- 20 · 喜饒嘉參
- 21 · 雄努喜饒
- 22 · 雄努札巴
- 23 · 桑吉桑波
- 24 · 宗珠旺秋
- 25 · 塔氏 · 札巴仁欽

- 26 · 釋迦嘉波
- 27 · 咕洛 · 雄努貝（1392～1481）
- 28 · 稱阿哇 · 確吉札巴（1453～1525）
- 29 · 協札巴 · 確吉羅珠
- 30 · 瓊臧巴 · 羅珠華丹
- 31 · 邦僮 · 噶瑪咕嚕
- 32 · 邦僮 · 秋旺倫珠
- 33 · 秋旺袞桑
- 34 · 邦僮 · 袞桑秋嘉
- 35 · 敏林 · 德欽 · 久美多傑（1646～1714）
- 36 · 敏林 · 洛欽 · 達瑪師利（1654～1717）
- 37 · 敏林 · 傑尊 · 彌舉華仲
- 38 · 敏林 · 嘉瑟 · 仁欽南嘉
- 39 · 敏林 · 貝瑪丹增
- 40 · 敏林 · 稱列南嘉
- 41 · 敏林 · 傑尊 · 稱列秋仲
- 42 · 敏林 · 赤欽 · 桑吉袞噶
- 43 · 蔣揚欽哲旺波（1820～1892）
- 44 · 噶陀錫度 · 確吉嘉措（1880-1925）
- 45 · 宗薩欽哲 · 確吉羅珠（1893-1959）

46 · 第四世多珠千 · 土登欽列華桑波（1927～ ）

### 訣竅部

訣竅部法門遠離邊戲、不假造作地宣說了法爾如是的真如自性之證悟。真如自性總集三方面（可以從體、相、用三方面來闡述：體——心體本淨，空寂靈明；相（性）——自性元成，本具光明，以及用——大悲（無礙無著）周遍，隨緣顯現。）：本體性空、自性光明與大悲（無礙無著）周遍。

訣竅部的教證法門可分四類：外類、內類、密類和極密類。所有四類法門在教授《本來清淨》（Ka Dag）方面都差不多，是用“立斷”（徹卻Khregs Ch'od）所有的執著。而極密類法門，著重於被稱為“頓超”（脫噶Thod rGal）之任運圓滿顯現的修持。

外類法門詳細教授本基之自性；內類法門以表示、意義和象徵指示心性；密類法門教授自然安住（Chog bZhag）的四種方法；極密類法門教授以下諸多內容：本初自性、關於指示心性的表示、意義和象徵的解釋、道光明四相（sNang Ba bZhi）的生起、中有光明的顯現以及證得任運圓滿之法界解脫。

訣竅部包含諸多密續和論釋，其中十九部是訣竅部極密類的根本續（十七續：（1）《圓滿大自生》（2）《無字》（3）《明覺大自現》（4）《明覺大自解脫》（5）《寶積》（6）

《舍利大熾燃》(7)《聲大應成》(8)《吉祥大具妙》(9)《金剛薩埵心要鏡》(10)《普賢心鏡》(11)《紹介寶嚴飾》(12)《珍珠鬘》(13)《普賢六界》(14)《熾燃炬》(15)《日月吻合》(16)《獅子大圓力》(17)《摩尼鑲嵌》；二補續：(1)《一髻忿怒母續》(2)《龍薩巴瑪(光界熾燃)》)。

分支或者要領教言也有很多。要領教言，可以根據兩大寧體傳統進行明晰與歸類。一類是學者型詳細教言(廣大班智達派 rGya Ch'e Ba Pandita)之《貝瑪寧體》，由貝瑪拉密札傳入西藏，主要是基於十七續和《卓瑪續》；另一類是瑜伽士型甚深教言(甚深古薩里派 Zab Pa Ku Sa Li)之《空行寧體》，由蓮花生大士傳入西藏，主要是基於《龍薩巴瑪(光界熾燃)續》。

除了寧體法門的本續被翻譯成藏文以外，其他諸多的寧體法門，主要是由貝瑪拉密札和蓮花生大士(以及毗盧遮那)傳入西藏的。有些是由數百年前的大成就者在淨相中傳給藏地的成就大師的；有些是由諸大師於其俱生智慧證境中發掘的；有些被諸掘藏師開啟為伏藏法，這些伏藏，是於過去世中由具證上師傳給他們並(授記)於此世喚醒並發掘。寧體法門包括：《貝瑪寧體》、《空行寧體》、《傑尊寧體》、《貢巴桑塔(密意通徹)》、《嘎達讓炯讓夏》、《貢巴揚度》、《揚提納波》、《阿底薩敦寧波》、《噶瑪寧體》、《龍欽寧體》、《光明寧體》、《多森

寧體》、《措嘉寧體》，等等。

所有寧體法門中有四個著名的寧體得到廣泛修學，它們被稱為《二母》與《二子》寧體。二母寧體是貝瑪拉密札傳入西藏的《貝瑪寧體》和蓮花生大士傳入的《空行寧體》；二子寧體是龍欽饒絳開顯的關於二母寧體的注解：關於《貝瑪寧體》的注解《上師仰提》，關於《空行寧體》的注解《空行仰提》，以及關於二母寧體合一的注解《匝摩仰提》。

而最近幾世紀以來，包含了早期寧體法門精要的《龍欽寧體》，成為藏地修學最受歡迎和最具力的寧體法門。

所以在此書中，我的主要目的是簡要介紹一系列《龍欽寧體》傳承祖師的生平事蹟，但首先要介紹的是《貝瑪寧體》和《空行仰提》傳承祖師。以下是從本初佛到我的頂莊嚴——此世多珠千仁波切為止的三傳承上師。

### 《貝瑪寧體》傳承表

- 1· 法身普賢王如來
- 2· 報身金剛薩埵
- 3· 化身嘎饒多傑（極喜金剛）——大圓滿人間初祖
- 4· 蔣華西寧（妙吉祥友）
- 5· 來自漢地的熙日森哈（吉祥獅子）
- 6· 嘉納蘇札（智經）

- 7· 貝瑪拉密札，他將傳承從天竺帶入西藏。他將前三類訣竅部法門和經函傳給釀氏和其他四位西藏弟子；將訣竅部極密類法門傳給法王赤松德贊、王子牟尼澤普、嘎哇·華澤、卻若·魯伊嘉參和釀氏，但將經函伏藏於桑耶青普的格貢
- 8· 釀·定增桑波（九世紀）。他將前三類訣竅部和口耳傳承經函伏藏在止貢山谷的夏益寺，將口耳傳承法門傳給卓·仁欽巴
- 9· 卓·仁欽巴
- 10· 貝·羅珠旺秋
- 11· 乃登·當瑪龍嘉（十一世紀），他發掘出釀氏伏藏在札益寺的經函
- 12· 傑尊·森格旺秋（十一～十二世紀），他發掘出貝瑪拉密札伏藏於桑耶青普格貢的經函
- 13· 尚敦·札西多傑（1097～1167）
- 14· 瑟·尼瑪苯（1158～1213）
- 15· 咕嚕覺貝（1196～1255）
- 16· 珠錫·森格嘉巴（十三世紀）
- 17· 珠欽·美隆多傑（1243～1303）
- 18· 仁增·固瑪昂匝（1266～1343）
- 19· 袞欽·龍欽饒絳（1308～1363）。他成為寧瑪巴最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重要的傳承上師。《空行寧體》和《貝瑪寧體》兩支傳承融匯於尊者，他還開顯了關於《貝瑪寧體》的《上師仰提》，關於《空行寧體》的《空行仰提》，以及同時關於兩個寧體的《匠摩仰提》，並將它們合併為《寧體雅喜（四品心髓）》，由此弘揚了寧體傳承。

- 20 · 祁珠 · 嘉達倫珠（十四世紀）
- 21 · 珠古札巴沃瑟
- 22 · 珠錫 · 森格文波（十四世紀）
- 23 · 嘉瑟 · 達哇札巴
- 24 · 珠欽 · 袞桑多傑
- 25 · 袞嘎嘉參巴桑（1497～1568）
- 26 · 珠古那措讓卓（1494～1560）
- 27 · 桑珠 · 丹增札巴（1536～1597）
- 28 · 珠古多阿丹增（1576～1628）
- 29 · 仁增 · 稱列倫珠（1611～1662）
- 30 · 敏林 · 德欽 · 久美多傑（1646～1714）
- 31 · 敏林 · 嘉瑟 · 仁欽南嘉
- 32 · 敏林 · 堪欽 · 鄔金丹增多傑
- 33 · 第四世佐欽仁波切 · 彌舉南凱多傑（1793～？）
- 34 · 第三世多珠千 · 晉美丹貝尼瑪（1865～1926）

- 35 · 格貢堪布 · 袞桑華丹
- 40 · 第四世多珠千 · 土登欽列華桑波 (1927~ )
- 或者：
- 32 · 鄔秋島 ？
- 33 · 敏林 · 智旺 · 師利那他
- 34 · 仁增 · 吉美林巴 (1730-1798)
- 35 · 第一世多珠千 · 晉美稱列沃瑟 (1745~1821)
- 36 · 第四世佐欽仁波切 · 彌舉南凱多傑與多喇 · 晉美格桑
- 37 · 上面兩位都傳給嘉瑟 · 賢彭他耶 (1800~ ?)
- 38 · 佐欽堪欽 · 貝瑪多傑
- 39 · 蔣揚欽哲旺波 (1820~1892)
- 40 · 第三世多珠千 · 晉美丹貝尼瑪 (1865~1926)
- 41 · 格貢堪布 · 袞桑華丹
- 42 · 第四世多珠千 · 土登欽列華桑波 (1927~ )

《空行寧體》傳承表

- 1 · 法身普賢王如來
- 2 · 報身金剛薩埵
- 3 · 化身嘎饒多傑 (極喜金剛)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 4 · 熙日森哈（吉祥獅子）
- 5 · 蓮花生大士（貝瑪桑巴哇）。他將佛法帶到西藏。
- 6a · 空行益西措嘉、法王赤松德贊和貝瑪薩（蓮明）公主。益西措嘉協助蓮師將《空行寧體》法門埋成伏藏
- 6b · 貝瑪勒遮嚓——貝瑪薩公主的轉世，他發掘了《空行寧體》伏藏
- 7 · 嘉瑟勒巴（1290～1366/7）
- 8 · 龍欽饒絳（1308～1363）
- 9 · 益西饒絳
- 10 · 祁珠桑丹
- 11 · 晉巴桑波
- 12 · 索南仁欽
- 13 · 阿旺貝瑪
- 14 · 索南旺波
- 15 · 仁增 · 確吉嘉措
- 16 · 第一世佐欽仁波切 · 貝瑪仁增（1625～1697）
- 17 · 南喀沃瑟
- 18 · 第二世佐欽 · 久美特秋丹增（1699～？）
- 19 · 尼喇 · 貝瑪丹增

- 20 · 丹增達吉
- 21 · 第四世佐欽仁波切 · 彌舉南凱多傑 (1793~?)
- 22 · 二世嘉絨朗智 · 袞桑特秋多傑
- 23 · 三世多珠千 · 晉美丹貝尼瑪 (1865~1926)
- 24 · 格貢堪布 · 袞桑華丹 (1872~1943)
- 25 · 第四世多珠千 · 土登欽列華桑波 (1927~ )

或者：

- 13 · 匝龍珠古
- 14 · 索南仁欽
- 15 · 噶瑪咕嚕
- 16 · 袞桑華覺
- 17 · 珠古多阿丹增 (1576~1628)
- 18 · 仁增 · 稱列倫珠 (1611~1662)
- 19 · 敏林 · 德欽 · 久美多傑 (1646~1714)
- 20 · 敏林 · 嘉瑟 · 仁欽南嘉
- 21 · 敏林 · 智旺 · 師利那他
- 22 · 仁增 · 吉美林巴 (1730~1798)
- 23 · 一世多珠千 · 晉美稱列沃瑟 (1745~1821)
- 24 · 多喇 · 晉美格桑
- 25 · 佐欽 · 嘉瑟 · 賢彭他耶 (1800~?)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26 · 佐欽堪布 · 貝瑪多傑

27 · 蔣揚欽哲旺波 (1820~1892)

28 · 第三世多珠千 · 晉美丹貝尼瑪 (1865~1926)

29 · 格貢堪布 · 袞桑華丹 (1872~1943)

42 · 第四世多珠千 · 土登欽列華桑波 (1927~ )

第二部分  
《龍欽寧體》傳承



《龍欽寧體》是由吉美林巴尊者開啟的意伏藏法門中續部和儀軌（修部）的總集。

鑒於三個主要的理由，這個法類被稱為《龍欽寧體》。首先，此法是《寧體》——（大圓滿）訣竅部極密類法門，並且是由吉美林巴數次親見龍欽饒絳（1308~1363），得到加持後發掘的；其次，此法濃縮了從龍欽饒絳傳下的所有寧體法門的精華；第三，此法類的主題是“龍欽”——廣大界或甚深界，並且是“寧體”法門——所有法門的心要或密髓。吉美林巴寫道：“此即廣大界，此即是心髓。”

《龍欽寧體》法門主要是圍繞寧體——訣竅部極密法類為中心。譬如，《持明總集》儀軌的生起次第，生起的是明智的顯現功能（Tsal），在圓滿次第它還融入法界本淨。嘉拉堪布在他《持明總集》的注釋中寫道：

“在其他的阿努瑜伽傳承中，行者先通過修習生起次第成熟其相續，之後再進入圓滿次第。但在《龍欽寧體》的瑪哈瑜伽禪修中，已經被直指光明覺性（行者自心之真如實相）、並證悟了自己的覺性與上師密意無二無別的行者，住於所證境，並觀修（諸相的）生起即（覺性力）本尊的壇城。因此《龍欽寧體》不共的方法，是生圓次第雙運而修。並且，通過將自心和上師密意相應，智慧的證悟將被強有力地喚醒。”

## 《龍欽寧體》法門

《龍欽寧體》是吉美林巴尊者發掘的意伏藏法，包含了若干續部和諸多儀軌及其訣竅、論著和補充典籍，共有兩根本函（一說三根本函）。除了兩根本函以外，還有一函關於金剛橛的《普巴金剛續》，它被認為既是意伏藏法，又是續部匯編。《龍欽寧體》法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寧體的本續，及密宗儀軌和教授。

寧體密續最初是由勝義自性（法身佛），顯現為給吉美林巴尊者或尊者的諸多前世化身傳授，並由尊者喚醒的密續。在桑耶青普閉關三年禪修時，吉美林巴拜讀學習了龍欽饒絳的著作，視其為佛陀並虔誠祈請。在三次淨相中，他親見龍欽饒絳，並得到其身、語、意的加持。第三次淨相中，龍欽饒絳說了三遍：“願義之證悟融入你的相續！願句之傳承得到圓滿！”由是吉美林巴證悟了大圓滿遠離分別伺察的自性，得到了勝義傳承（Don brGyud），神聖的寧體本續在他心中顯現。這些本續在尊者心中顯現是三種傳承精華的合一，三種傳承即佛陀三身的如來密意傳承，以及包括蓮師、貝瑪拉密札和龍欽饒絳在內的，所有大圓滿傳承祖師的持明表示傳承和補特迦羅口耳傳承。

《龍欽寧體》的密宗儀軌和教授，是由蓮花生大士傳給吉美林巴的意伏藏法。

當年蓮花生大士在西藏時，在桑耶主寺的二樓他給法

王赤松德贊、空行益西措嘉和毗盧遮那傳了《龍欽寧體》。然後，蓮師通過自生空行般若佛母——佛陀三身之主要女性身相，給他們授予了法要。他給予授記灌頂，預言這些法要將由法王赤松德贊的轉世化身——吉美林巴發掘。益西措嘉憑不忘總持，以空行象徵文字將此法要紀錄於自顯五色黃卷。通過祈願灌頂傳承，他們將此法伏藏於諸弟子光明心寶藏（意寶藏）的篋子中，保護起來以待將來時機成熟時，從掘藏師的內在光明心性中開啟。

因此，數世紀後，當蓮師的授記灌頂成熟，以及眾善緣具足時，伏藏起來的《龍欽寧體》法門，相應地於吉美林巴證悟之意中被喚醒、開啟為意伏藏。

吉美林巴是貝瑪拉密札和法王赤松德贊的雙入化身，而赤松德贊曾從蓮師和貝瑪拉密札接受過寧體法要。因此，寧體法門的兩支主要傳承融匯於吉美林巴。《龍欽寧體》，總集了《貝瑪寧體》和《空行寧體》兩類寧體的精華。《龍欽寧體》的範疇、文句、涵義、明晰和妙力，使得該法門易於理解並具足修持力，因此最近幾世紀以來，《龍欽寧體》在西藏諸寧瑪巴中頗受歡迎，並得到廣泛的修學。

《龍欽寧體》的主要經函如下：

《龍欽寧體》續

1·根本續：《普賢智慧界續》（Kun Tu bZang Po Ye

Shes Klong Gi rGyud)

- 2 · 附續：《後續》(rGyud Phyi Ma)
- 3 · 嚨傳：《普賢意態續》(Kun Tu bZang Po'i dGongs Nyams)
- 4 · 訣竅
  - a · 訣竅：《辨三要點》(gNad gSum Shan 'Byed) 與《真如金剛句》(gNas Lug rDo rJe'i Tshigs rKang)
  - b · 訣竅之論著：《益西喇嘛》(直譯《智慧上師》，意譯《大圓勝慧》)(Ye Shes Bla Ma) 及其補續(rGyab Ch'os)

《龍欽寧體》的密宗儀軌和導文

- 1 · 男持明尊
  - a · 寂靜部：外：上師瑜伽 (Bla Ma'i rNal 'Byor)  
內：持明總集 (Rig 'Dzin 'Dus Pa)  
密：苦自解脫 (sDug bsNgal Rang Grol)  
極密：上師明點印 (Bla sGrub Thig Le'i rGya Chan)
  - b · 忿怒部：藍：大吉祥總集 (dPal Ch'en 'Dus Pa)  
紅：(忿怒蓮師、馬頭明王、大鵬金翅鳥)  
三尊合一 (rTa Khyung 'Bar Ba)
- 2 · 女持明尊



《龍欽寧體》法門

- a · 寂靜部：根本儀軌：雍喀大樂佛母（Yum Ka bDe Ch'en rGyal Mo）
- b · 忿怒部：秘密儀軌：獅面空行母（Seng Ge'i gDong Chan）

## 《龍欽寧體》傳承祖師

《龍欽寧體》的傳承，始於本初佛或如來藏，經過無有中斷的傳承鏈，傳至如今的上師們。

此傳承開始於圓滿正覺的法、報、化三身佛本師。法身是無形無色的究竟自性，報身和化身是佛顯現的色身。佛的三身，是諸如《龍欽寧體》在內的所有勝義法門的究竟源泉。從佛陀的三身，人間的祖師得到諸法門，大圓滿法門是由極喜金剛得到了。

人間初祖——極喜金剛，將大圓滿法門傳給妙吉祥友，妙吉祥友傳給熙日森哈，熙日森哈分別傳給嘉納蘇札、貝瑪拉密札、蓮花生大士和毗盧遮那。貝瑪拉密札也從嘉納蘇札得到過大圓滿法門。

貝瑪拉密札和蓮花生大士，將大圓滿法門傳給藏王赤松德贊和其他若干藏地弟子。蓮師也將很多法門埋成伏藏。他還將《空行寧體》傳給了貝瑪薩公主——龍欽饒絳的前世。

在桑耶主寺的二樓巴康宇夏巴哇殿，蓮花生大士以右手摩毗盧遮那頭頂，以左手摩益西措嘉頭頂，以前額碰法王赤松德贊的前額，在諸多授記中傳授了《龍欽寧體》。益西措嘉將此法門，用表示文字書寫於五個黃卷上。然後他們發願祈請，將此法伏藏於（弟子們的）光明意寶藏之篋中。

蓮花生大士將《龍欽寧體》——寧體法門的精華埋成伏

《龍欽寧體》傳承祖師

藏大約八百年以後，吉美林巴將此意伏藏發掘出來。吉美林巴能夠發掘此伏藏，是因為他的前世曾得到過此法門的傳承和付囑，並在此生中三次親見龍欽饒絳並得到其加持。

在《龍欽寧體》傳承祈禱文中，吉美林巴提到了以下付傳和開啟《龍欽寧體》法門的傳承祖師：

“從本廣大離偏剎界中，  
法身普賢原始本初佛，  
報身水月遊戲金剛心，  
化身相圓極喜金剛處，  
至心祈請加持賜灌頂。  
熙日森哈解脫法寶藏，  
蔣華西寧九乘轉輪王，  
嘉納蘇札班欽貝瑪拉，  
至心祈請指示解脫道。  
瞻部中央莊嚴蓮花生，  
決定殊勝心子王臣伴，  
開顯廣大心海龍欽足，  
空行界蔽受命吉美林，  
至心祈請賜得解脫果。”

## 法身佛

法身——究竟身，乃是如來所有功德與妙用顯現之基。法身的特性是本來清淨、不為煩惱所染。超越思維和言說，它如虛空般遠離一切相狀而住。從未離於法身如來藏，它通過任運本具的兩種色身來滿足一切眾生的希求。

在寧瑪派的畫像裡，法身佛以赤裸的、虛空色（淡藍色）的佛父佛母雙運身來表徵，稱為普賢王如來。

普賢王如來象徵著證悟法身——輪迴與涅槃所有好壞品質的究竟自性。從無始以來，他就證悟了遠離概念的法界俱生智慧。由此證悟，他既不落輪迴之邊，也不住涅槃之寂靜。他具有究竟真諦的智慧，即一切平等的俱生智：它不是由斷滅而生的頑空。相反，諸佛妙觀察俱生智（微妙俱生智的精髓）的對境，住於內在光明“童瓶身”剎土。俱生智慧與其對境之間的關係，可用類比來說明：水晶折射光譜中各色光，而各色光其實就在水晶裡面。因為內在光明的殊勝妙用，通過顯化的內在固有特性，五部報身壇城的五位本師住於身智不二的大顯現中。

法身無有變異、分別和相狀地以五種方式安住：

處：法界“童瓶身”剎土

本師：普賢王如來，即大本覺、平等真如俱生智

眷屬：俱生智如海會眾

## 法身佛

時：不變的時間，真如

法：勝義大圓滿，無生身、語、意之法門

法身本來清淨、一味、猶如虛空，他超越常、斷之邊戲，以三種俱生智慧而住。這三種俱生智分別是：

- 1· 本體空性智：本來清淨，超越思維、言詮諸邊，猶如透明的水晶；
- 2· 自性光明智：微妙甚深的光明，是顯現屬相生起之基，而本身並不作為一種特別的相狀而存在；
- 3· 大悲周遍智：無礙住於本體顯現妙力生起之基，但此智並不尋伺對境。

如果（法身）有任何瑕疵，那麼法身將會具有相狀和特徵，如此則不應該把寂靜和無緣作為其最顯著的重要特性；如果（法身）不具微妙的甚深光明作為顯現之基，那麼法身將會是斷滅與頑空。由此可見，法身是微妙、空性光明的俱生智慧，為顯現之基，超越常、斷兩邊。

法身佛具有三大功德：

- 1· 能斷大（sPang Pa Ch'en Po）：在真諦中本不存在的驟然與幻化障礙及其習氣被徹底淨除——【斷德究竟】。
- 2· 能證大（rTogs Pa Ch'en Po）：由無二的大俱生智慧，法身視輪涅無有偏袒——【智德究竟】。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3·心大（Sems Ch'en Po）：由於前兩項功德，法身為利益一切眾生而任運自然無緣成就化身——【勝出諸有情之大悲心等】。

## 報身佛

法身住於內在光明和諸法的勝義自性中。未對法身本有特性作任何改變，自顯報身——受用身任運顯現。從法身本體俱生智慧的顯現中，無數的佛身與佛刹以自顯方式生起，就猶如水晶現出的五色光是由於太陽光的緣故。報身佛上師與諸弟子，在相同的證悟之界中無二無別。上師並沒有傳授法門；諸法門是在平等一如中自顯而出，即以五種方式自顯而任運生起：

處：自顯密嚴刹土

上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五方佛，例如金剛薩埵（不動佛）

弟子：與上師無二無別的、俱生智慧中自顯的如大海眾諸佛

法：不可言喻的、遠離詞句、指示、概念的自相大光明

時：常有相續輪

**報身佛有兩種傳承方式：**

1. 在密嚴刹土，由法身普賢王如來將續部法門授予自顯報身諸佛，這些報身佛與普賢王如來無二無別，上師與弟子都住於無分別的證悟中。這被稱為——上師與弟子同一心意的傳承（sTon 'Khor dGongs Pa gChig Pa）。

2. 諸弟子的心和上師的意不同；但通過上師的加持，師徒的心意合為一體。這被稱為——上師與弟子的心意變得無二無別的傳承（sTon 'Khor dGongs Pa dByer Med Tu Gyur Pa）。

報身佛的五種俱生智如下：

1. 法界體性智：無二總集以下三方面：解脫之基——本來清淨的大空性；自相光明之基——俱生智之自然光明；明智界。
2. 大圓鏡智：諸相在空明無二智中無礙顯現，猶如圓鏡映現一切形象。此俱生智是，報、化兩種色身生起之基。對於證得見道或修道的諸弟子，佛的兩種色身和以下三種俱生智，像圓鏡映形般自然生起。
3. 平等性智：此為本來解脫大平等之智慧，於此智中，佛的兩種色身的所有顯現，根據弟子們的感知而生起，沒有落入或住於任何一邊。
4. 妙觀察智：同時清晰照見所知諸法，而沒有迷惑之俱生智。
5. 成所作智：在明智中成就圓滿自己的所願，像如意寶一樣，無須動作便自然而然地滿足他人的全部所求之俱生智。

法界體性智照見諸法的本體——勝義諦；而其他四種俱生智照見諸法的顯相——俗義諦。



## 化身佛

當法身如如不動住於輪涅大無二時，如來的色身——無勤大悲之化現，像魔術幻影遊舞一般，無窮無盡地變化顯現。

化身——應化之身，是在只要輪迴尚存之際，針對普通凡夫眾生的需求而顯現。這就好比是水桶中映出月影，有多少水桶就會有多少映出的月影。化身可以分為三類：

- 1· 自生化身（Rang bZhin sPrul sKu）：對具有淨觀的諸弟子，以及那些已經登地以上的聖賢，大報身化現為密嚴剎土、五方佛（例如金剛薩埵）淨土以及三怙主（例如金剛手）淨土，猶如鏡中顯影一般。這裡諸弟子與上師佛陀並非同一心意，但實際上這些淨土是報身剎土，因此它們被稱為半報半化淨土。
- 2· 調御眾生之化身（'Gro 'Dul sPrul sKu）：這是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殊勝化身顯現。他們在無量無數世界的六道中的每一道中化現，以十二化儀和種種方便，清淨圓滿成熟所有眾生。在我們所在娑婆世界的人道中，現在的殊勝化身是本師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的十二化儀是：（1）降兜率、（2）入母胎、（3）降生、（4）學技藝、（5）娶王妃、

(6) 棄位出家、(7) 修苦行、(8) 至菩提樹、  
(9) 降服魔眾、(10) 成正等覺、(11) 轉法輪和  
(12) 入涅槃。

3·種種身相之化身 (sNa Tshogs sPrul sKu)：這種化身形式沒有確定的處所、形色和化期；而以適合眾生的任何形式顯現，可以是有情，也可以是佛像、經函、房屋、花園、醫藥、橋樑、道路等等。

化身佛的俱生智證悟了化身在眾生前諸種形色化現並非無情或僅是影像；這些化現同時具有兩種俱生智——這兩種智慧為利益眾生任運顯現。

“如所有智”，無謬證悟諸法的勝義諦自性；向其他人開顯猶如虛空般遠離生滅概念的究竟真諦之義。

“盡所有智”，同時分別了達諸法俗義諦之不同相狀而無有混淆。

大圓滿的不共傳承，是由極喜金剛從金剛薩埵或金剛手得到的。金剛薩埵和金剛手，是顯現為報身或者半報身的佛，而極喜金剛是顯現為化身的佛。

### 極喜金剛（嘎饒多傑）

極喜金剛（嘎饒多傑）（梵文為普曷西伐折羅，藏文喜饒多傑）是化身，即如來顯現為大圓滿人間初祖的應化身。根據大圓滿傳承的資料，極喜金剛生為鄔迪亞那（鄔金）國王的公主之子。根據一些學者的說法，鄔迪亞那位於今日巴基斯坦的斯沃特山谷附近。鄔迪亞那是佛教密宗或續部法門最重要的發源地，它是具力之處，空行之洲，富有自然寶藏、森林、野生動物等。在鄔迪亞那有一座雄偉壯觀的寺院叫德切澤巴（具喜），周圍圍繞著六一〇八座小寺院，每一座都很繁榮興盛。

在不遠處金沙覆地的島上，鄔迪亞那國王鄔巴曷迦和王后阿洛嘎巴斯瓦底（光明具光母）的女兒出家為尼，名叫蘇達摩，她與一位名叫蘇喀薩曷瓦底（喜悅心）的女僕為伴，在一簡樸的茅棚修定。一個晚上，公主比丘尼夢見一個通身潔白無垢的男子，將表示五方佛的五種子字嚴飾的水晶寶瓶置於她頭頂三次，寶瓶放射出光芒，她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三界。

此夢過了十個月之後，比丘尼生下一位諸多瑞相莊嚴的兒子。此子即是金剛薩埵化身天界，並在那裡弘揚大圓滿的勝心天子的轉世。公主比丘尼感到害怕和羞愧，她說：“這個沒有父親的兒子肯定是個惡魔精靈！”便將他扔到灰坑裡。而自己也具諸善妙、功德莊嚴的侍女則警告

比丘尼說，這童子是佛的化身。此時，可以聽到神奇的聲響並出現虹光。三天後比丘尼找到了嬰兒，發現他毫髮無損。她意識到這是位佛陀化身，便將他用白絲綢包裹著抱回家，並為其沐浴。此時諸聖哲和空行母向嬰兒撒下讚美與供養之雨，虛空中諸天人讚歎：

“怙主導師薄伽梵，  
自性光明作護持，  
恭敬祈請護念我，  
虛空金剛我祈禱。”

孩子七歲時，智慧的能量噴湧而出，他堅持要求母親開許他去見諸位班智達並與他們辯論佛法。得到許可後，他趕到他的外祖父即國王鄔巴曷迦處，請求面見諸位班智達。他與五百班智達辯論，但沒有人能勝過他。他們一致接受他為佛之化身，並將他的足置於頭頂以示最崇高的敬意。他們給孩子起名為般若巴哇（智慧自性）。國王非常高興，給童子起名為普曷希伐折羅（極喜金剛）。他的名號還有維達拉蘇喀（極樂宗比）和若朗塔多（灰色宗比），因為他曾經從被埋的灰堆中找回。

之後在北方蘇日雅普曷嘎夏山（太陽光明山）的懸崖峭壁上的小茅棚裡，他修定直至三十二歲。在剎那間他從金剛薩埵得到大圓滿續部的灌頂、訣竅和付囑，並證得無修道佛果。大地震動七次，空中傳來各種悅耳的聲音，天降花

雨。

聽到這些勝利妙音後，一外道國王派遣殺手們來刺殺極喜金剛，但他們無法傷害他，因為他的身體並非血肉之軀，而是像日光一般。於是極喜金剛升至虛空中，國王和隨從對他生起信心而成為佛弟子。

三十二歲時，他來到瑪拉雅山。在山頂上他待了三年，在空行母伐折羅達都（金剛界）和阿南達古納的協助下，極喜金剛將過去諸佛的法門，特別是已經在他相續中的六百四十萬偈大圓滿法，記錄成文字。隨後他將這些法門交付給俄巴炯瑪空行母照看，並讓森丹空行母向這些聖法獻供。

極喜金剛以神通力，來到座落於施達瓦那神秘屍林中的大佛塔。在那裡，他給包括空行母蘇日雅格曷那在內的，為數眾多的弟子們傳法。在此期間，遵照文殊菩薩的授記建議，妙吉祥友大師來施達瓦那屍林，在七十五年中從極喜金剛隨學寧體法門。

根據《空行寧體》和其他資料，熙日森哈也到施達瓦那屍林，並向極喜金剛求得《空行寧體》和其他法門；後來，他將這些法門傳給了蓮花生大士和毗盧遮那。

最後，在丹納底嘎河源頭，伴隨大地震動、虹光遍佈、各種妙音等諸多瑞相，極喜金剛的色身融入無垢界。

當妙吉祥友悲哀地祈禱時，極喜金剛現身於虛空中一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大團光蘊中，一個指甲大小的金篋子落入妙吉祥友的掌中。  
篋子裡是極喜金剛的遺教《三要語》，其中包括：

“證悟自心勝解而頂禮！

心（之自性）乃不生，

自顯諸有乃不滅，

是故諸法俱為法身剎土之顯現，

諸顯於（心之）自性中解脫。

【見】直指（心性之）本面。

【道】對（保任）唯一（法身明體）生起決定。

【果】對（眾生於本來法性中）解脫具勝解信。”

讀完這個遺教，妙吉祥友證得了與極喜金剛相同的成就。

## 妙吉祥友

妙吉祥友（梵文為文殊師利米紮，藏文是蔣華西寧）誕生於天竺菩提伽耶以西——德毗訖羅摩城中婆羅門之家，父親是薩度沙斯垂（樂護），母親是普曷底巴羅嘎（革哈那）。他後來成為精通五明的大班智達。

在淨相中，文殊菩薩現身給他授記道：“善男子，如果你想要在此生證得佛果，就去施達瓦那屍林吧。”妙吉祥友來到那裡，並隨極喜金剛修學共七十五年。極喜金剛告訴他：

“心之自性本來佛，  
心無生滅如虛空，  
若證諸法等性義，  
不尋波性住為修。”

妙吉祥友通達了極喜金剛所傳法門之義，並向他言表自己的證悟境界：

“吾乃蔣華西寧也，  
已獲大威德悉地，  
證悟輪涅大平等，  
顯現一切妙智慧。”

當極喜金剛在諸神奇的徵相中證入涅槃時，妙吉祥友

見到極喜金剛身處虛空中，為一大片虹光所圍繞，他悲哀地呼喊道：

“嗚呼哀哉！大虛空！

上師日光若隱沒，

世間黑暗孰能除？”

從那片虹光中，伴隨著一聲霹靂，降落下一個指甲大小的金篋。金篋在空中圍著妙吉祥友轉繞了三次，隨後落入他的右手掌中。妙吉祥友打開金篋，就發現其中用藍琉璃溶液撰寫在五種寶物之葉上的極喜金剛遺教《三要語》。僅僅見到此遺教，妙吉祥友就獲得了與極喜金剛同等的證悟。此後妙吉祥友將大圓滿六百四十萬偈分成三部：

- 1· 強調“住”心方式的法門，他歸入心部；
- 2· 強調無勤的法門，他歸入界部；
- 3· 強調要訣的法門，他歸入訣竅部。

妙吉祥友把訣竅部最殊勝的寧體法門分成兩組：

- 1· 《口傳續部》(sNyan rGyud)
- 2· 《講授續部》(bShad rGyud)

他書面加注了《口傳續部》法門；但他沒有找到可以授予《講授續部》法門的具格弟子，因此便將此法門伏藏於菩提伽耶東北處，一塊刻有十字金剛杵的大石中。

他在菩提伽耶以西的索薩洲屍林待了一〇九年，與數



不清的空行一起觀修密法，並給她們傳授法要。在那裡，他將大圓滿法門傳給了熙日森哈。

在他此生的最後，伴隨著虹光、妙音等瑞相，他融入光蘊身。由於熙日森哈的虔誠祈禱，妙吉祥友的遺教《貢年珠巴（六種修要）》落入熙日森哈手中，裡面寫道：

“善男子！汝若欲見赤裸勝義心相續，

- a · 尋覓心的對境（晴空），
- b · （以姿勢）壓住身的要點，
- c · 關閉去來（呼吸）之路，
- d · 專注於目標（法界），
- e · 依靠（身、眼與心的）不動，
- f · 持住大界（心之自性）。”

熙日森哈和布達嘉納（佛智）是妙吉祥友的弟子，有些人甚至認為，他們可能就是同一個人。

後來妙吉祥友在西天竺瑟給美多吉堅貝林（金色華嚴洲）以蓮花化身轉世，人稱“後妙吉祥友”。他給蓮花生大士和聖天大師傳了大圓滿法門。

## 熙日森哈

熙日森哈（梵文名號。藏文為華吉森格。漢譯吉祥獅子）大師，誕生於漢地秀夏洲，父親是吉威丹巴（具善），母親是囊哇薩瓦曷都欽瑪（光明慧）。十五歲時，他去漢地菩提樹跟隨哈芮巴拉學習三年，通曉五明。後來當他騎著駱駝向西朝著金洲城行進時，在淨相中他親見觀世音菩薩處於虛空中對他說：“善男子，如果你真想得到悉地之果，在天竺有城名曰索薩洲，汝應去彼處。”熙日森哈對此授記感到欣喜，但他心裡想：“我還是應先修學完整的外密和內密續部，這樣可以使我易於領會最勝法門。”於是他來到文殊菩薩的聖地五臺山，在七年中跟隨貝拉格底上師修學了完整的外密和內密續部。他受近圓戒成為比丘，並在三十年中嚴持具足戒。觀世音菩薩再次現身，重複了先前的授記。於此熙日森哈想道：“我最好運用神通前往索薩洲，這樣路上不會遇到障礙。”因此，他修持儀軌三年並得到神通。於是他離地大約兩尺，像風一樣行進。他抵達索薩洲並見到妙吉祥友，在那裡他求法並加以修習，共二十五年。

根據《空行寧體》和其他資料，熙日森哈也曾去了施達瓦那（屍林），並直接從極喜金剛得到寧體法門，而且後來他將這些法門傳給了蓮花生大士和毗盧遮那。

隨後妙吉祥友大師證入涅槃，他的色身在索薩洲城中央的屍林中的塔頂上消失。四周響起音樂，天空佈滿虹光。

熙日森哈悲哀地祈禱道：

“嗚呼哀哉！大虛空！

金剛上師光若隱，

世間黑暗孰能除？”

突然妙吉祥友現身空中，伸出右手將一個指甲大小的寶篋，置於熙日森哈掌中，在寶篋中，熙日森哈發現了妙吉祥友用百種寶物之墨寫於五寶金屬之葉上的的遺教《貢年珠巴（修定六受）》。

熙日森哈對自己的證悟生起決定的信心，並正確無誤地了達了最勝密續的句與義。他將妙吉祥友伏藏於菩提伽耶的經函取出，並返回漢地。

在漢地，他將大圓滿訣竅部法門分成外、內、密、極密四類。他給前三類法門定名為有戲法門，並將其伏藏於漢地菩提樹附近寺院的閣樓裡。極密類寧體法門，他隨身攜帶形影不離；後來按照空行母的指示，他將此法門伏藏於札西智果（吉祥萬門）寺，並將其託付給（大圓滿護法）一髻佛母。此後，他住於漢地斯晉屍林享受密行之樂，成為當地諸多勇士和空行之阿闍黎。

熙日森哈給予貝瑪拉密札大圓滿訣竅部外、內、密三類法門的口耳傳承。他將訣竅部所有的四類法門的口耳傳承與經函給予了嘉納蘇札，並給他傳了訣竅部的導文講解

和灌頂——有戲灌頂、無戲灌頂、極無戲灌頂和最極無戲灌頂。

隨後熙日森哈消融於光蘊身，其遺教《澤唔頓巴（七釘教言）》降落於嘉納蘇札手中，其中包括：

“圓滿明空（無二）俱生智而頂禮！

遍一切亦顯於一切之心智，

乃空性而無偏。

為把（心）釘於不變之基，

將七根大釘釘於輪迴與涅槃之狹路上，

我心生起不變之大樂……

- a. 將無礙光明智之釘擊於輪迴與涅槃的交界處（令其無二無別）。
- b. 將自顯光明之釘擊於心（能）與境（所）的交界處。
- c. 將自生清淨本體之釘擊於心與物的交界處。
- d. 將離見之釘擊於斷（邊）與常（邊）的交界處。
- e. 將超越諸法的心之釘擊於法相與法性的交界處。
- f. 將完全解脫五門（五根）之釘擊於掉舉與昏沉的交界處。
- g. 將本來圓滿法身之釘擊於顯與空交界處。”

## 嘉納蘇札

嘉納蘇札（梵文名號。藏文為“益西多”，中譯“智經”），生於東天竺嘎瑪拉希拉城的首陀羅種姓家族，父親是寂手，母親是俱善識。他成為智者並去了菩提伽耶，在那裡他與五百班智達住在一起。五百班智達中就有貝瑪拉密札，由於前世的因緣，他們的關係非常親近。

一天嘉納蘇札和貝瑪拉密札走到菩提伽耶以西兩英里處，此時金剛薩埵佛現身虛空中對他們說：“善男子，你們曾五百世轉生為班智達，但尚未證得佛果。如果你們想於此生即證得將此垢染的肉身消融的正等覺，就去漢地菩提樹附近的寺院吧。”

貝瑪拉密札來到漢地，得到了口耳訣竅的外、內、密三類法門的傳承後，返回天竺。他和嘉納蘇札在喜樂苑城郊區再次會面，貝瑪拉密札告訴嘉納蘇札他與熙日森哈在漢地見面的經過。

隨後嘉納蘇札也去了漢地，以神通力在一天內就越過了通常須走九個月的旅途。當他來到漢地菩提樹附近的寺院時，他遇到一個美麗的女孩提著一滿瓶水；她囑咐他去札西智果寺。當他來到這座規模宏大金碧輝煌的寺院時，一個空行母吩咐他去斯晉屍林。於是他去了屍林並在骷髏寺裡，面對面見到熙日森哈大師。為了令上師生喜，他侍奉了上師三年。之後，獻上供養請求上師傳法。在九年中

熙日森哈給他傳授口耳訣竅法門。熙日森哈取出伏藏於菩提樹附近寺院中的這些法門的經函法本，並將其付囑給嘉納蘇札。

之後，嘉納蘇札感到心滿意足並準備離開。熙日森哈問他：“你滿意了嗎？”嘉納蘇札答覆：“是的，我感到滿意。”“法門並沒有付囑給你呢。”熙日森哈說道。嘉納蘇札想：“可能還有更深的法門。”於是他請求熙日森哈將更深的法門傳給他。熙日森哈答道：“必須（先）灌頂。”在札西智果寺，熙日森哈給予嘉納蘇札完整的有戲灌頂，並接著於三年中講授極密類法門。但熙日森哈並沒有給他經函法本，而是說：“當時機來到時，這些經函法本會給你顯現的。”此後，在一個廢棄的城市裡，熙日森哈給他傳了無戲灌頂。當嘉納蘇札在果薩拉山頂完成了一年區分有寂(輪涅)的前行修習後，熙日森哈給他傳授了極無戲灌頂法門，並且嘉納蘇札生起了殊勝的信心。接著修習了一個月之後，嘉納蘇札得到了最極無戲灌頂，並對自己的意獲得完全自在。嘉納蘇札和熙日森哈在一起又待了十六年，修習禪定並遵守上師的密乘戒。熙日森哈上師常常舉止神秘，在屍林裡遊蕩，將自己變成各種身形，與空行母和令人恐懼的有情打交道，沒有絲毫畏懼。

其後熙日森哈上師應離國巴晉國王邀請，騎了頭白色雄獅，坐在由六個具力年輕夜叉打著的三層傘蓋的絲帳裡，從空中去赴約。他離開後第七天早晨，空中聽到一聲巨響。

嘉納蘇札朝虛空中望去，看到上師坐在一片虹光中。嘉納蘇札意識到上師的色身已經消融了；經過祈禱，熙日森哈的遺教——《七釘教言》落入他的掌中。

熙日森哈還給他授記指示：“極密類寧體法門的經函法本，伏藏在札西智果寺的柱子中。將它們帶上，去巴森屍林。”於是嘉納蘇札取出經函法本並去了最美麗、令人恐怖和具有威力的巴森屍林；此屍林位於菩提伽耶向東很遠處。當嘉納蘇札在那裡行持密宗禁行並給空行母傳法時，也在行持密宗禁行的貝瑪拉密札，從空行母得到授記並來見嘉納蘇札。嘉納蘇札給他傳了詳、略、甚略和極略四種灌頂和法門，並將經函法本付囑給他。

在此生的最後，嘉納蘇札證得了色身消融的虹身成就；當貝瑪拉密札唱出悲哀祈禱文時，嘉納蘇札現身給予他自己的遺教——《四安住法》。遺教包括以下幾行：

“（證悟）本來清淨之空性”而頂禮！

唉瑪吽！如果如此修習，喜將自然生起。

若欲證得大平等，應恆時修習（以下安住法）：

- a· 如果你想修習‘密行’，將所有顯現安住於直定（Cher）中。
- b· 如果你想增長‘修’的力度，通過如海一般自然禪定之見，安住於心物雙運中。
- c· 如果你想從所有‘見（概念）’中獲得自解脫，通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過如山一般自然禪定，將諸有息止。

d·如果你想證得所有如是之‘果’，通過修習如山一般的見，解脫所有的謬誤。”



**貝瑪拉密札**（梵文名號。藏文智美西寧，意為無垢友）

貝瑪拉密札，生於西天竺大象林城，父親是德登闊洛，母親是達尼薩拉。他成為精通小乘和大乘的班智達。

他是住在菩提伽耶的五百班智達之一。一天為了消暑，貝瑪拉密札和嘉納蘇札走到菩提伽耶以西兩英里外，一處鮮花盛開芳香怡人的濕地。

此時金剛薩埵現身虛空中對他們說：“善男子，你們曾五百世轉生為班智達，但至今尚未證得無上果位，如此繼續下去將來也不會（成佛）。如果你們想於此生即證得將此垢染的肉身消融的正等覺，就去漢地菩提樹附近的寺院吧。”

貝瑪拉密札十分精進，他立刻收拾起他唯一的資具——一乞食用的鉢盂動身赴漢地。在菩提樹附近的寺院裡，他遇到熙日森哈；在二十年中他求得了訣竅部寧體法門的口耳傳承以及外、內、密三類法門的講解。但熙日森哈沒有給他經函法本。貝瑪拉密札感到非常滿意，便返回天竺向嘉納蘇札詳細敘述了他的成就。於是嘉納蘇札赴漢地從熙日森哈得到了寧體部所有四類法門；而且還被授予經函法本。熙日森哈在證得虹身成就時，還給他留下了自己的遺教。隨後嘉納蘇札返回天竺，住在巴森屍林，給諸空行母傳法。

彼時，貝瑪拉密札正在塔瓊屍林修習密宗禁行。一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天，他騎著一頭藍色的大象，偏袒右臂，頭上打著傘蓋，在屍林裡行走；空行母華給羅珠現身虛空中給他授記道：“善男子，如果你想得到比以往更深的訣竅，就到巴森屍林去吧。”他即刻去了，在那裡見到嘉納蘇札並向他請求傳授甚深法門。為了顯現自己證悟的威力，嘉納蘇札從自己的眉間白毫放射出一束光芒，遍佈虛空，光中現出報身佛刹。貝瑪拉密札對他生起不可動搖的信心。嘉納蘇札立即給他傳了廣灌頂，貝瑪拉密札也長出了眉間白毫。嘉納蘇札還授予貝瑪拉密札前三類寧體法門的經函和訣竅。一年之後在一座寺院裡，嘉納蘇札傳了無戲灌頂，從貝瑪拉密札全身所有的毛孔中冒出蒸汽。他被授予極密類寧體法門的經函法本。在索切山頂修習了區分有寂（輪涅）前行修法六個月後，貝瑪拉密札得到了極無戲灌頂以及隨後的訣竅開示。他獲得了不共悉地，鼻尖上出現仿佛正要掉下來的“阿”字。六個月後，貝瑪拉密札得到了完整的最極無戲灌頂，並證悟了赤裸心性。他還得到了寧體法門完整的訣竅要點。隨後貝瑪拉密札與上師嘉納蘇札在一起待了十四年，以圓滿自己的寧體證悟。

之後嘉納蘇札進入涅槃，色身消融無餘。當貝瑪拉密札虔誠地祈禱時，在虛空中一片虹光中嘉納蘇札現出前臂，將一五寶嚴飾的篋子置於貝瑪拉密札掌中。從寶篋中貝瑪拉密札發現了嘉納蘇札的遺教——《四安住法》，頓時他獲得了與上師相同等的證悟。

其後二十年裡，住在竹棚裡，貝瑪拉密札擔任東天竺

## 貝瑪拉密札

嘎瑪茹巴城哈瑞巴札（獅賢）國王的國師。之後他去了西天竺的比爾雅城，作為達摩巴拉（法護）國王的福田。

之後的七年裡，他在離比爾雅城不遠的普島巴斯嘎島神秘大屍林，與數量眾多的空行母一起修持寧體法門。以不同的身相和方便修密宗禁行，他給難以計數的弟子們傳了法。他證悟了明智如量相——大圓滿脫噶四相中的第三相；其後證得了大遷轉虹身，並帶領三千人同證正等覺。隨後，以不同的化現繼續待在同一個屍林十三年。

在此屍林中，貝瑪拉密札抄寫了三份寧體法門的殊勝經函法本。他將其中一份伏藏於西天竺鄔迪亞那海中的金沙覆地的島上；將另一份伏藏於喀什米爾蘇瓦納德洲的山洞裡；最後一份則保存在普島巴斯嘎島屍林作為空行母恭敬供養的對境。

貝瑪拉密札還七次在淨相中親見極喜金剛，並直接從其得到訣竅。

彼時西藏國王赤松德贊剛在西藏樹立起佛法法幢。一位來自釀氏家族的西藏大師定增桑波給國王授記，建議他從天竺邀請密宗大師貝瑪拉密札。定增桑波可以入定七年之久，並以肉眼就能觀視四大部洲，這是一種能夠覺察諸色之相的神通。於是法王赤松德贊派遣嘎哇·華澤和卻若·魯伊嘉參兩位譯師，帶上黃金等禮物和信函來到瑟迦城的小恩札菩提國王那裡，請求道：“請從您五百位班智

達國師中派一位密宗大師來西藏。”貝瑪拉密札那時已經證得了大遷轉虹身並擔任這位國王五百國師之一。國王恩札菩提和他的班智達們同意派貝瑪拉密札去西藏。意識到去西藏的時機已經成熟，貝瑪拉密札接受了這個邀請。

由地藏大師擔任侍者，貝瑪拉密札帶上一份寧體法門的殊勝經函法本去了西藏。在他離開後，天竺有很多人做了惡夢，星相惡兆紛呈，長有花果的樹木向西藏方向彎曲，屍林空行母現嫉妒相。鑒於這些凶兆，天竺人意識到密法從他們指縫中露出去了；於是他們派懂快步法的信使給西藏人心裡製造懷疑。這些信使們在山谷隘口、城鎮十字路口張貼告示說：“兩位西藏僧人請走了一位天竺黑教巫師要去毀滅西藏。”因此當貝瑪拉密札抵達桑耶時，西藏人對他心存懷疑。當他向一尊毗盧遮那佛像頂禮時，佛像在他面前瓦解為一堆齏粉；而當他加持這堆齏粉時，佛像又復原了，比以前更金碧輝煌。西藏人慢慢地對貝瑪拉密札生起信心，他也能夠得以給他們傳法。

一天，當他正在給一眾弟子傳授經部法門時，中間休息返回經堂後，發現在他法座上有一紙條，上寫：

“聲聞乘猶如嬰兒般的佛法豈能證得佛果？

距離豈可用大烏鴉的金剛步丈量？”

經過詢問，找到了紙條的作者。當被問道他是誰時，他答覆說：“我是玉札寧波，巴果·毗盧遮那大譯師的弟

## 貝瑪拉密札

子。”那時候毗盧遮那正在藏東嘉莫絨流放。貝瑪拉密札和玉札寧波比較了他們的教證法門，發現它們同等無異。

此後十年中，貝瑪拉密札與一組譯師一起工作。與玉札寧波一起，他翻譯了大圓滿心部《後譯十三部》密續，因為毗盧遮那已經翻譯了十八部心部密續中的《前譯五部》。與涅·嘉納固瑪島一起，他翻譯了《幻化網秘密藏續》等瑪哈瑜伽部密續，以及（大圓滿）心部和界部的一些訣竅法本。他與涅·嘉納固瑪島翻譯了（大圓滿）訣竅部外、內、密三類法門的根本續和訣竅續。訣竅部極密類法門——寧體法門，只在貝瑪拉密札上師、法王赤松德贊、和釀氏之間秘密傳授（而根據協慶饒絳·久美貝瑪南嘉（1871~1926），貝瑪拉密札給五位弟子傳了極密部寧體法門：法王赤松德贊、王子穆尼贊普、釀·定增桑波、嘎哇華澤和卻若·魯依堅參），並以最嚴格地保密方式翻譯。由貝瑪拉密札帶入西藏的寧體法門被稱為《貝瑪寧體》。

貝瑪拉密札沒能找到其他弟子，堪能付囑極密類法門的經函法本，於是將藏文譯本伏藏於青普桑耶寺附近的札瑪格貢。

在西藏待了十三年之後，貝瑪拉密札動身赴漢地五臺山。因為他已經證得大遷轉虹身，只要佛陀正法尚存，他將一直住在那裡，實現自己所發之願。他允諾：每隔一百年派遣一位自己的主要化身去西藏，在佛法尚存之際，維繫和弘揚大圓滿寧體法門。當佛法消失時，貝瑪拉密札將

在菩提伽耶融入法界。

具信者認為：如果你信眼清淨，那你可以在五臺山見到他本人。有很多在五臺山見到貝瑪拉密札，並從其得到法要的事例。我小時候從我的上師嘉拉堪布仁波切聽到過許多這樣的故事，這裡是其中我還記得的一則：一位重要上師（我忘記了名字）與他的眾弟子到五臺山朝聖。一天當他們在轉繞時，他們見到一個漢人鞋匠坐在小路旁一塊岩石下。那位上師恭敬地坐在鞋匠面前，鞋匠毫不猶豫地把他正在縫製的鞋子放在那位上師的頭頂上，並讓他喝下放在自己身邊的污水。那位上師的所有弟子都感到震驚和羞辱，因為許多朝聖者在圍觀和嘲笑他們的上師。後來，弟子們從上師處得知，那位鞋匠其實就是貝瑪拉密札，他是在接受灌頂。弟子們急忙趕到那塊岩石處，但沒有發現任何人曾在那裡待過的蹤跡。除非你是成就者，否則你最多能見到貝瑪拉密札是一隻鳥、一道彩虹或普通凡夫等諸如此類。

貝瑪拉密札離開西藏去五臺山五十五年之後，釀氏在烏茹省的止貢山谷修建了夏寺。在這個寺院裡他伏藏了訣竅部前三類法門的《講授續部》經函法本，以及一些屬於口耳傳承和極密類法門的經函法本。他把口耳傳承的詞句傳給了卓·仁欽巴。最後，釀氏將自己的色身融入虹光身。

卓·仁欽巴把口耳傳承傳給了貝·羅珠旺秋，貝·羅珠旺秋再傳給乃登·當瑪龍嘉（十一世紀）。乃登還發掘出

## 貝瑪拉密札

釀氏伏藏在札益寺的經函，並將傳承付囑給傑尊·森格旺秋（十一～十二世紀）。傑尊還發掘出貝瑪拉密札伏藏於青普格貢的寧體法門經函以及貝瑪拉密札的遺教，並傳給了尚敦·札西多傑（1097～1167）。

《貝瑪寧體》從普賢王如來直至如今諸上師之間的傳承祖師的名號，請見本書前文。

## 蓮花生大士

蓮花生大士是天竺佛教史上最偉大的大成就者之一，他是藏傳佛教的始祖。他的名號為貝瑪桑巴哇（貝瑪炯涅）——蓮花生和鄔金上師。在西藏他通常被稱為咕嚕仁波切——大寶上師。寧瑪巴尊其為第二佛陀。

在講述蓮花生大士的生平前，我想先討論一些，我們在理解像蓮師這樣具有威力、秘密、神奇和證悟的生平事蹟時，可能遇到的問題。

大成就者為何能夠顯現神變以及證得虹光身呢？極喜金剛、妙吉祥友、熙日森哈、嘉納蘇札、貝瑪拉密札、蓮花生大士及其佛母與諸弟子，都是佛陀或具高度證悟有情的化現。他們的身與壽，不像凡夫那樣受到限制。諸佛化身的大成就者在世界歷史上偶爾會出現，但非常稀有。極喜金剛、妙吉祥友、熙日森哈和嘉納蘇札在此生的盡頭，將他們的化身融入法界，身後沒有留下任何肉身遺骨。因為他們證得了壽命自在，他們活了長達數世紀。由於學術造詣非凡和精進修持寧體法門，貝瑪拉密札證得了大遷轉虹身，並且現在還住於此虹光身，並將繼續住世成千上萬年。蓮花生大士雖然是阿彌陀佛（無量光佛）的化身，但他示現為一個具有威力的有情，以尋求修習密法來實現利益眾生之果。據信，蓮師仍住於大遷轉虹身中。

這些大成就者們所獲得的悉地，不僅在於他們肉身的



壽命很長，或得到了更高級的色身，而在於他們獲得了本覺佛性自生光明的覺悟之身。雖然對我們凡夫來說，是不可能如實見到虹光身的；當有可能得到利益時，我們會見到適合於我們特性的身相形色。

當我們聽到大成就者們壽長數世紀或顯現神變時，我們中大多數人充其量也就是狐疑不信。也有人閱讀大成就者傳，並喜歡他們長壽和神通莫測的故事，但他們無法相信接受他們，因為他們與讀者現在的經歷不相吻合。然而大多數古代文明和宗教都曾記錄有，諸如長壽、顯現神奇力量等超人的生命和超自然的成就，這些都是內在精神的力量和靜修的能力，而不是因為物質的能力。

今天我們目睹了物質文明的奇蹟，在古代時這些都是不會被人們相信的；但我們已經失去了或正在失去與我們內在能量的接觸聯繫。我們已經變成僅僅是外在物質世界的奴隸。因此問題不在於密宗能力是否虛幻不實，而是我們正在將自己變得對自己內在的真諦越來越陌生，就好像有人將珍寶財富藏在家裡，卻到街上乞討為生。

為什麼佛的化身也需要學習？如果想蓮花生大士這樣的大師是諸佛的化現，那為什麼他們也必須經受嚴格的修學，並且為什麼他們也會遇到障礙？這裡有兩點——

首先，諸佛的化身會嚴格依照他們所化現的身形和角色，來顯現和開展他們的事業。雖然他們是佛陀化身，如

果他們示現為社會公僕，那他們會成為提供飲食、居所、醫藥的人，或者致力於加強道德和家庭觀念等，以此方式來實現相應角色。因此，如果大成就者化現為密宗上師，他們所扮的角色則是先作為弟子學習、中間作為修士實修、最終獲得悉地成為大成就者。這就好比是你用金子打造了一把勺子，那它就起勺子的功能；如果你用金子打造了一個飾物，那它就起飾物的功能；這與金子是一種可以用作部分國庫儲備的貴重金屬沒有關係。

其次，不同的化身不是從佛的視角，而是從凡夫眾生的視角顯現的，佛是為了眾生而現化身，並為眾生服務的。通常而言，凡夫等並不具有最佳的業力與根器，可以來看見、覺知和經受最善的化身。根據他們的業力和煩惱的特性，化身的角色也將會有所限制。甚至像蓮花生大士這樣偉大的大成就者，在大多數人眼裡還是現普通凡夫的身形，或與凡夫相差無幾的身形，而不是大遷轉虹身。當蓮師在西藏時，法王赤松德贊費了一番功夫才相信他是住於虹光身。在蓮師的堅持下，法王用拳打蓮師三次，每次法王都無法觸及他的身體，而是打到他的座椅。

諸如，極喜金剛和蓮花生大士這樣的大成就者，不僅是諸佛的化身，而且是具有大成就者的功德與天賦的化身。他們具有超凡的能力和覺悟的智慧。像他們這樣的大成就者，可以根據所化弟子的業緣和根境意樂，有能力同時顯現許多化身，將許多身形合而為一，讓相剋的要素（例如水與

火)示現相容。由於彼時彼處有許多業緣成熟的人，因此那些神奇的化現是可能的。

為什麼許多大成就者的生平有不同的版本？尤其是蓮花生大士的傳記，它是精神世界的任何歷史上可能出現的最神奇的生平事蹟之一，因此也具有很大數量的變體。有不同的版本，並不意味著一種敘述為真而其他為假。大成就們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對不同的人顯現了不同的生平事蹟，目的是為了他們以最恰當、合適的方式得到度化。在很多時候，對同一個瞬間的同一個化身，不同的人所見不同。這是由於大成就者們證悟的妙力，他們對諸相虛幻的身形、時間、空間獲得了究竟自在。正是這點使得圓滿成就的大師具有非凡的能力，並成為有智慧、心胸開闊和虔誠的人們的加持和利益的大源泉。而且，佛陀在我等凡夫面前化現的全部理由，是因為我等各形各色眾生的特性和需求，而不是因為化身們的概念、情緒和行為的業力與串習。

在蓮師的法嗣們——諸大智者和大掘藏師所寫所開啟的，為數眾多的蓮花生大士傳記中，有許多是像我這樣的普通凡夫可以理解的；依靠這些資料來源，以下是蓮師生平的簡要敘述。

在釋迦佛陀涅槃後八年（一說十二年），在諸多神奇的徵相中，一位身具吉祥相好的阿彌陀佛化身，不是從女人胎生，而是在鄔迪亞那國西北隅的達那郭夏海（乳汁海）

上一朵蓮花中化生。

彼時，在鄔迪亞那有位慷慨樂施的恩札菩提國王。他經年累月為貧苦大眾布施財物資具，直到他的國庫空空如也。這時他已無物可施，並且眼睛也失明了。他沒有子女可以繼承王位，照顧他的臣民。然而他布施民眾所需的勇氣和熱情不減，並不顧眾多大臣的反對，他親自和忠實的大臣克瑞師那達島和一大群水手，越洋航海尋找如意寶。得到如意寶後返回時，由於如意寶的力量國王的眼睛復明了，國王和大臣看見一個異常漂亮的八歲大小的孩子，坐在達那郭夏海中一朵盛開的蓮花上。感到很震驚，國王問孩子：“你的父母是誰？你的傳承是什麼？你的名字是什麼？你吃的食物是什麼？你在這裡幹什麼？”孩子以悅耳的聲音唱了以下偈子作答覆：

“我的父親是本覺普賢王如來，  
我的母親是法界普賢王佛母，  
我的傳承是明智與法界的雙運，  
我的名字是具德蓮花生（貝瑪桑巴哇），  
我的國度是無生法界，  
我以能所二元分別念為食，  
我的角色是要成辦諸佛的事業。”

當他們聽到這些語句，每個人從心底頓時生起信心和喜悅。國王收養了這個孩子，並將他帶回宮殿，並加冕其為

## 蓮花生大士

王子。這時的咕嚕仁波切，被稱為貝瑪桑巴哇（或貝瑪噶）——蓮花生。

國王及其臣民又一次享有大繁榮興盛。國王給他國家裡的貧苦者慷慨灑布禮物，國中充滿了歡樂與祥和。年輕的王子學習了很多科目，並在文學、武技上都獨佔鰲頭。其後他娶空行母持光女為妃，並依佛法治理國家。這時他被稱為——頂髻王。

蓮花生大士知道，作為國王治理國家，他無法完成利他解脫的真正事業。他向父王請求讓自己退位，但未獲允准。於是他找到一個出離之方便。他以神通力預知邪惡大臣嘎瑪達之子，由於前世造的業此生壽命將盡，因此當他們在一起玩耍時，蓮花生大士讓他手中的三尖天杖落下，砸死了大臣之子。老國王傷心地依照嚴厲的王法，將他流放到屍林。臨別前，蓮師向他的父王母后唱道：

“雖然父母的慈愛很稀有，  
但您們父母照顧我加冕於我。  
因為他過去的業債，大臣之子被我殺死。  
雖然我被放逐，  
我也無懼，因為我對任何人都沒有貪心。  
哪怕我被處死，  
我也無懼，因為生死對我平等無異。  
我被流放這很好，因為王法神聖不可犯。”

父母大人，請您們好好活著。

因為我們的業緣，我們將後會有期。”

蓮花生大士被流放到施達瓦那屍林，在那裡他修習密宗禁行，並見到了諸寂靜本尊。之後，他去了歡喜墳屍林，並從魔羅吉達（降服魔軍）空行母得到密宗灌頂；他去了索薩洲屍林，並得到香達曷西達（寂護）空行母的加持。統領著諸多空行母，他在各處屍林享受密行。這時他被稱為——香達曷西達（寂護）。

他去了達那郭夏洲，用空行母之表示語言與她們說話，並降伏眾空行母。在巴茹夏嘎瓦那屍林修密宗禁行時，他在淨相中親見了金剛亥母並得到加持；他以覺者之神通，調伏了海裡的龍和天空中的星曜辰宿；諸多智慧勇士和智慧空行賜予了他悉地。這時他被稱為——多傑札波嚓（金剛威猛力）。

他前往金剛座（今之菩提伽耶），在那裡示現了種種神通，承認他是自然證悟的佛陀。心裡懷著各種目的，他去了薩霍爾國，由札巴哈德大師剃度出家為僧。這時他被稱為釋迦森給（釋迦獅子）。

他接受了瑜伽續部法門共十八遍，在淨相中親見了瑜伽部的所有本尊。他從外現比丘尼相，實為智慧空行母的阿難陀接受灌頂，她將蓮師變為一個“吽”字吞入腹內。在她身內蓮師得到外、內、密的全部灌頂，之後她將他從密輪生出。

在德切澤巴佛塔，他從妙吉祥友、龍樹、吽嘎曷、貝瑪拉密札、札巴哈德、達那桑智達、絨布咕嘿雅和寂藏等八大持明得到八部壇城的灌頂和訣竅。他從佛密處得到了《秘密藏續》，從妙吉祥友得到了大圓滿，特別是其中的寧體法門。在楚舉噤屍林，他遇到熙日森哈並隨學了訣竅部密續和《空行寧體》，共二十五年。甚至不經相關的觀修，他就能親見諸多本尊。他證得了異熟持明果位。這時他被稱為——洛登卻瑟（愛慧）。

在佛教顯宗裡面，證悟的階次被分為五道與十地，這些是直至成佛為止的階梯。密宗傳承中，這些階次以不同的方式劃分。大多數寧瑪續部經函是講四種持明的成就果位。

異熟持明是四種持明中的第一種。異熟持明者有三個特徵：他的意已經圓滿成熟為本尊、但粗大肉身的異熟果報尚未放棄、從這個肉身分離（死亡）後，他將立即證得大手印持明——第三種持明果位（後文將對此作討論）。

他去了薩霍爾國，遇到了國王的女兒曼達曷哇公主；她已出家為尼，正在離群索居地修習佛法。由於蓮師和公主之間關係的密意被誤解，國王下令將他架到巨大的柴堆活活燒死；他把烈火變成了湖，把木柴變成了蓮花。第二天，人們見到蓮花生大士端坐在湖中蓮花之上。這個湖據信，就是現在北印度喜馬察普曷德希省曼底地區的熱瓦薩湖。為了贖罪，薩霍爾國王將自己的王冠、王袍、靴子以

及整個王國供養給蓮師，並把曼達曷哇公主供養蓮師作佛母。蓮花生大士給國王和臣民傳了法，許多人獲得了悉地。（很多蓮師像穿戴著薩霍爾國王供養他的蓮花帽、錦緞大氅、和靴子，以象徵其精神證悟的力量。）

之後，他和曼達曷哇去了尼泊爾的魔羅底嘎山洞，他們在三個月內修持長壽儀軌。無量壽佛現身在他們面前給予他們長壽灌頂，由此他們與無量壽佛無二無別。他們證得了壽命自在持明。獲得這第二種持明果位後，不僅行者的意圓滿為本尊，乃至其粗大色身亦已圓滿。此成就具有斷除四漏（Zag Pa）的功德。這四漏是邪見煩惱、沒有自在或選擇地失去身命（死亡）、對色身諸要素（健康）無法自在協調以及無法自在選擇而是隨業力牽引受生轉世。第一和第二種持明果位相當於顯宗五道裡的第三道“見道”和十地中的“初地”，獲此成就的行者斷除了煩惱障——二障中的第一種障（另一種是所知障）。

隨後和曼達曷哇一起，他返回鄔迪亞那國。當他們沿路化緣時，他被認出是殺死大臣之子的兇手。由於他公然違抗流放的判決，人們將蓮師與佛母投入熊熊大火中。但和以前一樣，第二天人們發現他們安然端坐於湖中蓮花上，頸上掛著骨鬘以作莊嚴。這時他被稱為——貝瑪陀准噶（蓮花顛鬘力）。

和佛母一起，蓮師在鄔迪亞那擔任國師十三年，並傳了《佛語總匯法海》的灌頂和訣竅。國王和許多幸運的臣民



## 蓮花生大士

獲得了殊勝悉地並證得虹身。這時他被稱為——貝瑪迦（蓮花王）。

蓮花生大士化現為具證比丘因札瑟那，與他的一個沙彌弟子一起，將阿育王引入佛法之門。這位印度歷史上最偉大的國王，將佛陀的法門弘傳至天竺以外。

有些反佛之輩給蓮花生大士下毒，但他沒有受到傷害。有人把他扔入恆河，但他逆流而上而不是順水而下。這時他被稱為——祁宇喀登（年輕具力大鵬金翅鳥）。

在包括咕拉佐在內的諸多屍林，他給空行母們傳授密續法門；他迫使大力鬼神獻上命咒，並敕封他們為護法神。這時他被稱為——蘇日雅曷師米（日光）。

在菩提伽耶，他在辯論中擊敗了五百邪見外道。當外道們企圖用咒術來制服他時，他依靠魔羅吉達空行母（即獅面空行母）咒的威力，遮止了外道咒術。由於外道導師被鎮壓，他使得外道追隨者們屈服並轉入佛門。這時他被稱為——森給那達（獅子吼）。

其後在揚列秀（今尼泊爾之帕坪），與尼泊爾國王善持的女兒——釋迦德維佛母一起，他修持了揚達（吉祥嘿汝嘎、真實意）本尊的儀軌。彼時，由於大力鬼神來作障礙，當地三年沒有下雨，疾病流行和饑荒遍野。蓮師讓人從天竺取來金剛橛的經函法本。當兩馱經函抵達後，折磨該地的災荒被平息。因此有這麼一種說法：“揚達（真實

#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意)富含悉地，猶如商主。但金剛橛是必要的護駕，猶如保鏢。”蓮師和佛母都獲得了大手印持明果位。這樣的成就者，其身體就是本尊之身形；為了利益有情，它會顯現不同的化現形色。預知能力等諸神通力，比壽命自在持明者更清晰、純淨和穩固，與受用身的功德相類似（但不等同）。這等同於共同乘佛教顯宗所說的十地中直至第九地，以及五道裡的“修道”的證悟。

在索薩洲屍林，已經是具有高度證悟的密宗大師的蓮花生大士，從熙日森哈得到三部大圓滿密續，以及《空行寧體》的傳承和講授。他依之修習了三年，證得了大遷轉虹身。

具最高證量的大圓滿禪師，將諸現有消融於真如自性，並將他們的意與本來清淨的究竟覺性融為一體。如果他們願意，他們可以將色身消融於或轉變為本來清淨。有兩大類成就：虹身和大遷轉虹身。圓滿了“徹卻（立斷）”禪修的行者在圓寂時（圓寂後數天裡），他們的色身會消融不見。他們不會留下粗大色身的肉、骨、皮膚等，而只有二十個指（趾）甲和毛髮。雖然，這是色身的分解，而不是將色身轉變為光蘊身，但這被稱為虹身；因為在分解過程中，在法體和住處周圍，總是有如彩虹般色彩斑斕的光幕、光環、光圈。圓滿了“脫噶（頓超）”禪修的行者，他們將色身轉變為微妙的光蘊身，並且在利益凡夫眾生的應化因緣未盡之前，一直住於其中。對這樣的人而言，不僅其色身，而且所

## 蓮花生大士

有諸相都已經轉變為微妙光明的形色與自性。然而，凡夫眾生不會如實地見到其光蘊身，而是什麼都看不見，或者只見到凡夫身相，就如前面貝瑪拉密札一章所述。還有許多偉大的大圓滿大成就者在身後留下舍利、佛像、咒字等等，留給弟子們作為祈禱供養的對境。

蓮花生大士的足跡遍佈天竺以及其他許多國家、剎土，以他的神通力和覺悟之法門利益眾生。他甚至還曾到過象雄，化現為達比舍札（'Od Kyi Khyeu沃吉秋），傳授了《大圓滿耳傳》——如今苯教大圓滿主要法門之一，引導很多有情證得了密意和虹光身。

## 蓮花生大士西藏之行

西元九世紀，西藏秋嘉王朝第三十七位贊普（國王）——法王赤松德贊，從天竺邀請堪布寂護入藏，以樹立聖教法幢。

依說一切有部戒律出家的寂護，是大乘佛法中觀自續派赫赫有名的學者和擁護者之一。他的著作包括：著名的關於中觀哲理的《中觀莊嚴論》和關於因明的《攝真實論》。在他抵達西藏後，在六個月裡他傳講十善法和十二緣起，並為桑耶寺奠基。這些惹惱了擔任苯教護法的西藏當地的鬼神，苯教是西藏土生土長的，類似薩滿教的一種以殺牲祭祀鬼神的宗教。結果出現了洪水沖走龐塘宮、雷殛紅山宮（布達拉宮的前身）事件，以及瘟疫、饑荒、乾旱和冰雹等災害。修建桑耶寺白天做的工，當天晚上就被敵對的鬼神勢力拆毀。反佛的大臣們開始反對法王赤松德贊，要求他將寂護驅逐出西藏。於是寂護對法王說：“你必須迎請蓮花生大士，他是世上最威猛的大成就者。請他來藏將不會有困難，因為我們前世曾共同發過願。”之後，他暫時離開西藏去了尼泊爾。

法王派遣了七名使者，由那南·多傑杜炯帶隊去迎請蓮花生大士。蓮師以神通預知到使者們要來，並來到芒域貢塘見他們。他接受了他們的邀請，但讓他們自己先返回，他自己隨後就來。蓮師將法王供養他的金塊散落一地，說道：

## 蓮花生大士西藏之行

“如果我需要金子的話，那所有的對境對我來說都是金子。”他抓了一把沙子給使者們，沙子都變成了金子。

金虎年（810），蓮花生大士來到西藏。這時他已經有一千多歲了。他以精神證悟的神通力，遍遊了西藏三大區域：上部（西部）的阿里、中部的衛藏和下部（東部）的多康。在西藏很多地方顯現神變，他命令西藏的大力非人鬼神起誓，保護佛法及其追隨者。這些鬼神包括了十二地母（立誓永遠保佑藏土的十二尊主要地祇女神：遐邇名揚地母、葉岩孚佑地母、普賢地母、魔後地母等為四魔女神；獨具支眼地母、賢德明妃地母、剛烈尊勝地母、白衣龍後地母等為四藥叉女神；藏土孚佑地母、太一濟世地母、麗質冰心地母、翠聰綠炬地母等為四女醫神）、十二護母、二十一優婆塞等。

法王赤松德贊在札瑪翁布苑迎接蓮花生大士。當蓮師開光加持札瑪均桑寺時，諸佛像走出走進，並享用供養的飲食，就彷彿是活生生的人。其後，他來到嘿波日山頂，在虛空中跳起威猛的金剛舞，將西藏所有的鬼神招致麾下聽命，對他們唱了首《折服所有傲慢眾生之歌》：

**“喂！天人和鬼神，來修建寺院！**

**懷著謙遜和遵從，聚到一起來幹活！**

**快來實現赤松德贊的願望！”**

以後在鬼神的協助下，桑耶寺（不可思議寺）無有障

#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礙地建成了。以天竺歐丹達布日寺（飛行寺）為藍本，桑耶寺根據天竺傳統的宇宙觀設計修建。在中央的主寺有三層，象徵著須彌山。代表化身剎土的底層是天竺建築風格；代表報身剎土的中層是漢地建築風格；代表法身剎土的頂層是西藏建築風格。在主寺的東南西北四方建有四座較大的寺院，代表四大部洲；八座較小的寺院建在這四座寺院中間，代表八小部洲。東西有兩座寺院代表日和月；四角建有四座大佛塔；沐浴更衣等居室也另有安排。所有這些建築都被一座高大的圍牆，和一〇八座小佛塔所圍繞；圍牆外是由三位王妃所建的三座較大寺院。在五年內，桑耶寺群所有建築圓滿竣工。蓮花生大士和堪布寂護舉行了開光加持典禮，出現了許多吉祥和神奇的徵相。佛殿中的佛菩薩像像活人一般走出來又走進去；萬里晴空降下花雨；可以聽到悅耳的天樂（以後還時常可聞）；虹光和虹幕遍佈十方。震驚的人們心生稀有和信心，所有人都享受著飲食和歡娛。蓮師和寂護——假為人身的真實佛陀，就在各行各業人們眾目睽睽之前。聖教之光在西藏樹立，源遠流長，一切都充滿喜悅和祥和。

桑耶寺成為禪修、禮拜、傳法、研習、著作和翻譯的重要場所。桑耶寺是一所大圖書館、大博物館和寶庫，收藏了西藏和來自天竺、漢地、尼泊爾和中亞的各種佛教經函、聖物和無價寶藏。正是在桑耶寺的法座上，偉大的上師們宣演佛法，幸運的弟子們成為大智者和大成就者，天竺和藏地的智者們把佛經翻譯成藏文。

由於法王赤松德贊、堪布寂護、蓮花生大士、貝瑪拉密札大師，以及其他天竺和西藏智者的恩德，佛法牢固地植根於西藏。智者們同時教授經部和續部，藏人中湧現出許多大智者和大成就者。西藏的許多大譯師，例如毗盧遮那、嘎哇·華澤、卻若·魯伊嘉參、尚·益西德等，在偉大的天竺智者例如貝瑪拉密札、寂護、蓮師和蓮花戒等的指導下，把很多經、續翻譯成藏文。

堪布寂護依照說一切有部傳承，為七位年輕的藏人剃度成為比丘，來觀察決定西藏人能否過出家生活。他們被稱為“預試七人”。鑒於他們能夠持守出家戒律，成百上千的其他藏人追隨他們，逐漸形成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出家僧團之一。除了寧瑪巴以外，許多格魯巴比丘也是依照由堪布寂護傳入西藏的說一切有部傳承受近圓戒的。

蓮師給王臣傳了諸多法門、灌頂和密續的付囑，特別是他從天竺八大持明處得到的八大法行儀軌。在眾多接受灌頂的弟子中，有八位分別成為這八個儀軌著名的成就主。

這期間形成了兩種僧團：穿絳紅色袈裟的出家比丘們，他們獨身禁慾，住在寺院裡；穿白色袈裟蓄長髮的在家密咒師們，他們住在廟裡或者村莊裡。白衣僧團的引入，把佛法的利益帶進每家每戶、男女老少，因此佛法在最基層得以弘揚和維繫。相比之下，藏傳佛教後弘期的其他宗派，更著重於寺院裡諸出家人的修學，以此來保持聖

教的純潔。

蓮花生大士及其佛母益西措嘉以神通力遍遊西藏，為未來的藏人等的安樂和智慧不知疲厭地忙碌。他們修持儀軌，賜予加持，並留下身、手和足的印痕。他們埋藏了許多伏藏。他們到過並加持過的最著名的聖地有阿里地區的二十座雪岩山（Gangs Brag）、衛藏的二十一個修處（sGrub gNas）、多康的二十五個朝聖地（gNas Ch'en），以及三個（一說四個）主要的隱秘之洲（sBas Yul rGyal Mo）、五個溝壑（Lung lNga）與三個山谷（lJongs gSum）。

在十三個名為達倉（虎穴）的不同地方，諸如門喀乃仁和森格宗（在今日之不丹），蓮師化現忿怒相將所有或高或低的非人眾生制服聽命。這時他被稱為——多傑卓洛（怖畏金剛）。

蓮花生大士在他的西藏之行中實現了三大目標。首先，如前所討論的，通過顯現精神證悟的威力，他降伏了反對在西藏樹立佛教法幢的人與非人勢力；其次，他將總的佛法，尤其是密宗法門的傳承和加持，傳給了他的許多西藏弟子以及他們的追隨者；第三，為了防止甚深法門和聖物產生混淆、耗減和失傳，以及為了保持它們對未來的弟子們具有新鮮的加持力，蓮花生大士和益西措嘉將它們埋成伏藏。因為有蓮師的伏藏傳承，他的追隨者們至今仍得到他具有新鮮加持力的適時的法門和授記。由於通靈的力量、精靈的力量、淨相以及精神力量，在這個世界上存在著許多神秘的發



現，但蓮師的伏藏傳統在開啟過程和實質上是完全獨一無二的。摘引第三世多珠千的解釋，我想在此略述一二。

蓮花生大士在給他諸具證弟子傳授密宗法門的同時，也將許多法門埋成伏藏。它是通過蓮師證悟的妙力，把法門和密宗悉地，埋藏於具證弟子清淨自性本覺的心相續中，並發願祈禱，這個伏藏將在適當的時候為了利益眾生而開啟。通過這種被稱為心意付囑傳承（gTad rGya）的方式，該法門的開啟便成為了可能。

此後當某特定法門利益眾生的時候到來時，蓮師的具證弟子們之轉世化身將發掘出這個伏藏——在他們過去的某一世中，蓮師曾給他們傳授此法門，並將其埋藏於他們的相續中。

伏藏法有六種傳承方式：（1）如來密意傳、（2）持明表示傳、（3）補特迦羅耳傳、（4）發願灌頂傳或心意付囑傳、（5）教授授記傳、（6）空行付囑傳。

根據發掘的方式不同，伏藏有兩大類。第一類是地伏藏（Sa gTer）。地伏藏在發掘時會包含有一些世間之物，例如寫在被稱為“黃卷”（Shog Ser）的紙上的伏藏標題（brDa Yig）。然而伏藏標題僅僅是開啟伏藏的鑰匙；它既不是真正的伏藏法，也不是悉地的傳承——這只會來自於掘藏師的意。當掘藏師開啟了伏藏標題，他專注於此伏藏標題，或以自己的赤裸明智與之融合，由此喚醒伏藏在自己相續中的蓮師金剛語明智力傳承。專注於伏藏標題，使他

能夠解碼伏藏文字；而解碼則反過來喚醒被伏藏的法門和悉地的傳承自身。除了伏藏標題外，還有從岩石、湖、地裡、或虛空中發掘出來的成千上萬的完整經函、藥物、佛像、法器等伏藏物（gTer rDzas）。

第二類是意伏藏（dGongs gTer）。意伏藏的埋藏、傳承和發掘方式與地伏藏相類似，但意伏藏不依賴於任何外在的或世間的所依（例如黃卷）作為開啟的鑰匙。在很多意伏藏的公案中，在境相中看到、聽到表示詞句或聲音導致了伏藏的開啟，但通常開啟意伏藏不需依靠外緣，也無需世間之物作為開啟伏藏的方便。當因緣時機成熟時，掘藏師通過自然從自己明智界中喚醒心意付囑傳承而開啟意伏藏。

還有第三種神秘發掘出法門的重要方式，被稱為“淨相”（Dag sNang）。淨相法門不是伏藏，它們僅僅是在境相中由佛菩薩、本尊和上師傳授的法門。然而也存在這樣的公案，即伏藏法門在淨相中被開啟並被標明為淨相法；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它們事實上是伏藏法門，而不是一般的淨相發現。

就寧體法門而言，蓮師在止貢山谷卓朵地方的底卓寺，將十七續和包括《空行寧體》在內的大圓滿訣竅部《龍薩續》，秘密傳予益西措嘉。後來在桑耶附近的青普，當法王赤松德贊的女兒八歲大的貝瑪薩公主去世時，蓮師以神通將她的心識鉤回她的身體。當她復活時，蓮師把《空行寧體》的傳承和訣竅付囑給她，並授命她為法嗣，隨後她去世了。

# 蓮花生大士西藏之行

蓮師對益西措嘉指示道：“現在是《貝瑪寧體》利益寧體學人的時候；但當《貝瑪寧體》衰落時，《空行寧體》將利益眾生。因此，請把《空行寧體》埋成伏藏。”蓮花生大士對法王說：

“唉瑪吽！大國王，請聽我言：

世間之事無有實義。

不要在無窮無盡的痛苦輪迴中頭出頭沒，

而應確保能夠獲得法身這個永遠統治的國王。

證悟對境的精髓——無生法界；

詩在住處的精髓——林中獨居；

尋找隱修處的精髓——明空無二的究竟自性；

休息於房屋的精髓——心的本來面目；

建立起廚房的精髓——正知正念；

開發寶藏的精髓——勝俗二菩提心；

擁有財富的精髓——福慧二資糧；

行於福德的精髓——十善業；

具有父性的精髓——對眾生生起悲心；

保持母性的精髓——自性空；

持有孩童的精髓——生圓次第無二雙運；

禪修配偶的精髓——明、樂和無念；

瞻視朋友的精髓——善逝的法門；

持守壇城的精髓——無改的明光；

遵從法門的精髓——自淨其意；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直視見的精髓——不變的明空；  
住於修的精髓——法爾如是的心性；  
行的精髓是——拆除二元幻相；  
證得果的精髓——無勤自生大圓滿。  
其後你將於此生與來世永安樂，  
並將速證菩提果。”

遵從蓮師的指示，益西措嘉把訣竅部的密續和訣竅伏藏於不丹苯塘的森格札，把古薩里派教言（《空行寧體》）伏藏於達波當聶的札摩札。數世紀後，貝瑪薩公主的轉世貝瑪勒遮嚓（1291～1319？）取出了埋藏在札摩札的《空行寧體》伏藏；貝瑪勒遮嚓的下一生轉世龍欽饒絳，以講和著將寧體法門弘揚光大。

在桑耶主寺的二樓大殿裡，蓮花生大士把《龍欽寧體》法門及其心意付囑傳承，傳給了法王赤松德贊、康卓益西措嘉和毗盧遮那。他給予了授記灌頂，說此法門將由法王赤松德贊和貝瑪拉密札的雙入化身吉美林巴開啟。

法王赤松德贊在六十九歲時去世；王子穆尼贊普繼承了王位，但他只在位了一年零七（也有說六）個月便去世了；他的弟弟王子穆赤贊普繼承了王位。

木猴（864）年，在西藏待了五十五年零六個月之後，沒有再聽從國王穆赤贊普及其臣民的請求，蓮師與國王和一大隊隨從去了芒域的貢塘隘口，準備離開西藏去他的化身剎

土桑東巴瑞（銅色吉祥山）。在貢塘隘口，國王悲哀地唱道：

“赤松瀟贊已經去了天國，  
鄔金上師也要去他的刹土，  
穆赤被獨自留在了西藏。  
父王的壽命太短了，  
上師的慈愛太有限了，  
我的福德太微薄了。  
如今正法叢林的清規已衰落，  
西藏臣民的歡樂已枯竭，  
當上師和父王還在世時，  
為什麼我沒有先去世？！”

安慰國王和臣民，蓮師說道：

“年輕時就要修習佛法，  
否則老了很難掌握法義。  
哎！國王和臣民們，生命是短暫的。  
當你生起不善念，觀察能生之心，  
不加分別自然而休息。  
哎！國王和臣民們，生起決定見很關鍵……  
如果缺乏悲心，那麼佛法修習之根已腐敗。  
再三反覆死亡輪迴之過患。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哎！國王和臣民們，修習正法不要再拖選，  
虔信的人們自己努力實現自願望。  
把佛法留給他人修習實在不應理……  
在死亡之前就嚐到正法之滋味，  
否則依賴死後的（超度）儀式已遲了……  
對具信的人們，蓮花生並沒有離開去別處。  
何者向吾祈禱我便就在其家門口……  
如今蓮花生不再留在西藏而要去羅剎國，  
猶如鳥兒從樹頂飛走。”

從虛空中五彩祥雲中飛來一匹嚴飾俊美的天馬，蓮師騎上天馬，升入虛空，在悅耳的音樂和讚歌中，與益西措嘉和如海天大眾向西飛去。蓮師及其隨行越飛越遠，他們的身影越來越小，音樂之聲也不復可聞。最後，在王臣們的頭頂上方，只留下西藏寂靜、晴朗和空空如也的藍天。然而，不同的人對蓮師的離開看到不同的景象：有人見到他騎著獅子；而另一些人則看到他騎著日光離開的。

隨後蓮花生大士和益西措嘉降落在噶瓦絨聖山洞。在傳予更多的法要和授記後，他在虹光中升上天空。與他的佛母離別，蓮師飛走前慈愛地對她說了以下話語：

“吉瑪，益西措嘉，請諦聽！  
蓮花生要去大樂洲，  
我住於法身無死本尊中，

## 蓮花大士西藏之行

這與凡夫（死亡）身心分離沒有絲毫共同處……

修持諸法門的精華上師瑜伽法，

在你頭頂上方兩尺處，蓮座月輪上，虹光圍繞中，

觀想衆生的上師蓮花生……

當觀想清晰後，從其得到灌頂並修持之……

持誦（諸祈禱中的）心精華之蓮師悉地咒，

至心發願祈禱證悟上師之意。

無勤禪修大圓滿之精髓，

更無他法勝於此。

蓮花生的大慈沒有生與滅（而總是在那裡），

（乃至我已經離開了，）我對西藏的大悲光明聯結

也不會中止。

對向我祈禱的我等孩子們，我一直就在他們面前。

對具有信心的人們，他們與我之間並沒有間隔。”

據信，蓮花生大士如今仍在凡夫看不見的化身剎土——桑東巴瑞，住於任運持明之果位。任運持明者，獲得了四種持明中的第四種也是最高的果位，他們可以在剎那間證得圓滿正覺的佛果。此種持明的證悟和事業與佛陀的相似，持明者的身形與受用身相似。這種成就相當與共同乘佛教（顯宗）裡的十地中的“第十地”，和五道中的第四道“修道”。並且，第三種大手印持明和第四種任運持明果位的證悟者，斷除了所知障及其餘習。因此蓮花生大士之意即佛陀，但顯現為大成就者之相；他正以大遷轉虹身住於

最高的持明果位中，而並沒有融入法界。

只要還能利益眾生，蓮師將繼續住於他的化身剎土，因為他化現為大成就者，並已經證得無死金剛身和大遷轉虹身悉地。

在蓮師數量眾多的西藏弟子中，上首的有藏王和二十五位臣民、在耶爾巴證得虹身的八十成就者、楚沃神山一〇八位大修士、札山谷揚宗的三十位大密咒士、雅礮山谷協札的五十五位成就者、二十五位空行母和七位瑜伽士。

蓮師在西藏有許多具有高度證悟的女弟子：卓家族的迪桑，憑藉其精神證悟可以在虛空中飛；瑪果家族的仁欽措，可以把她的衣袍掛在太陽光線上；沃切家族的嘎嘉巴親，見了諸本尊；卻若家族的強秋，從她身上同時現出水與火兩種相剋之物；喀欽家族的康卓益西措嘉，在她身上不同的部位示現有諸多佛陀；辛家族的拉嘎瑪，上天入地無有障礙；殊家族的喜饒帕瑪，憶持了廣大的佛教法門；巴家族的拉嫫揚，通過她圓滿的等持力實現了人們的諸多願望；協嘎家族的多傑措，站在一根竹手杖上渡過雅魯藏布江。



## 蓮師的五位主要佛母

### 西藏的益西措嘉

益西措嘉是金剛亥母的肉身示現，也是度母和布達洛遮那佛母（五方佛裡東方金剛薩埵不動佛的佛母的化身）。在諸多神奇的徵相中，她出生於札達地方的喀欽部族。她的父親是南喀益西，他是前藏重要省分喀欽的國王；她母親是格哇苯。在她出生時，屋子旁邊突然出現一個湖，它被稱為措嘉拉措——措嘉的魂湖。如今在那裡還有一個池塘，是此湖的遺跡所在。她小時候就在家旁邊的岩石上留下足印，至今仍可見到。

起初，她成為藏王赤松德贊的王妃之一；後來，藏王把她作為接受灌頂的曼札供養給蓮花生大士，於是他便成為蓮師的佛母。當她從蓮師接受灌頂時，她的花瓣落在金剛橛壇城上。通過修持金剛橛儀軌，她親見了本尊金剛橛並得到悉地。

益西措嘉讓很多在戰爭中死亡的人起死回生。在尼泊爾她讓一個死去的男孩子復活，男孩的家人出於感激饋贈了她不少黃金；她隨後用這些黃金贖出了阿闍黎薩勒——根據授記，他是她修習密行的所依。

他得到了蓮師在西藏傳授的幾乎所有的法門，經過修習她證得了最高成就。她與蓮師一起以神通力遍遊西藏，

##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在成百上千個處所禪修，加持它們成為修行聖地。由於她證得了不忘總持之悉地，她能夠憶持蓮師在西藏所傳的不可思議無量無邊的法門。並在蓮師的指命下，她在許多地方將諸法門埋成伏藏，以利益未來的修行者。特別是在止貢山谷裡卓都的底卓，他得到了大圓滿極密法門《空行寧體》，後來將它們埋成伏藏。

在蓮花生大士離開西藏後，益西措嘉還在西藏待了許多年，在不同的地方重埋了伏藏。最後，從尚匝布聾，她與嘎拉悉地和札西其准一起，不捨肉身直接從虛空中飛往蓮師的化身剎土桑東巴瑞。

蓮師的弟子們把益西措嘉視為他們以及廣大藏人的，具有無比恩寵和慈愛的母親。

### 薩霍爾的曼達曷哇

達維師瓦日佛母（五方佛剎中央毗盧遮那佛的佛母）的化身曼達曷哇，在諸神奇徵相中，誕生於薩霍爾國曷那普日宮。大多數學者認同薩霍爾就是如今北印度喜瑪察·普曷德西省的曼底地區。她父親是國王聖典持，母親是郝吉。

她的名聲和美貌吸引了很多國家的國王，他們紛紛派遣代表大臣來求親，甚至不惜以動武相威脅。她被這些事折騰地悶悶不樂。對世俗生活她具有強烈的厭離心；結果，她以九牛不回之勢，捨家棄俗出家為尼。

## 蓮師的五位主要佛母

蓮花生大士以神通預知了與曼達島哇見面的時機到了。他來到曼達島哇以及五百侍女居住修習的尼院，並給她們傳了法。有人借機向國王進讒言，國王下令把蓮師投入一大堆木柴中燒死，把曼達島哇投入佈滿荊棘的坑裡。蓮師以其證悟的妙力把大火變成湖；人們發現蓮師端坐在湖中央的蓮花上。此湖據信就是曼底地區的熱瓦薩湖，至今仍是著名的朝聖之地。隨後國王以及大臣們心懷強烈的懺悔與剛生起的信心，請求蓮師寬恕他們的惡行，並把整個王國與曼達島哇公主供養給他。

在薩霍爾國，蓮師傳了密宗法門，包括國王、公主、諸臣民等在內的許多人證得了持明果位。曼達島哇成為了蓮師的佛母。他們倆獨自去了尼泊爾的魔羅底嘎山洞（據認為是如今薩嘎瑪他的海萊西山洞）觀修無量壽佛。他們親見了本尊無量壽佛，並證得壽命自在持明之悉地。

曼達島哇將其一生奉獻給了在印度的利他事業，而蓮師後來去了西藏。曼達島哇以神通力曾到過西藏兩次；如今她住於金剛光蘊身。

### 尼泊爾的釋迦德維

釋迦德維是瑪瑪姬佛母（五方佛剎南方寶生佛的佛母）的化身。他的父親是尼泊爾國王善持；但她母親在生下她後就去世了，她與她母親的屍體被拋棄在屍林裡。非常神奇地，她由猴子們養大成人，身具空行母的吉祥體徵。

後來她遇到蓮花生大士並從其得到法要。蓮師依止她在揚列秀（如今加德滿都山谷的帕坪）修持了揚達（吉祥嘿汝嘎）九本尊。蓮師獲得了大手印持明之悉地，而釋迦德維獲得了瑪瑪姬佛母之悉地。在她此生的最後，她證得了金剛光蘊身。

依止釋迦德維佛母，蓮花生大士顯現了諸多身相來成滿信眾的所願，總共有二十個不同的名號，來表示他顯現的不同的神變。是她最早鼓勵蓮師把法門埋成伏藏，因此我等蓮師的追隨者，應對她格外感激。

### 天竺的嘎拉悉地

班達曷哇斯尼佛母（五方佛剎西方阿彌陀佛的佛母）的化身嘎拉悉地，誕生在天竺阿圖千省一個織布工家庭，具足空行母的徵相。他出生後母親就去世了，而她與她母親的屍體被拋棄在屍林裡。把自己變成老虎正在樹林中修法的曼達曷哇發現了這個棄嬰，便將她養大。

嘎拉悉地長大成人後，蓮師知道她能夠成為自己的弟子。蓮師化身為潘得拉（Phan bDe'i Lha）上師，給她傳了灌頂和法要。隨後在札瓦欽樹林，他們一起修持方便道。

後來嘎拉悉地加持阿圖千省一位農夫之子，使其成為天竺最著名的密宗大師之一的吽嘎曷。在她此生的最後，她證得了樂空雙運身，並且不捨肉身直接去了桑東巴瑞。

## 門地的札西其准

三昧耶多羅佛母（五方佛剎北方不空成就佛的佛母）的化身札西其准誕生於門地噶沃克。門地是在西藏以南的喜瑪拉雅山區，與印度（包括錫金）和不丹接壤。她從小就對佛法生起信心。後來在夢中得到一空行母的授記鼓勵，她來到西藏南部的洛札。在那裡她遇到了益西措嘉，並從其得到灌頂和法要。後來她遇到蓮花生大士，蓮師傅給她諸甚深法門的精髓。經由修持她獲得了密宗悉地，並成為蓮師的事業佛母。

在不丹的達倉，蓮師與她一起修持金剛橛儀軌。當蓮師化現為多傑卓洛時，她將自己變成老虎給蓮師當坐騎。他們一起把西藏的大力鬼神制服於誓言下。她還協助蓮師埋了很多伏藏。除了益西措嘉外，札西其准是對西藏最有恩德的空行母了。後來，她不捨肉身，去了桑東巴瑞剎土。

## 蓮師在西藏的上首弟子

傳統上蓮師在西藏的二十五位上首弟子——“王臣二十五尊”有兩種計數方法：一種是指藏王與二十四位臣民，這不包括玉札寧波或喀欽·華給旺秋二者之一；另一種是藏王與二十五位臣民，這就把玉札寧波和喀欽·華給旺秋同時包括在內了。這裡採用第二種方法。

### 法王赤松德贊

法王赤松德贊（790～858）是西藏秋嘉王朝第三十七代藏王，秋嘉王朝的第一代藏王是年赤贊普。年赤據信是一位印度王子，於西元前一二七年成為首位藏王。法王赤松德贊是藏王美·阿克宗欽與唐皇李隆基之女金城公主的兒子。十三歲時，他登基成為第三十七代藏王。他是具有智慧和神武的統治者，西藏在他統治下得以極大地擴張疆域。

他從天竺邀請著名的大乘佛教智者寂護來西藏，樹立佛陀聖教法幢並修建桑耶寺。但非人鬼神和反佛大臣們極力阻撓、製造障礙，使得他們的計畫無法實施。寂護隨後作了授記，法王據此預言，邀請當時天竺最偉大的佛教密宗大師蓮花生大士來西藏。蓮師來到西藏，以其證悟的妙力降服了人與非人的種種障礙，並命藏地的鬼神發誓護持正法。

自此蓮花生大士被藏人尊稱為咕嚕仁波切——大寶上師。在此後的五年裡，桑耶大寺圓滿完工。包括蓮花生大

士、寂護、貝瑪拉密札在內的一〇八位印度智者，以及包括毗盧遮那、嘎哇·華澤、卻若·魯伊嘉參及尚·益西德在內的諸多藏地智者譯師，將為數眾多的小乘、大乘和金剛乘佛教經函從天竺文字（主要是梵文）翻譯成藏文。在很多地方修建了組織機構，用以修學顯密佛法。

在桑耶青普，蓮師給其上首弟子——藏王和二十五位臣民傳了瑪哈瑜伽部八大法行（sGrub Pa Ch'en po bKa' brGyad）灌頂。經由修習各自不同的本尊儀軌，他們都得到了各自不同的悉地。在灌頂中，藏王的花瓣落在了八大法行中的車闕德協度巴（吉祥善逝總集）本尊壇城上。受灌弟子在一組壇城上灑花瓣看其落在哪個壇城上，由此來決定其人當修何本尊。通過修持車卻（即瑪火達曷嘿汝嘎、金剛大嘿汝嘎），藏王獲得了不動等持的悉地。

他的著作包括有《般若正量教誡論》和《十萬大疏》。他以武力從中天竺摩揭陀國迎請了許多佛陀舍利，並建造了許多寺院和佛塔來供養舍利。

法王赤松德贊於五十五歲（一說五十九歲）時去世。去世以後，為了給後來的學人們維繫和弘揚佛法，他曾轉世為許多偉大的智者、聖哲和掘藏師。其中包括桑吉喇嘛（1000~1080?）、釀·尼瑪沃瑟（1124~1192）、咕嚕秋旺（1212~1270）、鄔金林巴（1329~1360/7）、貝瑪旺嘉（1487~1542）、札西托嘉（1550~1602）和第五世達賴喇嘛（1617~1682）。吉美林巴（1730~1798）和欽哲旺波

(1820~1892) 是法王赤松德贊和貝瑪拉密札的雙入化身。

法王赤松德贊有三子二女。他們都成為蓮師的大弟子和佛法傳承中的重要人物。然而歷史上對他的兒子的數量、名字和長幼順序有不同的說法。有些學者認為他有三個兒子，長子為穆尼贊普，次子為穆茹贊普，而幼子為穆提（或穆赤）贊普。

法王赤松德贊二十一歲時，王妃蔡邦薩生下了王子穆尼贊普。穆尼從蓮師得到灌頂和法要並加以修習。四十七時，穆尼成為第三十八代藏王，但他在位不到兩年便去世了。除了建造了許多佛教寺院機構外，他特別以其均貧富的理念著稱，在他短暫的統治中他作了三次嘗試。很有趣的是，現代偉大的印度佛教智者羅睺羅·桑克日達亞那（1893~1963），甚至將他的一本書獻給王子穆尼贊普，稱讚他是首位社會主義者、一個社會主義國王。穆尼贊普的轉世有：珠古桑波札巴（十四世紀）、止貢·仁欽彭措（1509~1557）和雍格·彌舉多傑（1628~?）。

法王赤松德贊二十二歲時，王妃蔡邦薩生下了王子穆茹贊普，即拉瑟達增·益西熱巴際。他從蓮師和其他上師得到灌頂和法要。後來他成為密續的大學者，並通過修持金剛橛儀軌成為大成就者。蓮師還把《喇嘛貢度（上師意集）》法類付囑給他。他失手殺死一個大臣之子，於是被流放至北方藏漢交界處擔任軍事統率。後來他住在貢波。在他指揮下，藏人擊敗了唐朝軍隊和突厥軍隊。在他此生的最後，他



融入於虹光身。穆茹贊普的轉世有：發掘出《上師意集》的桑吉林巴（1340～1396）、貝瑪諾布（1679～1757）、多珠千·晉美稱列沃瑟（1745～1821）和秋舉·德欽林巴（1829～1870）。

公主努晉薩勒是王妃蔡邦薩之女。我沒能找到有關她生平的任何資料。

公主貝瑪薩是王妃仲薩強秋所生。然而她八歲就夭折了。蓮師在她屍體的胸口寫了一個紅色的“噫日（二合）NRI”字，並以其證悟的妙力把她的神識召回她的身體。當公主復活並能開口說話時，蓮師授予她《空行寧體》灌頂並賜給密名貝瑪勒遮嚓。他把藏有《空行寧體》法門的篋子置於她的頭頂，並說了以下發願文：“願汝於未來發現這個法門，並願此法利益許多眾生。”隨後蓮師把此事件記錄下來，並讓康卓益西措嘉為將來的弟子們把《空行寧體》伏藏起來。這些經函被伏藏於兩個不同的地點。廣大教言被伏藏於下笨塘像獅子一樣的岩石中；而古薩里派的寧體密續甚深精要教言，則被伏藏於達波山谷的當聶札摩札。這些伏藏被託付給寶藏之主空行母與匝護法神，以及瑪摩護法神——蓮師指示他們在將來把這些法門交給合適的掘藏師。

公主貝瑪薩的轉世有：在當聶札摩札發掘出《空行寧體》法門的貝瑪勒遮嚓（1291～1319？）、以講和著弘揚寧體法門的龍欽饒絳（1308～1363）、貝瑪林巴（1450～1521）

和拉尊·南喀晉美（1597～？）。

法王赤松德贊五十九歲時，王妃仲薩強秋生下了王子穆提（穆赤）贊普，即瑟那勒晶昀。他成為第三十九代藏王。他從蓮師得到灌頂和傳承並證得很高成就。他有五個兒子：倉瑪、嘉瑟拉傑（即秋珠嘉波）、倫珠、赤·熱巴巾——第四十代藏王和朗達瑪——第四十一也是最後一位秋嘉王朝的藏王。如前所述，當蓮師離開西藏時，穆赤正擔任藏王。

穆赤贊普的轉世有：咕嚕覺澤、噶瑪恰美（1613～1678）、協慶饒絳·丹貝嘉參（1650～1704）和阿傍掘藏師（？～1945）。

## 蓮師在西藏的二十五位弟子

### 蓮師在西藏的二十五位（臣民）弟子

1· 努欽· 桑吉益西生於札山谷的努部族。從七歲起，他隨學於歐真· 華給雄努並成為密宗大師。當他從蓮師接受八大法行灌頂時，他的花瓣落在忿怒文殊——雅門達嘎（大威德）壇城上，這是諸佛之身的壇城。修持（儀軌）二十一天後，他在淨相中親見了本尊。他以神通力摧毀了札山谷的三十七座村莊，並以神變之火燒毀了他們的軍隊。在札揚宗的山洞裡，他用他的木質普巴槩（法器）穿透岩石就彷彿在爛泥裡一般。當我一九五六年訪問該地時，這個普巴槩還在岩石裡。

努欽到過天竺、尼泊爾和（中亞的）珠廈國共七次，並從熙日森哈、貝瑪拉密札、寂藏、伐蘇達島和傑尊吉得到法要。在西藏他從涅· 嘉那固瑪島、索波· 華給益西及尚· 嘉威雲丹得到諸多法門。瑪哈瑜伽、阿努瑜伽和阿底瑜伽心部的密續傳承在他這裡匯集於一身。

當邪惡的國王朗達瑪開始在西藏毀滅佛法時，他召集了努欽及其弟子們並問努欽：“你有什麼威力？”努欽說道：“請看我僅僅持誦一個咒語的威力。”說著持降魔手印把手舉過頭頂。在努欽的頭上，國王看到九個大如犛牛的蠍子。心懷恐懼，國王說道：“努欽，我不會傷害珍貴的密咒士。”努欽說：“請再看看這個。”他手持降魔印指向一塊岩石，一個霹靂從天而降把石塊擊得粉碎。國王

心驚膽戰，說：“我不會傷害你與你的弟子們。”並且釋放了他們。因為努欽，國王朗達瑪沒有摧毀密宗法門，以及蓄長髮穿白袈裟的密咒士。

努欽是密宗三大源泉（Babs Sa）中的第二位，他們傳承和弘揚了西藏寧瑪巴的瑪哈瑜伽、阿努瑜伽和阿底瑜伽心部法門的傳承；第一位是涅·嘉那固瑪鬪，蓮師的上首弟子之一；三個來自素部族的大師——素欽·釋迦炯涅、素欽的侄子素瓊·喜饒札巴和素瓊的兒子素·釋迦森格——合稱為第三位。

努欽有包括庫龍·雲丹嘉措在內的眾多弟子，並且他撰寫了很多重要的論著。他高齡至一三〇歲，雖然有其他版本說他世壽為一一三歲或一一五歲。他在國王朗達瑪的孫子——阿達巴闊參時代仍在世，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親筆寫道：

“ 努部族的年輕修士我桑吉，  
已經活到了一百三十歲。”

努欽的轉世有：杜嘉興仲、智美貢噶（十四世紀後期）、噶松林巴（十五世紀早期）和桑達·稱列倫珠（1611～1662）。

2·嘉哇卻揚生於彭域的噶蘭部族。他是堪布寂護剃度出家的預試七人之一。他以精嚴持戒著稱。在從蓮師接受八大法行灌頂時，他的花瓣落在了馬頭明王的壇城上。馬頭明

## 蓮師在西藏的二十五位弟子

王是諸佛語之總集化現。他在文際修持馬頭明王儀軌，並將自己轉變為馬頭明王本尊，聽到自己頭頂上馬頭的嘶叫聲。他還證得了壽命自在悉地。據說當朗達瑪的孫子——阿達巴闊參生病時，嘉哇卻揚修了嘉波澤多（靈器儀軌），於是阿達康復了。

嘉哇卻揚的轉世包括：咕嚕澤丹（十三世紀）、嘉敦·貝瑪旺秋（十三世紀）和特欽林巴（1700～1775/6）。第二世噶瑪巴·噶瑪巴西（1206～1283）承認自己是這位大成就者的化身。

3·南喀寧波生於洛札的努部族。他由堪布寂護剃度出家。當從蓮師接受八大法行灌頂時，他的花瓣落在揚達（吉祥嘿汝嘎）的壇城上。這個本尊是諸佛意之總集化現。由於修持這個儀軌的成就，他騎著日光來來去去。他學習了梵文並去了天竺，在那裡從大成就者吽嘎曷等上師處得到法要。當他返回西藏後，親苯的大臣們肆意地誹謗他，他被驅逐流放至西藏南部的洛札喀曲。當他住在那裡一個離開他的家鄉很近的札瑪山洞時，他的貧農兄弟來向他討一些種子去播種。他對他兄弟說：“你是個農夫，如果你都沒有種子，那我這個住在山洞裡的瑜伽士怎麼可能有呢？”然後他給他兄弟一些小圓石並說道：“什麼都沒得種也丟人了點；你把這些小圓石扔到田裡做個播種的樣子吧。”他兄弟照他的話去做了，在夏季時，他獲得了整個山谷最好的收成。

#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有一次南喀寧波從虛空中飛過時，他的念珠掉下來落在一個山谷裡。當他飛下去撿起念珠時，他五個手指留下了大大的印痕，其中鮮花充滿；後來空行母們在那裡修建了五座塔。有次他給了一些信眾一些小圓石，只有一人把他的小圓石保留了下來，其他人都隨手扔了。後來這些小圓石變成了珍貴的松耳石。

他主要在洛札喀曲修持，在淨相中親見了本尊。他最後不捨肉身直接去了空行剎土（mKha's Pyod）。

南喀寧波的轉世包括：強秋林巴（十四世紀）、札底阿昌（十八世紀）和仁增澤旺諾布（1698～1755）。

4·嘉那固瑪昂生於西藏南部雅魯藏布江的涅部族。在他的喉頸處有十字金剛杵相狀的痣。他的名號還有嘉威羅珠。他由堪布寂護剃度出家，後來成為大智者，並翻譯了許多契經和密續。他從蓮師、貝瑪拉密札、毗盧遮那和玉札寧波得到諸多法門，並成為西藏首位瑪哈瑜伽、阿努瑜伽和阿底瑜伽心部法門的大源泉者。當他從蓮師接受八大法行灌頂時，與法王赤松德贊一樣，他的花瓣落在了車闕壇城上。他修持了《Dutsi Chechok甘露大吉祥》儀軌（並得到成就），結果他用手指戳穿岩石，並從乾燥的岩石中引出泉水來。

他曾面臨許多危險，包括三次可以致命的危險。他修持了金剛橛儀軌，以他悉地的威力，他遣除了所有的違緣障礙。他可以把自己轉變為不同的身形。他把許多佛教經函翻譯成藏文。

## 蓮師在西藏的二十五位弟子

在嘉那固瑪島的諸多弟子中有八位上首者，包括索波·華給益西和歐真·華給雄努。他的轉世包括：摩協門（十二世紀）、尼沃瑟（十三世紀）、祈珠·羅珠嘉參和噶陀·久美澤旺秋珠（十五世紀）。

5·康卓·益西措嘉。康卓·益西措嘉的生平簡介已經於前文蓮師的五位佛母中介紹了。她為數眾多的轉世化身包括：秋摩門嫫、貝瑪措吉（？）、康卓瑪·袞嘎苯（十四世紀）和仁增稱列南嘉。

6·華給益西生於雅卓的卓彌部族。他成為精通很多密續的譯師，尤其是瑪摩瑪達島布東諸本尊。在接受八大法行灌頂時，他的花瓣落在瑪摩布東的啦美嘿汝嘎壇城上，（經過修持）他成為這個壇城的大成就者。他降服了很多世間鬼神，特別是其中的瑪摩，命他們發誓成為（佛法的）僕人。

7·華給森格生於朗部族。他去了天竺和鄔迪亞那，並成為譯師。在接受八大行法灌頂時，他的花瓣落在了吉丹秋多（供贊世間神）壇城上。（經過修持）他獲得了極大的密宗威力，能夠自在控制世間鬼神。在不丹的巴卓達倉他進行儀軌修持時，他親見了吉丹秋多壇城的忿怒佛札巴袞度。他獲得了共同與不共悉地。

華給森格的轉世包括：島敦·朵登多傑和佐欽·貝瑪仁增（1625～1697）。

8·毗盧遮那是西藏歷史上最傑出的佛教大譯師。他把許多契經和密續帶入西藏並加以翻譯，特別是三部大圓滿法門中的兩部——心部和界部。

他生於後藏尼摩切喀的巴果部族，父親是多傑嘉波。他小時候就顯現許多神變，例如在虛空中飛行、在岩石上留下身體印痕，以及預知未來事件等等。他聰穎異常。

根據蓮花生大士的授記建議，法王赤松德贊將他帶到桑耶並培訓他成為譯師。他從堪布寂護受出家戒並成為西藏預試七人之一；他的法名是遍照護。在接受八大法行灌頂時，他的花瓣落在了摩巴札阿壇城上。法王赤松德贊下令讓毗盧遮那和後藏的比丘勒珠去天竺搜尋佛教法門；他倆成為第一使團中的兩員。在途中他們遭遇了五十七次幾乎致命的困難，但他們克服了這些障礙來到天竺。在達那郭夏的岑登斯切林，他們秘密拜見了熙日森哈。一個晚上，在最極保密的情況下，他們得到了大圓滿心部法門。毗盧遮那用白奶牛的乳汁，在白布上寫下心部十八續，以免有人看到這些經函。當他想閱讀這些經函時，他把白布放到煙上烤一下，經函就可以閱讀了。比丘勒珠對自己的所獲感到滿足，於是啟程回西藏。但在返藏途中，被路上的哨兵殺死。

毗盧遮那向熙日森哈求取更多的法要，他得到了心部所有六十續的講授和訣竅。他還學了界部三大類法門。在淨相中，毗盧遮那親見極喜金剛，並從他得到六百四十萬偈大圓滿法門，並得到妙吉祥友幻化智慧身的加持。



## 蓮師在西藏的二十五位弟子

毗盧遮那以快步神通返回西藏。白天他給法王赤松德贊傳講共同乘法門，晚上傳大圓滿。他翻譯了許多經、續，其中包括心部十八續的前五續的藏譯，這被稱為《心部前譯五續》。

那時有些嫉妒的天竺人派信使散佈謠言，誹謗毗盧遮那從天竺帶回的法門不是佛法。由於王妃蔡邦薩以及某些邪惡大臣的不良願望和影響，法王赤松德贊被迫遺憾地把毗盧遮那流放到嘉摩嚩瓦絨（即嘉絨）——西藏東部和漢地交界的地方。在流放中，毗盧遮那把嘉絨國王、諸大臣和民眾轉變為佛弟子。王子玉札寧波——後藏比丘勒珠的轉世，成為他的上首弟子、著名的智者與傳承持有者。玉札寧波來到桑耶並見到貝瑪拉密札。在貝瑪拉密札的請求下，法王邀請毗盧遮那重返西藏。在回西藏的途中，毗盧遮那遇到一位八十五歲的老者彌龐貢波，並給他傳了大圓滿法。彌龐貢波由於年老體弱無法按照禪修姿勢端坐，因此他借助於禪修帶和支撐杆而坐直不動。這位老人後來證得了虹身成就。

除了玉札寧波和彌龐貢波，毗盧遮那的上首弟子還有嘉那固瑪曷和理地的喜饒多瑪。後來喜饒多瑪邀請上師毗盧遮那到理國；從那裡，毗盧遮那去了尼泊爾的巴興林，並於彼地消融於虹光身中。

毗盧遮那，是藏傳佛教歷史上卓越超群的譯師。他翻譯了許多契經和密續經函，他的在譯經方面的造詣和技巧

遠遠地超勝於藏傳佛教史上其他譯師。俄·洛登喜饒（1059～1109），新譯時期最偉大的譯師之一，讚歎道：

“毗盧遮那像那廣闊的晴空，  
嘎哇·華澤和卻若·魯伊嘉參就像日與月，  
仁欽桑波（958～1051 新譯時期最偉大的譯師）就如啓明星，  
而我等則僅僅是螢火蟲而已。”

毗盧遮那為數眾多的轉世包括：札巴俄噶協欽（1012～1090？）、多傑林巴（1346～1405）、袞炯林巴（1396～1477？）、秋登·多阿林巴（十五世紀）、正波·喜饒沃瑟（1518～1572）、敏林大掘藏師（1646～1714）、絨敦·德欽林巴（1663～？）、嘉瑟·賢彭他耶（1800～？）和公珠·雲丹嘉措（1813～1899）。

9·玉札寧波是西藏東部嘉摩嚩瓦絨（即嘉絨）國的王子。當毗盧遮那被流放到嘉摩嚩瓦絨時，他依止毗盧遮那修學並成為大智者和譯師。玉札來到前藏從蓮師得到法要，並且他翻譯了心部十八續中的後面十三續等經函。由於他的成就，他可以示現為——諸如金色金剛杵等其他身形。他以非凡的大圓滿證悟著稱，成為西藏大圓滿心部和界部法門最偉大的大師之一。

玉札寧波的轉世包括：敏林·洛欽·達摩師利（法吉祥，1654～1717）、掘藏師多傑托美和敏林·堪欽·鄔金丹增（十五世紀）。

## 蓮師在西藏的二十五位弟子

10·多傑杜炯生於倉絨地方的那南部族。年輕時他成為法王赤松德贊的大臣，作為法王派遣的代表到尼泊爾去迎請蓮師入藏。他成為蓮師的弟子，並通過修持金剛橛得到悉地。因為他證得了心氣自在，他可以像風一樣地迅速穿過虛空，並且在桑耶附近他毫無阻礙地穿過一座山。

多傑杜炯的轉世包括：巴波阿吽（十三世紀）、仁增果登（1337~1408）和仁增勒登傑（十五世紀）。

11·益西揚是位比丘，以及伏藏經函八位主要抄寫者之一。他從蓮師得到法要，並能夠去諸佛淨土接受諸多法門。

12·索波拉華是位鐵匠。涅·嘉那固瑪昂覺察出他具有成為金剛橛儀軌成就者相符的徵相，並收其為弟子。涅和蓮師都給拉華傳了灌頂和法要。通過修持金剛橛儀軌，他獲得了非凡的密宗力，用一個手印他就能逮住兇猛的野獸；並且有三次以他的神通力平息了上師涅的怨敵。

13·那南益西據說與尚·益西德是同一人。他是在譯經造詣和技巧上僅次於毗盧遮那的三位譯師之一；其他兩位是嘎哇·華澤和卻若·魯伊嘉參。通過修持金剛橛儀軌，他獲得了非凡的密宗力，並且成為金剛橛法門的大上師之一。他所獲的成就，可以讓他在天上像鳥一樣飛翔。

14·華給旺秋屬於喀欽部族，他是益西措嘉的兄弟。他是在家密咒士，隨蓮師遍遊西藏各地。通過修持金剛橛

他獲得了非凡的密宗力，僅僅用他的普巴橛指向佛法之敵，就能降伏他們。

15·丹瑪澤芒生於康省的丹山谷。他是著名的書法家之一，他譽寫了很多伏藏經函並且成為大譯師。他從蓮師得到諸多密宗法門，並擁有不忘總持力。

16·嘎哇·華澤生於彭波山谷的嘎哇。他是西藏最偉大的三位譯師之一，他的所做得到了蓮師的讚歎。他是西藏預試七人之一。通過修持他具有他心通。他翻譯了許多契經和密續；並且是著名的書法家之一；還撰寫了很多著作。

他的轉世包括：札哇俄噶協（1012~1090？）——他發掘出西藏醫藥四函《四部醫典》伏藏，這些至今仍是西藏醫藥的主要源泉。也有人說，札哇俄噶協是毗盧遮那和殊普·華給森格的雙入化身。

17·殊普·華給森格與法王赤松德贊來自同一部族。年輕時他是法王的大臣，並且他也是到尼泊爾去迎請蓮師的使者之一。他翻譯了很多瑪摩、雅門達嘎（大威德）和金剛橛方面的經函；他是當時西藏最傑出的八位智士之一。通過修持瑪摩和金剛橛儀軌，他獲得了非凡的密宗力。他的非凡的密宗力可以使阿秀河倒流、青普河水向上流，以及用普巴橛指向岩石使其粉碎。在桑耶寺開光加持時，他用管道分發純淨奶油，作為其繁榮和虔信的徵相。

他的轉世包括南秋·彌舉多傑（1645~1667）。

## 蓮師在西藏的二十五位弟子

18·椎·嘉威羅珠年輕時是法王的心腹大臣，後來他剃度出家，成為蓮師的上首弟子和譯師。他去了天竺並從吽嘎曷上師得到揚達法門。以他非凡的密宗力，他解脫了已經墮落在惡道的母親，他還曾把一具屍體變成金子。他獲得了長壽悉地，在榮素·秋桑（班智達法賢，十一世紀）出世時他仍在世。

19·祁瓊洛嚟來自卓彌部族，很年輕時就成為譯師，由此而得到這個名號，意為“童子譯師”。他從蓮師得到法要，並成為在家密咒士。由於他獲得非凡的密宗力成就，他可以用手印召喚天上的飛鳥。

他的轉世包括：大掘藏師敦都多傑（1615～1672）、協慶饒絳·丹貝嘉參（1650～1704）、闊董·努登多傑（18～19世紀）、杜炯林巴（1835～1904）和怙主杜炯仁波切（1904～1987）。

20·真巴南喀是苯教大師，他也被稱為吉爾苯千波。他被苯教弟子尊崇為苯教開宗祖師真巴南喀的轉世化身。他成為蓮師的弟子和佛教譯師。通過他非凡的密宗力，他可以用一個手印即召來藏北高原上的野犛牛。

他的轉世包括苯波札嚟（十一世紀）和仁增倫珠，後者是努欽和真巴南喀的雙入化身。

21·歐真華給旺秋生於歐宇達，他是在家密咒士，並成為蓮師的心子和密續的大智者。通過修持忿怒蓮師儀

軌，他獲得了非凡的密宗力。用他的神通力，他可以像魚一樣過大江大河，雖然他並不會游泳。

22·瑪·仁欽卻生於彭波山谷，他是當時西藏最聰慧的九人之一。他是由堪布寂護剃度出家的預試七人之一。他遵奉龍樹的中觀哲理，並且是精通《幻化網秘密藏續》的智者。在堪布寂護的追隨者中，他僅次於蓮花戒，在著名的桑耶辯論中，他們擊敗了對手漢地的和尚摩訶衍大師。他翻譯了很多佛教經函，並從蓮師得到許多法門，通過修持得到成就。他以自己非凡的密宗力把岩石切成一片片的，彷彿在切麵團似的，並用其作食物充饑。他去過康藏，在那裡措茹仁欽雄努成為他諸多弟子中的一員。

23·拉龍·華給多傑生於貢摩切，年輕時他曾在漢藏邊界擔任軍職，在那裡他擊敗了大隊的唐朝軍隊。他與兩位兄弟一起由貝瑪拉密札剃度出家。他從蓮師接受菩薩戒和密宗灌頂。他的非凡成就可以讓他毫無障礙地穿越山岩。當藏王朗達瑪毀滅佛教機構設施並處決佛教徒時，拉龍·華給多傑用箭射殺了藏王並逃至康藏。在此生的最後，他的色身消融於虹光身中。

他的轉世包括白玉·貝瑪諾布（1679～1757）和仁增·尼瑪札巴（1647～1710）。

24·朗卓·貢卻炯涅生於後藏的昌達那，並成為法王赤松德贊的大臣。他後來成為比丘和譯師，並從蓮師得到密

## 蓮師在西藏的二十五位弟子

宗法門。通過修持他成為大成就者，他可以像射箭一樣隨心所欲地釋放霹靂閃電。

他的轉世包括曷那林巴（1403～1471/8）、仁增·龍薩寧波（1625～1692）和佐欽·貝瑪仁增（1625～1697）。

25·拉松·嘉哇強秋是西藏首批成為比丘的預試七人之一。他是當時最聰穎的九人之一。從蓮師他得到灌頂和法要。他去過天竺多次，翻譯了許多經函。由於他的修行成就，他能以禪定姿勢安坐於虛空中。

他的轉世包括仁增·袞桑喜饒（1636～1699）。

## 袞欽·龍欽饒絳 (1308~1363)

藏曆第五繞迴土猴（1308）年二月初十，袞欽·龍欽饒絳尊者（遍知龍欽巴尊者的八大名號是：阿格旺波（語自在）、龍欽饒絳（境界廣大）、袞欽千波（大遍知）、那措讓珠（種種自解脫）、貝瑪勒遮（具緣蓮花），革揚羅德（開心大樂）、攀巴桑波（善妙幡）、智美沃瑟（無垢光））誕生於前藏南部札山谷東仲地方，父親是若部族的密宗瑜伽士丹巴松，母親是仲部族的索南堅。他母親懷孕時，夢見一頭獅子的額頭上現出太陽，照亮了整個世界。尊者出生時，南珠·熱瑪德護法女神現黑女人身相，抱起嬰兒說“我會保護他”，接著又把嬰兒交還給他母親，便無影無蹤了。

龍欽饒絳是法王赤松德贊的女兒貝瑪薩公主的轉世，當年蓮花生大士曾給貝瑪薩付囑了《空行寧體》傳承。在她一系列轉世化身中，緊挨在龍欽饒絳之前的一世是貝瑪勒遮喇，是他重新發掘了《空行寧體》伏藏法門。

龍欽饒絳從小就具有信心、悲心和智慧等菩薩殊勝的功德。五歲時，他輕而易舉地學會了閱讀和寫字。七歲時，他父親給他傳了《寂怒咕嚕》和《修部八尊善逝集》的灌頂、訣竅和實踐，也傳授了他醫方明和曆算學。

十二歲時，在桑耶寺堪布桑珠仁欽處出家受沙彌戒，法名慈誠羅珠。他學習精通了規範出家人道德行為的律藏《毗奈耶》，十四歲時，開始說法。



十六歲時，在札西仁欽等上師處，他學習了很多屬於新譯密咒的密續，例如兩種傳承的《道果（Lam 'Bras）》、兩種傳承的《六法（Ch'os Drug）》、《時輪金剛》、《能斷法（施身法）》、三種《息苦法（希結Zhi Byed）》等等。

十九歲時，他前往著名的桑普乃塘寺，學習因明和佛教經論哲理和實修共六年。從洛本燦貢巴和秋巴嘉參兩位上師，他聞受了《彌勒五論》、陳那和法稱論師的因明著作，以及許多中觀和般若的經論。在邦地的譯師羅珠丹巴處，他學習了梵文、詩學、聲律、戲劇，以及許多佛經和般若典籍。之後從雄努東珠上師，他得到了重要的寧瑪密續——阿努瑜伽部的《經》、瑪哈瑜伽部的《幻》以及阿底瑜伽部的《心》的隨許灌頂和訣竅。

從大約二十位上師處，包括雄努嘉波、雄努多傑、薩迦派的喇嘛丹巴·索南嘉參（1312～1375）和噶舉派的噶瑪巴·讓炯多傑（1284～1339），他修學了諸多法門並得到經部和續部傳承。

他在學習的同時也總是進行閉關實修，親見了文殊菩薩、妙音天女、不動明王、金剛亥母和度母，得到諸多悉地。他的學習和實修，打開了他語輪寶藏之門。他被那些認識他的人稱為龍欽饒絳（境界廣大）大師和教證桑耶巴（教理圓滿的桑耶人）。

二十七歲時，根據度母的授記，他去拜見《貝瑪寧體》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法門的持有者——仁增·固瑪烏匝（1266～1343）上師。那時固瑪烏匝上師和大約七十位弟子住在雅多嘉瑪普高地臨時搭建的閉關營，上師非常高興地接待了龍欽饒絳尊者，並授記說，尊者將成為《貝瑪寧體》法門的傳承持有者。

他跟隨固瑪烏匝修學了兩年，得到了大圓滿所有三部——心部、界部和訣竅部的訣竅，特別是其中訣竅部的四類——外類、內類、密類和極密類法門經函的修學；這些經函是《十七續》以及四函與一百一十九種小篇幅的訣竅等分支或要領教言。

仁增·固瑪烏匝將自己持有的全部寧體法門授予了龍欽饒絳，並宣佈他是自己傳承的紹勝者。在跟隨仁增·固瑪烏匝修學時，龍欽饒絳生活條件異常艱辛。為了對治對物質條件的貪著，仁增·固瑪烏匝經常從一處遷至另一處，而不是在某處定居並對其生起貪心，這也是他的修習內容之一。在九個月內，他與弟子們搬遷營地共九次，給龍欽饒絳與其他所有人帶來極大艱辛。正當他將自己的簡樸生活在一個可以遮雨避寒之處（通常是個山洞）安頓下來時，搬遷的時候又到了。他幾乎沒有什麼食物，只有一條既當床墊又當毯子的破袋子，用來抵禦嚴冬的酷寒。就在這樣極度艱苦的環境下，龍欽饒絳得到了最稀有珍貴的大圓滿三部的密續和訣竅法門。最後上師授權他為寧體傳承的法主。

隨後的七年（一說六年）中他發願閉關實修，主要是在青普。除了禪修大圓滿法門以外，他還修習了多種本尊儀

軌，親見寂靜和忿怒相的蓮花生大士、金剛薩埵以及諸寂怒本尊。

三十二歲尚在閉關中，龍欽饒絳首次給他在岡日托嘎附近的尼普殊瑟地方的弟子，傳《貝瑪寧體》的灌頂和訣竅。在一段時間內周圍充滿了淨光、奇妙的音響和神奇的瑞相。

不久，他的瑜伽士弟子沃瑟果察找到了《空行寧體》的經函，並將其獻給龍欽饒絳。《空行寧體》，是龍欽饒絳的上一世轉世貝瑪勒遮嚓（1291～？）發掘的伏藏法。護法女神先巴索珠瑪也給他呈上一本同樣的經函。雖然他是此法門掘藏師的轉世，但為了給未來的修習者示範保持傳承的重要性，他到貝瑪勒遮嚓的弟子秀嘉瑟處求得《空行寧體》傳承。

三十三歲時，在桑耶青普，他給包括瑜伽士沃瑟果察在內的八位男女弟子傳了《空行寧體》法門。在灌頂過程中，密宗女護法降神附身於一位瑜伽女身上，講了很多授記和指示。有些弟子見到龍欽饒絳變成了報身相。天降花雨，山中遍佈五彩繽紛的光環、光束、光圈。法會所有在場的人們，以極其充沛的智慧能量唱歌跳舞。龍欽饒絳親見蓮花生大士及其佛母授予自己《空行寧體》的傳承和付囑，他們給他賜名鄔金智美沃瑟和多傑滋濟。護法神親自現身接受供養。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許有一個月，瑜伽弟子們之意，融入超越了（睡）夢與醒的甚深光明中。龍

欽饒絳以偈子唱出他的瑜伽能量歌：

“嘿！瑜伽士們，我很高興且幸福。

今晚我們就在密嚴剎土中。

自身寂靜忿怒本尊之宮殿，

乃是明空雙運諸佛之壇城。

佛陀就在我們自己相續中。

嘿！只存在心的等持者，

意不能控制於一處，

寬坦放鬆而任其行。

心或散或專皆是空。

心生起何境亦皆空，

全都是智慧之遊舞。”

在護法女神多傑玉准瑪的請求下，龍欽饒絳尊者移錫至岡日托嘎的鄔金宗沃瑟欽吉給摩嚓（鄔金光雲喜苑堡），他在這裡撰寫了多本著名的論典，並度過了很長時間。在此地，他經由寧體脫噶（頓超）法門的修習，證悟了明智如量相（Rig Pa Tshad Phebs）。

在淨相中，貝瑪拉密札給他傳授了《貝瑪寧體》，並將此法門付囑予他。受到貝瑪拉密札的激勵，他撰寫了關於貝瑪寧體的三十五部論著集《仰提如意寶》（即《上師仰提》）。

龍欽饒絳取出伏藏物中的黃金，用來重建止貢的烏茹夏寺，此寺是由當年蓮花生大士和貝瑪拉密札的上首弟子釀·定增桑波修建的。在重建過程中，工人們粗心大意地將許多當年被埋在寺院地下，用來降服負面力量的天靈蓋挖了出來，它們在天上亂飛。龍欽饒絳顯現忿怒蓮師相，以密宗手印的威力將它們又重新埋在地下。

彼時，止貢地區驕傲的領袖哀日正在密謀發動前藏的內戰，龍欽饒絳應驗了相關授記中所言的：一個文殊菩薩的化身，把哀日從企圖發動戰爭的謬途中拉回了正法之道，給前藏帶來了和平。起初，彼時的藏王泰錫度·帕摩珠巴對龍欽饒絳感到懷疑並派人去殺他，因為他是自己誓不兩立的怨敵止貢巴的上師。當軍隊來到時，龍欽饒絳用神通隱身起來。但局勢迫使龍欽饒絳遷錫至不丹。在那裡他進行傳法，有時法會大眾多達十萬人。在苯塘他建造了塔巴林寺。在不丹，他的不丹佛母給巴生下了兒子珠古札巴沃瑟（1356～1409？），成為傳承持有者之一。後來泰錫度瞭解到龍欽饒絳公正的立場，並稱為他的弟子，於是龍欽饒絳返回了西藏。

龍欽饒絳是西藏最偉大的智者和聖哲，但他將自己的一生致力於深入而嚴格的聞思修、講著辯等佛行事業，無論是作弟子還是作上師，都堪稱學佛人的典範。他生活簡樸，心意開闊、自然、不造作、純淨而且深邃。無論在何地，無論做何事，他都自然而然地處於禪定狀態。

#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他再三地去拜見他的上師仁增·固瑪曷匝，來圓滿自己的修學和證悟。前後共五次，他將自己僅有的一點財物全部不剩地供養上師，以此淨除自己對物質的貪著。鑒於他在學術造詣和證悟上的名望，他完全有能力，輕而易舉地建造許多雄偉壯觀的寺院或家居，但他避免了這些事務，因為他對建立組織機構沒有興趣。他從不對在家人致敬，不管對方的職位頭銜有多高，他說：“應該向三寶而不是世間人等致敬禮。”；不管別人給他的供養如何巨大，他從不言謝，他說：“給施主們留些機會積累功德吧，而不要用表示感謝就回報了他們。”對於貧窮和受苦的人們他極其慈善，對窮人供養的普通食物，他會非常喜悅地享用，之後會為他們念誦很多發願祈禱文。

在他一生中大部分時間，他都在山洞裡離群索居，早先是在桑耶青普，後來主要在岡日托嘎。寂靜明朗的自然環境，激起修行者內在的寧靜和光明。龍欽饒絳如此歸納靜處的功德：

“遠離憤鬧之城鎮，  
居山林中定自增，  
行合於法心調柔，  
行者得證究竟樂。”

他傳授佛經的各種法門，但主要的重點是大圓滿。歸納大圓滿的禪修要點，他建議道：

“心生分別之時直視要，  
已得定解之時安住要，  
修行安住無修是為要，  
修習無散即是吾忠告。”

以及：

“當下之意即無礙，  
無改無減無執‘此’（或‘彼’），  
未被能執所執染，  
安住於此究竟諦。”

在拉薩，龍欽饒絳受到了隆重的歡迎，他在那裡待了兩週。坐在在大昭寺和小昭寺之間的法座上，他給一大群來自各行各業的信眾，傳講菩提心等諸多法門。憑藉他的學識和證量，龍欽饒絳降服了許多學者貢高我慢的心態，激勵他們去修證佛法純淨之意。他在許多人的心相續中，播下嚮往純正佛法的種子。人們稱他為“袞欽秋傑”——遍知法王。此後他到尼普殊瑟，並給約一千名弟子傳了大圓滿法門。隨後在卓鄔金附近的石山區，他給包括四十位佛法大師在內的大約三千人，傳授大圓滿灌頂和開示。

第六繞迴水兔（1363）年，五十六歲時，他突然開始口授他的遺教——《智瑪美貝沃（無垢之光）》，其中包括：

“吾泯早已知道輪迴的本質，  
世俗之法並無絲毫之實義，  
如今即將拋棄無常之幻身，  
請聽我講這對沒有益之事。

汝執以為實的今世會欺騙，  
其自性無常而並不具真實，  
領悟到彼不可信賴之特徵，  
請從此時就開始修習正法。

親人自性無常猶如聚會客，  
相聚短暫不久分離卻永久，  
拋棄對親朋好友的貪著吧，  
請修對汝永遠有益之正法。

如蜜財富積蓄同時即在漏，  
雖由己掙得卻被他人享受，  
如今當汝自己掌握權柄時，  
請修布施積累來世之資糧。

人們無常猶如先後之訪客，  
長者先走幼者跟隨其後走，  
如今在世者都會有百年後，  
請於此時領悟無常之自性。

此生的顯現如今日的白晝，



中有的顯現似今晚的夢境，  
來世的顯現像明日般來臨，  
請於當下此時就修習佛法。

諸法之中最極殊勝之訣竅，  
究竟殊勝光明大圓滿寧體，  
此乃使汝即生成佛之聖道，  
請修此道證得大樂之普賢。

心的本質是虛空般的法界，  
虛空的自性即心性的本面，  
是無二意義的平等大圓滿，  
請於當下此時修證此自性。

諸所有相宛如鏡中的影像，  
雖顯而自性空顯空並無二，  
遠離一多與之分別即喜樂，  
請於當下此時修證此自性。

如今將死我之喜悅猶勝於，  
海上滿載珠寶而歸之商主，  
大獲全勝凱旋而歸之帝釋，  
以及安住於三摩地之修士。

而今我貝瑪勒遮嚟將離世，  
去佔據無死大樂的險要地。”

#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隨後當他經過桑耶抵達青普時，他說他將在那裡去世，並且他的身體開始示疾，但他仍然堅持給為數極多的跟隨他和來到此地參加法會的信眾傳法。十二月十六，他和其他人進行了盛大精美的供養儀式。之後，他給諸弟子傳授了最後的關於無常的教言，同時鼓勵他們修習徹卻（立斷）和脫噶（頓超），並告誡他們：

“如果你對理解我的開示教誡有困難，請閱讀《仰提如意寶》（即《上師仰提》），它是真正的如意寶。你將會證悟所有諸法都消融於法界的究竟法性。”

十八日，龍欽饒絳以法身佛的坐姿，其意融入究竟法界。在場的人們感覺到大地震動並聽到巨響。他的法體被保存了二十五天，期間空中遍佈霓虹帷幕。甚至在這西藏最寒冷的月份，土地變暖，堅冰融化，鮮花開放。荼毗時，大地震動三次，人們聽到七聲巨響。從骨灰中出現很多舍利，其中有五色大舍利，顯示尊者已經證得佛的五身與五智。

龍欽饒絳得到了當時存在於西藏的所有宗派的法門和傳承，特別是所有的大圓滿傳承源流都融匯於尊者。傳至尊者的大圓滿寧體法門有：《貝瑪寧體》和《空行寧體》。

龍欽饒絳總共撰寫了超過二百五十部論著，分別是關於歷史、戒律、經部和續部法門，尤其是關於總的大圓滿法門，以及其中特別的寧體法門。他將自己所有的著作整理成函冊。有許多智者認為他關於續部和大圓滿法的大部分著作其實是意伏藏，是通過他的證悟的妙力發掘而出。

## 仁增·吉美林巴（1730~1798）

仁增·吉美林巴（無畏洲）是法王赤松德贊（790~858）和貝瑪拉密札的雙入化身。他也被稱為欽哲沃瑟——智慧光。他開啟了廣大而甚深的《龍欽寧體》意伏藏法門。

在桑吉林巴（1340~1396）發掘的《上師意集秘密授記》中，蓮花生大士在七百年前就預言了吉美林巴的降生：

“在（西藏）南部有一位名為沃瑟的珠古將來臨。  
他將通過甚深的寧體法門來解脫有情。  
何者與其結緣將被他引至持明者之淨土。”

藏曆第十二繞迴木雞（1730）年十二月十八日清晨，吉美林巴誕生於西藏南部充耶山谷裡的一個村莊，距離被稱為“紅塚”的西藏秋嘉王朝藏王墓群不遠。雖然他的父母來自歷史上顯赫的家族，但他們過著簡樸的生活；吉美林巴將此視作一種加持，使他可以從事自己的佛教精神生活，而不必被迫承受社交負擔或貴族的浮華。

他從小就記得自己的諸多前世，例如轉世為大掘藏師桑吉喇嘛（1000~1080？）的情形。他的一顆牙齒上有佛語種子字“阿”，這被認為他是貝瑪拉密札轉世的徵相。而且，就如授記中所指出的那樣，他胸前有三十顆小紅痣呈金剛杵相，肚臍處有三十顆小紅痣呈金剛鈴相，右手拇指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上有呈本尊馬頭明王種子字“哈呀（二合）”或“啥”的線條。從小他的心就不貪著世間的享樂，特別具悲心、聰明、有勇氣。

他承認自己是嘉瑟拉傑王子的第十三世轉世（這些化身都是掘藏師），拉傑王子曾從蓮花生大士得到《佛語總匯法海》法門。在他給諸弟子寫的自己的歷代轉世祈禱文中，吉美林巴提到了自己看到的許多過去轉世和一個將來轉世：

- 1 · 周遍輪涅怙主普賢王，  
相續之基佛性最精髓，
- 2 · 悲智雙運顯為觀世音，
- 3 · 極喜金剛足下虔祈請。
- 4 · 迦葉佛時拘縷紀王子，
- 5 · 本師佛陀之弟難陀尊，
- 6 · （法王）松贊干布化現阿嘎瑪，
- 7 · （法王）赤松德贊足下虔祈請。
- 8 · （天竺大成就者）毗哇巴與 9 · 公主貝瑪薩，
- 10 · 怙主親臨嘉瑟拉傑尊，
- 11 · （天竺）智美哀登 12 · 雅傑鄔金林（鄔金林巴，1323  
~?）

13 · 道雄努 (1079~1153, 噶舉派) 14 · 札巴嘉參 (1147~1216, 薩迦派) 虔祈請。

15 · 班欽貝瑪化身龍欽巴 (龍欽饒絳, 1308~1363)

16 · 阿日班欽 (1487~1542) 與 17 · 確吉彭措 (十六世紀, 止貢仁欽彭措之子)

18 · (江達) 札西托嘉 (1550~1602?) 與 (貢波) 臧林多傑

19 · 吉美林巴 (1730~1798) 足下虔祈請。

20 · 此後化身益西多傑尊 (1800~1866)。

六歲時，以普通僧人的身份，他進入充耶的巴日（師利巴瓦達）寺。該寺是章波大掘藏師喜饒沃瑟（1517~1584）的法座。措嘉珠古阿旺洛桑貝瑪給他起名貝瑪欽哲沃瑟。

從六歲至十三歲，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與同齡沙彌們“玩泥巴”的時間比學習的時間更多。他過著貧窮沙彌的生活，少有財物來支持他的修學，並日復一日面對著嚴厲執行清規戒律的經師。然而，出於他對佛法的強烈的熱忱，他對蓮花生大士發自內心的信心，以及他對所有眾生，特別是動物的與生俱來的悲心，讓他堅持下來，並使得他的童年變得特別充滿喜悅和富有意義。雖然他看起來只是一個不重要的沙彌，他內在的精神生活很充實。在白天他充滿了禪修的證境和激勵人心的淨相；晚上他則融入

諸多精神經歷和境相的夢中。

在這樣的環境中，他掌握了文法、因明、曆算、詩學、歷史、醫藥以及許多經續典籍。除了接受密宗的灌頂傳承外，他覺得沒必要像其他嚴肅的學生那樣，依止上師詳細地學習經續哲理。僅僅通過聽到其他學生上課時一鱗半爪的內容或看一下經函，他就學會了許多科目。

很多大師先通過學習稱為智者，然後通過修習獲得證悟。吉美林巴經由喚醒自己內在的智慧證悟，由此成為與生俱來的智者。然而，在外在的顯現上，他無盡智慧最終和圓滿的爆發，則發生在很久之後，當他三十一歲多次親見龍欽饒絳時。他寫道：

“我天性就對能夠學習感到很愉快，諸如學習語文、世俗寫作、佛經論典，或者是勝義自性的金剛乘法門。我願意以大恭敬，不分晝夜地進行學習。但我很少有機會通過依止一位上師而豐富自己的學識，乃至沒有一天這樣的機會。然後，在桑耶青普聖地，通過三次見到龍欽巴尊者的智慧身，以及經由各種徵相得到加持，我的（修學智慧之）業從大圓滿（深處）被喚醒。”

從乃丹·袞桑沃瑟，他得到了有生以來第一次大的傳承：由正波大掘藏師喜饒沃瑟（即卓度林巴）開啟的《解脫心髓意自解脫》法門、由桑吉林巴（1340～1396）開啟的《上師意集》法類、和龍欽饒絳（1308～1363）的《七寶藏》

((1)《如意寶藏論》共分二十二品，它總結歸納一切顯密佛法，教授了大乘佛法的聞、思、修。與之配套的有詳細的自釋《白蓮花》以及實修竅訣《深義金剛藏》。(2)《實相寶藏論》有頌詞與自釋，共分四品，分別闡述無有、自成、平等、唯一四大誓言。(3)《宗派寶藏論》共分八品，卷首略述釋迦牟尼佛出世經歷，綱領全文，繼而破斥教外各宗，以諸聖法分別成立佛教共不共乘。(4)《勝乘寶藏論》共分二十五品，闡述了大圓滿竅訣部十七續以及一一九教言要旨。(5)《句義寶藏論》共分十一品，全文以道用之方式宣說基位實相、道位串修、現前果位。(6)《法界寶藏論》有頌詞與自釋《教證寶藏》，共分十三品，以大圓滿界部要旨為主，論述密乘大圓滿之基、道、果。(7)《竅訣寶藏論》是以六偈教言的形式歸納了整個佛教的經部和續部，講授了大圓滿之道與果的精髓。))和《三大車》的傳承。

十三歲時，吉美林巴遇到了大掘藏師仁增圖卻多傑，他頓時生起強烈的信心，由此喚醒了他的智慧意。從這位掘藏師，他得到了大手印和其他法門的傳承和訣竅。圖卻多傑成為他的根本上師，甚至在上師圓寂後，他還在境相中從他得到加持。吉美林巴還從其他許多上師處得到傳承，包括特欽林巴·卓敦塔欽（即智美林巴，1700～1776）、他叔叔達摩格底（法稱）、第七世夏桑巴·丹增益西倫珠、貢波的唐卓珠古·貝瑪仁增旺波、貢波的札底阿

強日佩多傑（即貢尼文）和蒙匠嘎喇嘛達吉。

二十八歲年初，他在巴日寺開始了為期三年的嚴格閉關，特別持守七條戒律共七年。這些戒律給我們昭示了——在到外面去幫助別人實現人生目標前，首先自我圓滿的重要性。他這七條戒律是：

（1）他不進入在家人的屋子，也不進行娛樂活動；（2）乃至身處社區人群中，他也不（在自己的小屋）接待很多人或者進行聚會，這會增長貪嗔；（3）他不與任何人通信，既不讓外面的言語傳進來，也不讓裡面的言語傳出去；（4）他過少欲知足的生活，不以佛法換取世間財物；（5）他禁止任何分心之事，而完全致力於與佛法修學相關的十項事（抄寫經續、獻供養、布施、聞法、記憶佛法、誦經、傳法、念祈禱文、思維法義並加以修持）；（6）他過簡樸的生活而不隨意享用信財；（7）他不進行四事業（息、增、懷、誅），並且全部所做都是為從輪迴中解脫。

他主要根據《解脫心髓意自解脫》禪修生圓二次第。他敏銳的正念使得確保他在禪修時，乃至一彈指間都能心無旁鶩。當他拜閱龍欽饒絳的《七寶藏》時，這些著作解答了他內在禪修過程中的所有疑問。

當他在修證層次上不斷進步時，他經歷了數量眾多的身心兩方面的成就徵相。他親見了許多上師和本尊，包括蓮花生大士、益西措嘉、妙吉祥友和吽嘎曷，這些喚醒了他



不同程度的內證智。突然，他發現自己心裡所有的分別念已經被根除。他已經自在地控制了自己的業氣，諸幻相（例如：對境——意識依靠其而虛幻地造出二元輪迴）的所有洞穴已經徹底坍塌了。經由喚醒證悟的力量，他能夠清晰地觀察到過去許多生。但所有這些經歷覺受和境相，都在他證悟之意的一如自性中。

通過瑜伽的修習，他獲得了自己金剛身脈、氣、明點之自在。由此他的喉輪打開成為諸佛法門“財富藏”；他的身脈轉變成為“種子字雲”；所有諸相顯現都成為“法印”；他的語成為甚深證悟的道歌；他的著作成為大智妙力和學術造詣極高的論典。無有窮盡的如海法門持續不斷地對他湧現，並由他傳出。

隨後他造了他第一部主要著作《欽哲梅隆沃瑟迦哇（智悲鏡百種光明）》——闡釋《上師意集》法類的論著。

蓮花生大士在境相中現身，給他賜名貝瑪旺欽。在境相中，妙吉祥友給他加持，使他證悟了能詮喻智慧（mTshon Byed dPe'i Ye Shes）之義。從此，他將自己絳紅色的袈裟換成密咒師的自然裝束——白袍和蓄長髮。

二十八歲時，他發掘了殊勝的意伏藏《龍欽寧體》法類——法身佛和蓮花生大士的法門。第十三繞迴火牛（1757）年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吉美林巴心裡懷著對蓮花生大士難以忍受的信心上床睡覺；傷心的淚水泉湧，不斷地沾濕他

的臉，因為他沒有生在能見到蓮師的年代；他嘴裡滔滔不絕地念著祈禱文。

他持續住於那甚深的光明境相（'Od gSal Gyi sNang Ba）中很長時間。在光明境相中，他感到自己騎著一頭白色雄獅飛了很長的距離，最終來到一條環路，他認為這就是夏絨卡秀佛塔（現在稱為波達那佛塔，是尼泊爾境內一處重要的佛教紀念碑巨型建築）的轉繞之路。

在佛塔東面的院子裡，他見到現智慧空行母相的法身佛。空行母將一個漂亮的木篋付囑給他，並說：

“對具有清淨心的諸弟子，  
你是赤松德贊。  
對心不清淨的弟子們，  
你是森格熱巴。  
此乃普賢王如來之意伏藏，  
持明蓮花生的伏藏標題，  
和諸空行母的大密藏。徵相已畢。”

說著空行母就消失無蹤了。感受到極大的喜悅，吉美林巴打開了篋子，在裡面發現有五卷黃卷和七顆水晶念珠。起初，紙稿無法閱讀，但後來上面的字體變成了藏文。其中的一卷是《度阿讓卓（觀世音菩薩儀軌）》；另一卷是《乃強圖吉卓布（龍欽寧體授記指南）》。此法門的護法之一羅睺羅現身向他致敬。在另一位空行母的鼓勵下，吉美林

巴吞下了所有的黃卷和水晶珠。頓時，他神奇地感到《龍欽寧體》法類所有的句和義都在其相續中被喚醒，彷彿它們早就刻在那裡了似的。甚至從這個禪定證悟中蘇醒後，他仍住於樂空大雙運的所證明智中。

如此，蓮花生大士於數世紀前伏藏和付囑給他的《龍欽寧體》教證法門被喚醒，吉美林巴成為掘藏師，他是《龍欽寧體》法類的開啟者。從《乃強圖吉卓布》開始，他逐步將《龍欽寧體》法類寫成書面經函。

在七年中，吉美林巴將他發掘的全部法門對所有人保密，因為給其他人傳授這些法門的時機尚未成熟。掘藏師自己先修習這些法門也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他保持著隱秘瑜伽士的生活，但在他周圍的人們自發地對他生起尊敬和信心，他成為許多人利樂的源泉，因為他不需勤作求取，但卻自然圓滿了四種事業的力量。

三十一歲時，他開始在桑耶附近的青普進行第二次為期三年的閉關。起初開始閉關時，他是在上釀氏山洞，之後他發現另一個山洞，並認定它是桑欽美多山洞或下釀氏山洞，法王赤松德贊曾在此山洞中從釀·定增桑波得到寧體法門並加以禪修。在餘下的閉關期間，他住在桑欽美多山洞裡。

在青普閉關期間，大圓滿的最高證悟在吉美林巴的相續中被喚醒，起因是他在三次淨相中親見龍欽饒絳（1308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1363) 的智慧身——法身佛的清淨顯現。第一次親見發生在上釀氏山洞裡，他得到龍欽饒絳諸多法門的句和義的傳承。在遷移至桑欽普（大聖洞）後，他經歷了第二和第三次淨相。第二次親見時，他得到龍欽饒絳語的加持，授權他作為其代表，來擎起和弘傳龍欽饒絳的諸甚深法門。第三次親見時，吉美林巴得到龍欽饒絳智慧意的加持，將龍欽饒絳不可言說的證悟之明智力移置於他自己的相續中。

此時的吉美林巴，由於斷除了對境的分別，所有外相顯現都變得無邊無際，沒有單獨的禪修或禪修境界可追求。由於他內心沒有了能分別者，一切都成為自然自在、性空一如。他造了《袞欽夏龍（遍知言教）》和其他一些論著，開顯了龍欽饒絳《七寶藏》的真義，是從他被喚醒的智慧意中流出。對具有信心的的隱修同伴，他以金剛道歌表達了自己的智慧妙力，分別關於不同的情形：

“心性猶如開闊的虛空，  
但更殊勝，因為它具有智慧。  
明光就像日和月，  
但更殊勝，因為沒有實體。  
明智就如水晶球，  
但更殊勝，因為沒有遮或障。”

與：

“吾子，以心觀心並非本來自性之明智。

因此於當下意中，  
無改（造）無動（搖）地自然安住。

吾子，以念來理解缺乏禪修之要點。  
因此於明智自然清新的狀態中，  
無執地安住。

吾子，人們認為只存在心的住是禪修，  
但這缺乏止觀雙運。  
因此對心之或住或散不迎不拒，  
讓明智無有分別自在而住。”

與：

“吾子，堅固、清晰、穩定的觀想  
並非（圓滿的）瑪哈瑜伽。  
消融對（本尊）頭目手足的執著，住於廣大的，  
明智與空性平等的大圓滿。

吾子，執著於四喜的覺受  
並非（圓滿的）阿努瑜伽。  
把心與氣納入中脈已，  
安住於樂空雙運，遠離分別念的大自在。

……

吾子，僅僅對三身任運成就的開解，

並非究竟阿底瑜伽。  
在金剛鏈修觀的自性中，  
讓伺察的虛幻坍塌。”

以及：

“疾病是清除自己諸惡作的掃帚，  
視疾病為上師，向其祈禱  
疾病是上師三寶的恩賜，  
疾病是自己的悉地，因此像對本尊那樣尊敬它。  
疾病是自己惡業正在消盡的徵相。  
不要盯著自己的疾病看，而應看是誰（心）在生病。  
不要把疾病放在心上，  
而應把赤裸明智置於疾病上。

此乃把疾病視作法身顯現的訣竅。  
身是沒有生命的，心即是空，  
有什麼可以給沒有生命之物帶來痛苦或傷害空呢？  
觀察疾病從何而來、向哪裡去以及依何而住，  
疾病僅僅是自己分別念突然的影像而已。  
當那些分別念消失，疾病也會消融  
再也沒有（比疾病）更好的可以燒盡惡業的燃料了。  
不要（對疾病）心存悲傷或生起邪見，  
應將其視作消滅自己惡業的跡象而生歡喜。”

吉美林巴從敏卓林寺的珠旺鄔金巴貢（師利那他）得到《寧體十七續》、《貝瑪寧體》、《上師仰提》以及其他一些寧瑪法門的傳承；師利那他是吉美林巴的一個遠房親戚。此前他還曾從唐卓巴和乃丹袞桑處，得到過寧體法門和龍欽饒絳著作的傳承，然而，究竟寧體法門的勝義和短近傳承，是由龍欽饒絳在三次淨相中直接給他的。

當他圓滿出關時，吉美林巴發現自己的肉身已經徹底精疲力竭了，因為在數年的山洞穴居中，他缺衣少食。他寫道：

“由於食物稀少、環境惡劣，自己前世積累的所有異熟惡業和業債開始在我身上成熟。因為風病（藏醫中把疾病分為風、膽、涎三類），我的後背就如被人用石塊砸擊般疼痛。氣與血液循環的擾動，使我的胸部感到痛苦，彷彿有人把釘子打入我的身體一般。由於象皮病（一種由絲蟲引起的人體寄生蟲病），我的身體過於沉重，而使雙腿難以支撐。猶如百歲老人，我已經用盡了我肉身的能量。我食欲不佳……走上三步我的身體就開始搖晃。（但我想）‘如果我死了，我正是實踐了先輩祖師的教言：心依於法，法依於貧。’因為我已經對大圓滿證悟獲得信心，我的心中不存在擔憂的可能性，而我卻對那些正在遭受老苦病苦的人們生起了極大的悲心。”

之後在淨相，中吉美林巴親見了唐東嘉波——一位長壽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聖者，對他而言所有的事物都融入樂空雙運中。於是他唱出了他的證悟妙用之歌：

“敬禮怙主大聖者（唐東嘉波）！”

我證悟了諸見之顛——大圓滿。

沒有什麼可以修的，所有一切都如見而解脫。

我展開了諸行之王——禪修的旗幟，

如今乞丐我哪怕就是死了也已沒有後悔……

觀想功德源泉之上師，

住我頂上大樂輪，

我修習上師瑜伽之深道。

由於疾病痛苦是清除惡業的掃帚，

意識到疾病是上師的加持，

我把疾病觀為上師並從其得到四灌頂。

最終證悟上師即自己的意，

我（把一切）釋放於本來清淨無有分別的意之自性中。”

他證悟了究竟法身普賢王如來的本面，並且所有的疾病消融於法界。很快，他的肉身沒有了痛苦和障礙，恢復了力量。

接著在守持秘密七年後，給諸弟子開顯傳授《龍欽寧體》法門的時機到了。雖然沒人知道絲毫他發掘《龍欽寧體》的線索，但與他互為師徒的貢尼文·貝佩納覺，由神通得知此事，祈請吉美林巴傳承他開啟的意伏藏法門。作為吉祥的



緣起，三位西藏南部的重要珠古向他獻上供養，並請求他將此法門傳出。

木猴（1765）年六月初十，吉美林巴初次傳授《龍欽寧體》法類的灌頂和講解，在座的共有十五位弟子。在很短時間內，《龍欽寧體》法門逐步傳遍了寧瑪派的各個角落，並成為很多證悟修士的核心禪修訣竅和法會上用的儀軌，至今興盛不衰。

三十四歲時，吉美林巴從青普遷至澤仁迥——西藏南部充耶東喀山谷的長壽洲。在那裡，以德巴普旭家族為功德主，他建造了一座帶有禪修學院的隱修苑，他給禪修學院命名為塔巴千波仲齊貝瑪沃林——大解脫城蓮花光苑。他不想建一個大規模的機構組織，並經常引用龍欽饒絳的《三十忠告論》中的偈子：

“種種方便攝收衆眷屬，  
雖具順緣主持寺廟等，  
糾紛之源自心貪執因，  
獨自安居即是吾忠告。”

澤仁迥成為吉美林巴餘生中的住錫處。大弟子們源源不斷地來這個很簡易的隱修苑，從最偉大的大圓滿上師——仁增吉美林巴，求取甚深甘露法門和傳承；但弟子們各自返回來處，將這些法門與其他人分享。因此澤仁迥始終是簡易的隱修苑；而吉美林巴也始終是簡樸的隱修士。

他對財物和權力毫無興趣，將他得到的所有供養都用於正法用途。而且他在一生中都積極地從獵人和屠夫手中贖下動物的生命。他說：

“我不喜歡經商稼穡這類事，  
也不在城市裡遊走做‘佛事’（收供養），  
我只隨身保留十藏升青稞（作為口糧），  
只要我還活著，我發誓繼續這樣少欲知足的生活。”

在吉美林巴圓寂一段時間以後，澤仁迴隱修苑成為尼寺，直到一九五九年所有一切都在政治動亂中消失為止。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澤仁迴再次重建為尼寺。

吉美林巴的個性深邃、堅強有力、直截了當，但同時他也很慈愛、簡樸、易於相處。他寫道：“我的知覺變得像嬰兒那樣。我甚至喜歡和孩子們一起玩耍。當我遇到具有嚴重缺點之人時，我毫不客氣地當面呵斥他們的人格缺陷，甚至對於受人尊敬的精神領袖，或慷慨的佛法大施主也一視同仁。……在坐、行、臥、食時，我確保自己的意從不與勝義自性的光明相分離。如果是為佛法服務的事，我會全力以赴善始善終，乃至對於被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亦復如此。”

四十三歲時，他收集整理並出資抄寫了二十五函《舊譯密續》，並撰著了《寧瑪密續部史》。後來在吉美林巴和多珠千的建議下，德格國王和攝政王后捐資刻製了全套《舊譯

密續》的木刻經版，這些經版至今仍被用來印經。

四十七歲時，在薩迦赤欽·阿旺華丹秋炯的邀請下，吉美林巴去了薩迦寺給赤欽、赤欽的弟弟和在任堪布阿難陀師利巴哇等眾人授予了法要和傳承。

從薩迦寺返回的路上，後來被人們稱為多珠千的喇嘛索南秋登，從康藏來向吉美林巴求法。多珠千看見吉美林巴是唐東嘉波，而吉美林巴認定多珠千是王子穆茹贊普的轉世，並給他賜名晉美稱列沃瑟。第三世多珠千和德格國王通過多珠千捎信給吉美林巴，邀請他赴康藏，但他謝絕了，因為自己年老體衰，也考慮到這艱辛的旅途會給馬匹帶來苦難。

康藏的巴瓊果欽·仁增和曼格·貝瑪袞桑來向他求取法要和傳承。貝瑪袞桑，後來稱為吉美林巴著名的弟子晉美嘉威紐固（1765～1843）。當仁增和貝瑪袞桑在拉薩時，在他們來到澤仁迴之前，有人偷走了他們的銀塊——他們唯一的生計來源和旅行盤纏。吉美林巴寫了一首詩來安慰他們：

“如果你們知道如何將（痛苦）轉為平等一味的道用，  
那所有不幸的環境遭遇都將成為（出生）功德之緣。  
因此請忍耐而不要心存顛倒之見。  
如果你們依照我所教授的那樣修習，  
你們的意將會與我的意融為一體。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你們將會生起超越所有概念的證悟，  
並且將安住於法身不二的廣大自性。”**

一七八八年當他六十歲時，吉美林巴在桑耶給德格國王和王后授予法要和傳承；他們成為他的具信弟子，並且王后成為其主要的功德主之一。

六十一歲時，在貢澤珠古的祈請下，他訪問了門地措那的貢澤寺，並給予法要和傳承。

這時候吉美林巴遇到眼科疾病，“嚨”傳不得不由多珠千代表他授予給包括咕倉珠古·晉美丹貝嘉參的諸多弟子。他們派晉美嘉威紐固找來一位醫生，並成功地進行了手術。

年當他六十三歲時，尼泊爾軍隊攻打西藏西部地區，很多人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吉美林巴舉行了數次法會，並給諸多寺院獻上供養以祈禱和平與護佑。

當他六十五歲時，他與來自德巴普旭家族的佛母嘉玉卓嘎生了兒子嘉瑟·寧澈沃瑟（1793～？）。

吉美林巴無法接受為數眾多邀請函。然而，經過江則他去了後藏的特卻秋林寺，給予以堪布鄔金巴貢為首的諸多弟子法要和傳承，在沿途的許多地方也傳了法。特卻秋林寺成為追隨龍欽寧體傳承的寺院。在多傑札寺，他給予仁增千摩等人一系列的法要和傳承。

他收到蒙古國王秋嘉阿旺達吉（1759～1807）的祈請

信函和供養，此國王後來成為多珠千的弟子以及夏嘎·措珠讓卓（1781～1851）的上師。

同時，基於上一世佐欽仁波切和吉美林巴之間的通信，佐欽寺的喇嘛們熱切地詢問，他的兒子有沒有可能是第三世佐欽仁波切的轉世，但吉美林巴沒有表明任何可能性。嘉瑟從小就回憶起自己的過去世並反覆說：“我要去止貢。”之後，薩迦赤欽認定嘉瑟為第四世瓊藏·確吉尼瑪（1755～1792）的轉世，瓊藏是止貢噶舉傳承的兩位領袖之一。

六十九歲時，在止貢弟子們安排的聲勢浩大的儀仗伴隨下，吉美林巴與他兒子嘉瑟一起來到止貢寺參加嘉瑟的坐床典禮。對於沿途很多地方的人們來說，這是一次非比尋常的，可以耳聞目睹吉美林巴這位偉大的上師的機會。但對這位年老體弱的上師而言，數天的旅行和無窮無盡的宗教活動讓他體力衰竭。不久，因為水土不服，吉美林巴得了重病；在一段時間內，人們甚至對他的康復失去了希望。此後出乎意料地，他的一個弟子給他從雅瑪嚕聖地帶回一顆名為噶波齊圖的藏藥丸，服用之後他神奇地康復了，甚至看上去要年輕許多，像得到了重生一般。

七十歲時，吉美林巴從止貢寺返回澤仁迥，在沿途許多聖地停留，舉行儀式、獻上供養與傳法。他的健康看起來不錯，但他對於飲食和睡眠很少在意。不論白天黑夜，他都保持毗盧遮那坐姿或聖者坐姿，眼睛也不眨動。他說

自己的色身還活著，是歸因於他對自己生命能量的控制。許多次他暗示自己不久就會去世。但當弟子們沉浸於悲痛中時，他會轉換話題甚至會說：“哦，我的生命沒有危險。”他私下告訴一個親近的弟子說他將要去世並將會轉世，但沒有必要去搜尋新的轉世。當他的弟子們表示希望請個醫生來時，他會說：“好吧。如果你們願意，可以請個醫生來；但我又沒有生病，請醫生來又有何用呢？無論如何，不要從遠處請醫生，這只會給人和動物帶來艱難困苦。”

他還是默默地會來訪者，並根據他們的請求給予加持。在數天裡，在他住錫處周圍連續出現天降花雨、輕微地震。一天他遷至南卓澤—在上方的隱修苑，對住在那裡表示了極大喜悅。他招待了一些訪客並傳了法。

就在第二天，即土馬（1798）年九月初三，他傳授了白度母修法。從清晨起，一股濃郁香甜的芬芳瀰漫了整個隱修苑。天空晴朗無雲，微風不興，但從蔚藍的天空中持續飄下雨絲。所有人都感到驚奇但也很擔憂。隨後那天初夜時分，他讓人在佛壇換上新的供品。以聖者坐姿安坐，他的色身顯現融入本初自性中。

他的弟子們發現藏在不同地方的兩個不同的遺教，包括對弟子們的禪修開示，以及關於自己善後儀式與轉世的指示。其中之一包括以下幾行：

“我恆時住於法性證境中：

對我而言沒有來和去。

生與死的示現僅僅是俗義。

我在本覺中得大解脫！”

澤仁迥和前藏、康藏、不丹等地許多寺院舉行了為期數月的法會，之後，吉美林巴的法體被安置於澤仁迥隱修苑的一個小金塔中供奉，直到數十年前澤仁迥尼寺被毀為止。

在他圓寂後，吉美林巴的著名轉世包括：身化身多欽哲·益西多傑（1800～1866）、語化身巴珠仁波切（1808～1887）、意化身蔣揚欽哲旺波（1820～1892）。

吉美林巴共撰著了九函論典和開啟的伏藏法本，其中著名的有兩函（一說三函）實修訣竅與儀軌法本匯集《龍欽寧體》，此乃是開啟的意伏藏法門；一函金剛橛儀軌《普巴金剛續》，這被認為既是伏藏法又是佛語經函；他最著名的論著《功德藏》及其兩函自釋；以及成為寧瑪派大圓滿禪修最完備的指導手冊《益西喇嘛》。

《龍欽寧體》作為重要的伏藏傳承保存下來，與他的論著一起，吉美林巴的傳承成為寧瑪派中最普遍受到歡迎的一個支派，至今不衰。在龍欽寧體傳承中，諸弟子和再傳弟子都是同等的大成就者，就如吉美林巴所授記：

“在我的光明寧體傳承中，子威於父，孫威於子。”

#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在他的上首弟子中，主要的幾位由蓮師在《乃強圖吉卓布（龍欽寧體授記指南）》中預言：

**“通過南喀寧波、釀氏、卻揚和  
神聖王子的轉世化身，聖教的大門將被開啓。”**

這些弟子是：釀敦·札底阿強·日貝多傑（即貢尼文·貝佩納覺），南喀寧波的轉世；不丹的洛本·晉美袞珠，釀·定增桑波的轉世；特欽林巴·卓東塔欽（智美林巴，1700~1776），噶蘭·嘉哇卻揚的轉世；和多珠千·晉美稱列沃瑟，王子穆茹贊普的轉世。特欽林巴、唐卓巴和札底阿強與吉美林巴互為師徒。

在他弟子中，弘揚《龍欽寧體》法門最卓有成效的有下列幾位：第一世多珠千·晉美稱列沃瑟是《龍欽寧體》主要的傳承持有者，他建造了三座寺院——多山谷的殊欽達果地方的卓東袞恰林、石渠山谷的格澤多地方的奧明仁增佩吉林，以及色山谷的雅礮貝瑪穀咕。康區石渠的晉美嘉威紐固在札瑪礮隱修苑待了很多年，後來遷至匝迦寺。不丹的晉美袞珠在不丹東部建造了咚桑雍拉丹吉日沃貝巴林寺，在今日不丹東部貝瑪噶嚙行政區內，被稱為雍拉貢寺。吉美林巴的其他主要弟子，則羅列於本書後面的傳承樹中。

在他主要的功德主中，德巴普旭資助修建了他在澤仁迴的隱修苑；德格國王，尤其是德格王后澤旺拉嫫——根據授記她是法王赤松德贊的王妃頗炯薩·嘉摩村的轉世，資助



刻製了《舊譯續部》、許多函《龍欽饒絳集》和九函《吉美林巴集》的木刻經版。並且，西藏的攝政達察丹貝貢波（1733年去世）和第十三世噶瑪巴·敦都多傑（1733~1797）非常尊敬地寫信向他請教。

雖然西藏顯赫世家諸多弟子蜂擁而來拜見吉美林巴，但他只關心尋找真正的傳承持有者——這些人大多來自平民簡單的背景。引用過去祖師的話，他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有一個能持有傳承的乞丐作弟子  
勝於有一千個顯赫人物作弟子。”**

吉美林巴的一生中充滿了神蹟，但他隱秘了自己的神通，並讓豐富的生活保持簡樸。他是與生俱來的智者，雖沒有經過傳統的修學，但他所有的言表都成為教法，他所有的行為都是在為他人服務。他在澤仁迥與世隔絕之處，始終保持了隱秘苦行者的風範，但他的智慧之光照遍了寧瑪巴所有的角落，時至今日還在照亮著全世界許多開放的心靈。他生來就具諸多吉祥的體徵，牙齒上有“阿”字，拇指上有“哈呀（二合）”字，胸口有金剛杵相，臍處有金剛鈴相。他親見了諸多佛陀、本尊、傳承祖師，猶如面對面那樣得到法門和加持。從他的牙齒和頭髮生出舍利，此乃他大圓滿成就很高的徵相。他給我們留下的最重要的遺產是法身金剛句——體現了究竟真諦的他的論著和發掘的伏藏法門。

## 第一世多珠千·晉美稱列沃瑟 (1745~1821)

第一世多珠千·晉美稱列沃瑟，是《龍欽寧體》法類的根本法主 (rTsa Ba'i Ch'os bDag)。

他有很多名號，包括袞桑賢彭、索南秋登、強秋多傑和珠旺佐欽巴。

藏曆第十二繞迴木牛 (1745) 年，他生於西藏東部果洛省上多山谷。多山谷在果洛省，是安多地區和康區的交界處。多珠千的父親宗闊來自於穆波董部落普瓊族，這是一個武士部族；他母親索南措來自尼索 (努素) 部族。

他的誕生得到了蓮花生大士的授記：

“在東面會出生一個名為沃瑟者，  
有著強烈的信心、超凡的行爲、  
具威力的意並具足智慧，  
他將會高舉被發掘的心寶藏法門，  
並依靠許多具善者的協助把它們弘揚光大。”

三歲左右，多珠千開始回憶起他過去世的事；他父母不讓他復述這些事，因為他們擔心他被魔鬼附體了。四五歲時，他時而會見到脫嚙境相中各種神奇的光明，他會樂憂交集地住於此光明中。

六、七歲時，他見到人們貧困、病、老、死的痛苦並留下深刻印象。以此為緣，他幼小的心靈中充滿了難以抑制

的傷心，稚嫩的小臉上經常淚流漣漣。

七歲時，他父母把他送到他一個當喇嘛的舅舅那裡學習藏文和讀經。他只學一次就能夠讀誦那些祈禱文，而其他同學則必須反覆練習才行。雖然多珠千在他的過去諸世中，曾轉世為很多偉大的上師，但他年輕時並沒有被認定為珠古。這樣，他得以經歷西藏每一位普通學人所面臨的機會和挑戰。

十歲時，他開啟了一些伏藏法，但沒有人認為它們很重要，所以都佚失了。在為數眾多的境相和夢境中，諸多大師付囑他法門，賜予他加持，並警告他即將面臨的危險。由於他的心裡充滿了悲心，當他的父母不注意時，他會為人們正在遭受的苦難而痛哭，他總是盡力去幫助他們，至少也為他們祈禱。他從未對別人生起過惡念，哪怕對方是企圖傷害他的人。他總是很真誠、勇敢和有力地表達他的想法。為了讓他人更安樂，他慷慨相助，樂此不疲。

十四歲時，他進入白玉傳承的果欽寺，隨學於喜饒仁欽，直至上師圓寂。喜饒仁欽是貝瑪倫珠嘉措（1660～1727）的弟子；而貝瑪倫珠嘉措是白玉傳承的開宗者袞桑喜饒（1636～1699）的弟子。喜饒仁欽給他起法名為索南秋登。他修學了以大圓滿和札龍為主的諸多法門，並圓滿了許多觀修和念誦。然而，他並沒有在他原有的修證基礎上得到很大進步。

二十一歲時，多珠千和六位比丘一起經過德格去前藏。在途中德格的八邦寺，他從錫度·確吉炯涅（1700～1774）得到法要。

他們終於抵達達拉岡波寺——密勒日巴尊者（1040～1123）大弟子岡波巴（1079～1153）的法座所在。在達拉岡波寺，第五世岡波巴·稱列旺波（彌龐旺波，1757～？）給多珠千起名為索南秋登。跟隨第三世岡波巴·桑波多傑的弟子當曲旺秋大師，多珠千學習了達波和薩聰傳承的前行、察欽秋珠和頗哇，以及其他許多法門。隨後，他費盡千辛萬苦，去朝拜了西藏最著名的聖地之一噶日神山。在那裡，他親見了金剛亥母並得到加持。不久所有的聲音，朝聖途中經歷的擔憂和艱辛都變成大樂覺受，他感到非常喜悅和滿足。

在從噶日返回達拉岡波的途中，當曲旺秋讓他到天葬場，修一晚上施身法並囑咐道：“無論發生什麼，都不要離開。”於是多珠千來到天葬場，前半夜修了一座施身法。中夜當他醒來時，他發現身後的岩石變成了巨大駭人的怪獸，披散著長髮、齜著獠牙。多珠千害怕起來，全身顫抖。他再也無法入睡，但記著上師的吩咐，再修了一座施身法之後，他繼續背對著怪獸躺在那裡。黎明前，他修了第三座，也是最後一座施身法。不久天光亮了，發現身後只有岩石而已。他感到非常高興，覺得自己被賦予了重生的機會。從天葬場，他直接去了上師那裡。通過神通，上師已經知道所發生的事，並正在那裡等他。哈哈大笑著，上師問道：“你的善

妙修行還在嗎？”多珠千答道：“不在了，它已經消失了。”上師說：“你做得好。你過去曾執著於你所謂的善妙的禪定覺受，這會讓你轉生於六道輪迴中的天道。我讓你去天葬場，就是為了擯棄這些執著。因此，不要後悔你喪失了那些覺受。你半夜裡沒有離開天葬場，做得好。”隨後，上師利用此事作為直指究竟自性的方便，問道：“那些恐懼有真實存在的實體嗎？它們不是從自性生又消融於自性嗎？”接著在沃瑟普（光明洞），多珠千用很少的食物進行了長期閉關。

多珠千和同伴們一起到桑耶、拉薩和前藏的其他聖地朝聖，隨後，他們返回家鄉。途中在德格時，多珠千從第二世協慶饒絳·袞桑南嘉（1713~1769）接受法要，協慶饒絳給他起名袞桑賢彭。他還從佐欽寺第一世吉文·袞珠南嘉（1706~1773）和白玉寺第一世噶瑪固欽·噶瑪札西（1728~1790）得到法要。

從二十五歲至三十歲，多珠千待在故鄉附近的山谷，因為他一個年邁的叔叔，以佛法的名義敦促他，在自己去世前不要離開。由於多珠千來自一個孔武有力的部族，傳統的束縛迫使他不得不擔負起照看部族的責任。他有一顆無畏的心，威嚴的個性，能夠片言折獄，這些使他成為最受人尊崇的部族人物。一天，他騎著本部族最著名的一匹馬，穿過一個山谷去討取債務。突然間，他心裡生起強烈的對輪迴的厭離心；頓時，他面前的所有顯現，都變成阿

#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彌陀佛的極樂淨土，異常美麗，不可思議。他心裡的所有執著和渴愛都瓦解消融了。接著，極樂的阿彌陀佛以最悅耳動人的聲音說道：“善男子，不要留在這裡。到你喜歡的任何地方去，你的願望將會實現。”後來，他從這個精神境界和覺受中回到平凡的世界，彷彿從酣睡中醒來。多珠千寫道：“這次經歷可能也就持續了喝兩杯茶的時間”，也許有二十分鐘吧。“從此以後，我對世界最妙最善的榮華富貴、權力和所得都沒有了興趣，彷彿病人對油膩的食物毫無胃口一般。”之後他又寫到：“雖然，這次經歷也許看起來並不那麼重要，但這是我生平故事中最佳的部分。”

多珠千去了佐欽寺，在那裡，從二世本洛·貝瑪多阿丹增（1731~1805）得到了《空行寧體》傳承和講解，並加以實修。

其後，與四位比丘一起，多珠千開始了他第二次前藏之旅。途中他得了重病，醫生和朋友們對他的康復不抱什麼希望，他甚至拒絕服用任何藥物。然而，僅僅依靠他朝聖的強烈願望和內在禪定的力量，過了一段時間他康復了。

最後，他終於再次抵達達拉岡波寺，並從第五世岡波巴·蔣華稱列旺波（慈誠貝巴）接受法要。接著他們去雅龔、桑耶、札什倫布寺、薩迦、楚布寺、拉薩和止貢朝聖。他還從第十三世噶瑪巴·敦都多傑（1733~1797）得到法門，噶瑪巴給他賜名噶瑪旺札。

多珠千返回佐欽寺。鑒於在寺院裡禪修干擾太多，他感到不安寧，於是他去了離佐欽寺不遠的岡珠奧瑪（意為“下游的雪山”）。

三十五歲時，他開始在人跡罕至的岡珠奧瑪雪山的山洞裡，開始為期三年的閉關，修持《貢卻齊度（三寶總集）》等諸多法門，尤其是在夏天觀修脫噶，冬天修習札龍（藏密氣功）。他很喜歡這裡寂靜的環境，但他發願全身心地投入修法，乃至一剎那也不為對環境的喜歡所分心。然而，過了一個左右，他的身體遇到了巨大的奇特感應（Lhong Ch'a），他開始難以息止洶湧澎湃的念頭、情緒和幻覺。此時，他遇到了命氣（Srog rLung）的擾動，出現了瘋癲邊緣的症狀。所有的顯現都成為怨敵，他甚至在他的茶杯裡看到令人恐懼的野獸。他感到自己被捲入了持著兵器的戰爭。一個晚上在夢中，他聽到一聲非常駭人的叫聲，他覺得自己的心臟都迸裂了。甚至他醒來後，他還持續聽到這相同的喊叫聲，之後還看到一束頂天立地的柱形黑光。他的身體劇烈地顫抖著，他感到一種難以忍受的恐懼、害怕，乾坤已經上下顛倒。但在隨後的一瞬間，所有驚心動魄的顯現都融入他自身的“我”中，而“我”也只是在投射和經受那些顯現而已。接著“我”的概念也無有造作了消失了。能生恐懼的心和所恐懼的對境，融入法性一味空性中，在他夢中和覺受中的那些恐懼，消失得蹤跡皆無。彼時，他寫到：“我經歷了一種成就，其中沒有任何所謂

見需要證悟；也沒有隨後的修。僅僅處於這種證境中，我對不善覺受的恐懼和對大樂覺受的喜悅，已經不復存在。”

在即將獲得很高證悟之前，很多修行者通常會經歷最後的心靈、情緒和習氣方面的劇烈鬥爭，表現為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誘惑、令人恐懼的幻覺、駭人的聲音或痛哭的感覺。很多大上師們，在他們即將進入很高證境前，也曾有過類同的經歷。如果行者不屈服於這些——由微妙的串習而產生的最後關鍵時刻的干擾的話，並安住於證悟的自性中，而超越這些最後的境遇，就彷彿從毯子上抖落灰塵而使其清潔，行者將不留餘習地從心靈與情緒的障礙中，得到徹底的大解脫。那些所謂一帆風順的禪修者可能會想：“我的修持如此善妙，乃至我沒有經受過考驗的經歷。”但事實很可能是，他從來就沒有從根本上斷除心靈和情緒的煩惱及其餘習。

過來一段時間，多珠千吃完了所有的食物；於是在很長時間裡，他除了喝點茶以外，很少有吃的。他的身體變得很虛弱，就像臥床的病人。他難以挪步，呼吸沉重，胸口發悶。一天，他水壺空了，他到山洞外的池塘邊打點水。在爬上山洞返回途中，因為水壺太重，他摔倒在地暈了過去。過了一會兒，他蘇醒過來，試圖站起身來，但沒有成功。一個念頭冒上他心頭：“看來無法逃脫死亡了。該怎麼辦呢？”隨後另一個念頭冒出來：“如果我是做不善業而死的話，那應該很悲哀；但我是為修持正法而死，因此我應該感到高



興。”這個想法使他心生歡喜，這份喜悅給予他力量站了起來。他回到閉關的山洞，點燃一些他為平息劇烈的風病時，而留作藥用的糴粑粉，嗅了一下糴粑熏煙。接著他用較小一點的水壺裝水燒了點茶喝下去，這茶讓他的身體劇烈震動，他非常艱難地讓它平靜下來。

這時他思忖道：“我最好到佐欽寺去找一些食物；否則我就會餓死，這將成為我修法的障礙。”他離開山洞向下爬了一小會兒山路，但他實在太虛弱了，再次摔倒在地。爬起來，他想：“我多麼愚蠢啊！我的上師們吩咐我修持正法，遵從上師們的言教是我主要的修法。出去找食物是不對的。哪怕我死了，在圓滿這次閉關實修前，我也不應該離開閉關的山洞。”於是他返回山洞，一如既往地繼續禪修。過了一會兒，他聽到一記敲門聲，但他正在修法中，沒有予以理睬。在禪修中間休息時，他發現門口有一罐酸奶，他拿回洞中享用了它。這酸奶，具有特殊的療癒功德，不僅恢復了他的身體健康，還有助於他的禪修。這酸奶據說是護法女神澤仁瑪（長壽姐妹）供養多珠千的。從此這個山洞被稱為“澤仁普（長壽洞）”。數天後，他的道友們給他帶來了食物儲備。護法女神澤仁瑪留下的銅製鍍金酸奶罐，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為止，一直保存在多珠千寺的一座佛塔裡。

三十八歲時，多珠千遷至佐欽寺附近的辛傑山洞，在那裡進行了為期四年的閉關——閉關中途，有一次不得不去

##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佐欽寺，而短暫中斷了一下。他修持了達波傳承的勝樂輪金剛五尊和鬪那林巴掘藏的《忿怒蓮師美齊》和《無上極密金剛橛》。隨後修習辛傑（閻摩法王），並用手指像在爛泥中一般在岩石上寫下辛傑咒。從此，這個山洞被稱為“辛傑洞”，有人告訴我這個岩石上的咒子至今仍可見到。

其後，他從第三世佐欽仁波切（1759～1792）得到《噶松桑哇寧體（三根本秘密心髓）》傳承，並閉關修持了較短時間，期間有很多經歷和境相。在這次閉關中，第三世佐欽仁波切給了他一本《功德藏》，他閱讀之後對此論著者——吉美林巴生起了“無有造作的信心”。

多珠千去見佐欽仁波切，佐欽仁波切鼓勵他去拜見吉美林巴，說：“去見他，比你留下來閉關更有益。”佐欽仁波切還敦促多珠千，代表他去邀請吉美林巴來康藏，否則至少也要把《龍欽寧體》傳承給他和其他人帶回來。從佐欽仁波切，多珠千得到了《寧體雅喜（四品心髓）》和其他諸多法門的傳承和教授。

在德格某地，多珠千遇到一條大河，但沒有找到渡河的辦法。他住於把河水視作大地的禪定中，如履平地般在河上走了過去。當他就要到達對岸時，他想：“噢，我的禪修相當不錯啊！”正動念時他沉入河中，差點淹死。後來他經常開示說：“動分別念很危險。”

四十一歲時，多珠千第三次赴前藏。在西藏南部雅魯

山谷的澤仁迴隱修苑附近的德巴普旭家族，他首次見到吉美林巴——他具有宿緣的上師。見面時他們都非常高興，猶如失散多年後重逢的父子。吉美林巴說：“昨晚我夢見遇到一位菩薩，應該就是你了。”多珠千看到吉美林巴就是唐東嘉波，並經歷了很多境相和天啟。

多珠千從吉美林巴受了菩薩戒；當晚在光明夢境中，多珠千看到，從一個白色佛塔中取出了數斛迦葉佛的舍利和遺骨。這是多珠千在重續過去他在迦葉佛前發的願——迦葉佛時代，他是拘縷紀王之子。

當接受《上師意集》灌頂時，多珠千清晰而沒有絲毫疑惑地回憶起吉美林巴曾轉世為釀·尼瑪沃瑟（1124～1192），而他自己曾轉世為桑吉林巴（1340～1396）。

吉美林巴授予了多珠千《噶瑪（佛語經函）》和《德瑪（伏藏）》法門完整的傳承，包括《龍欽寧體》、《功德藏》及其自釋、《七寶藏》、《興達南松》、《解脫心要》和《舊譯密續》。吉美林巴給他起名為晉美稱列沃瑟——無畏事業光明。

當多珠千在桑耶時，巴瓊果欽·仁增和曼格·貝瑪袞桑從康藏到那裡朝聖。多珠千寫了封信，讓他們去找吉美林巴求法。後來，貝瑪袞桑稱為吉美林巴著名的弟子晉美嘉威紐固。在接受了兩週的傳法後，仁增和嘉威紐固回到桑耶與多珠千會合。他們一起到前藏去朝了聖；接著去後

藏的大修士仁增貝瑪西寧，並得到許多《北伏藏》傳承。

隨後，多珠千由計畫回康藏的嘉威紐固相伴，從後藏返回拉薩。當他們在穿過前藏雅卓地區的無人荒野時，多珠千得了重病，但他的心情始終很愉悅。嘉威紐固寫道：

“當我們師徒倆沿著雅卓山谷向下走時，怙主上師（多珠千）得了嚴重的氣脈病和風濕病。他時刻處於極度疼痛中，變得非常虛弱，幾乎要死過去。我們除了一塊已經腐爛的動物脂肪和一罐油以外，沒有什麼其他食物，甚至連一勺糌粑粉都沒有。我們喝了點紅茶。在他坐下休息後，為了讓他再站起來，我必須用雙手使出全部力量拽他起來。儘管他的身體狀況很危急，他沒有沮喪，相反他會說：‘噢，今天我有機會讓我的色身吃點苦頭，並調服我貪欲的心，以此苦行來修持一點佛法。我正在實現我珍寶暇滿人身的目標……毫無疑問，我正在經受的艱難困苦，是過去積累福德善業的成熟，它正在淨除我過去多生中積累的業障。’他的心裡充滿了大喜悅。我也感到歡喜，心想：‘這位怙主上師正在實修佛陀的教言——越過刀山與火海，捨生赴死求正法’。而且有時當上師沒有注意時，他獨自落了很多淚，想著：‘這位聖者將在這塊無人會留意之地圓寂。’”

在拉薩他們倆分手，嘉威紐固向西返回後藏，而多珠千向東去康藏。但走了幾天之後，多珠千無法忍受就這樣離開他的上師，而不再去見他一次。於是他向南折回去拜見吉美林巴，這讓這位上師感到又驚又喜。多珠千得到了更多的

傳承和教授。吉美林巴認定他是法王赤松德贊之子穆茹贊普的轉世，並授權他為《龍欽寧體》法門的根本法主，就如《乃強圖吉卓布（龍欽寧體授記指南）》所授記：

“拉瑟（聖王子）的轉世化身

將開啓《龍欽寧體》正法的大門。”

返回多山谷途中，在上多山谷女頭人阿炯薩巴宗的請求下，多珠千在離開現在的多珠千寺約十英里遠的殊欽達果為一座寺院奠基。但不久以後他就去德格了，建寺工程也停止了。

在佐欽寺，他給予第三世佐欽仁波切（1759~1792）和第二世本洛（1731~1805）《龍欽寧體》傳承。在佐欽仁波切的再次贊同支持下，多珠千帶上豐盛的供養，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赴前藏。與他隨行的有格澤喇嘛·索南丹增（晉美俄察）和其他一些人。這次，他在德巴拉嘉赤（嘉日）家族見到吉美林巴。

隨後，他與吉美林巴一起去了桑耶。在桑耶主寺，多珠千資助並安排了一次由吉美林巴主持的盛大薈供。他從吉美林巴，再次受菩薩戒，並一起念誦了很多遍《普賢行願品》。他資助了一個為期七天的“孟珠（藥修）”法會，由吉美林巴領頭加持製作法藥。桑耶主寺是，數世紀前蓮花生大士把《龍欽寧體》付囑給法王赤松德贊（吉美林巴的前世化身之一），以及給王子穆茹贊普（多珠千的前世化

身之一) 傳法的地方。

其後他們一起回到澤仁迥。吉美林巴傳了很多灌頂，但由於他的視力有些問題，多珠千代表上師給澤勒果倉珠古的轉世、唐卓的晉美丹貝嘉參等許多人念了《舊譯密續》等法門的“嚨”傳。

一七九一年，當多珠千在桑耶寺時，尼泊爾的咕喀軍隊洗劫了西藏西部的許多地方，包括日喀則城和札什倫布寺。前藏的人們害怕咕喀軍隊隨時會打過來，紛紛逃離自己的城鎮和寺院。

在擔驚受怕的人們的請求下，多珠千圓滿了在桑耶寺的祈禱後，去了嘿波日山並作了桑（煙）供。他召請來諸護法神，並提醒他們過去曾當著蓮師的面發願守護西藏。桑供的煙變成了大鵬金翅鳥的形狀，向侵略者的方向飄去。在日落時分，他向西拋擲了一個朵瑪。彼時，正有一堆烏雲伴隨著強烈的風暴從西而來，但當他拋擲了朵瑪後，烏雲神奇地向西折回了。

隨後，多珠千寫了首詩，詩中預言說已經不必為尼泊爾軍隊所擔驚受怕了，他把這首詩送到拉薩的西藏政府手中。因為有了多珠千的保證，桑耶的人們不再離家逃難了。他想去見吉美林巴，但卻未能實現，因為桑普河上已經沒有渡船了。之後，他到桑耶寺的護法殿果佐林。他先念了祈禱文並修了儀軌；但突然他神情大變，對著西藏主要護法神—

一貝哈爾像高聲斥責，用他的法衣擊打護法像，扯下護法像外面裹的衣物，並且詰問護法神過去當著蓮師面所發保護西藏的願。最後他恢復了寧靜，並安住入定良久。（我曾聽過諸多故事，說人們見到護法像顫抖了，從嘴裡和鼻孔中冒出煙霧，升入空中，給入侵的軍隊造成了冰雹和瘟疫。）

西藏政府的高級官員之一嘎龍匝薩喇嘛·格桑南嘉派了一個特別代表團，來向多珠千請示關於尼泊爾軍隊威脅的預言。在給嘎龍喇嘛送回的詩中，多珠千寫下他的預言，其中有這麼幾行：

“在（我）水晶般本來清淨（的心意）中，  
出現了如下詞句：  
噢，自負的人們，在舒適愜意時，  
為傲慢所膨脹充滿，  
不要聽從未經證實的傳聞。  
不要逃離去未知的土地……”

前藏四省，當時正面臨著嚴重的乾旱，多珠千作了火供，帶來了滂沱大雨，舒解了許多人饑荒的威脅。

多珠千從桑耶去了澤仁迴。這時，吉美林巴因為有眼疾（可能是白內障）無法看書；晉美嘉威紐固去找來一位眼科醫生，做了一次成功的手術。在最後離開前，多珠千把他隨身所有的財物，包括他珍藏的一頂古董帽子，全部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供養給吉美林巴。供養畢，他感到非常喜悅與安寧。

吉美林巴讚歎了多珠千，並寫下給他的教言，包括以下幾行：

“他可以治癒（身體和環境）要素的擾動，  
他能夠克服違緣障礙，  
他可以圓滿完成上師所吩咐的一切，  
這不正是具善的弟子嗎？  
由於我們過去  
很多世前就開始的業緣，  
晉美稱列沃瑟，  
你從遠方  
一個我未曾見聞的地方而來。  
帶著珍貴的甚深廣大  
難值難遇的法門寶藏，  
你要返回你的家鄉。  
你就猶如成功的商主（取寶）從海上返航。  
如果沒有過去的因緣，  
甚至你就住在同一個地方，  
你怎麼能夠把我  
視作利益他人的菩薩？  
……  
誠如《乃強圖吉卓布》所授記，



在修建桑耶寺時，  
我們是父（法王）與子（王子）。  
在淨相中你也親自見到過。  
從你小時候起，  
當你離群索居時，  
就像我過去曾經歷過的一樣，  
你就得到了發掘伏藏的授記。  
如今佛語和伏藏法門的寶藏  
我已經都付囑給你，  
並且我預言你將把它在野蠻之地廣泛弘揚。  
只要證悟的真如自性不被幻象所遮蔽，  
並無必要在閉關中度過一生。  
……  
在你我之間沒有絲毫間隔。  
由你我心意相應的真實諦，  
由三寶的大悲加持，  
由三根本之力，  
由諸護法之護持，  
願汝之佛行事業沒有任何違緣，  
願一絲一毫障礙都沒有！”

吉美林巴說：“今晚你就住在我家吧，我有一些教言要給你。”於是，多珠千臨別前的最後一晚，就在吉美林巴身邊。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吉美林巴說：“我所得到的所有佛語和伏藏法門，是你和我所共有。當法界空行母付囑給我《龍欽寧體》的黃卷時，她告訴我這是法王及其王子共同的傳承法門。並且，《乃強圖吉卓布》云：‘正法的大門將被聖王子的轉世所開啟。’因此，沒有絲毫疑問，你就是（聖王子的）轉世化身。你的主要使命，是為了利益這個傳承和眾生，來弘揚這個法門。我們是無二無別的。將來有一天你的弘法利生事業會非常成功；但也會有來自反面力量的許多障礙。向我祈請，你的障礙就會息止。當你心中對我生起新的信心，新的機會來臨時，我們父子將會再見面。”

最後一句的意思是指吉美林巴將轉世為多欽哲，並將再見多珠千並拜他為師。

多珠千表達了他想成為一名隱修行者的願望；吉美林巴拒絕了他的想法，建議道：

“我給你傳授了菩薩戒——發誓承擔起利樂所有眾生的責任。如果你僅僅是貪圖山洞的寂靜安樂，那你可能忽視了你發的願。要始終堅定不移地弘揚正法。我對你充滿信心，甚至不善的環境，對你來說也會變成功德。”

第二天，多珠千把吉美林巴赤裸溫暖的蓮足置於自己的頭頂，淚流滿面，說：“願此後生生世世，我都與怙主上師您不相分離。願我身、語、意的一言一行，都成為利益佛法和眾生的無盡源泉！”吉美林巴滿懷深情地和多珠千行碰

頭禮，說：“我們永不分離，這是個承諾。祝旅途愉快！”多珠千感到他的心都跳出了胸膛，向後退著出了房間，離開了隱修苑。

此時多珠千已經被人們認為是位重要上師，他不得不在桑耶、德巴拉嘉赤等許多地方舉行法會和儀式。

在西藏政府的請求下，在拉薩的多覺巴祈（多巴），由強仲堪布（即固敦堪布）親自指導，多珠千進行了數天的法會，先為政府、國家，後為固敦堪布本人祈願祝福。當瑪貢法會的“朵”（mDos）儀式圓滿時，多珠千神奇地用右手單手舉起一兩層樓高的“朵”，並扔了出去。西藏政府對他護佑國家，和為西藏作預言深表尊敬和感激。從那時起，多珠千被人們稱為“多珠千”，意為來自多（山谷）的大成就者（珠千）。拉薩的人們說：“成就者有很多，但大成就者只有一個。”

多珠千還邀請了嘉威紐固一起返回康藏。在途中，他們遇到很多威脅，但他或以非凡的勇氣，或憑藉其精神證悟之力，克服了重重艱險。所有這一切都增強了他內在的證悟。例如，一天他們在雪中迷了路，多珠千感到一陣悲哀；這悲哀喚起了神奇的境相，他見到了密勒日巴。密勒日巴唱著道歌，傳給他《密勒日巴了義藏》儀軌，然後融入多珠千自身。

一七九三年，多珠千首次應邀到德格王宮。他舉行了儀式，傳了法，期間出現很多神異的徵相。從那時起，多

珠千成為德格攝政王后澤旺拉嫫以及她兒子王子澤旺多傑仁增（1786～1847？）的國師之一。德格王府請求他留下來擔任常住國師，但多珠千立刻拒絕了，因為，去漢地五臺山並在那裡度過餘生，是他最主要的願望（雖然此願望從來沒有實現過）。

此時多珠千把他的生命唯一奉獻給弘揚佛法，讓諸法門進入許多可化之機的心田。在自傳裡，吉美林巴在收到多珠千成功地弘揚佛法的消息時，表達了他的喜悅心情：

“多喇【來自多地的喇嘛，即多珠千】（在德格）傳講了三次寧體法門。第一次，有兩千弟子參加；第二次有三千弟子；第三次有五千弟子。很多在家人發誓不再打獵，由此很多動物得到了‘無畏布施’。我對自己處於這麼遙遠的地方而發菩提心所帶來的小小結果感到高興。這正應驗了授記中所說的：‘南寧、釀苯、卻英和聖王子的化身將開啟（《龍欽寧體》）正法的大門。’”

同一年，在德格攝政王后的請求和資助下，多珠千為在石渠山谷格則多地方的奧明仁增佩吉林寺奠基。但奠基之後，他就離開去安多了，由於他長期以來就希望去五臺山。在安多的札嘎椎宗聖地，他閉關了一個冬天。

在果美省秋傑仁波切的寺院裡，多珠千給著名的格魯學者秋傑仁波切傳了《龍欽寧體》等法門；秋傑仁波切修學過寧瑪法門並成為多珠千的弟子之一。多珠千也從果美·秋

傑得到一些傳承。

在安多地區，多珠千給許多藏人和蒙古人居民傳法，並為他們服務。他顯現了很多神變，例如，給一個缺水的居民區從乾地裡引出泉水。青海地區的蒙古人稱呼他為“哈漢達賴喇嘛”。

由於多珠千證悟力量名聲遠播，年邁的蒙古頭人秋囊匝薩邀請他到自己的領地，雖然在過去兩年裡，在當地禁止修持寧瑪派。這位頭人生了許多孩子，但無一倖存，儘管他已經向塔爾寺的喇嘛們請求護佑加持。多珠千給頭人加持，並預言他還會有個孩子。當孩子出生時，嬰兒太虛弱了，沒有人指望他會活下來。但經過多珠千的庇佑，這孩子存活了下來；這孩子起初名叫雅瑪他，後改名為嘎哇嘉秋和益辛旺嘉。多珠千的精神力量，促使當地人心裡對其他佛法宗派產生了新的寬容態度。

多珠千還應當時青海地區最重要的酋長蒙古國王慶旺·阿旺達吉（又名秋嘉·阿吉旺波，1759～1807）的邀請，給國王王后等四十至一百位重要人物傳授了《龍欽寧體》、《空行寧體》和《功德藏》釋的傳承和訣竅。

多珠千授予拉喀寺的珠欽珠古·晉美南喀嘉參《龍欽寧體》傳承，珠欽珠古後來成為《龍欽寧體》的傳承持有者。在一九五九年以前，據知拉喀寺有超過一千九百位常住密咒士。多珠千還給蒙古阿啦廈的阿旺丹達拉然巴

(1759~?) 傳了法。

隨後，多珠千遇到了點麻煩，與清朝皇帝派駐青海首府西寧的代表大臣諳班（滿族語，意為大臣）有關。多珠千被傳至諳班的營地，他被指控從屬於一群逃離家鄉的康巴人。多珠千是在幫助他們，而並不屬於這群人。另一項指控是，多珠千已經在青海地區待了數年，但卻從未知會過諳班，這倒是真的。另外，據說他還曾戴過堪布的帽子，但卻沒有得到正式的認可；這個部分正確，因為他沒有從被當地奉為正統的格魯派得到過這樣的認可。通過兩個翻譯，當著一大群青海地區西藏和蒙古的達官顯貴（包括國王阿旺達吉和覺囊匝薩）的面，諳班盤問了多珠千整整一天。用多珠千的話來說，他們所有的人“坐在那裡，彷彿上了一天佛法課程”。那天結束時，諳班不僅把多珠千釋放了，他還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以致於請求多珠千為他一個生病的朋友祈禱。問題就這樣神奇地解決了，讓所有人感到意外。否則，將會給多珠千的生命帶來真正的威脅，並會動搖作為他的功德主的蒙古王子們的地位。

許多個月之後，諳班派人把多珠千請到西寧。在西寧，諳班很恭敬地對多珠千說：“通常，當人們收到來自皇帝陛下的信函時，他們要面向東方洗耳恭聽。然而您可以依舊坐著，但請面向東方仔細聽。”鄭重其事地，諳班取出嘉慶皇帝的信函，信中有如下幾行：

“如果這位上師對人們有益，那他是紅帽（寧瑪）派的

上師也應該沒有關係。他（多珠千）必須留在青海地區，他不可以離開青海去五臺山、拉薩或他自己的家鄉。如果他要離開的話，那他必須先向朕匯報。（青海地區的）頭人們必須向這位上師致敬，並提供方便。”

當地的人們，把皇帝對多珠千作為青海地區十二支蒙古部族的上師的認可，視作無上榮耀。他們非常歡喜，因為他們祈禱讓多珠千留在他們那裡的願望實現了。但多珠千夢寐以求去五臺山的計畫破滅了。（有故事說多珠千的頭人弟子們對皇帝敕令多珠千必須留在青海之事起了關鍵作用。）

意識到他現在無法違抗皇帝的聖諭而去五臺山，多珠千想再去前藏見吉美林巴一次。但他的信眾們堅持反對這個計畫，並引用了皇帝的聖裁。於是多珠千派晉美秋札代表自己去前藏，帶上了他所有的一切財物作為極為豐盛的供養；代表團還帶上了國王阿旺達吉供養吉美林巴的很多禮物。

卻囊頭人請求多珠千修建一座寺院，並承諾所有必須的財力和政治支持。但多珠千拒絕了這份供養，提醒自己一句智者格言：“不要和自己的功德主們走得太近。”

一位著名的格魯學者，烏迦寺的阿瑞格西·千摩強巴格勒嘉參（1726～1803），盛讚了多珠千並給他獻上豐盛的供養。他還從多珠千得到過傳承。

安多地區一座格魯大寺院阿瑞 曷 迦寺出現了瘟疫，常住的四千比丘死了一半左右。所有的倖存者都逃至附近的山谷，除了有一位比丘選擇了留下，因為逃走會影響他自己念誦《文殊真實名經》。一天他聽到鈴聲，並看到一些人帶了一隻像老虎一樣的不同尋常的動物，進了這廢棄的寺院。他們中的一個人進入了他的寮房，他還沒來得及警告來客關於瘟疫之事，那人說：“多珠千就在這裡。他想告訴所有的僧眾，危險已經不復存在，他們可以返回寺院了。我們在處理被遺棄的屍體。”後來，多珠千作了火供息止了這場瘟疫，讓這所寺院得以復興。他還從寺院後山上的阿美瓊貢岩石神奇地引出一股泉水，這具有療癒作用的泉水至今仍在。

多珠千的舅舅和其他人從果洛的多山谷來，催促他返回家鄉。引用皇帝的聖命，青海地區他的信眾頭人們和居民們都反對他離開。但多珠千的舅舅突然病倒了，而且拒絕服藥或者請寺院作祈禱，除非多珠千可以和他一起回家鄉。這樣，頭人們不得不同意多珠千返回家鄉。多珠千把喇嘛貝瑪當曲留下作為他的代表，表示他並沒有捨棄這個地區。

一七九九年，多珠千從青海地區返回多山谷。在那裡，他繼續在多山谷的殊欽達果修建他的卓敦倫珠寺。

晉美嘉威紐固也來到多山谷協助多珠千建寺。在嘉威紐固等人的陪同下，多珠千訪問了彭措宗的孜嘎國王澤旺倫珠（？～1825）、秋澤國王和孜嘎山谷的許多地方，舉行法會，傳授法要，並為建寺籌集資金。



多珠千年幼的侄子努登多傑（他後來成為著名的康董大掘藏師，又稱闊董大掘藏師）來見他叔叔。多珠千給了他一個金剛杵和普巴槲，並讓他站起來，口裡念著“吽吽吽”，大掘藏師手持法器轉動著。那時，大掘藏師喚醒了他過去曾轉世為都度多傑（1615～1672）的回憶。之後多珠千給他傳了《雍喀大樂佛母》灌頂，大掘藏師聽到周圍的花草樹木都發出“嗡貝摩瑜伽尼嘉納哇曷希吽”的咒聲。

一八〇一年去瑪山谷時，多珠千遇到了那時約一周歲大的多欽哲（1800～1866）。這孩子堅持讓他父母把他帶到一個名為索南秋登的人那裡，並說否則他就會回家去，意思是他就要去世。索南秋登是多珠千早期使用的名號之一，除了他以外很少有人知道。當多珠千遇到這孩子時，他熱淚盈眶地把孩子抱在懷裡並向他保證：“我會照顧你。”多年以後欽哲寫道，當他遇到多珠千時，他看見多珠千就是蓮花生大士，而不是普通凡夫的身相。

在多珠千的建議下，多欽哲被帶到殊欽達果，並開始接受加持和佛法。多欽哲不斷地看到多珠千呈現各種不同的身相，並且為各色神秘的男男女女所圍繞。等長大以後，多欽哲才意識到，這些顯現，並非是上師及其周遭環境的通常的形色與相狀。

多珠千在家鄉逗留了數年。後來多山谷的頭人包庇小偷的事被揭露出來，此事讓多珠千非常失望，因為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上師，而且還是具有智慧和道德的，非常受

人尊敬的部族領袖。不久他就拒絕繼續留在殊欽達果，雖然它在以後許多年裡還被用作隱修苑；巴珠仁波切（1808～1887）曾在那裡待了很長時間，閱《甘珠爾》三次，並憶持了很多佛經。然而，當我小時候經過那個地方時，我只見到了殊欽達果的遺址。

多珠千不斷收到德格國王和佐欽寺的加急邀請。他去了嘉絨寺、佐欽寺和石渠山谷的一些地方。在每個地方，他都受到了隆重的歡迎和接待。在佐欽寺，他給年幼的第四世佐欽仁波切灌了頂。當他聽說德格的攝政母后得了重病，他趕去了德格王宮；德格王國的母后剛病癒康復。多珠千給她傳了《益西喇嘛》教言等法要。他給德格國王傳了續部的馬頭明王和金剛橛灌頂。後來，多珠千還給國王傳了自己發掘的伏藏法門。

多珠千給許多弟子，包括佐欽寺、噶陀寺和協慶寺在內的康藏寧瑪巴寺院的重要上師在內，傳授了包括《雅喜（四品心髓）》、《龍欽寧體》、《舊譯密續》、和《七寶藏》在內的許多法門。受法的弟子有第四世佐欽仁波切、多欽哲、第三世協慶饒絳、噶陀錫度、果際珠古們、果欽·阿旺秋覺、和哦寺的塔澤堪欽·南喀其美。

到這時為止，多欽哲一直在多珠千的關照之下；非正式地，他被多珠千親自認定為吉美林巴的轉世。隨後，吉美林巴的親近弟子薩迦貢瑪和止貢珠古們的正式認定，由止貢寺的代表團帶了過來；代表團來迎接吉美林巴的珠古（即多

欽哲)回前藏。在德格王宮的精心準備下，多欽哲被迎到止貢寺；吉美林巴的兒子是止貢傳承的兩位教主之一。

一八〇六年，多珠千的一位舅舅濱臨死亡，他從德格趕回果洛。從這時到一八〇九年期間，他在德格、佐欽寺和噶陀寺往返多次舉行法會；更多的是在諸多寺院和其他地方給予傳承和法要。

和晉美嘉威紐固一起，多珠千在石渠山谷修建了匝迦寺；匝迦寺後來成為晉美嘉威紐固自己，及其著名弟子巴珠仁波切的主要法座。

這裡我想說明一下，德格王府是曾經對以多珠千為首的寧瑪上師們的影響，產生過宗派性的抵觸。但是有些西方作者宣稱多珠千被囚禁入獄，並於一七九八年德格叛亂中逃出流亡，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從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九年期間，多珠千一直在青海地區，給藏人和蒙古人傳法。他是在一七九九年從安多回果洛，並修建殊欽達果寺的。他是在一八〇二年至一八〇九年期間頻繁訪問德格，並給德格攝政王后與王子傳法（德格王子於1806年繼承王位）。一七九三年多珠千去了一趟德格，待了數月；而在他從安多返回後，他到過德格許多次，並待了很長時間。根據為數眾多的文獻，不僅德格王后（後來成為王太后），而且她兒子即後來的國王澤旺多傑仁增（1786~1847？，1806~1847？在位），都始終是多珠千忠誠熱切的信眾。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多珠千激勵德格王宮，捐資刻制了九函《吉美林巴集》、二十五函《舊譯密續》和十多函《龍欽饒絳集》的木刻經版。

一八〇九年，多珠千終於返回果洛。絨敦德欽林巴（十七世紀）授記道：

“英雄的菩薩、聖王子的轉世，  
將會出現，  
與大圓滿阿底法門的諸上師與修士一起，  
他將在上、中、下色山谷修建三所寺院。”

一八一〇年六十六歲時，多珠千在色山谷札欽峽谷的雅礮建了一個禪修中心，他給起名為貝瑪固噶松康卓林，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雅礮貝瑪固寺。

在雅礮貝瑪固寺圓滿建成後，多珠千發誓不再離開那裡，於是他再也不去其他地方，而在那裡度過他餘生中的十多年。當多珠千住錫在那裡時，每逢藏曆初十和二十五，在雅礮貝瑪固可以聽到自鳴的天樂。人們相信，這音樂是由來聚會的諸多勇士和空行彈奏的。在那些日子裡，當人們聽到這天樂，他們就被提醒當天是本月薈供的日子。

在雅礮貝瑪固寺，多珠千給大量的弟子傳授法要，給予傳承，很多弟子後來成為著名的上師。經常地，由多珠千傳授灌頂和訣竅，晉美格桑則代表多珠千給予“嚨”傳。

一八一二年，多欽哲從前藏返回，來看日益年邁的多

珠千。德格國王一而再、再而三地，強烈敦促多珠千和多欽哲去德格，但多珠千無法成行，因為他發誓再也不離開他的寺院。

二十歲時，佐欽仁波切（1793～？）來雅礮貝瑪固，從多珠千接受更多的法門。多珠千授予他《吉美林巴集》和《龍欽饒絳集》，以及《貝瑪寧體》和《耳傳金剛橋》等的灌頂、訣竅和經函法本。

多珠千賜予佐欽仁波切一滿托巴的羌酒（啤酒）作為加持。一飲而盡後，上師的證悟自然地移置於佐欽仁波切的相續中，於是他證得了法性盡地相（Ch'os Nyid Zad Pa）。從此佐欽仁波切成為著名的大成就者，他沒有分別心，對好壞沒有希冀與恐懼。關於他的生平和智慧有很多傳奇的故事。

當嘉瑟·賢彭他耶（1800～？）初次來雅礮貝瑪固時，在遠處他就下了馬，作了很多大禮拜，他像個孩子般哭了起來。他說：“我上師的這個住錫處，就是真正的法身密嚴剎土。”當他見到多珠千時，上師正在用五色絲帶做成的小經幡觸碰加持信眾，嘉瑟看到經幡上有光蘊身的金剛手而為莊嚴。

一八一五年，多珠千讓多欽哲帶著大量供養去了前藏；多欽哲於一八一六年返回。

一八一七／一八年，晉美嘉威紐固來雅礮貝瑪固見年

邁的多珠千最後一次。對這兩位金剛父子或金剛兄弟而言，這次會面真是非常悲欣交集。多珠千總結這次會面說：“這就像亡者與活人見面那樣稀有和喜悅。”多珠千給嘉威紐固等人，傳講了前行和許多其他法門。他還授記了嘉威紐固應該建立他自己主要法座的地方，並給出了此地點的詳細描述，雖然他從未到過那裡。

在雅礮貝瑪固寺，許多偉大的上師來從多珠千接受傳承，他們包括：嘉威紐固、第四世佐欽仁波切、多欽哲、噶陀·格澤瑪哈班智達、多喇·晉美格桑、熱巴·達策多傑、秋英朵登多傑、協慶·索南華丹、索南嘉參、昌龍·南喀晉美多傑和嘉瑟·賢彭他耶。

一八一九年，多珠千吩咐來自德格王宮、佐欽寺、噶陀寺和止貢寺的代表們，他開許多欽哲成為隱修密咒士，如其所願地以此來實現他的佛行事業。於是，他們同意多欽哲繼續他到處遊蕩的瑜伽士生活。多欽哲回憶起那時候年邁的多珠千的生活，他寫道：

“大寶怙主法王的健康狀況比過去好。偶爾他會突然唱起瑜伽道歌，但我們沒有機會把它們記錄下來。有時他會講述他經歷報身佛刹土的境相；其他時候會講六道眾生的各種情形。他還對佛法弘揚，以及某些個人的未來作了授記。我們中的一些人不斷地看到他示現不同的身相，有時在他的座位上只有他的衣服而沒有人。這樣的神變無窮無盡。每當我們想起關於佛法要點的問題，他會不問自答。”

金蛇（1821）年正月十三清晨，時年七十七歲的多珠千換上報身裝束。他給一些弟子分別單獨傳授了訣竅。隨後，沒有疾病，在他描述他經歷的色身要素能量收攝的階段時，他融入了法界。空中出現虹光束和虹光圈，瀰漫著花雨。他的法體被荼毗後，出現很多舍利，此為很高證量的徵相。他的弟子們修建了一座金塔供養他的舍利和遺骨，這座塔直至一九五九年為止在多珠千寺。

多珠千的弟子、來自蒙古阿啦廈的著名格魯巴學者阿旺丹達拉然巴寫道：

“有些上師能夠獲得把他們的色身消融於虹光身的成就，但卻選擇了只證得異熟持明的果位。原因是，他們中有些人為了利益佛法和眾生，而獻身於轉動事業之輪，尚未窮盡他們的業力。其他上師留下了大小舍利遺骨，作為留給弟子們的加持之源。這樣的一個例子即是我們珍貴的皈依處、本初佛為應化之機所顯現的聖哲之主、百部本尊之總集、普賢王如來的幻化身——具德晉美稱列沃瑟。”

就在多珠千圓寂的當天晚上，遠在數週旅途之外的，他的上首弟子多欽哲得到了他的遺教。金蛇年正月十三後半夜，在虹光圍繞中，多珠千以赫赫放光的虹光身相出現在虛空中。他坐在由四位空行母抬著的光蘊毯子上，以非常悅耳動聽的聲音他唱出了他的遺偈，然後他融入多欽哲身中。遺教中包含了以下偈子：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我將進入廣大的法界體性智界中，  
它超越思維與言詮。  
我將進入大圓鏡智中，  
它是不滅的光明閃耀，清新而性空。  
我將進入平等性智中，  
此中所有能執所執的分別念消融於法界。  
我將進入妙觀察智中，  
它是光明，六種預知的曙光。  
我將進入成所作智中，  
它將根據衆多化機顯現不同的化身。  
我將去銅色吉祥山——持明者的刹土。  
由於我心與嘿沒嘎的意無二無別，  
我將顯現三位化身來作沒助伴。  
直到它清晰地以空行秘密文字顯現，  
把此遺教嚴格保密，  
就像死者屍體的嘴那樣。  
願這些表示符號永不消失。帝刹楞！  
吾子，請你保持健康。  
現在你已經克服你生命的障礙。  
直到所有的現有諸相都成為解脫的佛法教言指示，  
(你應該)了知輪迴與涅槃都如夢似幻，  
全身心的投入無分別的禪修。



這是全部付囑和發願灌頂，

這是諸灌頂中的最勝灌頂。”

多珠千開啟了很多意伏藏法門，總稱《當曲德欽蘭卻（大樂聖道）》。它包括阿彌陀佛的外、內、密儀軌、馬頭明王的最密儀軌、十二位大圓滿祖師以及密勒日巴、瑪姬拉准和瑪哈德哇的儀軌。他還發掘了一個叫作《楚沃齊椎》的著名的施身法儀軌。他著作包括：《嘉措楚提（大海之滴）》、《功德藏》簡略和詳細的注釋、淨化三昧耶的儀軌《施身法·空行嬉笑》的略釋以及桑吉林巴發掘的瑪哈嘎拉儀軌和金剛橛儀軌匯編。

多珠千寫了很多預言。據知，安多的拉卜楞寺保存了一函他的授記匯集。我自己曾見過一本一兩百頁的版本，但如今只殘存了其中一節若干頁。

多珠千的授記，以明晰精確聞名。通常上師們寫授記是，他們在淨相中由空行母、上師或佛菩薩告知未來的事件。但多珠千授記的不共之處，在於他是把他具證之心意中，自然或自生出現的境相寫下來，預言將來的事件。例如：

“在遠離分別念的（我的智慧意）法界大圓鏡中，

生起了世界總的情形，

以及西藏東部別的情形，

在無有疑惑的緣起形式中……”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他預言了許多與佛法弘揚、各省以及個人有關的事件。例如：他授記了欽哲旺波（1820～1892）、夏嘎·措珠讓卓（1781～1851）、貝瑪斯德（1957年圓寂）和成百上千的其他大上師的誕生。他預言說漢地將會變成“紅色”，雖然在他那個時代“紅色”並不具有如今的象徵意義。他還預言了會發生在一位來自熱振寺的西藏攝政的事件，以及該事件引發的後果。

多珠千圓寂後不久，多欽哲返回雅礮貝瑪固，向放置在瓶中的多珠千的遺骨和舍利致敬。多珠千的弟子們敦促多欽哲留下擔任多珠千的代理住持（gDan Tsabs），但被他拒絕了。

後來，佐欽寺的嘉瑟·賢彭他耶（1800～？），一位著名的智者和多珠千的上首弟子之一，來擔任了一段時間多珠千的代理住持。嘉瑟在雅礮貝瑪固寺開創了，一年一度的、為期四十五天的《幻化網秘密藏續》講修法會。第一年時，巴珠仁波切給嘉瑟擔任助教，然後他自己又主持了兩屆這樣的法會。巴珠仁波切和紐修隆多，在色山谷和多山谷多珠千的法座附近待過九、十年左右。

正如《上師意集秘密授記》所預言，在多珠千的弟子中有諸多傳承持有者。他們包括：金剛四裔（rDo rJe'i gDung bZhi）、持金剛名者十三位（rDo rJe'i Ming Chan bChu gSum）和布達六法友（Buddha mCh'ed Drug）。

關於金剛四裔有不同的詮釋。

一種方式是：（1）東方的多喇·晉美格桑（確吉羅珠），猶如白海螺聲名聲遠播；（2）南方瓊龍寺（該寺以擁有一千名瑜伽女和一千名瑜伽士弟子而聞名）的熱巴達策多傑，其密宗弟子猶如成堆白米；（3）西方的嘉瑟·日佩多傑（賢彭他耶），有許多出家修士弟子猶如滿苑紅蓮；（4）北方的秋英朵登多傑（在安多地區，尤其是熱貢的一位偉大的寧體法門論師和弘揚者），像天鐵普巴櫬有很多具力密宗弟子。

第二種方式是（1）多欽哲、（2）第四世佐欽仁波切、（3）嘉瑟·日佩多傑和（4）吉布益西多傑（多喇·晉美格桑）。

第三種方式是（1）多欽哲、（2）佐欽仁波切、（3）熱巴達策多傑和（4）秋英朵登多傑。

公珠·雲丹嘉措（1813～1899）寫道：

“向東方的化身被稱為沃瑟（光明）的您，  
具有蓮師授記的四瑜伽士弟子，  
為利有情穆茹（贊普）智慧之化身，  
聖哲之主強秋多傑（多珠千）我祈請。”

持金剛名者十三位有不同的羅列法，但其中一種是（1）彌舉南凱多傑、（2）多欽哲·益西多傑、（3）嘉絨寺的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晉美彌久多傑（南喀澤旺卻珠，1744～？）、（4）熱巴達策多傑、（5）秋英朵登多傑、（6）晉美華給多傑、（7）協慶寺的仁增蔣華多傑、（8）果洛的金龍·圖卻多傑、（9）晉美巴沃多傑、（10）雄努·益西多傑（即多喇·晉美格桑）、（11）果洛的旺達·多傑巴桑、（12）卓西的仁增華給多傑和（13）巴瓊的若威多傑。

紐修隆多為多珠千的諸大弟子提供了另一種分類方法：

“大持明（吉美林巴）尊者所有的康巴弟子中，多珠千·晉美稱列沃瑟而為上首。多珠千的主要弟子有金剛四裔、布達六法友、持虛空名者十三位，以及持壇城弟子一百名。在持虛空名者十三位中，最上首的是彌舉南凱多傑。”

晉美嘉威紐固和晉美俄嚓，既是多珠千的金剛兄弟，也是他的弟子。並且，當巴珠年幼時，多珠千確認他是華格喇嘛的轉世，以他的預知力，他對多喇晉美格桑說：“我用鄔金晉美確吉旺波的名號，授予他全部《龍欽寧體》法門的心意付囑和發願傳承。”

如前所述，法王阿旺達吉及其弟子夏嘎措珠讓卓的寧體傳承來自多珠千。與夏嘎互為師徒的固揚洛德，造了如下傳承祈請文：

“**哀欽吉美林巴，**  
**祈請賜予我加持。**

第 一 世 多 珠 千 · 晉 美 稱 列 沃 瑟

成就者中最勝之袞桑賢彭，  
法王阿吉旺波和  
遍知措珠讓卓，  
祈請賜予我加持。”

達摩森格（1890年圓寂）的龍欽寧體傳承也來自多珠千，就如達摩森格所寫：

“願仁增吉美林巴的殊勝願望得成滿！  
願晉美稱列沃瑟的殊勝願望得成滿！  
願阿達益西嘉措的殊勝願望得成滿！  
願根本上師的殊勝願望得成滿！”

多珠千的諸多轉世化身包括二世多珠千·晉美彭措炯涅（1824～1863）和多欽哲之子瑟·喜饒美巴（1829～1843）。

## 晉美嘉威紐固（1765～1843）

晉美嘉威紐固是一位偉大的禪修士、菩薩和大成就者。他是將《龍欽寧體》法門傳遍西藏，特別是西藏東部的兩位上師之一。他年輕時的名號是貝瑪袞桑，後來常用名號是晉美嘉威紐固——無畏如來芽。

藏曆第十三繞迴木雞（1765）年，嘉威紐固誕生於石渠（地名。過去稱為紮溪卡，現稱石渠）山谷格澤牧民區，父親是董部落曼格氏族的鄔金札西，母親是阿吾氏族的札西吉。石渠是雅礱江源頭附近的一個山谷。嘉威紐固是九個孩子中的老二。他從小就未曾對世間的享樂有過一丁點興趣。春天時，每當他看到天上飄過的浮雲，聽到遠處的雷聲，他就產生一種渴望，到高山上寂靜處全身心地投入實修佛法的衝動。他家裡的所有人都只希望他好好地做個在家人，只有他母親例外。他母親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她全力支持他對正法的渴求。

十二歲時，他始有機會學習讀寫。十四歲時，他去拉薩、桑耶等許多地方朝聖並平安返回。

十五歲時，他從格澤喇嘛·仁增嘉措（？～1816）得到大圓滿特別是《際松桑哇寧體（三根本秘密心髓）》的訣竅。格澤喇嘛告訴他：“為了圓滿心性的禪修，你所需要的，僅僅是保任現在你已經得到的證悟。”他有諸多令人驚異的超凡境相，並能夠預見很多以後將要發生的事。

十六歲時，他無可奈何地加入他長兄的商業旅行。在旅途中，他對在家人的欺詐與咒罵產生強烈的厭離。

十七歲時，嘉威紐固帶他母親與一些朋友去拉薩朝聖。當他們在前藏時，他和一個朋友企圖逃走去修持佛法，但朋友們逮住他們並將他們帶回康藏。

十八歲時，他閉關一百天進行實修。十九歲時，他的長兄去世。這比其他任何事件更讓他堅定地心趨於法。但格澤部族頭人洛桑秋炯以及他的親友，開始給他施加巨大壓力，讓他結婚成家並照料家族。但他出離在家生活的決心已定，沒有作絲毫讓步。

鑒於，繼續待在康藏已經讓他無法完全投身於佛法修學，嘉威紐固離家出走，和一位來自巴瓊部族名叫仁增的佛法實修者一起去前藏。他設法帶了一塊銀磚作為他們的盤纏。途徑昌都、止貢、嘎登、雅礮和桑耶，他們來到了拉薩。嘉威紐固不僅富有出世間的智慧，也非常聰明務實。他的朋友仁增是值得信賴和具有虔信的，但不諳世事，甚至欠缺在山區收集木頭作燃料的能力。在拉薩一個穿著出家人袈裟的盜賊，得知他們想將銀塊兌換成錢。一天，當嘉威紐固不在時，盜賊來見仁增說可以幫他們以他們希望的價位將銀塊換成錢幣。仁增將銀塊給了他，那盜賊卻從此不見了。如此，除了人們給他們的一點布施外，他們沒有了生計來源。嘉威紐固不僅沒有責怪他的朋友，反而安慰他道：“我們丟了銀子，是因為我們沒有擁有和

使用它的福德。”

經過札揚宗，他們抵達桑耶，在那裡他們遇到了第一世多珠千。仁增在康藏時就認識多珠千。多珠千告誡他們：“你們是來自富裕家庭的年輕人……你們可以在青普與我在一起禪修，但在禪修之前你們必須先得到正確的訣竅。有一位上師，他無有障礙遍知一切，他根據弟子的需求而傳法，根本不計較弟子是否有財物供養。他就是我自己的上師欽哲仁波切（吉美林巴）。我會為你們給他寫一封介紹信。”

聽從多珠千的建議，他們去澤仁迥拜見了吉美林巴。嘉威紐固寫道當他見到吉美林巴時，在一段時間內他關於此生的知覺全部消融了，他經受的快樂就猶如已經證得了見道。之後在十五天裡，他們得到了《持明總集》的灌頂、《功德藏》的“嚨”傳，以及令他們心相續成熟（Smin Khrid）的大圓滿實修訣竅。

之後，他們回到在桑耶的多珠千那裡。在簡短地朝聖後，他們去了後藏拜見著名的果欽咕夏·仁增貝瑪西寧。在路上，雖然他們不會游泳，但多珠千和嘉威紐固將仁增夾在中間渡過了吉曲江。後來嘉威紐固想，他們能夠成功地渡江全靠三寶的加持。在後藏，他們從貝瑪西寧得到許多《北伏藏》傳承，從珠欽圖登丹增得到施身法傳承。

隨後，多珠千計畫單獨去拉薩見他的朋友並返回康藏。嘉威紐固堅持要送他到拉薩。在路上，多珠千得了重



病，但他以非常喜悅的心態對待他的疾病，這極大地激勵了嘉威紐固。

從拉薩嘉威紐固去了多傑札寺，貝瑪西寧正在那裡傳《仁增千摩》。接著他們回到後藏。在圓滿了兩年又九個月的閉關後，嘉威紐固和仁增返回拉薩。

在札耶巴，嘉威紐固遇到一個穿著破舊敝衣的喇嘛。僅僅見到這位喇嘛，他就不由自主地生起信心，彷彿見到了蓮花生大士本人一般。這位喇嘛給予他禪修方面的釐清，並授記說嘉威紐固的前半生不會只待在一個地方，而後半生他將不願離開一個面朝東南的山谷，他將成就圓滿自他所願。

嘉威紐固到澤仁迴，從吉美林巴得到許多傳承和訣竅。遵照吉美林巴的教誡，在接受《雍喀》灌頂後，他經過艱辛的跋涉來到噶日神山。在路上經過的各處聖地，他也禪修至少一星期。因為他此前將鞋子布施給乞丐了，當他臨近噶日時，他不得不赤足徒步旅行，甚至在雪地中也是如此。他的雙腳被凍得僵硬變形，以致於小孩子見到他的腳印，害怕這是怪獸的足跡而扭頭跑回家。在艱苦的環境中，他費了幾天時間轉繞了噶日神山。在轉繞途中某處，他冒著犧牲自己生命的危險，救起了被埋在雪下的幾位轉繞者的性命。沒有感到很痛苦或哀傷，相反，他不斷地體驗到所有的顯現都是佛陀的光明報身，這些都無有二元之能所而自然顯現。

他在嚟日神山，完全與世隔絕地禪修了九個月。起初他每天吃三頓，一頓吃一點糲粑，外加用樹皮煮的湯。過了一段時間，他每天只吃一頓糲粑。後來所有的糲粑都吃完了，他就每天一次煮他早先供養的陳舊的朵瑪（食子）連湯帶水一起吃。等舊朵瑪也吃光了，就沒有食物可吃了。過了一陣，他甚至看到陽光可以透過他骨骼的關節處。他煮了些蕁麻做湯喝，但這使他的喉嚨受了傷。後來他發現一塊陳舊的羊後腿骨，他煮來喝了點湯，這給他的軀體帶來一些鎮靜。

圓滿了為期九個月的閉關，他準備離開了。用雙手抓住手杖，依靠手杖的支持他開始離開山洞。每走一步，他都覺得自己馬上就要暈倒在地。他不能伸直他的軀幹，因為他感到自己的腸子已經貼在脊柱上了。他的脖子很長，頸部和脊柱的關節歷歷可數。喝一杯水，可以幫助他多走幾步，但喝下的水在隨後小便時給他帶來大麻煩。如此步履維堅地走了四天，他終於遇到一些人給他食物。逐漸地，他恢復了健康而沒有遇到新問題。

走了很多天以後，他見到吉美林巴並得到簡短的加持。之後，他去鄔金林隱修苑閉關六個月，期間他有很多修行證悟和境相。一天，他走出來到陽光下，看著上師所在方向的天空，他心裡生起一股對根本上師吉美林巴和其他諸上師的憶念，以強烈的信心向他們作祈請。他感到對輪迴最強烈的厭離，這種厭離超過以往任何時候。很多座上修習時，

他不住地痛哭。接著他想：如此下去可能會成為障礙，他觀修究竟自性。一段時間內，他彷彿已經失去知覺；等他蘇醒過來，他發現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見或修的了，禪修時所有的領悟都已消融。此前，他還對他的見與修有一點微細的分別，但如今一切都消失了。

嘉威紐固得到多珠千給他捎的信，說自己剛回澤仁迥，請他來相見。嘉威紐固迅速趕到澤仁迥，同時見到吉美林巴和多珠千。他詳細敘述了自己禪修的經過，以及在此過程中感到已經沒有了在領悟禪修的行者。吉美林巴很喜悅，他說：“如是如是！（法性的）證悟必須來自以下四種途徑：有些具信、精進、有悲心和智慧者在灌頂過程中領受‘賜予智慧’時得到證悟；有者在他們圓滿了本尊儀軌的近修後領受‘得到悉地’時獲得證悟；有者通過對上師生起強烈的信心視師為真佛，將上師的證悟移置於自己的相續而獲得證悟；有者是他們在諸如天葬場等聖地或鬼怪出沒處，成功地平息諸魔的考驗干擾而獲得證悟。現在，你同時通過上師的加持和本尊賜悉地而證悟了法性。從現在起，就如怙主丹巴桑吉仁波切所說：

‘當獨自隱居睡眠時，  
我住於赤裸明智中。  
當處於衆人之中時，  
我直視諸顯之本面。’

涅槃是在本初狀態中證得，不要讓本初即明空雙運之所證明智陷於相狀造作的羅網中。”

那時候吉美林巴得了眼病，嘉威紐固去找來一位醫生，給吉美林巴成功地進行了眼科手術。

在多珠千的再三邀請下，嘉威紐固同意與他一起返回康藏。嘉威紐固的母親病了，但對於兒子能夠獻身佛法她表示喜悅。她說：“如果你能在佛法修習上有所成就的話，就用不著為我擔憂了。”得到多珠千的開許後，嘉威紐固在巴瓊拉章閉關修誦。時為一七九三年。

之後，嘉威紐固去了多珠千在石渠瑪穆垛的法營，但多珠千已經去德格王宮了。在法營旁邊的山洞裡，他閉關一百天，得到許多修行證悟和境相。閉關圓滿後，他見到了已經從德格王宮返回的多珠千，多珠千說：“我夢見自己在一座高山上領著一小群牲畜走，接著，我回頭看見你在山腳下，趕著密密麻麻難以計數的動物往上走。因此你將會比我利益更加為數眾多的眾生。”

多珠千在石渠周圍傳法時，嘉威紐固給他當了一段時間侍者。隨後多珠千去安多和蒙古，目標是去五臺山；他讓嘉威紐固和自己的侄子晉美強秋去佐欽寺。嘉威紐固在佐欽寺附近，以前多珠千曾閉過關的澤仁普閉關。圓滿出關後不久，他又去前藏再次拜見吉美林巴。

在澤仁迴，他對再次見到遍知吉美林巴感到大喜悅，吉美林巴的眼疾已經徹底康復了。他還見到吉美林巴年輕的

兒子嘉瑟。在兩個半月裡，他得到諸多甚深法要。吉美林巴對他說：“以前我不知道你竟如此聰明……如果你在我身邊再待上三年，我將讓你成為奇特之人。”嘉威紐固坦白地解釋說，因為對朋友的義務，他必須返回家鄉。吉美林巴答覆說：

“那也好。值得信賴，是作為最勝朋友需要具備的品質。事實上，對修習真正的佛法而言，並不需要知道很多東西。知識對修心也不一定有益；正確的發心對修心有利。不管怎麼說，你已經具有足夠的堪能獨自聞、思、修的智能。無須依賴寺院組織，你應該盡量在山洞或茅棚裡禪修，那裡不會有違緣障礙。如果人們來向你求法，請自信地給予他們開示。由於你的發心猶如純金一般善妙，你將利益他人。”

之後，嘉威紐固返回康藏。在佐欽寺附近他閉關許多年，在石渠的格澤他閉關三年。

一七九九年，他去殊欽達果幫助多珠千修建一座新寺院。與多珠千一起，他去會見彭措宮的噶科國王澤旺倫珠、秋澤國王以及孜嘎山谷的許多地方，協助多珠千傳法並為修建寺院募集錢款。

後來，嘉威紐固獨自訪問了彭措宮，國王請他留下，或在曲珀寺或在南嘉登寺擔任寺主，但他謝絕了。

嘉威紐固想到納殊辛摩宗長住，但在多珠千再三勸請

下，他允諾待在離多珠千至多五、六天路程以內的地方。

在拉龍庫，他參加了多欽哲的坐床典禮並見到多珠千。受到嘉威紐固的激勵，德格的攝政王后希望他留在德格王宮長住，但歸功於多珠千善巧的斡旋，他得以避免這個束縛。

一八〇四年四十歲時，嘉威紐固在石渠的札瑪礮（藏文中的意思是枯木溝）定居下來。過來一段時間，他收到多珠千給他捎的信，說德格的攝政王后想讓他去德格王宮。他寫信給多珠千求助，多珠千使他豁免於王后的懿旨。因為他是攝政王后的臣民，嘉威紐固不得不委婉策略一點。

在札瑪礮，和一些隱修行者一起，嘉威紐固邊禪修邊傳法過了二十多年；人們以地名稱呼他為匝札瑪喇嘛。在那段時間裡，他沒有像許多閉關者那樣嚴格地完全與世隔絕，而是還給札瑪礮和周邊地區的禪修士、出家和在家的大眾傳法灌頂。

一八一二年，他有許多修行境界，例如，他將一切諸法轉變為一個藍色光球並融入自己，他的身體隨之融入一種有顯現但卻凌亂不堪的相狀，之後又恢復成他的身體。噶陀格澤瑪哈班智達來他的隱修處造訪，嘉威紐固從他得到灌頂。

一八一四年，在諾布日寺他給他上師的轉世多欽哲和其他許多人傳法，多欽哲發願念誦觀音心咒一億遍。

一八一五年，多欽哲在他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去前藏的路上經過石渠，嘉威紐固去給他送別。之後，嘉威紐固去嘉絨寺從南喀澤旺秋珠上師（1744～？）接受長壽灌頂。大約在這個時候，他在康藏的兩位主要上師之一的格澤喇嘛·仁增嘉措圓寂了。

一八一六年，嘉威紐固去迎接從前藏返回的多欽哲。他同時見到了多欽哲和佐欽仁波切，並從他們接受灌頂。

一八一七／一八年，收到多珠千措給他的信後，嘉威紐固與大約十名出家人去色山谷的雅龔貝瑪固看望多珠千。這對金剛父子（或金剛兄弟）又喜悅地重逢。嘉威紐固和他的隨從，得到了他們希望求得的所有法要和灌頂。回覆嘉威紐固的請求，多珠千詳細地授記描述了嘉威紐固主要住錫地所在之處：

“在具五座山峰的達迦（匝迦）倫波山注西，  
一個偏僻寂靜之區域，  
有一處猶如盛開鮮花的地方。  
後面的山就如大禪師在觀修，  
前面的山就似被舉起的器皿。  
右面的山就像（一卷）空中展開的布匹……  
落下的水流唱著母音和輔音。  
這會土地上草木五彩繽紛。  
常住於此勝境兮。”

嘉威紐固一返回石渠，他就遷至具有多珠千所授記的諸多特徵的迦谷頗章，並在那裡待了十多年。

一個晚上，嘉威紐固夢見空中有寂靜和忿怒本尊，一個空行母跟他說他離開的時候到了。接著，四位裝束打扮得很漂亮的空行母將他和那第一個空行母抬起來，升到空中一塊展開的絲綢上。但這時候，他看見多珠千從天上下來，讓空行母送他回去，因為還沒到他離開的時候，於是她們將又他送回來。之後，諸佛融入於他，並且他也從夢中醒來。乃至在白天醒著的時候，他也不斷地經歷各種證悟，例如，他見到所有諸相變成寂靜和忿怒本尊，他們融入於他，他的身體變為有顯現但凌亂不堪的相，或者有時一切都成為空。

又一個晚上，他夢見一個空行母帶他去了一座令人驚奇的宮殿。他坐在吉美林巴和多珠千中間。他感到異常高興，便請求他們讓他留下來，但他們說：“不行。你只是個來訪的客人，你來這裡的時候還沒有到。不要為濁世的人們所洩氣灰心，守持好你的兩類菩薩戒。用你的一生廣轉法輪。在我們和你之間沒有間隔。”

一八二〇年，嘉威紐固在佐欽寺從第四世佐欽仁波切得到許多灌頂，也給佐欽仁波切和其他人傳了法。

金蛇（1821）年八月十七，正在石渠其他地方的多欽哲告訴他的隨從說，他得到授記，他將在同月二十五日離開他的身體；只有一個屬於蓮花部名叫貝瑪的人，有能力回遮



違緣障礙。多欽哲說，這個人就是嘉威紐固。嘉威紐固一聽到這個消息，他連夜趕去見多欽哲——他那時健康狀況還很好。與大約五十位出家人，嘉威紐固開始安排修法。二十四日，多欽哲突然病了。一整夜，嘉威紐固進行遣回來迎的雍喀大樂佛母儀式。多欽哲正要死去，人們在痛哭。以最強烈的信心，最深入的禪修和最勇猛的祈禱，嘉威紐固竭盡自己的全力，終於在修法過程中出現了遣除障礙的徵兆，在轉瞬間，多欽哲就出現復活的跡象。

一八二一年，嘉威紐固到佐欽寺參加了第三世本洛（1806~1921？）的圓寂法會，並遣除第四世佐欽仁波切的壽障，還給他傳了法要。

一八三〇年，他將自己的住錫處，從迦谷頗章遷至匝迦咚聶。迦谷頗章是個令他受益匪淺的吉祥之處，在那裡他及其弟子們在禪修上得到很大成就；但此時因為氣候的變化，地上變得潮濕，再住下去很不利於健康。

一八三三年，嘉瑟·賢彭他耶來從嘉威紐固接受更多的法要。一八三四年，嘉威紐固給予二世多珠千（1824~1863/64）《龍欽寧體》傳承，並授權他為無上金剛阿闍黎。

他的自傳寫至他七十四歲時（1838）。

水兔（1843）年正月二十五，嘉威紐固圓寂，世壽七十九歲。第四世佐欽仁波切在淨相中得到他的遺教。他的

遺骨舍利被保存在石渠的匝迦寺。

遵從吉美林巴的教誡，嘉威紐固將後半生奉獻給了弘法事業，他給任何來求法者說法，對於具有信心和真誠的實修者，他給予灌頂和禪修訣竅。例如，巴珠仁波切從他得到二十五次《龍欽寧體》前行修法引導。巴珠仁波切根據嘉威紐固的前行導修講解，寫成《普賢上師言教》。

嘉威紐固的轉世，是由第四世佐欽仁波切認定的袞桑德欽多傑。

## 多喇·晉美格桑（十九世紀）

多喇·晉美格桑是一位偉大的禪修士、智者和菩薩。他在康區和安多弘揚了《龍欽寧體》法門。他名號還有確吉羅珠和雄努·益西多傑。

一次，他在黃河岸邊一個山洞中，開始為期三年的嚴格閉關，來修持金剛橛儀軌。他入關的頭天晚上，有一位朝聖者在晉美格桑的山洞門口過夜。搖者手鼓和金剛鈴，朝聖者唱誦了《空行嬉笑》——一個施身法儀軌。晉美格桑在山洞裡聽到了吟唱聲，被其甚深的涵義和美妙的文筆所深深打動；早晨他忍不住從閉關的山洞出來與朝聖者會面。他詢問這個施身法儀軌是誰造的，並瞭解到這是吉美林巴尊者發掘的伏藏法，但尊者已經不在人世。格桑又詢問，吉美林巴的上首弟子中是否還有在世的。朝聖者答覆說，尊者最上首的大弟子多珠千仁波切正住錫於果洛傳法。僅僅聽到多珠千的名號晉美稱列沃瑟，由於他是格桑生生世世具有宿緣的上師，晉美格桑生起了不可動搖的信心，並立刻動身去拜見多珠千。

從多珠千他得到許多法門，特別是《龍欽寧體》傳承。他成為《龍欽寧體》主要的傳承持有者之一。

晉美格桑認定巴珠仁波切是佐欽寺華格喇嘛的轉世，後來第一世多珠千也首肯了這個認定。在多珠千生命中最後的歲月裡，他自己傳授灌頂和訣竅，而晉美格桑以多珠

#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千的名義給予“嚨”傳。再者，由於多珠千不離開他的隱修苑，正是晉美格桑上師以多珠千的名義，到德格和安多去弘揚了《龍欽寧體》以及多珠千持有的其他諸多寧瑪傳承。

晉美格桑將寧瑪續部和寧體法門傳給噶陀寺、佐欽寺和協慶寺的許多重要上師；在他的後半生，他在安多和青海地區蒙古人居住處弘法。

一八一五／一八一六年，晉美嘉威紐固寫道：“怙主上師晉美格桑——怙主父親多珠千的最勝法太子以及教證二法之大師，來到石渠弘揚佛法。我將他邀請至我的隱修處向他求得灌頂。”一八二〇年，他又寫道：“帶著很多供養，我去歡迎晉美格桑——教證二法之大師；他剛從漢地旅行回到石渠。”

在他生命的最後，當他在漢地城鎮一條街道上獨自步行時，他見到一個盜賊，正要被置於從裡面燒火烤熱的銅馬上處死，盜賊在哭喊著求救。生起極大的悲心，多喇·晉美格桑告訴在場的官員，那個囚犯是無辜的，而他自己才是真正的盜賊。當他的弟子們發現他時，已經太晚了。他代替那個盜賊經受了這個死刑。這樣在一條無名的街道上，他用自己的生命，贖回了一個萍水相逢的、正在遭受痛苦者的生命，顯現真正的菩薩行，圓滿了他的一生。

他的轉世化身包括：色山谷的玉科夏札瓦·秋英讓卓和孜嘎山谷桑龍寺的格桑多傑。

#### 第四世佐欽·彌舉南凱多傑（1793~？）

第四世佐欽仁波切·彌舉南凱多傑又名晉美欽哲旺秋，是最令人驚奇和舉止異常的大成就者，他具有非凡的神通，並對賢劣沒有分別心。

一七九三年，他生於丹科山谷，父親是曷闕的頭人索南曷丹，母親是南喀辛旺嫫。在授記偈頌裡，吉美林巴明確指出了，到何處可以找到第四世佐欽仁波切；而第三世佐欽仁波切自己也指出了他將轉世的地點。嬰兒才出生不久，就敲著一面鼓，不斷唱誦蓮師咒，並反覆說“佐欽”這詞。

七歲時，在許多大上師面前，他展示了自己對前世的記憶，佐欽寺的眾出家人和德格王宮懷著極大的喜悅，熱烈隆重地將他迎回佐欽寺坐床。嘉絨寺的南喀澤旺秋珠為他舉行了剃髮儀式，給他起名晉美欽哲旺秋。他從第三世尼瑪札巴·彌舉彭德得到許多傳承；特別地，他從南喀澤旺秋珠得到了《空行寧體》、《桑哇寧體》和《多森寧體》的傳承，並且圓滿了很多修誦。

從十二歲起的七年裡，他每年至少有六個月進行嚴格的閉關。他從南喀澤旺秋珠、第一世多珠千、澈宇·仁增千摩、第三寺協慶饒絳、第一世協慶嘉察、堪欽仁增桑波、嘉威紐固、晉美俄噶和嘉瑟·賢彭他耶得到諸多法要和傳承。

##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二十歲時，佐欽仁波切再次赴雅讷貝瑪固拜見多珠千。和多欽哲、佐欽本洛等共約六十人，他得到了許多傳承，包括《寧體雅喜》、《十七續》、《大樂聖道》和《耳傳金剛橋》。

一天，多珠千遞給佐欽仁波切滿滿一托巴啤酒。身為出家人，他此前從未嘗過酒味；但這是上師賜予的加持，所以他接了過來。一飲而盡後，多珠千的證悟被自然移置於佐欽仁波切，他證得了法性盡地相——情器對境的覺知消融於究竟法性。從此佐欽仁波切成為最為大名鼎鼎的大成就者，他遍知一切而且不起分別心。他既沒有了對賢善的渴望；也斷除了對邪惡的畏懼。有一句流行的俗話：“其他人的酒的作用會逐漸消亡；但多珠千的酒的效果從不減弱。”

開始時，佐欽寺的管家們，對多珠千把佐欽仁波切轉變成為一個喪失所有交際和行政管理能力的人，感到不悅，因為這些能力，對於住持具有許多分寺的大寺院來說，被認為很重要。但後來，他們認識到佐欽仁波切精神證悟的智慧和能力之偉大，他們都變得極為感激。

二十二歲時，他去前藏朝聖。他拜見了第九世達賴喇嘛——正好是他的一個遠房堂親。他去了所有重要的聖地，獻上供養並進行禪修。他從龍欽若巴噶、大掘藏師達威沃瑟、喀多確吉多傑、多傑札寺的夏拉圖瑟、敏卓林寺的赤欽貝瑪旺嘉和夏桑秋珠得到諸法要和傳承。從德摩攝政洛桑圖登嘉參，他受了具足戒（近圓戒）。

對來求法者，他隨時給予法要和傳承。有時他會把艱澀難懂的經文，講解得清晰而詳盡；但另外一些時候，他會把淺顯易懂的經文，教授得跟其原義沒有絲毫關聯。有時候在法會儀式上，他開始搖動手鼓後，其他人不得不抓住他的手將手鼓奪走，否則他會一直搖下去，因為他已經超越了凡人的分別心。

一天，他受邀到另外一個山谷參加盛大的法會。他安坐於一個高高的法座上，面前陳設了各種最精美的食物。他突然說：“我拒絕吃東西。”他的侍者懇求他說：“請吃一點東西吧！否則法會的主辦者會感到臉上無光的。”吃了一頓後，他說：“現在我將要死去。”人們非常震驚，問道：“為什麼？”他說：“食物裡面下毒了。我本不想吃的，但你們讓我吃。現在我不得不死了。”人們請求他想辦法避免這樣的結局，因為他具有如此能力。接著他問：“我應該把食物嘔吐出來嗎？”人們央求道：“當然，請便！”然後就在法座上他嘔吐起來。他活了下來，一點病症也沒有。

在很多年裡，佐欽仁波切每三年去一次德格傳法，並主持重要典禮儀式。五十歲時（1842年），當天正要離開佐欽寺前往德格時，他的腳被門檻絆了一下，他冒出一句當地表達憤怒的俗語：“希望我再也不要將腳踏在你身上。”之後，他又加了一句：“哦，對了。反正我也不需要了。”後來在德格，在為期七天的法會開始前那個晚上，他不斷

地在睡夢中說話，但人們只聽明白一句：“貢拉（護法神儀式的司儀）飛走了。”第二天他說：“我必須回去。我的到來已經利益了德格，佐欽寺需要我。”並不再說話。他的侍者們請求他留下，因為這是對德格王宮和王國很重要的法會。幾天以後，他們得到消息說，佐欽寺幾乎徹底毀於大地震，很多人死於這場地震。仁波切說起的那個貢拉，被拋至一段距離開外，摔斷一條腿，但倖存了下來。

由德格和其他功德主的慷慨資助，特別是在嘉瑟賢彭他耶和其他諸上師的現場指揮下，他重建了佐欽寺，將其建得更宏偉壯觀。

之後，在佐欽仁波切指導下，由賢彭他耶親自監督，熙日森哈佛學院建成了。後來它成為寧瑪派修學的模範機構。

當新龍的邪惡酋長貢波南嘉（？～1865）攻佔了佐欽寺後，本洛囑咐佐欽仁波切說酋長是多麼偉大，而佐欽寺是如何糟糕，諸如此類。當酋長來見佐欽仁波切時，他將所有這些本洛教他的話複述了一遍；末了他又追加一句：“這是本洛讓我對你說的。”之後，他把佐欽寺的真實詳情講了一遍。酋長問道：“我將在這裡轉世受生？”他答道：“地獄裡。”酋長沒有動怒或沒收寺院財產，就離開了；臨走前他給佐欽仁波切獻上一塊銀磚作供養，並請求道：“在我去世時，請給予關照。”



## 第 四 世 佐 欽 · 彌 舉 南 凱 多 傑

然而，當時機不合適而不可透露真相時，他能夠保守秘密。一天早晨他說：“昨晚有人偷走了大經堂經幡上的金頂。”人們趕快跑去查看，發現果然如此。他們請求仁波切說出是誰偷的。他說：“我知道是誰。當小偷拿著金頂爬下經幡時，他差點摔倒，他向我祈禱說：‘哦！彌舉南凱多傑！’我救了他。但是我不會告訴你們他是誰，因為如果我說出來的話，你們會責罰他的。”

我沒有找到他何時，或如何示現圓寂的相關資料。

### 多欽哲·益西多傑（1800~1866）

多欽哲·益西多傑是吉美林巴的身化身。他以無與倫比的神通顯現了他證悟之意的功能妙用，就此而論，他是過去數世紀以來，藏傳佛教裡最偉大的密宗大師。

他的生父為非人，誕生時伴隨著神奇徵相，在嬰兒時期即開始說話並示現神通，在淨相中從諸佛與祖師接受加持與法要，發掘了諸多伏藏物和伏藏法，令諸多弟子得到證悟，孜孜不倦地傳播密法，以及引導眾人與非人有情，進入佛法之門。他受到非人眾生的守衛與護持，肉身消失數日而遊諸淨土，令許多已經被殺或死亡的眾生起死回生，在無數岩石上，就彷彿在爛泥中一般留下身體的印痕。

多欽哲的名號有益西多傑、仁增·嘉律多傑和札僮·勒吉巴沃。他出生在並屬於果洛的部族，但他後半生的大部時間是在康定附近度過，因此他被稱為多地之欽哲。欽哲的意思是“具有智慧與慈悲者”，它是多欽哲前世吉美林巴（智慧光）尊者眾多名號之一。

當他的父母在拉薩朝聖時，在瑪其貝拉神殿，兩位女士帶著他母親穿過一堵牆——他母親覺得是一扇門，進入一富麗堂皇的宮殿。在與年青尊貴的宮殿主人親密一番之後，她被原來的兩女士領回原地，並發現自己還在瑪其貝拉神殿。他的丈夫和其他人已經尋找她三天了。那個年青人是念青唐古拉（西藏唐古喇山脈的山神）——西藏最重要的護地

神之一。

不久，多欽哲的母親便成為靈媒，所有的家庭成員也都不斷看到聽到光、相、聲音和神托。多欽哲的父母親朋既感到高興，也覺得害怕和迷惑。他們期望這是佛陀示現之加持，卻也擔心是被惡魔纏身。

藏曆第十三繞迴金猴（1800）年十月十五，多欽哲誕生於瑪山谷的貢色喀多——黃河從附近流過的一片廣大美麗的地方。他的養父是來自果洛地方阿炯部落秋果家族的索南彭，母親是達哇部落的澤旺曼。

多欽哲生於月圓日的黎明，剛一出母胎便結跏趺坐，觸摸著射入帳篷的日光，他吟唱了梵文字母。

出生後三天，他從母親繡襪中消失；三天後，卻又在她枕頭上重新出現。他後來寫道，那期間一紅色女子帶他到了淨土，在一處水晶宮殿，許多上師和空行用一水晶寶瓶中的水給他沐浴淨化，他們給他加持和授記。從此，他總能看到自己身邊有被光束和光環圍繞著的諸佛；他總感到身邊有一兩個小孩可以一起玩耍。

有一天，在兩個隱身小孩的攙扶下他站立起來，透過天空，他看到了蓮花生大士的淨土——銅色吉祥山。在淨土中，蓮師和諸持明勇士、空行正在愉悅地薈供。見到此景，他的心裡充滿了虔誠，淚水充滿眼眶。此時他母親看到他，大聲嚷道：“寶寶站起來了！”喊聲將他從境相中

喚醒，他跌倒在地。他從此變得更像正常的嬰兒一點。

當他遊牧的父母搬家到不同的營地時，他會見到形形色色的眾多有情傷心地送別他；也見到其他各色有情歡快地歡迎他來到他們所在的新地方。護法神守衛著他，為他清潔、餵食，給他加持。

一天，他見到一個自稱是釀·尼瑪沃瑟（1124～1192）的密宗瑜伽士，瑜伽士讓他去找尋桑吉林巴（1340～1396）重返人間之化身——喇嘛索南秋登。這以後，他開始要求他的父母帶他到喇嘛索南秋登那裡，否則他會夭折。但沒人知道索南秋登是誰。

第一世多珠千正好在附近一地訪問，多欽哲的父親向多珠千稟告了他兒子的事情，並問道：“您知道喇嘛索南秋登是誰嗎？”多珠千凝視虛空片刻，然後恭敬合掌當胸，說道：“是的，我很瞭解他。他是我的一個道友。無論如何，我會儘快來看望你的兒子。”

到了那裡，多珠千問寶寶：“你認識我嗎？”彼時的多欽哲一週歲出頭，說：“是的，你就是索南秋登。我認識你。你不要我了嗎？”多珠千抱起寶寶摟在懷裡，含淚說道：“是的，你是對的。我可以理解你為什麼會有那樣的感覺。但直到現在我才剛找到你。現在起我將照顧你。”後來多欽哲寫道，他看到的多珠千是顯現蓮師的身相。多珠千念了必要的祈禱文，賜予孩童加持，並告訴他父母：“索南秋

登是我過去的名號，但除了一位上師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現在你們都必須到我的地方來；否則你們的兒子將活不長久。”

根據吉美林巴的自傳，當多珠千臨別吉美林巴尊者時，多珠千祈請尊者轉世在他的區域，如此師徒可以重逢在一起。如此，多珠千有履行過去發願的義務；再者，多欽哲是他上師的轉世。

多欽哲的父母不顧他們不信佛親友的反對，將他帶到殊欽達果的多珠千寺。多欽哲經常看到，在各種不同種類的有情和神靈圍繞中的各種身相的多珠千，只是後來才意識到這些並非正常的覺知。後來，多欽哲和他妹妹、父母跟隨多珠千一起參訪佐欽寺和德格王宮。

他的妹妹空行母洛薩卓瑪（1802～1861），是度母在人間的真實化身，也是佛法大師、成就者。從孩提時起直至圓寂，作為他的親近弟子、道友和嚮導，她將一生都奉獻給了多欽哲。

住在佐欽寺附近時，一個朋友告訴多欽哲：“這條是去拉薩的路。”這句話喚起了他極大的傷感，然後過去世在澤仁迴和青普的種種回憶閃現在他的腦海裡。那個晚上，他夢到了桑耶青普的護法神——一個騎著白馬的白人，護法祈請他回到前藏與他的妻、兒和弟子待在他們的住處。

多欽哲與第三世協慶饒絳、第一世噶陀錫度一起大約有一百人，從多珠千接受《寧體雅喜（四品心髓）》、《七寶藏》、《龍欽寧體》和《吉美林巴全集》的灌頂和口傳。

雖然多珠千已經認證了他是吉美林巴的轉世，這項認證被保密起來，因為得到來自前藏的吉美林巴的法座和家族的確認，是適當和正式的程式。

隨後薩迦貢瑪·旺度寧波和兩位止貢珠古認證多欽哲為吉美林巴轉世的確認函送到，同時信使也來接他去止貢。薩迦貢瑪是吉美林巴的弟子，止貢寺的兩位領袖分別是吉美林巴及其主要弟子貢尼文的兒子。然後由多珠千、德格攝政王后、王子，以及噶陀寺、佐欽寺、協慶寺和止貢寺的代表在場作證，多欽哲正式通過了辨認吉美林巴尊者法物的測試。所有人都充滿喜悅和虔信。之後，在德格拉隴庫，由德格王宮和諸寺院資助，精心舉行了多欽哲的坐床典禮。

德格王宮為他赴前藏的長途旅行，進行了必要的安排。臨出發時，據說多欽哲對要離開多珠千非常傷心，看起來似乎他的心都要碎了，他反覆地用他稚嫩的雙手緊緊抓住多珠千不放。多珠千的侄子晉美強秋，不得不將他強行帶走。

經過數月的旅行，多欽哲和他父母、妹妹以及一大隊隨行人員抵達止貢的揚日寺。他受到了止貢傳承兩位領袖的接待，他們是貢尼文之子夏仲·丹增貝瑪嘉參(1770~1826)

和吉美林巴之子嘉瑟·寧澈沃瑟（或名確吉嘉參，1793～？）。在那裡一個盛大的典禮上，他再次坐床。之後，他將止貢頗章宗薩作為主要住錫地。吉美林巴的明妃嘉玉卓嘎和侄子沃瑟他耶，從澤仁迴來看望他。過了一陣子，他父母和妹妹回果洛了。

當他學習讀書時，他可以一天背誦一頁書，這當然不錯。然而對於學者給予的口授法門，他能夠全部複述，這極其優異。教他的學者說：“在善巧句、義方面，多欽哲將來會更善巧義。”多珠千的侄子第一世強秋留下做他的經師，後來多珠千派尼瑪嘉參來接替強秋。

他從夏仲、嘉瑟和楚布嘉察領受很多傳承，也經歷不少境相。

一八一〇年途經桑耶、青普、丹薩替、臧日喀瑪和雅礮，他訪問了澤仁迴，經過巴日、協札和雅瑪隴。“在協札的山洞裡”，他寫道，“從‘如我一般’的蓮師心輪射出一束光直抵我的心輪。我覺得在不可思議的本淨內證智安住了一會兒。但那時我並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在雅瑪隴他見到了吉美林巴主要弟子之一的龍欽若巴際，並接受其長壽灌頂。

一八一一年，他父親和眾人從果洛回來，帶來多珠千的消息讓多欽哲去見他。多欽哲去了拉薩，並得到政府的許可回康。他被西藏的新攝政德摩·圖登晉美承認為堪

布，並被贈予堪布的衣帽。

一八一二年，在去雅礱貝瑪固的路上，他與母親和妹妹再次團聚，之後回到貝瑪固。

一八一三年，他與第四世佐欽仁波切、第三世本洛以及大約六十名弟子一起，從多珠千接受了《寧體雅喜（四品心髓）》、《十七續》、《大樂聖道》等眾多的傳承。與昔青喇嘛·鄔金諾布、熱巴·達策多傑等一起他接受了《三善義教文》、《瑪姬耳傳》等諸多法門。與熱貢的江龍巴欽·南喀晉美（即珠旺）一起，從多珠千接受《黑關黑心要義句》、《大圓滿阿底深義》等諸多傳承。

一八一四年，多欽哲訪問了德格王宮並傳授了《龍欽寧體》灌頂。在石渠，他遇到了吉美林巴的兩位心子——嘉威紐固和吉龍喇嘛·晉美俄嚓。返回雅礱後，他從多珠千接受了《功德藏》、《解脫莊嚴寶論》和《益西喇嘛》的教授。

一八一五年，多欽哲十六歲，多珠千派他和大約一百名隨從赴前藏，給諸上師和寺院獻供。多珠千囑咐他一年後返回，並交代他此次旅行中必須要實現五大任務：一、向崑崙嘉瑟求得馬頭明王和長壽灌頂；二、在桑耶做十萬次供曼達；三、在青普閉關七天祈禱蓮師；四、在桑耶果佐林不惜一切代價地遣除障礙考驗；五、與神聖的查波日宮建立宗教聯繫。



一天，多欽哲去拜訪舉止瘋狂曷涅嘉瑟。那時候多欽哲還是沙彌，對所見怪誕行為起初並不理解，但由於是自己上師吩咐來找曷涅嘉瑟的，多欽哲還是請他賜予馬頭明王灌頂。然而，嘉瑟卻拿起槍對準他的心臟開了一槍；子彈並沒傷害多欽哲，卻變成一尊馬頭明王佛像。當多欽哲請求長壽灌頂時，嘉瑟從他的煙杆倒了些煙灰在杯子裡，和上點唾液，頓時這些就變成了純淨的甘露。

在去拉薩的路上，一天，多欽哲帶日噶和沃瑟兩人去臭名昭著的格吉遊牧村落買肉。一白一黑兩條惡犬掙脫繩索向他們撲襲，多欽哲拔出利劍將牠們攔腰斬斷。當地的牧民們一齊聚攏過來，準備圍攻這些屠狗者。多欽哲將白狗的上半身與黑狗的下半身，以及黑狗的上半身與白狗的下半身分別接起來，兩條狗站起來跑走了。震驚的牧民們馬上道歉懺悔，並發誓以後如法而行，不再繼續為盜作惡。兩條狗死後，為紀念這次神蹟，它們將上白下黑和上黑下白的毛皮存放在格吉佐欽寺供人瞻仰。

在止貢寺，多欽哲愉悅地與夏仲和嘉瑟再次相聚，並從他們接受灌頂。在拉薩，攝政德摩給予了很多幫助；多欽哲又一次從若巴噶上師接受傳承。他去朝拜了很多聖地並獻上供養。

在桑耶的覺沃佛像前，多欽哲積累了十萬遍供曼達。在桑耶主寺巴康玉札巴哇殿【二樓佛殿】，他閉關七天一心一意地祈禱。一天晚上，一個令人恐懼的瑜伽士突然跳著

舞闖進來並給他授記。另一個晚上，一女士將他帶到樓上，他看到四尊毗盧遮那佛像背靠背坐著。佛像和聲說道：

由（真如）知與無知的奇妙顯現，  
輪迴與涅槃猶如手心和手背。  
從散亂念頭的妄想建立起所謂六道世界。  
在諸佛四身的清淨化現中，  
唯有如來三身之剎土……

四尊佛像給予他教言、灌頂與授記。他回到自己床上，身體充滿大樂，心裡得到非凡證悟。

在札瑪丘臧山洞他在“如我一般”的蓮師像前做了一百次薈供。在經歷夢中境相後，他醒來並看到蓮花生大士的光蘊身放光照遍整個佛堂。白、紅、藍色的光束照觸著他。他聽到許多嗓音在高調吟唱《金剛七句祈禱文》，在附近睡眠的人們以為多欽哲半夜裡在歌唱。

然後，他移至青普的下桑浦山洞。他強烈地感受到生命的無常，而且了知別無其他解決方法，他全神貫注一心一意地祈禱蓮花生大士。一個晚上三位可怖的空行母現身說道：“生在人世間，你被母胎污染了。由於執著虛幻外境之‘我’，生起了能執與所執的無明。除了將你和你罪惡之身分離以外別無他法。”她們將他的身體，包括他的識在內，割成一塊一塊並吞噬無餘；這樣他就失去了知覺。當他蘇醒過來時，他見到金剛薩埵佛父佛母在他面前。在金剛薩埵父母

放光照觸下，他覺得自己成了光蘊身。諸上師和空行賜予他加持，並授記他發掘心意伏藏。

之後，他在桑耶寺的護法殿——果佐林待了七個晚上修持施身法，以便從根本上遣除負面情緒和概念的考驗。第二天，被護法降神附身的神諭進來，將他鎖進小屋子。小屋裡漆黑一團。他修了一座施身法，並竭盡全力地觀修。他見到種種威脅、咒罵他的各種形色，聽到各種聲響，令人毛髮悚然。他思維到：“這是佛法教主多珠千吩咐我來做的，因此哪怕喪失自己的性命，我也要無畏無悔地來修這個法。如果我對死亡都無懼的話，那即便整個世界都成為我的敵人，我也會無動於衷。”隨後所有的紛擾考驗就平息了。不久，護法降神附身的神諭將小屋之門打開，請他出關並致敬禮。

在澤仁迥，多欽哲向吉美林巴的舍利獻供。他原打算在那裡待上一陣，但未能如願。接著，在巴日寺從措嘉珠古接受《解脫心要》等法門的傳承。

在拜訪了敏卓林寺和多傑札寺之後，他到神聖的查臧楚沃日山洞，並在那裡，做了薈供。在一個夢境中他見到唐東嘉波並得到加持，使他充滿大樂、明、空的覺受。在那裡他發現了一個可以作為蓮師代表的蓮師佛像的伏藏品，此伏藏的護法請他在遇到多珠千之前不要示人。

多欽哲向拉薩傳昭祈願大法會獻供養，德摩攝政對他

表示了極大的尊敬和感激。

由於多珠千年事已高，而且從他得到全部的法門非常重要，兩位止貢珠古不得不傷心地同意多欽哲暫時返回康。當多欽哲和他的隨行隊伍行至康西部時，他們遇到了多珠千派來的信使，信使讓他們更快趕路。將止貢寺和德格的代表們甩在身後的大隊隨行裡，多欽哲一行十人快馬加鞭馬不停蹄，除了在石渠的嘉威紐固住錫地待了一天。

數天後，於藏曆火雞（1816）年七月初十，多欽哲抵達多珠千所在的雅礮貝瑪固。多珠千說道：“我有很多授記的夢兆，並且我的健康狀況也不太好。但由於吉祥天母的力量，我的壽障被回遮一段時間了，只是我的視覺模糊了。”他補充道：“冬季時你應去噶陀寺，從格澤瑪哈班智達和信炯珠古接受一些必要的法門。我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你圓滿你的所學。”多欽哲得到關於《札龍》和《秘密藏續》進一步的釐清和開示。

在噶陀寺，多欽哲從格澤瑪哈班智達得到許多灌頂、教授和引導，包括詳盡的十五天《總集經》灌頂和其他《噶瑪》（佛語經函）和《德瑪》（伏藏法）的傳承。格澤說：“正如前世的欽哲（即吉美林巴）所授記，噶陀寺是《龍欽寧體》法門的傳承持有者。因此在將來，你應該將噶陀傳承和《龍欽寧體》傳承合二為一地加以弘揚。”多欽哲還從噶陀信炯珠古和莫札珠古，以及嘉絨寺的南喀澤旺秋珠接受法要。

從吉美林巴的弟子、吉龍寺晉美俄噶，他得到《舊譯密續》的“嚨”傳。在“嚨”傳過程中，他在夢中從貝瑪拉密札得到《秘密藏續》的法要和付囑。在隨後的一個月裡，他覺得自己對此續所有的文字和意義記得清清楚楚。

一八一八年在石渠時，多欽哲有一次經歷，一女子與眾眷屬領他進入一座水晶宮殿，在裡面他看到與佛母雙運的蓮花生大士。多欽哲從蓮師父母得到四灌頂，之後，他們融入多欽哲。多欽哲住於不可言說的勝義自性中一段時間。當離開水晶宮殿時，他遇到了嶺國的護法們，他們給予他加持。然後騎著一匹白馬，他返回自己的住處醒了過來。正在焦急等候的嘉威紐固和洛桑諾布說道：“你這一覺睡過去三天都沒醒來。佐欽仁波切來念過祈禱文，他說‘沒問題’。”嘉威紐固囑咐道：“不管你見到什麼境相，在時機未到時請勿告訴任何人，包括佐欽仁波切。如果你不能將這些境相保密，會產生諸多障礙；如果你能保守秘密，會迅速得到成就。”雖然多欽哲沒有說什麼，但嘉威紐固通過神通已經知道他經歷的境相。多欽哲發現了《蓮花王集》伏藏。

多欽哲在德格國王澤旺多傑仁增的王宮待了過多的時間——有時候他並無必要在那裡，因為他的侍者們喜歡待在享有榮華富貴和權力的王宮，甚於住在多珠千的寺院僧宅。一天多欽哲指示他妹妹和一名侍者：“在那邊山谷有一老年乞婦，替我將這糰粑、肉和酒給她。”他們到那裡

後，老婦人生氣地將糍粑扔掉，但享用了肉和酒。多欽哲的妹妹看到婦人現光蘊身，並從她的尿液裡聞到一種甜甜的香味。老婦人邊粗暴地斥責她，邊給多欽哲妹妹一些飲料，並讓捎給多欽哲一些甘露和口信：“我的愛子，不要在此地逗留太長。這裡吉祥的緣起已經變得晦暗。”第二天，他們又帶了食物去婦人的地方，但以前發現婦人的地方，甚至連一絲一毫有人在那裡待過的蹤跡也沒有。

德格國王和多欽哲的侍者們變得不安起來，擔心多欽哲可能變成雲遊行者或瘋狂瑜伽士。人們對他的精神證悟和神通力並沒有很大尊敬，在他們的觀念裡，多欽哲要作一名偉大的上師，就須保持精嚴持戒的比丘和學富五車的學者形象。

多欽哲直截了當地告訴德格宮廷，他不想繼續擔任重要上師，因此，他們要麼允許他成為雲遊行者；要麼將不得不把他關進監獄。國王說道：“前藏的薩迦貢瑪、康的多珠千仁波切，以及藏地諸多重要宗教人士都一致公認您是遍知智慧光（吉美林巴）尊者的轉世化身。從我已故的母后時代起，您就被認為是德格的國師和寧瑪的頂莊嚴。所以您怎麼可以離開去作雲遊行者？我又怎能由於您嚮往佛法而指控您呢？現在我本人以及噶陀寺，會派我們的代表去拜見多珠千，並聽取他的意見。我們不能違背多珠千上師的法旨，您也一樣。”多欽哲同意這麼做。他與德格王宮、佐欽寺、噶陀寺和止貢寺的代表們一起來雅龔，將此事呈告多珠千決

斷。

三天內，多珠千一言不發。然後他告訴多欽哲：“人們希望你現持比丘戒律的出家相。但從你過去的各種行為和諸多授記看，我敢說事情不會像他們希望的那樣發生。你應該做一段時間的雲遊行者，以後將成為密宗大師金剛持……有些人還希望我吩咐你留下做我的攝政，但那樣會成為你的障礙，而且也不符你的願望……龍（1821）年末，我也將去我自己的地方（指圓寂），因此請你待在這裡過冬過春，以便得到進一步釐清訣竅中的疑問。明年夏末，你就可隨心所欲了。（言下之意是在我死前離開這裡。）否則（如果你在我死前沒有離開）人們會責怪你沒有遵從我的願望。”多欽哲唯唯諾諾地答應了，因為聽到多珠千不久就要圓寂震驚了他。隨後，多珠千向代表們傳達了如前的決定。

第二天正好是土兔（1820）年七月初十，在薈供儀式後，多欽哲將他隨身攜帶的所有財產資具都供養給多珠千。多珠千加持了多欽哲的頭髮，這樣從此他就可以蓄髮了；他還加持了一套新的白袍給多欽哲，並說：“在今後兩年半內，穿這件衣飾；之後你會發現新衣服可穿。”須臾間，多欽哲變為白袍密宗師。

然後，多欽哲與代表們一起去給德格國王傳達多珠千的決定，國王說道：“怙主法王多珠千降下如此法旨，我只能告訴您‘悉聽尊便’了。”多欽哲將他擁有財物中的

一半送到止貢寺，另一半給了德格王府。

此時，多欽哲以謙卑雲遊行者身分，與兩名隨從回去見多珠千。多珠千很高興見到他呈如此相狀，他說：“如今你是雲遊行者了。保持低姿態，斷絕對名聲權力的欲望；穿破舊敝衣；依照‘虧損失敗我取受，願將勝利奉獻他’那樣修習。”白天他從多珠千接受《空行仰提》灌頂和《益西喇嘛》的詳細開示；晚上在光明夢境中，他從龍欽饒絳接受《空行仰提》意義的詳細訣竅。

多珠千顯得很愉悅，健康也很好。有時，他會突然唱起瑜伽道歌，他也會講述他經歷的種種境相。多欽哲和其他人不斷地看到他示現不同的身相，有時在他的座位上只有他的衣服而沒有人。這樣的神變無窮無盡，譬如，若有人想起佛法中的任何問題，多珠千會不問自答。

金龍（1821）年六月初十，懷著極大的憂傷師徒倆作了此生最後的告別。在通往雅礱的隘口，多欽哲和華格邊祈禱邊向多珠千的方向作了一百次頂禮。多欽哲把自己的名字改為熱巴雍札，與一行數人前往卓嘉省的圖傑千波，之後去了安多的很多地方，包括安卻、拉卜楞、措俄普和熱貢。後來，他除了留下拉桑島喀以外，將其他的同伴都遣散回家。

在熱貢的天葬場，他修持了三個晚上，獲得了一—成功地激起內心情緒和概念的紛擾考驗，又平息它們的徵相，但



隨後他感染了天花。他看起來昏迷不醒了兩個多星期。在此期間，他見到了十法界諸趣。他感覺到自己的身體被諸忿怒本尊吞噬，以淨化他肉身的染污。在銅色吉祥山淨土，他參加了為期七天的，與蓮師及過去諸祖師在一起作的薈供。在薈供圓滿時，蓮花生大士託付給他七個伏藏寶篋，並賜予心印傳承和授記。蓮師說道：

“吾子，證悟覺知非真已，  
離群索居亦無大利益。  
當諸幻相自行坍塌時，  
契入無造本具法性已，  
勿墜微細能執所執之分別  
以及貪著有之漏善業，  
如如安住本淨之大界。”

然後，他感到自己去拜見多珠千，多珠千很欣喜再次見到他，說：“明年正月我將離世。我將會把給你的遺教交給你妹妹……現在你的壽障已經被回遮。”多欽哲看到多珠千的心輪有一白色的“阿”字，將他的識專注於此，他的意融入不可思議的狀態。後來他覺得碰到自己的身體，遂恢復了知覺。他的病症已經消失，但過了一個多月他才復原體力。

金蛇（1821）年正月十三，多欽哲見到多珠千的光蘊身在虛空中，光環圍繞，赫赫放光。多珠千端坐於由四位

空行母抬著的錦緞般的毯子上，以極其悅耳的音聲宣說了他的遺教（遺教的偈文，參閱第十二章）。從多珠千心輪白色“阿”字放射五色光束融入多欽哲，接著從這“阿”字生出另一“阿”字融入多欽哲的心輪。一段時間內，多欽哲失去知覺並融入金剛波中。當他恢復知覺時，多珠千上師已經不見了。三天內，他沒有起任何粗大和微細的分別念，本覺已自然獲得證悟。之後，他意識到多珠千已經圓寂了，感到極度的悲傷。

他遇到多珠千的弟子貝瑪讓卓、羌龍貢波嘉和秋英朵登多傑，並給他們傳了法。數月後，多欽哲的妹妹和眾人從雅礮貝瑪固過來，帶來多珠千涅槃的消息。他妹妹將多珠千留給他的遺教轉達給他。多欽哲去雅礮向多珠千的舍利致敬禮，但拒絕留下擔任多珠千的攝政。

大約在此時，多欽哲將他密宗師的白袍換成了居士的衣服。他簡短地訪問了德格，那裡的所有人都對他的新裝束感到震驚和困惑。在那裡他遇到了嘉威紐固，嘉威紐固請他穿掘藏師（或密宗師）的衣服。多欽哲答覆道：“我既非掘藏師，也非持出家戒律者，因此居士的衣著對我來說正合適。”不管這些，佐欽仁波切讚歎了他，本洛將自己的餘壽迴向給他，以祈請多欽哲長久住世。多欽哲以獵人的形象在果洛無人的荒野流浪，將許多被殺或死亡的動物和人起死回生。

一八二三年，他的明妃——阿炯拉欽的女兒，在諸多瑞

相中生下名為喀英卓瑪的女兒。一八四一年，喀英卓瑪嫁給卓迦國王，一八五五年去世，沒有留下一子半女。

多欽哲開始給他妹妹和眾人《龍欽寧體》傳承和教授。他有時就待在果洛的多宗。後來，他建了一座屬於木揚部族的《龍欽寧體》傳承寺院。接著，他在嘉莫絨、孜喀、和色達等諸多地區傳法。

這時多欽哲佛法大師的名聲傳至了德格；在德格國王的竭力邀請下，他再次簡短地訪問了德格。但多欽哲拒絕留下擔任國師，因為上次他變成居士時受到眾人的懷疑，這已經破壞了吉祥的緣起。然而，他自願擔任內閣，但其他諸上師都不以為然，因為對於一個偉大的上師而言，這是不恰當的職位。

就如以前所授記，多欽哲到了石渠，在那裡突然得了重病。經由嘉威紐固的鼎力祈禱，他恢復了健康。

一八二五年，由他妹妹和眾人相伴，多欽哲來到瑪山谷發掘出嶺國的伏藏。然後他來到嘉絨國王澤旺倫珠（1827年去世）的彭措宗宮殿傳法。之後，他到聖地高貢森格雍宗給嘉絨卓迦國王南喀倫珠傳法，他們師徒關係非常好，還建立了一所寺院，後來被稱作“新寺”。

一天，在嘉絨墨爾多神山，多欽哲帶他的兒子曷智到一處峭壁的山洞裡，吩咐曷智在那裡等他。多欽哲回到他們的營地而曷智在山洞裡等候。當天黑下來，而他父親還

沒回來，鬪智不敢挪步怕掉下去摔死。忽然，他聽到他父親喊他回去的聲音，並看到身前有一彩虹般的毛氈，沒有猶豫遲疑，他坐上毛氈，彈指間發現自己已經回到營地了。

一次，多欽哲走在嘉絨孜嘎札哇的一懸崖山路上，他對日噶托美說：“如果你是勇士的話，就把我和馬一起推下山去。”日噶推動人和馬，他們墮入數百尺下的大渡河中。日噶思維道：“如今我的上師死了。”他也跟著他們跳了下去。多欽哲和他的馬和劍以及日噶在河底岩石上留下印記，就彷彿在爛泥上留痕一般；如今這些印記在冬季河水淺顯時還清晰可見。多欽哲讓日噶騎上他身後的馬，一步一個腳印地，他們一起爬上陡峭的山崖。據說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從那危險山崖窄道摔死過。

一八二九年，就如多珠千自己所授記，多欽哲的兒子喜饒美巴——多珠千的轉世之一，在瑞相中誕生了。他從小就不吃肉。不幸的是他於一八四二年十四歲時就過早去世了。多欽哲的第二個兒子日貝鬪智（1830~1874），是吉美林巴之子嘉瑟寧澈（1793~？）的轉世，鬪智後來成為二世多仁波切·孜農晉巴多傑（1890~1953）的父親。

一八三一年，受嘉拉國王邀請，多欽哲來到康定和其他附近地區。從那時起，多欽哲主要就住錫在康定地區，嘉拉國王成為其主要的功德主之一。

一八三二年，在夢境中他從由五位空行母相伴的瑪姬拉准接受法要和授記。此後，所有相反的願望所帶來的障礙

都被息止，他成為瑜伽自在主。

一次，多欽哲紮營在夏島神山，嘉拉國王來看他。一天，多欽哲、國王和敦匠沃瑟手持酥油燈騎馬走進湖中，當水淹至馬鬃時，嘉拉國王害怕起來便掉轉馬頭回去了，多欽哲和沃瑟在湖裡不見了。過了一陣子，他們安然無恙地出來了。根據沃瑟的說法，他們在水下時沒有沾濕衣襟，油燈也沒熄滅。接著他們來到一座由三重圍牆環繞的多層房屋前，各種各樣的動物圍繞在四周。沃瑟在屋外等待，而多欽哲則被很多身穿白衣的人請進去了，過了一會兒，他們又把他送出來。沒人知道，多欽哲拿了什麼東西回來。

一天，在達塔地區，兩個牧童見到多欽哲和他的隊伍經過。他們想試驗一下多欽哲是否真的有神通，於是一個牧童裝死；另一個跑到上師那裡請求為“亡者”祈禱。多欽哲來到“屍體”旁，抽了三鍋煙，將煙灰置於“死”牧童的頭上。然後，他也沒有念祈禱文就走了。在多欽哲的隊伍離開後，那個男孩發現他的夥伴真的死了。他連忙追上隊伍，坦白真相，祈求上師能救活同伴。多欽哲返回去，念了聲“匝”，作了鉤招手印，又離開了。不久“死”牧童蘇醒過來，對被鉤招復活表示惋惜，因為他已經去了快樂的淨土。從此他追隨多欽哲，後來成為證悟的禪修士。

一次，初夏時節，多欽哲在去康定的路上紮營於木雅

的多島嘎莫。他射死一隻旱獭，吩咐沃瑟將屍體好生掩埋——在回程的路上還需要它。秋季當他們返程回到原地時，他讓沃瑟將旱獭的屍體，乃至一根毛髮也不剩地全部拿來。屍體已經腐敗消失殆盡，但沃瑟將屍骨碎片收集起來，並把它整個放置在多欽哲面前。多欽哲用手觸摸旱獭的屍體（予以加持），旱獭“啾啾”地叫著跑開了。沃瑟評論說他曾見到許多死者回生復活的實例，但像這樣動物死了這麼長時間再活過來的事例，的確罕見。

一天，嘉拉國王祈求灌頂，當沃瑟做好灌頂的準備工作時，他們發現修灌頂儀軌的法本，遺忘在他們遙遠路途以外的隱修苑了。多欽哲說：“沒問題。”第二天日出之前，隱修苑與嘉拉王宮中途附近的人們看到仁波切從那裡走過，日出時分人們看到他在隱修苑。早餐時間，王宮的侍者們報告國王說，多欽哲剛赤足走進王宮。對此國王不以為然：“不，他正在用早餐。”心存懷疑，國王和眾侍者快步走入多欽哲的房間，見到仁波切正大汗淋漓，桌上放著法本。多欽哲說道：“我很累。我剛才回去取儀軌了。”

多欽哲在嘉絨格什地區創建了金龍寺，給予大約一百名弟子《龍欽寧體》的灌頂，教授前行、《札龍》、和《益西喇嘛》。後來，金龍寺成為多欽哲的轉世——第一世桑嘎仁波切的法座，以及現今（第二世）桑嘎仁波切·圖登尼瑪（生於1943年）的主要法座之一。

多欽哲去見給康很多地方帶來苦難的新龍邪惡酋長貢

波南嘉（死於1865年）。一天酋長對多欽哲說：“你攜帶了一桿槍，射死那隻烏鴉。”多欽哲照辦了。接著酋長說道：“你號稱是慈悲的佛弟子，但你卻殺害動物，這是怎麼回事？”多欽哲彈了一下手指，烏鴉又飛走了。酋長評論道：“這是什麼槍啊？連隻烏鴉都打不死！”又有一天，多欽哲與酋長騎馬走在雪地上。多欽哲的馬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酋長說：“你騎了一匹好馬。我們交換坐騎。”換馬後，仍然是多欽哲騎的馬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於是酋長評論說：“你是個優秀的騎士。”在酋長心裡激起了欽佩和安寧，多欽哲善巧地幫助很多（被邪惡酋長關押的）囚犯獲釋。

一次，當眾人在木雅夏島拉澤神山逗留時，一個野人背走了多欽哲。多欽哲被放在一陡峭岩石山壁中間的山洞裡，在那裡他入了定。在定中見到一空行母，空行母給他傳法、授記，賜予甘露。當他出定時，他妹妹和眾人由一陌生人帶領著已經抵達山腳下，並在大聲呼喊仁波切的名字。眾人無法爬上去，多欽哲也無法爬下來。眾弟子制心一處地向上師三寶祈禱，轉瞬間，多欽哲出現在岩山山腳。接著伴隨著神奇的徵兆和境相，他傳了《龍欽寧體》和《空行寧體》。

在嶙塢塘寺時，多欽哲帶他兒子島智進入一座雄偉壯觀的宮殿。許多空行母為他們獻上種種珍饈美味，給他們看各種令人眩目的奇珍異寶。多欽哲給島智一枚普巴橛，

隨後他們走了出來。等曷智再回頭看時，宮殿已經不見了，但普巴橛還在他身上。

一八四四年，多欽哲訪問了雅礮貝瑪固，給二世多珠千·晉美彭措炯涅傳了《龍欽寧體》。他還向人們公開了他自己發掘的伏藏法，包括《揚桑康卓圖提(絕密空行心髓)》和《卻辛巴讓卓(執著自解脫)》。

一八四七年，在嶗塢塘寺，他為自己已故的兒子喜饒美巴——多珠千的轉世之一——的轉世智美札巴舉行坐床儀式。智美札巴也是從小就拒絕肉食，他後來通常被稱為多仁波切。

一八五六／五七年，多欽哲在果洛玉則山時，巴珠仁波切來接受了雍喀大樂佛母的灌頂。多欽哲、巴珠仁波切和二世多珠千一起做了“桑”(煙)供。

儘管證據確鑿，但還是有些人對多欽哲的證悟神通力表示懷疑。他的一個舅舅就對他的戒行沒有信心。一天多欽哲射殺了一隻旱獭，他舅舅責備他道：“轉世珠古怎能像罪業屠夫一般殺害動物？”多欽哲用鞭子抽打旱獭屍體，旱獭活過來跑走了。對此，他舅舅斥責他：“現在你還學會了魔術等小把戲！”

在玉則神山，多欽哲白天玩遊戲，晚上禪修。據信，他將很多人和數不清的非人眾生，引入佛法中正平和的解脫之道。在嘉絨薩芒國王的邀請下，他為王臣們傳法。此時，



他已成為嘉絨十八國的國師。

一八五八年，在卓迦的高貢森格雍宗，多欽哲開始寫他的自傳；一八六〇年，在給卓迦國王等人傳大圓滿訣竅時，圓滿完成自傳。所有人都感受到很大證悟，並親眼目睹諸多瑞相。

在高貢時，於土羊（1860）年正月初八凌晨，多欽哲見到多珠千現密勒日巴相，聽到如下金剛語：

中觀、大手印和大圓滿之見

即是基、道、果之自性。

遠離四邊之戲論，

是所謂外在粗中觀。

遠離過失的銳利智慧（見），

本體、佛性、相續之基的智慧，

即是內在細中觀。

具有見地、依諸方便生起證悟，

經由四瑜伽的修習，

圓滿無修之果位

乃是依大手印道而前進，

明空雙運的涵義，遠離執著之心……

於自性大圓滿，

直接契入明智，

解開能所二執之纏縛。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其後體認光圓與光相，  
明智力將會圓滿顯現為普賢王如來。  
四相光明圓滿時，  
諸相融入法性大界中，  
將證得法界童瓶身之解脫……

上師放射溫暖的光芒從頭部進入多欽哲，充盈其身，淨除了他最微細的垢障，使其身心充滿大樂之智慧。

一八六六年，他返回康定，到處給人傳法，甚至在城裡街道上也不例外。二月二十，以法身姿態端坐，多欽哲將色身攝歸法界。瞬間天樂自鳴，大地震動，數日內條、環、柱狀的虹光佈滿天空。荼毗後，眾弟子在骨灰裡發現很多舍利，其中有一個雞蛋大小的五色舍利。

多欽哲的轉世化身有嘉絨金龍寺的第一世啊啦桑嘎·貝瑪俄珠樂威多傑（1881～1943）和杜炯林巴之子欽珠贊林旺嘉（？～1907）。

## 嘉瑟 · 賢彭他耶 (1800~?)

嘉瑟 · 賢彭他耶是寧瑪派最重要的上師之一。藏曆十三繞迴金猴年 (1800)，他誕生於石渠的格芒部族。他又名嘉瑟 · 日貝多傑。很多人認定他是敏林大掘藏師的轉世之一。他從第一世多珠千、晉美嘉威紐固、多喇 · 晉美格桑、第四世佐欽仁波切、僧珠 · 貝瑪札西，以及敏卓林寺的諸多上師等處得到各種法門。

他在佐欽寺和敏卓林寺學習，成為著名的智者。他還在很多聖地實修，包括西藏西部的岡底斯神山和漢地的峨嵋山，成為大成就者。

嘉瑟 · 賢彭他耶再赴雅礱貝瑪固向多珠千求法，他見到此地就是法身密嚴剎土。在多珠千圓寂後，嘉瑟回到雅礱擔任了多珠千的攝政若干年。在雅礱貝瑪固，他開創了一年一度為期四十五天的《幻化網秘密藏續》講修大法會。首次法會時，巴珠仁波切擔任了嘉瑟的助教，在接下來的兩年中，巴珠自己主持了法會。

一八四二年，佐欽寺幾乎被地震徹底毀壞，嘉瑟擔當起重建佐欽寺的重任。然而，他一生中最主要、最卓著的是，他為寧瑪派作出的三大貢獻。

他在佐欽寺創辦了著名的熙日森哈佛學院，在那裡他及其弟子們教授經部和續部。這所佛學院成為培養智者的學府，並成為其他寧瑪寺院創辦佛學院的楷模。

他使毗奈耶成為日常修學的內容，並開創了佐欽寺僧眾一年一度結夏安居的制度；而很多其他寧瑪巴寺院並不結夏安居。

在敏卓林寺第七任法座持有者桑吉袞噶以及巴珠貝瑪旺嘉的祈請下，他匯集了寧瑪派的《噶瑪（佛語經函）》法門。之後，他在佐欽寺法會上開創了十三部《噶瑪》修法的先例，並為康藏其他諸多寧瑪寺院所採納。

很不幸地，我認為他對寧瑪派作出的核心貢獻，並沒有得到應有的足夠的認可。他的上首弟子有堪欽貝瑪多傑、巴珠仁波切和多欽哲。

他圓寂得相對年輕了些，但我沒能找到他於何時、或如何圓寂的資料。他的轉世是佐欽寺的嘉貢堪布·確吉囊哇（賢嘎，1871～1927）。

## 佐 欽 堪 布 貝 瑪 多 傑

### 佐欽堪布貝瑪多傑（十九世紀）

佐欽堪布貝瑪多傑是精通經部和續部的大上師。他的名號還有貝瑪伐折羅、貝瑪巴匝和貝瑪當秋沃瑟。他是佐欽寺最著名的堪布之一，學問廣博的大智者。他在嘉瑟·賢彭他耶、第四世佐欽仁波切、堪欽僧珠·貝瑪札西、巴珠仁波切等眾多上師蓮足下修學，成為精通經部和續部的智者。從晉美嘉威紐固、第四世佐欽仁波切、欽哲·益西多傑和嘉瑟·賢彭他耶，他得到了《龍欽寧體》傳承。

他眾多著作包括：《寧美嘎楞瑞貝嘉仁（駁斥攻擊寧瑪見之論理曙光）》以及《龍欽寧體之觀世音法門修誦訣竅》等等。

他的轉世是佐欽寺的卻珠德嘎仁波切；卻珠德嘎的轉世是珠古格桑，在最近十數年裡，珠古格桑是重建佐欽寺的帶頭人。

## 巴珠·晉美確吉旺波（1808~1887）

巴珠仁波切·鄔金晉美確吉旺波是吉美林巴的語化身，他是偉大的寧瑪巴上師和論師，他的生平和著作甚至為其他教派所引用。雖然，他是寧瑪巴最偉大的學者和大成就者之一；但他過著最謙卑、最簡樸的隱修生活。他說話直截了當、不留情面；但他所說的每個字都包含了真理、智慧和關愛。

藏曆第十四繞迴土龍（1808）年，巴珠誕生於石渠噶瓊果沃地方穆波董部落的格澤貢瑪氏族，父親是嘉托姓氏的拉旺，母親是卓匝姓氏的卓瑪。他甫一出生，就試著說：“噶……”，但不太清楚；但出生五天後，他非常清楚了念了“噶瑪尼貝美吽”。另外，“噶瑪尼貝美吽”咒字在他脖子上清晰可見，在他舌頭上有一“啥”字。

雖然，巴珠是吉美林巴的化身之一，但他被多喇·晉美格桑正式地認定華格·桑丹彭措的轉世。確認了這個認定，第一世多珠千對晉美格桑說：“我給他賜名鄔金晉美確吉旺波，以此名號授予他整個《龍欽寧體》法門的心意付囑和發願傳承。”不久，上一世華格（巴珠）的侄子華格袞卻，將巴珠仁波切請回前世住錫地華格拉章。

巴珠跟許多上師學習了顯密經續，包括多喇·晉美格桑、晉美俄噶、嘉瑟·賢彭他耶、索南華格和協慶·圖多南嘉。佐欽寺的僧珠·貝瑪札西剃度他成為沙彌。

巴珠的根本上師是晉美嘉威紐固和多欽哲。從晉美嘉威紐固他從前行學起，直至《札龍》和大圓滿正行修法。他從晉美嘉威紐固得到二十五次《龍欽寧體》前行的引導講解，也實修了二十五輪前行。後來他將他上師關於前行的引導開示寫成書，即大名鼎鼎的《普賢上師言教》。

多欽哲到處遊蕩作密宗禁行。一天，他突然出現在巴珠的帳篷外，嚷道：“喂！華格！有膽你就出來！”當巴珠畢恭畢敬地出來時，多欽哲一把揪住他的頭髮，將他摔倒在地，並拽著他在地上拖行。這時巴珠聞到多欽哲滿嘴酒氣，暗想：“佛陀開示了飲酒的諸多過失，連像他這樣的成就者也會喝得如此醉醺醺的。”就在他起心動念的瞬間，多欽哲鬆開揪住他的手，吼道：“哈，你們這些尋思者，竟生起如此惡分別念！你這老狗！”多欽哲朝他臉上唾口水，侮辱性地示以他的小指，然後飄然而去。巴珠立刻醒悟過來：“哦，我上當了。他在用密宗的超凡行為，為我指示本來覺性。”巴珠心裡被兩種相互矛盾的心情強烈碰撞著：對自己生起惡分別念趕到羞愧震驚；對多欽哲上師的神通力感到敬佩。他馬上起來坐好，將心安住於本來覺性，明朗朗、空歷歷、如虛空般的明智現在其前。在嘉威紐固上師前所獲得如黎明般的證悟，此時已變得猶如日出一般清澈了然。從此，他會開玩笑似的將“老狗”作為自己的密名。

在巴珠大約二十歲時，華格拉章的總管華格袞卻去世

了；巴珠關閉了住錫地華格拉章，從此成為雲遊行者。

在佐欽寺，巴珠從第四世佐欽仁波切和嘉瑟·賢彭他耶得到《寧體雅喜（四品心髓）》和《龍欽寧體》傳承，之後在佐欽寺附近的辛傑山洞和澤仁山洞——（第一世）多珠千曾閉關數年之處，長期閉關禪修。

大約在一八五一年，從大學者嘉哇多阿嘉措——巴珠和夏嘎·措珠讓卓（1781～1851）兩位上師的弟子，巴珠得知夏嘎高山仰止的生平。在去拜見夏嘎的路上到達果洛時，他聽到夏嘎剛剛圓寂這個令人傷心的消息。他於是原途返回，來到多珠千的法座雅聶貝瑪固。當時，嘉瑟·賢彭他耶正在雅聶擔任已故多珠千的攝政，他正要開始一年一度為期四十五天的《幻化網秘密藏續》傳修法會，巴珠參加了法會。從嘉瑟處，巴珠得到《秘密藏續》的講解，第一年他擔任嘉瑟的助教，之後兩年裡，他自己主持了年度講修法會。

巴珠雲遊了色達、多科、瑪山谷、孜嘎山谷，傳講了許許多多遍《入菩薩行》，激勵所有的人們都持誦“唵瑪尼貝美吽”。在那些地區，他成功地根除了人們為上門修法的喇嘛們供養血肉的陋習。他制定法則禁止偷盜和打獵，將佛陀正法帶進家家戶戶，帶入每個人的生活，而不僅僅是局限在寺院或者出家眾。

巴珠訪問了殊瓊寺，並在第一世多珠千在世時的住錫地——殊欽達果待了很長時間。雖然，第一世多珠千在大約



半世紀前就已經棄之不用了，但殊欽達果仍然是個隱修苑。在這裡巴珠持誦《丹珠爾》三遍，背誦了很多佛經。

然後巴珠在阿瑞納（即迪瓊普）森林中的樹下，住了很長時間。那裡是位於稠密森林中的一塊平原高地，人跡罕至，偶爾能見到多科山谷的對面，過了多科河大約一英里半處有路人經過。阿瑞森林位於殊欽達果和現今的多珠千寺中點處——多科河畔。

起初，巴珠和在他身邊依止他修學二十八年的紐修隆多，兩人相依為伴在阿瑞森林住了六個月。一小袋糰粑作食物，除了身上的衣服，幾本佛書以外，別無長物。在日中時分，他們會相聚吃一點糰粑，然後將糰粑口袋拴在樹上留待第二天再用。飯食畢，巴珠會給隆多講解《入菩薩行》的幾句偈子。之後，巴珠穿著身上唯一的白色敞衣，手持木杖，隱入森林，大聲吐納“哈！哈！哈！”地做一種禪修。第二天中午，師徒會再見面，並重複前一天的事情。

不久，很多弟子聚攏到阿瑞森林，巴珠開始講授《心性休息》、《功德藏》等法門。巴珠會傳一些教言，然後弟子們在森林裡觀修這些教言。由於他們很少關心生活所需，他們的食物很稀缺。雖然森林很濃密，但沒有可食用的植物。當他們新添茶葉燒茶時，茶水的顏色和味道都比較濃厚；但後來加入越來越多的水，茶水的顏色和味道就越來越淡了。他們開玩笑將這不同濃淡味道的茶稱為“三

身茶”。味道濃郁的茶是微妙化身，味道淡薄的茶是無戲報身，無色無味的茶是空性法身。巴珠將財物和愜意的條件，諸如豐衣足食、舒適的居室、讚歎名聞等，視作修道的障礙而非助緣。他寫道：

“受苦甚善而快樂不善，  
快樂點燃了五毒的欲望，  
而受苦則消除過去積累的惡業，  
(由此)苦難是上師的恩賜，  
受批評甚善而受讚歎不善，  
受讚歎是我慢膨脹增上的因，  
而批評則揭露了我的過失……  
貧窮甚善而富裕不善，  
越富越想招來和保有更多財物，  
貧窮是對妙法生信和成就的因。”

接著巴珠去了覺囊巴佛學中心臧塘寺，在那裡，他根據袞欽·篤布巴的注解傳講了《究竟一乘寶性論》。在木雅，他遇到了格魯巴大學者札格西·慈誠南嘉，格西對巴珠的學識歎為觀止。在迦巴寺，他傳了他極少傳授的整套《龍欽寧體》的灌頂和講解。在果洛，他以自己的言傳身教，降服了狂野的強盜和殘忍的獵人。在瑪絨，他教人們念誦大悲真言“唵瑪尼貝美吽”，因為當地人連這瑪尼咒都不知道怎麼念。之後，他回到多科的阿瑞森林，並在那裡住了一陣。

一八五七／五八年，巴珠聽說多欽哲從康定到達了果洛的玉則神山，他走了很多天的路到那裡去拜見多欽哲。巴珠祈請多欽哲給予《龍欽寧體》法門中的《雍喀大樂佛母》灌頂。多欽哲說道：“我將此法保密了多年，但現在我就將它授給你。”多欽哲非常喜悅地給巴珠傳了法，並賜予許多授記，其中之一是巴珠將活到八十歲。之後多欽哲、二世多珠千和巴珠在一起做桑（煙）供，此乃他們將轉世為兄弟的緣起。巴珠返回多科山谷，並在很多地方傳講了《入菩薩行》。

在多珠千法座附近多科和色達山谷周邊住了大約十年後，巴珠回到佐欽寺。在貝瑪塘、那瓊隱修苑和佐欽寺熙日森哈佛學院，他花了一兩年時間講授了《入菩薩行》、《現觀莊嚴論》、《入中論》、《大乘莊嚴經》、《俱舍論》、《幻化網秘密藏續》、《功德藏》、《三律儀論》等經論。他去噶陀寺朝聖，並講授了《入菩薩行》。在佐欽寺，他歡迎了掘藏師秋舉林巴並得到其傳承。

巴珠終於回到自己的家鄉石渠。他拜訪了石渠山谷幾乎所有的寺院和隱修苑，特別是格貢和江瑪隱修苑，傳授了包括《入菩薩行》在內的諸大乘經論。巴珠生命中最後的幾年，主要在他的根本上師嘉威紐固法座所在的匝迦寺附近度過，匝迦寺建有嘉威紐固的舍利塔。在匝迦寺，巴珠開創了一年一度為期三個月的《入菩薩行》講修法會，以及為期一週的阿彌陀佛（無量光佛）極樂世界講修法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會。每當他跨入他上師舍利塔所在的佛殿，巴珠都會高聲唱誦以下祈願文：

“願此後生生世世我們都絕不受到惡友的影響！

願此後生生世世我們都不損害他人一絲一毫！

願此後生生世世我們都與佛法甘露不相分離！

（接下來是經論中的偈子：）

何人從我得到法門，

何人見、聞、想乃至言及我，

願伊關閉惡趣之門，

願伊往生布達拉（觀世音）殊勝淨土。”

在石渠的瑪穆多，巴珠花了多年時間增刻瑪尼石堆，由每塊刻有許多“嗡瑪尼貝美吽”的經石堆砌而成的經牆系列。此瑪尼石堆是由巴珠的前世開始刻造的。從此，他開始接受供養，並將哪怕是一塊酥油的供養都用於酬謝刻瑪尼石的工匠。當瑪尼石堆增刻圓滿完工時，巴珠派信使去請欽哲旺波開光加持。開光的那天，欽哲撒的加持吉祥米粒，於眾目睽睽之下落在了八馬路（一匹馬一天所走的路程，八馬路即一匹馬八天所經過的路程）之遙距外的瑪尼石堆上。

在札瑪磧，巴珠講授並領修了徹卻（立斷）和脫噶（頓超）的不共前行。後來，他的上首弟子丹增諾布（丹利）評論道：“以前我對大圓滿的境界有一點了知，但在札瑪磧

我獲得了徹底的了悟。”

大約在一八七二年，那時才八歲的第三世多珠千來匝迦寺，從巴珠接受傳承和教授。教授圓滿後，在巴珠的親自要求下，多珠千給包括巴珠在內的廣大法會眾講授《入菩薩行》。然後巴珠將此好消息捎信給欽哲旺波：“就教法而言，多珠千八歲時就講授《入菩薩行》；就證法而言，新龍的貝瑪敦都（1816～1872）剛剛證得虹身。如此看來佛陀的正法還沒有衰落啊！”

那時候，多珠千經常隔著牆壁聽到巴珠唱誦儀軌的聲音：“至尊蓮花生大士，您乃諸佛之總體……”正是《龍欽寧體》前行儀軌中祈禱蓮師的詞句。這表明前行是巴珠的主要修法之一。

從七十一歲起，巴珠開始積蓄大約夠吃七天的食物，而在此之前他從不積蓄食物。除此而外，他不接受供養；或者即便接受供養，也會很快將它們用於增刻瑪尼經堆。有時候他就將供養他的食物留在原地，這樣有些貧苦之人習慣跟在他後面撿拾他留下的供養。

七十六歲在匝瑪穆，巴珠給大約一千人傳講了《極樂世界祈願文》和《瑪尼文集》，之後再未廣轉法輪。對前來拜見者，一概介紹到丹增諾布處學法，如果有人再三祈請，巴珠反而呵斥他們。但他越是呵斥，他們對他的信心越大越堅固。這是因為，巴珠具有慈悲的心和真實無欺的

語言。

七十七歲時，巴珠去匝迦寺，並邀請彼時正在石渠的第五世佐欽仁波切一起慶祝了木猴年猴月初十蓮師生日。

七十八歲時，巴珠返回他的出生地果沃。八十歲，火豬（1887）年四月十三，巴珠示現身體違和。同月十八，他像往常一樣飲用早茶。然後中午之前，他裸體結金剛跏趺坐，雙手置於膝上。當時在場的堪布袞華試圖給他穿上衣服，但他沒有反應。過了一會兒，巴珠雙眼凝視虛空，彈指一下，雙手結定印，其意融入本來清淨中。

巴珠身後沒有留下值錢的財物，僅有一套出家人的三衣、一個鉢盂、一件黃色袈裟、一條下裙和夠吃十天的食物，以及一套無著五論、一本《入中論》。還有尚未來得及送去刻瑪尼石經的五枚銀幣和一些新哈達。這就是他的全部遺產。

第三世多珠千這樣描述巴珠的講經說法：

“不管他講什麼經說什麼法，他（巴珠仁波切）從未顯現過絲毫的賣弄學問，而總是以適合聞法者之理解領悟能力為目的。如果加以分析，就會發現他的講經說法邏輯嚴謹、意義深廣。甚至愚鈍之人，亦可理解其文句。因為它們文簡義豐，易於理解，長短適中，緊扣主題，悅耳美妙，回味無窮。”

關於巴珠的個性，第三世多珠千是這樣描述的：

“巴珠說話用語令人生畏、極其嚴厲，但其中不雜一絲一毫的貪嗔。對善於聽音的人來說，它們僅僅是直接或間接的教誡。他所說的一切都像金子一樣堅固——它們是那樣真實不虛。他待人平等，既不會在人前阿諛奉承，也不會在人後誹謗中傷。他從來不矯揉造作。因此所有人，不論高下，一致敬重他這位真正的上師。他既不偏袒身居高位者，也沒有對普通百姓有任何輕視。無論何人做了壞事，除非其人已經不可救藥，他會立刻揭露其過失。對於那些追求解脫者，他給予讚歎和鼓勵。他看起來很難侍候，但不管你離他有多近，也不可能發現他有一絲不誠實、猶豫不決、不穩重或偽善。對朋友他善始善終，坦然而易於相處。他對好與壞的結局都具有忍力。與他離別會覺得很困難。雖然他終其一生作為隱修行者，但無論從哪點來講他都是利樂之源，因為他從未離開過菩薩行。正如俗語云：‘落地黃金，光映上空。’你越深入觀察他，就會發現他越清淨純潔；你越想他，你就會對他越具信心。”

關於巴珠的體相，第三世多珠千是這樣描述的：

“他的頭像傘蓋一樣圓滿寬闊，他的臉像綻放的蓮花，他的感官清淨無染。通常他極少生病。他從小就具有很大的智慧和悲心，他善巧演講。”

在巴珠後半生，堪布袞華在他身邊很多年，堪布寫道《文殊真實名經》是巴珠的主要課誦之一。巴珠不僅沒有世間的財物，就是對學者、上師來說覺得最重要的佛書他也

沒有許多。有時他有一本《入菩薩行》和一本《文殊真實名經》，這些是他的日常課誦。但就是這兩本經論，有時他也會隨緣送人，因為他已將這些經論爛熟於心。他沒有紙，也沒有竹筆。因此無論何地，當他站起時，就已經可以立即動身出發了。

巴珠傳授了經部、續部和大圓滿的許多經論，喚醒了諸多具緣弟子心相續中的究竟證悟。然而似乎在極少場合，他才給灌頂或舉辦精心準備的法會。

巴珠不分宗派地講、著、修。他修學和教授了完整的藏傳佛教法門。他將不同宗派的幾位大師都平等地視為總集智慧之佛陀（文殊菩薩）：

“五明通曉開顯薩班尊，  
顯密善說之源宗喀巴，  
一切佛法教主龍欽巴，  
雪域三大文殊我頂禮。”

巴珠自己是極其謙卑和簡樸之人，但他卻能吸引很多尊貴、富有、具勢和著名的學者成為他的弟子。許多身著錦緞服飾、眾多隨從圍繞的弟子，來到這位穿著破舊布衣的離群索居的雲遊僧腳下頂禮。有幾回巴珠以自己的謙卑，讓那些錦緞纏身、馬隊迎送的“大人物”感到慚愧，揭露了他們的弱點。



一次，與往常一樣，巴珠徒步旅行經過一牧民營地。在一戶巨大帳篷的人家前他停下來，向他們請求，允許他在那裡休息一兩天，因為他已經疲憊不堪了。那家人問道：“你會念經嗎？”他回答：“會一點。”接著，他們高興地讓他進來，並在大帳篷下方角落安頓。很多人忙忙碌碌，為來舉辦重要法會的大喇嘛及其隨從隊伍準備法會物品、支起帳篷、架起高座以及烹飪佳餚。一兩天後，他們聽說大喇嘛就要到了，所有人都奔出去歡迎。巴珠沒有出去。人們對他連喊帶叫，幾乎是連拉帶拽地要將他弄到喇嘛面前。這位喇嘛穿著錦衣，四十人的馬隊手擎旗幟隨從相伴，如演戲般聲勢浩蕩而來。巴珠沒辦法，只得來到大喇嘛跟前。當這位大喇嘛見到巴珠時，他從馬背上跳下來拜倒在巴珠上師的腳下；與外表謙卑、內具實義的偉大巴珠相對照，大喇嘛對自己毫無意義的鋪張渲染的作秀深感慚愧。這位喇嘛就是巴珠的弟子木雅·袞桑索南，他寫了一本關於《入菩薩行》的著名注釋。從那天起，木雅·袞索放棄了他以前奢華鋪張的生活，成為雲遊行者，從未再騎過馬，而總是徒步旅行。人們相信巴珠以他的神通預見到這個結局，他以前曾多次顯現出他具有這樣的超凡能力。

巴珠的著作有六函，分別關於大圓滿、續部、經部、教言、詩歌和劇本。他最著名的著作有《普賢上師言教——大圓滿龍欽寧體前行引導文》，簡明扼要的大圓滿禪修訣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竅《擊中三要》，以及一部《現觀莊嚴論》注釋。

在西藏東部，巴珠最極善巧地使《入菩薩行》成為許多出家人的指導手冊；使《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祈願文》成為很多在家人的日常課誦；使《幻化網秘密藏續》成為寧瑪密續的基石；使大圓滿法門不僅停留在書本而成為有修有證；尤其是使“唵瑪尼貝美吽”成為許多人呼吸與共的真言。

巴珠的轉世化身是，匝迦寺的晉美旺波和杜炯林巴之子、石渠的南喀晉美。

第二世多珠千·晉美彭措炯涅（1824~1863）

第二世多珠千·晉美彭措炯涅誕生於多山谷唐雅峽谷的狄山嘎托地方的穆波董部落普瓊氏族，父親是普瓊秋彭，母親是阿傍薩措嫫。

當他尚處母胎中時，一天他母親滑入了唐雅河中，面臨淹死的危險。在這危急關頭，她聽到胎兒說：“不要害怕，媽媽。”他出生時，天降花雨，彩虹懸掛在帳篷上方，空中響起音樂。小時候玩耍時，他常常將小木樁插入岩石中，彷彿插入爛泥一般。

第一世多珠千是這樣授記他自己的轉世化身的：

“此（生）後通過三種禪定力

（我將轉世為）彭措炯涅，

波乃示範佛陀三身之佛行事業的信使，

亦會顯現諸多利樂源泉之神變。”

他被認證為多珠千的轉世，也獲得了薩迦貢瑪的確認，他的坐床典禮在雅礮貝瑪固舉行。他聰穎異常，毫不費力就掌握了共同與不共的學業。他特別善巧聲律和詩歌，寫得一手漂亮的書法。他非常英俊，據說，人們在他的外觀相貌上找不到一點瑕疵。

一八三四年，第二世多珠千到石渠從晉美嘉威紐固得到了前行引導、《持明總集》和大圓滿法門。晉美嘉威紐

#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固獻上很多供養，授權他為無上金剛阿闍黎。一八四四年，多欽哲來到雅礮貝瑪固，給予他所有灌頂和經續法本的傳承，以及《龍欽寧體》的訣竅。他還從第四世佐欽仁波切和巴珠仁波切，得到許多法門和傳承。

他從小就顯現了難以計數的神變，因此對他身邊的人們來說，奇蹟也變得稀鬆平常。很多次，他讓已死動物的屍體還魂復活。每次他給亡者修破哇（遷識）法時，總會出現一些徵相，人們相信這些徵相表明亡者的心識已被遷往淨土。他具有宿命通和他心通。在他的後半生，他現在家居士相。雖然他也舉行象徵性的儀式並顯現神變，但他拒絕正式傳法或者給予傳承。

有一次，他與一大隊人馬旅行經過一無人荒野，他們突然被一大隊強盜包圍了。多珠千祈禱諸護法道：“如果你們被激怒了，就降下唾（gZa）和大石塊來。”忽然成百上千的唾從天而降，落在他們周圍。強盜們向他道歉懺悔，並供養了許多馬匹。

一天，多欽哲殺了一頭牝羊，請第二世多珠千和巴珠仁波切吃午飯。巴珠的侍者擔心巴珠會對此很不高興，因為他極力反對食肉，更反對殺生，哪怕是殺一個渺小的生命。但他們三人於一張凳子上安坐在一起，欣然享用了牝羊肉，這讓巴珠的弟子們感到驚愕。後來巴珠對他的弟子們說：“那頭牝羊怎麼可能從她的身體得到更多的利益呢？由於這些持明者享用了她的身體，她從此將關閉三惡趣之門。”

在玉則神山，多欽哲在一石板上做了一次桑（煙）供；之後，多珠千也在同一塊石板上做了同樣的桑（煙）供；最後，巴珠也一模一樣地照做了。後來巴珠說：“我希望我能在這些持明者之前去世，但依此緣起來看，多欽哲最先圓寂，接著是多珠千，我最後死。而且，因為我們在相同的石板上做桑（煙）供，我們將轉世為同一對父母的孩子。”後來的結果是，因為一些意外的情況，多珠千圓寂得比預想的要早，但他們都轉世為杜炯林巴之子。

當新龍省的邪惡酋長貢波南嘉（？～1865）準備攻打色山谷時，他寫信給多珠千說他將摧毀色山谷，但他的軍隊在半路經過時，不會損害雅礮貝瑪固。第二世多珠千回覆說，色山谷的人們是他的寺院屬民，如果他們受到了損害，那跟損害他自己的寺院沒有分別。酋長回信說，當他的軍隊來色山谷時，他首先就會摧毀雅礮。聽到此消息，雅礮貝瑪固所有的居民都逃走了，只留下一座空殼。

由於他隨從們的堅持，多珠千不得不放棄雅礮。接著根據空行母的授記，他搬遷至上多山谷的臧欽灘。（據說第一世多珠千過去也曾在臧欽灘建造過一個閉關處。）在臧欽灘有一座名叫吉切巴瑪（恐懼火焰）的石山，據信，是一個很有威力的女護法神的住處。手持普巴槌，多珠千突然毫無阻礙地飛入石山。根據他的記錄，山裡面是個令人心驚膽戰的城鎮；在裡面的宮殿中，他被邀請和一個現忿怒相的女頭領分享寶座。在他的要求下，女頭領同意他

在此地建造一座寺院。

一八六二年，多珠千為寺院奠基，數十年後這裡成為著名的多珠千寺。不久，他娶了嘉薩（或匝薩）達策為法侶，這激怒了當地有勢力的頭人秋果格桑格勒，頭人希望他的侄女成為多珠千的法侶。由於這個原因，多珠千不久就起身去康定了，把建造寺院的事留給了他的隨從。

他待在康定及周邊地區，並成為嘉拉國王的國師之一。一八六三年，康定地區流行天花，很多人因此病亡。多珠千對當地人們正在遭受的痛苦，感到極度悲傷。為了息止痛苦，他自己承擔了瘟疫。他患病後不久，城裡的天花就不再流行了。他說道：“我這一生，因為女人我遇到太多麻煩；下一生，我的轉世化身將會連女人的臉也不會去看。”（他的轉世晉美丹貝尼瑪是持戒精嚴的出家人。）接著他說：“瑜伽士應該像流浪野狗一般死去。”於是躺在康定的大街上，耷拉著腦袋朝向下坡，他去世了。

不久多欽哲和他兒子日貝曷智一起到來。多欽哲對多珠千的法體大聲喊道：“為什麼你要死得像條野狗？”接著踢了法體幾腳。多珠千好像仍活著一般坐起身來結跏趺坐，並保持在禪定中一個星期。當三歲大的日貝曷智看到多珠千的法體又坐起來，他感到極大的震驚，這喚醒了他究竟自性的證悟。從此日貝曷智總是說：“我的最勝上師是多珠千·晉美彭措炯涅。”多珠千的法體被荼毗，遺骨舍利被請回多珠千寺，到一九五九年政治動盪為止，一直供養在一

座金塔中。

二世多珠千的轉世化身有三世多珠千仁波切·晉美丹貝尼瑪、白玉寺二世貝瑪諾布·袞桑丹增（1887～1932）、嶗塢塘的珠古札欽（？～1959？）、孜嘎的倉貝瑟珠古。還有一個故事說，拉卜楞寺的第五世蔣揚（嘉木樣）協巴（1916～1946）也是多珠千的化身。

### 蔣揚欽哲旺波（1820～1892）

寧瑪派認為蔣揚欽哲旺波是吉美林巴（1730～1798）的意化身。他成為最偉大的上師之一，藏傳佛教的所有傳承都在他身上融匯。他卓有成效地弘揚了寧瑪、薩迦、噶舉等傳承。寧瑪巴認為他是吉美林巴的轉世，而薩迦巴認為他是乃薩欽哲（1524～？）和塔澤強巴南喀其美的化身。由於吉美林巴是法王赤松德贊、貝瑪拉密札和其他大師的化身，所以欽哲旺波也是這些大師的化身。他是藏傳佛教十三傳承的上師，並被認為是寧瑪派百位大掘藏師中五位掘藏王之一。

他的名號還有多傑滋濟、貝瑪多阿林巴、晉巴美貝德、措吉喇嘛吉貝邦、貢欽喇嘛吉貝邦、晉美欽哲多嘎、文殊郭廈和袞噶丹貝嘉參。

藏曆第十四繞迴金龍（1820）年六月初五，伴隨著諸多奇異的徵兆，欽哲旺波誕生於瓊欽札附近。他的家族是來自德格地方德龍山谷裡頂果村的諾部族，父親是德格王宮的管家仁欽旺嘉，母親是具有蒙古血統的索南措。

有一次，蔣揚欽哲的父親曾問第一世多珠千，他是否應該受戒出家，多珠千答覆道：“不要出家。如果你不做出家比丘而在家結婚的話，你的後裔裡面將誕生一位偉大的珠古。他將成為佛法和眾生利樂之大源泉。”

蔣揚欽哲從小就能回憶起諸過去世的情形；一髻佛母與瑪哈嘎拉現量可見、如影隨行地在他身邊保護他。



八歲時，他開始跟隨他父親和拉蒙秋札嘉措學習藏文、曆算、醫學等諸多學科。他異常聰穎，不費吹灰之力就圓滿了背誦和書寫學習。僅僅通過閱讀，他就能領會甚深經文的涵義。

有一天，他得了重病，在境相中蓮花生大士和益西措嘉授予他金剛橛灌頂，由此他的壽障被平息了。

大約十一歲時，他去了噶陀寺，他叔叔莫敦給他起名晉美欽哲多嘎，這意味著他是吉美林巴的轉世化身。

十二歲時，塔澤堪布袞噶丹增（1776～？）認定他是自己的叔叔暨上師——哦·塔澤堪欽·強巴南喀其美的轉世化身。強巴南喀其美是前藏地區哦寺的一位大堪布，後來在德格的倫珠登傳法並在那裡圓寂。袞噶丹增為他起名蔣揚欽哲旺波·袞噶丹貝嘉參。

十五歲時，在淨相中他去了菩提伽耶，蔣華西寧（妙吉祥友）授予他《般若波羅密》和《阿努瑜伽》續部法門之寶藏。在菩提伽耶寺院前，他走進火中焚燒了自己粗大的身蘊，淨除了它的障礙，並把它轉變成像貝瑪拉密札一樣的光蘊身。

十六歲時，在淨相中他去了銅色吉祥山，從蓮花生大士和周匝圍繞的諸空行，他得到了直指佛陀三身以及他將成為“通達七傳（bKa 'Babs bDun）”之主的授記。接著蓮師和諸空行融入欽哲，說道：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安住於赤裸明空無二智，  
沒有被所對境染污，  
亦未被能分別念染污，  
即是諸佛之境相。”

十八歲時，他去了協慶寺的隱修苑，從協慶寺的久美圖多學習了梵文、詩學和其他學科。

十九歲時，在神奇的徵相中，他從晉美嘉威紐固得到了全部《龍欽寧體》的傳承。接著喇嘛諾布——第一世多珠千的弟子之一，在傳多珠千發掘的阿彌陀佛法門時，為他直指心性。甚至在他的後半生，欽哲旺波還是說：“（在證悟心性方面）相比較那時的證悟，已經沒有更進一步的餘地了。”

二十歲時，在塔澤堪布的祈請下，他去了前藏的哦寺。在那裡他發掘了許多地伏藏物品和法門，包括在札瑪鈞桑發掘的《大悲心性休息》；在達秀寧仲發掘的《喇嘛咕西珠塔（上師四身修法）》；在辛古玉措發掘的《嚓松具珠札哇（三根本幻法）》；以及在雅龔協札發掘的《嚓松齊度（三根本合一）》。

二十一歲時，在前藏的敏卓林寺，他從堪布仁增旺波接受近圓戒；從敏卓林寺的第七任法座持有者——桑吉袞噶接受菩薩戒。

在拉薩的大昭寺覺沃佛像前，他撒供的米粒轉瞬間變

成白色的花朵，一百盞酥油燈不點自燃。當欽哲旺波為了利益他人在作祈禱時，有人請他也為他自己作個祈禱。他說：

“無有內在之主人或外在之僕人，  
亦無怨敵需要降服或親友需要保護，  
住於靜處通過自淨其意，  
願我成就菩薩廣大之事業。”

二十四歲時，在歐隅他喚醒了自己曾轉世為傑尊·森格旺秋，以及後來證得大遷轉虹身成就的記憶，於是他發掘出甚深的《傑尊寧體》法門。在後藏、阿里和前藏，他以苦行者方式進行了廣泛的朝聖。在很多地方，他見到佛像就如見到真正的諸佛和祖師一般，並且他見到諸淨相，得到諸悉地。二十四歲歲末，他返回康區，在宗薩札西拉澤學習哦派法門。

二十九歲時，他再赴前藏並待了三年。在強卓的格吉，於淨相中他得到蓮師的加持，發掘了意伏藏《桑珠措吉寧體》。在桑耶，他見到措吉多傑佛像轉變成真實的蓮師並融入他自身。由此他發掘了《措吉寧體》。三十五歲時，當他禪修白度母時，他親見了白度母；由此他發掘了《帕美寧體》。

四十歲時，在淨相中他得到蓮師的加持，這使他能夠見到西藏過去已經出現、現在正出現，以及將來會出現的

#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所有的掘藏師和伏藏法門。從此他成為一切伏藏之主。

從堪布貝瑪多傑他得到許多傳承，包括《龍欽寧體》、《具珠西卓（寂怒幻法）》、《總集經》以及十七續。他還從第四世佐欽仁波切得到《龍欽寧體》共同和不共前行的引導。他也從晉美嘉威紐固和傑尊索南卻登得到《龍欽寧體》傳承。

在十三年時間裡，他從大約一百五十位上師得到了當時存在於西藏的所有傳承的法門。他學習過或得到過的傳承加起來超過了七百函，它們包括了寧瑪派、噶當派、薩迦派、止貢、達隆、康倉、竹巴和其他傳承。

他的主要上師有薩迦赤欽·札西仁欽、塔澤·袞噶丹增（1776~？）、強巴納覺、西部後藏哦派的阿旺雷珠、敏卓林寺的赤欽·久美桑吉和傑尊·稱列秋仲、衛省哲蚌寺的拉尊仁波切、協慶·久美圖多、晉美嘉威紐固、彌舉南凱多傑、堪布貝瑪多傑、東部康省的公珠·羅珠他耶。

他圓滿了一切所學；然而根據怙主頂果欽哲，欽哲旺波的“主要修法是《龍欽寧體》的上師瑜伽。”

他將薩迦傳承的宗薩札西拉澤寺作為自己的主法座，在它遭到新龍的軍隊毀壞後又重建了這座寺院。

根據寧瑪派的說法，蔣揚欽哲成為“通達七傳（bKa 'Babs bDun）”之大師：

- 1· 他同時得到了舊譯密續和新譯密續的傳承

- 2 · 他發掘了許多地伏藏（Sa gTer）
- 3 · 他重新發掘了以前的掘藏師曾發掘過的許多地伏藏
- 4 · 他重新發掘了許多意伏藏（dGongs gTer）
- 5 · 他重新發掘或重新喚醒了以前的掘藏師發掘過的許多意伏藏
- 6 · 他發掘了許多淨相法類（Dag sNang）
- 7 · 他親見很多本尊並從其得到耳傳法類（sNyan brGyud）

曾跟隨他修學過的第三世多珠千這樣描述自己和蔣揚欽哲在一起的個人感受：

“他不論住在哪裡，周圍空氣中都瀰漫著一股濃郁的香味，據信，這是他精嚴持守出家戒律的徵相。他哪怕就是手指動一下，都令人鼓舞並具有密意，人們對於他做的每個手勢都不由自主地心生感激。他不論住在哪裡，你總能感到令人愉快的溫暖，就像寒冬裡遇到熱火。無數人看到他顯現諸佛或過去祖師的種種身相。不論在哪個季節，在他周圍的人們總是感到就在喜悅和繁榮的夏天。對於窮苦者他特別關照，對他們溫言軟語；以勇武自居的傲慢殘忍者看到他時，就會向逃犯一樣頭也不回地跑開，或者像斷了脖頸一般耷拉著腦袋投降。在他面前，任何大師或勇士變得渺小和謙卑。他自己很謙卑、誠實、慈祥。他對於佛法和世間法都很善巧。在他面前，沒有人敢說阿諛奉承或

者虛偽欺騙之語。在種種法會上他極其自信，宛如百獸中的獅子王。處於眾弟子中間時，他很簡樸，與人和諧，說話的時機恰到好處，講話時間長短合適。推理時，他的思維猶如大河從懸崖落下般一泄千里。他的嗓音猶如海潮音一般遍佈虛空。有時，他說法說得忘了飲食。由於弟子們川流不息地來問法，以及他說法的密集負荷，來訪者有時不得等上數週，乃至數月才能見到他，但所有人在等待時都感到了愉快。”

欽哲旺波修建了很多寺院和圖書館，激勵了成千上萬的人從事佛法的事業。他捐助建造了約兩千座佛像，抄寫了約兩百函經文，刻製了約四十函木刻經版，塑造了一百多尊鑲金銅像，以及重建了許多歷史寺院。

在數十年時間裡，他為不同派別的眾多弟子講經傳法、給予傳承。譬如，他曾給予敏林大掘藏師開啟的金剛薩埵伏藏法灌頂大約五十次，傳授《龍欽寧體》灌頂和訣竅約二十次。

七十三歲時，在水龍年（1892）正月初，蔣揚欽哲說他不斷地看到如海般弟子圍繞中的阿彌陀佛。在正月二十五，圓滿了一次精心籌辦的儀式後，他對卻本（主管陳設壇場和供品者）說：“從現在起你不用再做什麼了。”第二天他便示疾。他的眾弟子問到：“我們該念何祈禱文來祈請您長壽？”他答覆說：“不必念。大概在下月二十左右，我會恢復健康的。”當他們再三祈請時，他說道：“你們能盡

力念誦金剛薩埵百字明的話就很好。”

接著在二月二十一日早晨，他洗淨雙手，說道：“現在把我（桌子上）所有的東西都拿走。我所有的工作都已圓滿完成。之後，口誦許多吉祥祈禱文，他拋撒穀花，表示一起皆已圓滿。那天晚些時候，他融入貝瑪拉密札證悟之意界中。周圍出現輕微的地震。甚至在圓寂後，他的臉看上去仍然像滿月一般光彩奕奕。他的法體變得輕如棉絮。

他主要的寧瑪派弟子羅列在本書最後的“傳承樹”中。在薩迦派，他的弟子主要有薩迦達欽、薩迦的三位傑尊瑪、哦支派的塔澤本洛羅德旺波（1847～1914）。在噶舉派，有第十四和十五世噶瑪巴，達隆瑪仁波切、錫度·貝瑪寧澈（1774～1853）、達桑珠古、多喀巴、班智達噶瑪俄敦、公珠·雲丹嘉措（1813～1899）和桑頂·多傑帕摩。在格魯派，有札西其的袞卻丹巴曷吉、拉尊·東珠嘉參、霍·康薩嘉貢和理塘·強巴彭措。

欽哲旺波同時顯現了很多轉世化身，包括宗薩寺的確吉旺波（1894～1909）、噶陀寺的確吉羅珠（1893～1959）、八邦（貝瑞）寺的噶瑪欽哲沃瑟（1896～1945）、佐欽寺的咕嚕澤旺（1897～？）、匝巴美的袞桑卓度德欽多傑以及協慶寺的頂果欽哲·札西華覺（1910～1991）。他們之中，噶陀欽哲·確吉羅珠是最傑出的上師。在宗薩欽哲去世後，噶陀欽哲移錫至宗薩寺——以前欽哲旺波的法座，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從此噶陀欽哲被稱為宗薩欽哲。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開始，頂果欽哲仁波切獨自一人支撐起欽哲世系的不共傳承，不知疲倦地在印度、不丹、尼泊爾、西藏和西方弘揚佛法。



## 紐修隆多·丹貝尼瑪（1829~1901）

紐修隆多·丹貝尼瑪是大圓滿《龍欽寧體》傳承最偉大的禪師之一，他是巴珠仁波切證悟最佳的弟子。有這樣一種說法：“如果沒有隆多，巴珠將斷子絕孫！”

他被認為是堪布寂護、貢尼文·貝佩納覺、吉文·袞卓南嘉等的轉世化身。他誕生為穆波董部落紐修氏族的秋松達俊之子。

隆多師從嘉瑟·賢彭他耶、堪欽貝瑪多傑、第四世佐欽仁波切以及後來的欽哲旺波。嘉瑟·賢彭他耶剃度他出家，並賜名隆多·丹貝尼瑪。

隆多的根本上師是巴珠仁波切。他在巴珠身邊依止了上師共二十八年，聞思顯密經論，特別是通達了龍欽饒絳和吉美林巴所傳的寧體法門。他實修了徹卻（立斷）訣竅，證得了諸法本淨的究竟自性；他實修了脫噶（頓超）訣竅，證得了道相光明即佛陀三身。在大約十年裡，他和巴珠一起待在色達和多科山谷地區多珠千法座附近。

在多科山谷的阿瑞森林，離開現在的多珠千寺幾英里遠的地方，隆多和上師巴珠相依為伴待了六個月。一小袋糌粑作食物，除了身上的衣服，幾本佛書以外，別無長物。在日中時分他們會相聚，吃一點糌粑，然後將糌粑口袋拴在樹上留待第二天再用。飯食畢，巴珠會給隆多講解《入菩薩行》的幾句偈子。不久，很多弟子聚攏到阿瑞森

林，巴珠開始傳《三休息》、《功德藏》等教言。巴珠會傳一些教言，然後弟子們在森林裡觀修這些教言。起初大家還可以每天有點糲粑吃，但不久糲粑就吃完了。之後他們就撿牧民丟棄的或餵狗的食物吃，由此維繫了一陣子。他們不願跑到遠處牧民的營地去乞食，只依靠被棄的殘食愉快地生存修學。

在阿瑞森林，一天巴珠問隆多：“你想念媽媽嗎？”隆多答：“不太想。”巴珠道：“這是你沒有修慈悲心的過失，現在到那邊柳樹林中去修知母、念恩等七天吧。”於是隆多按照巴珠的開示修心七天，自然就生起了真實無偽的慈悲心和菩提心。

在阿瑞森林，在巴珠傳授修法後，隆多觀修龍欽饒絳的《虛幻休息》，實執的妄想被打破，懂得了一切有為法皆為幻化無實義。後來堪布阿瓊問他：“這是證悟嗎？”他答道：“不是，只是一種好的境界。”

隆多和巴珠一起離開果洛去佐欽寺。為祈請第四世佐欽仁波切長久住世，隆多在佐欽寺附近的岡卓閉關三年，期間食物鮮少，所穿的只有三法衣和內衣，座墊是一塊大石頭。

之後，隆多與巴珠一起待在佐欽寺附近的那瓊隱修苑。每天黃昏時分，巴珠就在一人長的小草坪上鋪上羊毛墊子，仰面躺在上面，伸展四肢，修“三虛空”。一天晚上，

巴珠如往常一樣躺在那裡修法時，他問隆多：“隆吉（對隆多的暱稱），你說過你尚未認識心的本性嗎？”隆多答：“是的，上師。我不認識。”巴珠說：“哦，沒什麼不能認識的。來，到我這裡來。”於是隆多依言到巴珠身邊。巴珠說：“像我一樣躺下，凝視虛空。”隆多照做了。接下來的對話是這樣的：

“看到了天上的星星嗎？”

“看到了。”

“你聽到了遠處佐欽寺的狗吠聲嗎？”

“聽到了。”

“噢，那就好，所謂的心性就是這個。”

就在那一瞬間，隆多恍然大悟，疑慮盡消，一切是與非的分別枷鎖，此時都已完全脫落，覺空赤裸之智慧（本覺）終被徹底認識。

隆多和他受人尊敬的道友丹增諾布、堪布袞卻沃瑟、木雅·袞桑索南和納塔珠古請求巴珠開許，他們在餘生中作雲遊行者。但巴珠讓袞卻沃瑟擔任佐欽寺堪布，讓丹增諾布去格芒寺講經說法，其他三人返回各自家鄉隱修。於是隆多返回自己家鄉，在多處隱修，但主要是在迴巴龕。

在殊古夏（遼西圓林），隆多修了《入菩薩行》十年，《三休息》三年。後來他開玩笑似地說：“十三年中，我在

#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收展分別念，儘量制心不讓分別念增上。假如我從一開始就專修大圓滿法，可能現在已有一定的見修成就了。吧。”

一八八三年，隆多在嘉都隱修苑時，一個五歲的男孩由他父親帶著來拜見他。那個男孩即是後來的堪布阿旺巴桑（1879～1941）——他的傳承紹勝者。

大約在一八八五年，隆多遷移至貝瑪日陀，在那裡建立修行法營，阿旺巴桑正式成為他的弟子，開始前行的修學，並和其他諸弟子一起從上師接受各種法門。

隆多說：“除了有一事外，我從未做過違背巴珠仁波切的意願的事。巴珠囑咐我在五十歲前不要傳大圓滿；五十歲後因緣具足就傳。但五十歲前，由於文波·丹增諾布再三請求，我不得不給他傳一點大圓滿。因此，我與上師之間的三昧耶，是未斷未染的傳承金鏈。”

後來他教誡諸弟子：“如果如法觀修的話，上等根器的人日日增長，中等者月月增長，下等者年年增長。實修重要的是要懂得觀修的關鍵，修了沒有進步，就是沒有懂得它的要點。”

在他一生中，隆多將他從巴珠那裡得到的諸多法門與每一位求法者分享，特別是在五十歲後傳授了大圓滿法門。然而與巴珠仁波切如出一轍，他極少給予灌頂，屈指可數的幾次灌頂賜給了色須堪布阿旺、多珠千寺的阿美堪布當秋、喇嘛阿旺丹增、喇嘛多利和堪布阿旺巴桑等人，以及在康則

寺的《噶瑪》灌頂。

隆多為新龍·讓如寫了一部關於《徹卻》觀修的詳細訣竅，那時讓如在前藏，他吩咐讓如在閱讀後將書焚毀。新龍·讓如的確依照上師的吩咐將書焚毀了，但給新龍·讓如送書的信使在路上讀了此著作，並抄寫備份了一本。堪布阿旺巴桑的許多令人稱奇的著作，其實就是紐修隆多的原話，而這又可追溯到巴珠仁波切。

第十五繞迴木牛（1901）年五月二十五，紐修隆多圓寂了，世壽七十二歲。天空出現彩虹般光環，天雨妙花，天樂悅耳。荼毗後出現許多舍利，顯示他成就的徵相，也成為眾弟子的頂禮供養對境。

他的轉世是協珠丹貝尼瑪（1920～？）。

## 文波·丹增諾布（十九世紀）

文波·丹增諾布是最偉大的智者之一，也是巴珠仁波切最親近的弟子之一。他的名號還有文波丹利或丹嘎。他是嘉瑟·賢彭他耶（1800~？）的“文波（侄子）”。

他跟隨巴珠學習了《中論頌》、《三律儀》、《入菩薩行》、《心性休息》、《功德藏》、《秘密藏續》、《光明藏續》等諸多經續論典。尤其是在石渠的札瑪礮，巴珠傳授他和其他一些經過篩選的弟子大圓滿法門，從徹卻（立斷）和脫噶（頓超）的不共加行開始直至正行，次第明確地根據弟子實修的水平而邊講邊修。巴珠不僅是教他們，而且自己也參與了實修。後來丹增諾布對三世多珠千說：“此前我嘗試著禪修大圓滿並給他人傳講，但這些僅僅是皮毛般的了知而已。但自從我們在札瑪礮受教實修後，我想我對於大圓滿已經有了徹底的領會和證悟。”

他曾想成為一個到處流浪的雲遊行者，但巴珠仁波切吩咐他到石渠的格芒寺講經傳法；在他的餘生中他確實依教而行了。

他經常對他的弟子們說：“為什麼我們不能修持正法？因為我們不相信業因果報。如果我們對業果生起定解，那我們就會變得像我具恩的阿吾（長者之義，此指巴珠）。”

從一八八三年起，巴珠不再公開傳法。無論誰來找他，他一概讓他們去向丹增諾布求法。

文 波 · 丹 增 諾 布

巴珠圓寂後，文波·丹增諾布安排照料了善後儀式。  
他還收集了巴珠的文集，共整理成六函。

## 阿宗竹巴·卓度巴沃多傑（1842~1924）

阿宗竹巴·卓度巴沃多傑（又譯為昂藏寺、安章寺），又名那措讓珠，是《龍欽寧體》法門最偉大的傳承持有者與弘揚者之一。

他誕生於藏曆第十四繞迴水虎（1842）年六月十五，父親是具有蒙古血統的阿札。他被智美信炯·確吉多傑認定為阿宗·桑吉札西的轉世，也被仲地之嘉哇強秋認定為竹巴噶舉大師貝瑪噶波（1526~1592）的轉世之一，因此得名為“阿宗竹巴”。

他從協慶寺文珠·圖多南嘉受皈依戒，十三歲時從噶陀寺第一世噶陀錫度·確吉羅珠得到《金剛藏》的前行。經由前行修習，他對生命無常有了強烈的體悟，在數年中著重於清淨業障的觀修。之後，從噶陀錫度得到《札龍》與大圓滿法門。二十一歲時，證悟心的真如自性——本覺，從此一直到三十四歲，他心無旁騖地將心安住於所證悟的本覺自性，得到究竟成就。

噶陀錫度還授予他《意集經》、《遍空自解脫》灌頂等諸多法門。他為虹身成就者新龍貝瑪敦都（1816~1872）作侍者，得到《遍空自解脫》法類等許多法門。從那時起，聽從貝瑪敦都的強烈建議，阿宗竹巴蓄留長髮並穿戴密咒士的裝束。

從嘉珠·多阿丹增他得到《南秋（天法）》與《寂怒意



自解脫》的傳承。從啊啦楚學藏他得到格魯巴《菩提道次第》法門，研讀了傑·宗喀巴的許多著作，斷除了諸多增益。

從欽哲旺波他得到《寧體雅喜（四品心髓）》、《龍欽寧體》、《空行密集》、《貢巴桑塔（密意通徹）》等諸多傳承；從公珠·雲丹嘉措他得到《大寶伏藏》與《噶舉密咒藏》；從堪布貝瑪巴札他得到《上師仰提》法門；從巴珠仁波切他得到《普賢上師言教》、《益西喇嘛》等諸多法門；從紐修隆多他得到《三休息》的教言；從居·米滂他得到《善逝藏薈萃》、《定解寶燈論》等諸多講解開示。

在整個後半生裡他教授了噶陀寺、佐欽寺、協慶寺和白玉寺的許多大喇嘛。他編輯出版了許多寧瑪巴的經函，包括龍欽饒絳和吉美林巴的全部著作和伏藏法。他發掘了許多伏藏法門，取名為《沃瑟多傑桑佐（金剛光明密藏）》。他創建了札西敦嘎齊寺（吉祥右旋白海螺寺），通常稱為“阿宗秋嘎”（阿宗法苑）。

八十三歲時，伴隨著光環、光束及各種妙音等諸多瑞相，他融入了法界。

阿宗竹巴有兩個兒子，分別是偉大的大圓滿上師久美多傑（又名阿久仁波切，1895？～1959？）和貝瑪旺嘉；一個女兒瑟嫫其美。他的轉世晉美貝瑪稱列（1926～2001）住錫於康藏的阿宗秋嘎。

## 盧西堪布·貢卻卓美（1859~1936）

盧西堪布·貢卻卓美（貢美）是多珠千寺著名的四大堪布之一、學富五車的大智者和具證大成就者。堪布的名號還有盧西堪布、多瓦堪布、貢美堪布和洛桑袞洽。他被認為是拉卜楞寺赤·貢唐·丹貝卓美（1762~1823）的轉世化身。

藏曆第十四繞迴土羊（1859）年，堪布生於石渠地方的盧西部族的一個家庭中，該部族是從果洛的多山谷遷徙至此地的。從小他就天賦聰穎，僅僅看一眼，或聽一遍就學會了許多經函。

從巴珠仁波切，他得到包括《入菩薩行》在內的諸多法門。一天，他去拜見巴珠仁波切，巴珠正待在一戶人家住的大帳篷旁邊的小帳篷裡。那時候巴珠不見人，那戶人家養了許多惡犬，不讓任何人靠近。但這些都沒能阻止堪布，他沿著一條窄小的壕溝，偷偷摸摸地溜進了巴珠的帳篷，人不知狗不覺。巴珠很果敢、直截了當，但堪布也無所畏懼。巴珠說：“你是強盜還是怎麼著？”堪布說：“是的，尊者！我想從您偷竊一些如金子般的訣竅。”巴珠喜歡別人具有勇氣實話直說，而不屑委婉禮貌或阿諛奉承，因此堪布得到了許多問題的答覆。當和堪布在一起時，巴珠圓滿了他那著名的瑪尼經牆，欽哲旺波（從遙遠的地方）撒的開光加持的吉祥米粒落在了經牆上。跟隨文波·丹增諾布，堪布學習了兩

函《功德藏自釋》。

不久，跟隨第三世多珠千，堪布和他全家回到了他們祖先生長的故鄉——多山谷。跟隨夏嘎·措珠讓卓和巴珠仁波切的上首弟子嘉哇多阿嘉措，他學習了無著、龍樹、月稱和法稱的大乘佛法論著，以及許多續部經論。後來，他還從第三世多珠千，得到了許多內傳承和訣竅。

堪布成為同時精通寧瑪和格魯傳承經續論典的大智者。他還精通醫術，忙於給附近的人們診斷，並免費布施醫藥。他還精通天文曆算。

他主要的本尊，是（天竺）大成就者盧伊巴傳承的勝樂輪金剛。他總共持誦了超過三億遍勝樂輪金剛咒。他還以修持勝樂輪金剛法門證得了幻身（sGyu Lus）成就（我被告知這是“勝義淨幻身”（rNam Dag sGyu Lus）。根據貢珠·雲丹嘉措，有四種幻身：不淨幻身、淨幻身、勝義淨幻身和究竟幻身。貢珠是這樣闡釋勝義淨幻身的：行者之氣融入中脈而證悟三重（或四重）空性。住此等持之結果，是行者的風、心頓時顯現為本尊身。經過如此不斷反覆地融入和顯現，行者生起為智慧印（Ye Shes Kyi Phyag rGya）——純粹是風心之組合。此是修道和密義雙運的成就。）聞名。證得了幻身的成就者，可以把自己的心意轉變為本尊身，並可至諸清淨剎土，然後再返回現在的平凡身。然而，堪布卻不願公開承認自己具有此種證悟，而只是說：“因為我強烈的信心，每當我憶念起我的本尊，頓

時我就感到全身汗毛直豎的喜悅。對此成就我感到很滿意。”在淨相中，他親見了許多佛菩薩和本尊，並得到加持和悉地。

他能夠見到我等凡夫無法看見的，各種形色的有情。例如，他年輕時經常看到一位年老醜陋外相忿怒的婦人，但作為修行人，堪布對她生清淨心而視作本尊。多年以後，這位婦人轉變為密主護法——一髻佛母的清淨身相。

還有很多次，他遭遇了經常騷擾障礙他的一個邪神惡鬼“尼哇”；據說，就是這個邪神惡鬼使杜炯林巴和第三世多珠千生病的。一天，這個“尼哇”又來找堪布。心生大悲心，堪布反覆說了三遍：“以我的大悲心，我將絕不放棄你，直至你成佛為止！”從那以後，不僅堪布自己，而且他的弟子們都沒再遭遇過這個邪神惡鬼。

一天，一個弟子在點酥油燈，但點了很長時間還不能點燃。隨後堪布笑了，而燈芯馬上就點燃了。這位弟子問堪布：“剛才是怎麼回事？”堪布答道：“觀想著這盞燈全體是水，我剛才入三摩地了。”

在他的後半生，堪布主要住在多珠千寺擔任四大堪布之一，並唯一傳講教法指導實修。他不僅是位大智者，而且能迅速了知弟子的心思。他的講課生動活潑、易於領會、闡釋詳盡、義理甚深。

他身材魁梧，骨骼寬大，顴骨高聳，宛如獅子一般。

在他後半生的數十年裡，他身體沉重，沒有兩個身強力壯的大漢全力扶助，他無法走出他在山上的屋子。

堪布住在一所兩層樓的房子裡，其中充滿佛書和三寶所依之聖物。他的房子座落在多珠千寺後的半山腰上，位於岩石和松柏樹林之間，可以眺望整個寺院和臧青灘。他一個人住在這所房子裡。清晨，他開始禪修和念誦，隨後喝酸奶吃糕點作為早餐。餐後不久，他又繼續禪修，直至大約十一點鐘左右他的弟子們到來。弟子們會清潔供碗，並供大約六百碗水，有些人會為他作每日百盞酥油燈供，一個弟子為他做午飯（或僅僅燒茶）。當弟子們供養完畢，他也吃完了午飯；師徒們在一起念誦供養祈禱文。接著他開始講課。

當我的上師嘉拉堪布隨他修學時，堪布貢卻卓美每天會講兩、三堂課，偶爾會多達七堂課。大部分時間裡，大約有七十名弟子跟著他學。並沒有特別的課程設置，但他根據弟子們的願望和需求給他們講課。同一天中，他給最高程度的弟子傳授續部，給高程度弟子傳講中觀、般若或《阿毗達摩》，給初學講解因明，給普通弟子傳講簡單的經論。他憶持了龍樹、無著、法稱和月稱等諸位論師所有根本論著的詞句和意義；他還憶持了有關這些根本論著的許多注釋的意義。通常要到天黑，他才結束一天的講課。此時一些弟子會點燃酥油燈，一齊念誦供養祈禱文。接著，堪布會喝點茶。當酥油燈油盡燈滅時，一些弟子會擦乾淨

酥油燈碗，讓堪布一人獨自待在他的房子裡，直至第二天中午。關於他的課程結構，他的弟子之一的嶗塢塘珠古札欽這樣寫道：

“最初他講《集類學（bsDus Gra）》、《心類學（Blo Rigs）》、《因類學（rTags Rigs）》、和五部大論（bKa' Bod INga），

接下來是菩薩地道章節的注釋，

再下來是《事師五十頌》和密乘戒，

隨後是關於灌頂和生起次第的《密集金剛五支道》，

接著是《大威德金剛續》、《勝樂輪金剛續》和《時輪金剛續》，

之後是《幻化網秘密藏續》，

最後是殊勝的大圓滿訣竅。

此即遍知聖上師的教學傳統。”

因為堪布不分宗派地進行修學，並實際上同時傳授寧瑪和格魯的經續論典，有些寧瑪學者對此感到不舒服。當噶陀錫度·確吉嘉措（1880～1925）訪問堪布後，有傳言說錫度的侍者們見到（堪布屋子裡）宗喀巴的論著用絲綢包裹著，而龍欽饒絳的論著則積滿了灰塵。這完全與事實不符。龍欽饒絳的著作和宗喀巴的一樣，都用雙層的布或絲綢包裹著。

堪布訪問了果洛地區的很多寺院和地方，傳講經論並授予密宗傳承。他剃度了數以百計的男女出家眾，並在許多寺院建立起一年一度的雨季閉關傳統。

在果洛的達塘寺，他花了六個月時間給秋珠仁波切·圖登確吉達哇（1894~1959）和其他一些經過篩選的弟子完整地傳講了《現觀莊嚴論》等諸多大論；阿貢堪布擔任了他的助教。他給達塘寺年輕的珠古們和出家僧人們，傳講了《入菩薩行》。在熱貢·秋英朵登多傑法座所在的果德佐欽南嘉林寺，他傳了法並開創了一年一度的雨季閉關。

在多珠千寺的其他三位大堪布以及一九二六年第三世多珠千圓寂後，維繫多珠千寺不共學術水準的全部重任，都落在了堪布一人的肩膀上。在超過十多年的時間裡，他未曾中斷地講經傳法，沒有讓寺院受到這些巨大損失的影響。事實上，人們在寺院的學術重要性方面，幾乎感覺不到有什麼變化。當時在果洛和色達的諸多智者，很少有不是出自多珠千寺和堪布本人門下的。在堪布圓寂後，雖然多珠千寺還有其他大堪布在；但來自其他寺院和地方的優秀弟子們，都各自返回了自己的地區，而多珠千寺經歷了長達將近二十年的低落期。回想當年，我可以看到當我抵達寺院時，多珠千寺已經衰落至何種程度。

堪布沒有像多珠千寺的阿美堪布和嘎哇堪布那樣，過隱修行者的生活。除了他巨大的私人圖書館和很多精緻的新舊佛教聖物的收藏以外，他住舒適的房子、吃精美的

食物，以及穿著華麗著稱。然而，他把人們供養他的其他所有財物都用於布施醫藥，進行日常的酥油燈供，以及出資印刷和懸掛遍佈他周圍山坡的長壽咒經幡。多珠千寺座落於貧窮地區，但後來當地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人相信，這要歸功於堪布常年慷慨供養所積累的福德。而且，多珠千寺遭受了多年瘟疫之苦。第三世多珠千根據自己的夢兆，建議堪布在寺院周圍掛滿長壽咒經幡。堪布照辦了，並在以後的歲月中維護著這些經幡；從此以後當地的大眾就免於瘟疫了。

堪布自己也承認他對佛法作出的成功奉獻。嘉拉堪布曾引用他的原話說：“在西藏東部，以（多珠千）仁波切為樹幹，我們諸位堪布為樹枝，無論是顯宗經部還是密宗續部，我不覺得還有什麼我們為了弘揚佛法尚未完成的事。”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現觀莊嚴論綱要》和《因明注釋》，但在政治變化的年代這兩本都佚失了。如今尚存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喇美貢堅（上師意莊嚴）》——一本闡述大乘佛法特別是內密續部基、道、果要點的論著；《秘密藏續總綱略釋》和《雍喀大樂佛母略釋》。

一九三四年，堪布開始給兩位第四世多珠千仁波切傳法。在完成了基礎經論課程後，他開始傳講《功德藏》及其多種注釋。他已經講完了其中的經部，正開始講續部。突然，七十七歲高齡的堪布得了一種感冒或流感，病倒了。雖然看起來並不嚴重，但他終止了傳法一段時間。他遷錫至秘密藏續寺，住得離一群正在為他長久住世進行數日祈禱法會



的僧眾近一點。隨後於藏曆木豬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西曆1936年），他對在那時正他身邊的弟子堪布蔣敦、古囊的固珠和熱貢的固洛說：

“我做了個夢【雖然正在照看他的諸弟子很肯定他沒有入睡】。一個婦人對我說：‘索科卻摩說：“當下的光明定即是證悟空性。因為，若此空性不是俱生智的自性的話，那麼究竟佛果的法界體性智和當下的光明定就不能成立為無二。這個（當下的光明定）即是功德寶王。因為，若果地的所有功德不是自然本具不假尋覓的話，則諸佛的俱生智和當下的光明定就不能成立為無別。’”

我對婦人說：‘是的，這個理解完全正確。不管是何種情況，如果行者通過修習無改自然安住（Ma bChos Chog bZhag）之道來作進一步深入，並且行者證悟了圓滿的明智，那麼這個光明定就成為五智。無有二障而生起的明晰和無念，即是大圓鏡智；遠離偏袒和方所，即是平等性智；無有疑惑照見諸法，即是妙觀察智。’”

接著堪布喝了一口藏紅花泡的水，以“心性休息”姿勢端坐，說道：“你們在想什麼？”

說完這些話，他融入他剛才所說的法界光明定中。他安住在此光明定中若干天，這對許多大禪士是很正常的。在此期間，雖然他心跳停止了，也沒有了脈搏，他的頭昂起著，身體保持正直，在心口留有溫熱——這些徵相顯示他

仍在光明定中。證悟並住於光明定的行者，可以把自己的心與外在的基光明相融合，如此，所有的諸顯都將自然生起為自心的化現妙用。此即是所謂的證悟勝義諦的佛果或法身佛。

根據傳統，數天以後進行了儀式和祈禱，堪布的法體被置於臨時搭建的塔中封閉起來進行荼毗。幾天後，弟子們打開荼毗塔收集他的遺骨，他們從火化燒剩的骨頭中，發現成百上千的已經形成和正在形成的白、紅、黃、藍四色舍利。各色舍利很稀有，是通過禪修大圓滿獲得大成就的徵相。後來，弟子們修建了金塔，把大部分舍利放在塔中供養。我有一套上述四色舍利各一顆，放在我的嘎烏盒中；但差不多在西藏的多珠千寺的金塔被毀的同時，我在印度丟失了我的嘎烏盒。看來，當時辰到來時，以或此或彼的方式，該離開的就會離開。

在多珠千寺，嘉拉堪布被任命為堪布，繼承了他已故上師的位置。阿傍掘藏師鄔金稱列林巴（？～1945）之女達熱拉嫫（南喀普嫫，1938～2002），以及本書作者珠古東珠（生於1939年），被認定為盧西堪布的轉世化身。

### 第三世多珠千·晉美丹貝尼瑪（1865~1926）

藏曆第十四繞迴木牛（1865）年二月十八（星期一）晚上，第三世多珠千·晉美丹貝尼瑪誕生於阿嘉珠部落努氏族嘉貢家族。出生地點是迦日峨巴——果洛的上瑪山谷的一座神山；他母親圖島匝·索南措就住在那裡。他父親是杜炯林巴（1835~1903），著名的大成就者和大掘藏師；出生時他父親住在卓普，離開迦日大約一英里開外的小峽谷中的一個隱修處。他父親給他起名為索南丹增。

多珠千有七個弟弟，他們也都是著名的轉世珠古：欽哲珠古匝林旺嘉（1868~1907）——多欽哲的轉世化身，在多珠千寺和尼佐寺坐床，但他和父親待在一起；珠古智美沃瑟（即貝瑪卓度桑阿林巴，1881~1924）成為著名的智者和掘藏師，他的法侶是著名的上師——拉薩的德威多傑（通常被稱為瑟島康卓）；哲約·仁增千摩的轉世珠古彌龐多傑年輕時就去世了；珠古貝瑪多傑——薩噶喇嘛的轉世之一，住在多珠千寺照顧多珠千及其寺院；珠古拉多（1885~?）是昔青（gShi Ch'en）寺阿傍固欽的珠古；珠古南喀晉美（1888~?）被認定是巴珠仁波切的轉世化身之一，住在石渠；珠古多傑札都（1892~1959?）留在了多山谷理峽谷的達倉日珠——杜炯林巴後半生法座所在。

多珠千由第四世佐欽仁波切·彌舉南凱多傑（1793~?）認定。佐欽仁波切的授記中有一行將第三世多珠千視作“善妙鐵篋之莊嚴”，“鐵篋”即暗喻嘉貢部族。

一八七〇年，他在色達的雅礮貝瑪固寺坐床。在很多年裡，夏天他待在雅礮貝瑪固，冬天待在多珠千寺。多珠千寺也被稱為臧欽寺——在臧欽灘上的寺院。後來，多珠千寺成為他的主法座。開始時，比他年輕六歲的弟弟珠古智美留在寺裡陪伴他。幾年後，珠古智美不想繼續待在寺院的出家環境中，於是回家了。之後，另一個弟弟珠古貝瑪多傑留下來與多珠千待在一起。後來珠古貝瑪多傑成為寺院的管家，他忠心耿耿地照看著多珠千的各項工作，直至仁波切圓寂。珠古貝瑪多傑說：“（多珠千）仁波切很少會直接吩咐去做這做那，但傾聽他的示意，我會盡力去實現他的願望。”

多珠千到佐欽寺跟隨堪布貝瑪多傑學習。起初，他對理解經論的意義感到困難。他常常在哭泣中入睡，早晨發現淚水將他的頭與枕頭黏在一起。一天早晨他對經師說：“昨天晚上，我夢見三位嘿汝嘎裝束的上師在一個寺院裡，中間那位手裡拿了卷經。我問他：‘你是誰？這是什麼經？’他答覆：‘我是多欽哲·益西多傑。這卷經，是用來幫助那些學不會的學生的。’我請他將這本經給我；他答應了，我感到特別高興。因此我相信如果我今天學習的話，我將能夠學會。”從此他的理解力大增，領會經文意義時不再感到困難。

第二年，他去石渠山谷拜訪偉大的上師巴珠仁波切（1808～1887）。從巴珠他得到許多法要。他能夠只聽一遍就掌握經文的涵義，而不需要輔導師給他溫習功課。多珠千才

八歲大時，巴珠仁波切派信使走遍石渠各地請人們來聽法，因為多珠千在一年一度的法會上將傳講《入菩薩行》。在匝迦寺，當著一大群出家、在家聽眾的面，巴珠仁波切親自獻上曼達請他傳法。多珠千開始宣講，所有人都對他的理解力和自信歎為觀止。起初，多珠千稚嫩的嗓音還傳不到坐在後面遠處的人群，但漸漸地他的嗓音越來越宏亮，所有人都能聽清楚。在給欽哲旺波捎去的信中，巴珠表達了他的欣喜，說道：“就教法而言，多珠千的轉世珠古八歲就宣演《入菩薩行》；就證法而言，新龍·貝瑪敦都（1816～1872）剛證得虹身成就。因此佛陀的正法還沒有衰落。”

巴珠對多珠千非常慈祥，也很尊重，法會時會讓他坐在自己的枕頭上。一天黎明，巴珠聽到多珠千在哭；後來被告知，多珠千在早上念祈請文時打瞌睡被他的經師打了一頓。對經師的做法，巴珠感到非常不悅，他告訴多珠千說：“當你去世時，不要去銅色吉祥山；因為，如果你去那裡的話，蓮師會把你再派回來——他總是在為藏人擔心。你只管去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淨土）好了，不要再回到這些人身邊。”巴珠不喜歡這位經師，因為他對稚齡的多珠千太粗暴了。多珠千下次去見巴珠時，經師已改由溫和、恭敬、白髮蒼蒼的比丘阿庫羅珠擔任了。巴珠對他感到高興，說道：“噢，他看起來像一位重要上師的經師。”每當阿庫羅珠不得不懲戒多珠千時，首先他會向多珠千致以

三頂禮。因此，即使是許多年以後，當阿庫羅珠向他求法而致頂禮時，多珠千說：“看到阿庫羅珠給我頂禮，仍使我感到緊張不安。”

從很多上師，主要是堪布貝瑪多傑、巴珠仁波切、欽哲旺波（1820～1892）、第四世佐欽仁波切（1793～？）、木昂珠古·貝瑪德欽桑波、協慶·圖多南嘉（1787～？）、嘉絨朗智·袞桑特卻多傑、居·米滂南嘉（1846～1912）、嘉哇多阿嘉措、公珠·雲丹嘉措（1813～1899）和掘藏師索甲（1856～1926），多珠千得到了《毗奈耶》、《中觀》、《正理學派》、《般若波羅密》、《阿毗達摩》、《舊譯密續》和《新譯密續》等許多法門。他從欽哲旺波、堪布貝瑪多傑和第四世佐欽仁波切得到了完整的寧瑪法門傳承，特別是《雅喜（四品心髓）》和《龍欽寧體》。他成為大上師和很多傳承的持有者。

在境相中他親見了許多上師和本尊，得到諸多悉地。但旁人很少知道他的內證功德，因為他很少透露。當他說起那些境相時，他總是把它們描述成夢境。可能也真是這樣的，因為對於聖者來說，夢境是虛幻不實，同時也是自己智慧的光明，而所有的淨相也都是虛幻和光明的顯現。

當他十五歲時，政治危險讓人們陷於巨大恐懼的旋渦中，若薩喇嘛華格請多珠千觀察自己的夢兆。於是連續三晚多珠千觀察夢兆。第一個晚上，他夢見一隻令人生畏的鳥在籠子裡，其他許多鳥正在試圖對抗那隻籠中之鳥，但牠們剛

飛到近前就落地崩潰了。接著有人告訴多珠千：“如果有許多黃天鵝圍繞它並從他頭上飛過，牠將暈倒過去。”第二晚，他夢見在一處稠密的樹林，有人說：“在樹林的邊緣，一隻危險的老虎正準備躍起並吞噬所有的人。但目前只有牠的頭已經抬起來向四周虎視眈眈，而牠的身體仍然躺在地上。如果具力密宗師扔多瑪（食子）的話，牠會把頭也伏向地面。”第三晚，他夢見自己收到欽哲旺波捎來的信，信上解釋了對藏傳佛教和西藏和平的終極危險。這個（具體）消息會在以後第四世多珠千·土登欽列華桑時再給他。“這些夢兆顯示”，他說道，“如果所有具信大眾，現在就能共同修持回遮違緣障礙的儀軌法門的話，這些危險是可以避免的。否則，不久以後和平以及佛陀智慧之光就會消亡。”於是多珠千讓每個人——不論出家、在家，大家一起共修或個人獨自修持——都懷著慈悲心和信心，盡各自的力量多多持誦大悲觀世音和蓮花生大士的心咒“唵瑪尼貝美吽”，並強調這樣做非常重要。這樣將會是遣除危險的最佳法門。當地一些大上師也盡他們最大的努力遵照多珠千的建議去做了，但許多人說：“仁波切讓我們念‘唵瑪尼貝美吽’，這意味著我們除了念咒和等死外別無他事可做了。”他們並沒有持誦很多咒。對文盲和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們而言，他們普遍有一種觀念，認為觀修慈悲和念誦寂靜咒語是為準備死亡，或者為得到證悟與成就，而為遮止危險就必須修猛咒降魔。但事實是，任何形式的佛法修持，都必須基於慈悲心並利益一切眾生。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二十一歲時（1875年），多珠千撰寫了他第一部著作《勒協嘎東（教言喜宴）》，是關於寧瑪派非常重要的密續《幻化網秘密藏續》的注釋。學者們對他年紀輕輕卻具如此學術造詣而感到驚奇。然而，許多年後，他發現自己的注釋受到了藏傳佛教新譯密宗見地的影響，於是他就此密續重新撰寫了第二部注釋。

三十歲時，他的經師阿庫羅珠問自己還能活多久。那天晚上，多珠千夢見自己打開一本書，其中有兩行：“你的經師瑜伽士將活五年。他不會比這更長壽。這將不會有變。”他溫和的老經師五年後去世了。

二十二歲時，在欽哲旺波住錫的宗薩寺，多珠千和居·米滂在一起待了很長時間。在多珠千要啟程回多珠千寺而米滂要動身去嘎摩達倉前夕，多珠千去向米滂道別。米滂來到房門前為多珠千送別並給他一個紙卷。後來，多珠千發現紙卷裡寫著三十七偈關於經續哲理要點的訣竅。在偈子的後面，米滂說：“請勿以此示人。”因此多珠千只能照辦了。在紙卷中有兩行對多珠千的授記：

“如果火焰沒有被風吹滅的話，  
三十五歲時障礙將被淨除，  
你將高高舉起你自己的傳承。”

對此，多珠千思忖道：“我正在努力舉起我自己的寧瑪傳承，特別是寧體傳承，那時會有什麼新鮮事發生呢？”



但三十五歲時，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多珠千想要拜讀《嘎吉德協度欽（善逝八尊集）》。閱讀過程中，他不由地意識到他先前對寧瑪見地的理解（就如他在他的《幻化網秘密藏續》第一部注釋中所闡述）已經受到新譯密宗見地的影響，並且對寧瑪見新的理解，以及對此見地的強烈信心在他心中被喚醒。之後五年裡，他研讀了大量寧瑪派著作，從四十歲起，他對寧瑪巴的究竟見地——龍欽饒絳和吉美林巴所闡釋的不共的寧瑪見地產生了徹底的定解。這正應驗了居·米滂的那兩行授記。

安多薩迦派寺院德普寺的圖噶珠古告訴居·米滂他想學寧瑪法門，但他不能肯定是否應該跟多珠千學，因為多珠千的見地可能已經受到了新譯密宗見的影響。米滂向他保證道：“起初，多珠千的寧瑪見地是受到一些新譯密宗見地的影響，但如今他的寧瑪見地是毫無疑問的純正的寧瑪見。你應該去向他學。”於是圖噶依言而行了。

在多珠千寺，多珠千重建了大經堂和一座大佛塔。在其他大堪布的協助下，他在數年中沒有休息或中斷地講經傳法，其中包括他親自單獨傳講《入菩薩行》一百次，圓滿完成了當年巴珠讓他發的願。後來，他會指著一個小巧玲瓏的木質法座（我曾親眼見到過）並對大家說：“在那張木椅上，我曾傳授過《秘密藏續》超過四十次。”由此，多珠千寺成為修學完整顯密佛法的著名中心。

一天，當他正在傳法時，大風暴突然橫掃該地區。風

暴吹到多珠千身上，之後他就病倒了，從此以後病體一直未能康復，並且無法行走了。於是他遷至他的隱修苑，並在餘生中住於此靜處。這個隱修苑名叫格培日珠（功德增上苑），他在他的著作中有時會稱其為眾鳥之林。隱修苑位於多珠千寺兩英里開外，一座高聳入雲的山峰下面，在松柏圍繞的一塊草坪中央。他住的三層樓大房子，裡面充盈著各種絕妙的佛門聖物和許多珍稀書籍，因此整個房子像是圖書館、寺院、博物館和居室的四合一。他這樣描述這個隱修苑：

“它像高山之巔一般聳立，  
樹林像青羊男子一樣充滿其中，  
在樹林青羊的膝上，溫柔的鳥兒女士，  
正在歡唱著她們的旋律。  
這裡有一座寺院，功德之果實在此成熟。  
寺院的牆壁光滑而具月光之色。  
樹林中年輕的植物來看望並嚴飾之，  
彷彿在曲膝而行禮。”

有幾位常住的比丘兼學者，在那裡照料多珠千和隱修苑。雖然他病了，但他除了睡覺的時間外從未休息過，而且他經常不斷地進行撰寫著作、學習或者禪修。

一九〇四年，多珠千被請求夢兆，觀察他弟弟珠古貝瑪多傑是否應該接受多珠千寺的行政管理。那個晚上，他夢

見一本書中有這麼一行：“他將宣演佛法直至去世。”後來，他弟弟照看管理著寺院直到他去世。

當他四十一歲（1905）時，多珠千寺寺院屬民、拉嘉部族一半族人，被頭人哇須噶都驅逐出色山谷。多珠千寺被迫考慮遷移至其他地區。但那時果洛三大部族之一的貝瑪苯部族將赤山谷供養給多珠千，以便安排他的在家屬民。於是拉嘉族人在赤地安頓下來，而多珠千寺則沒有搬遷。

因為多珠千在他的隱修苑離群索居，除了他的侍者們、多珠千寺的四大堪布和一些珠古以外，很少有人能見到他。來上門求法的少數訪客有掘藏師索甲、多傑札寺的仁增千波、噶陀錫度、欽哲確吉羅珠、嘎哇掘藏師（1910年去世）、達塘秋珠、珠古慈誠桑波和色昂仁正。

掘藏師索甲（列繞林巴，1856~1926）經常來訪，他和多珠千互傳法要。一九一六年當多珠千撰寫關於《幻化網秘密藏續》的第二部注釋《寶藏之鑰》時，掘藏師索甲將多珠千對他的口述謄寫成文。多珠千的又一部原創著作——關於伏藏與掘藏的論著《德吉南喜（論法藏）》，很大部分是基於他從掘藏師索甲得到的釐清。

掘藏師索甲帶來四卷伏藏標題（brDa Yig），這是他發掘的但尚未能譯解。他和多珠千一起譯解了這些伏藏標題。根據伏藏法則，如果蓮師將一個法門授予並伏藏於很多弟子（相續之中），那不僅是指定的掘藏師，而且其他相

關人士也被授權來譯解這些伏藏標題。

五十九歲（1914年）時，掘藏師索甲搬遷至果洛，並在餘生中住得離多珠千比較近。他先在上多山谷祁瑪平原的旺茹部族開始建造一座寺院，但在完工之前他就離開了，留待別人去繼續。之後，他及其家人被給予特別的開許，可以住在多珠千寺。但過了一段時間，他選擇搬遷至色山谷的宗墩，離開多珠千寺大約一馬路，並在那裡度過了餘生。

有一次，掘藏師索甲在宗墩得了重病，他吩咐他的侍者們把他抬去見多珠千。在路上他的隊伍到達唐雅山谷的狄山嘎托時，他讓他的侍者們向平原上的一棵樹頂禮——這是第二世多珠千誕生的地方。當他們抵達多科河時，他奇蹟般地可以自己騎馬了；等見到多珠千之後，他的病已經蹤跡皆無了。

木牛（1925）年，掘藏師索甲來見多珠千。在見面結束時，他們互獻了哈達——在以前見面告別時，他們從未如此做過。接著他們相互告訴對方：“我將在淨土與你再見。”第二年火虎（1926）年，他們都圓寂了。

多傑札寺的教主仁增千摩來求見多珠千。傳統上，仁增千摩是寧瑪派最重要的兩位上師之一，因此多珠千很樂於見到他。在他抵達後，仁增千摩甚至沒有坐在墊子上，而是坐在多珠千面前地板上的一小塊地毯上。之後他們共進午餐，並進行了很長時間的私下問答。後來，仁增千摩將此視為他與一位上師會面中，最受益匪淺的一次。

噶陀錫度·確吉嘉措（1880～1925）來見多珠千，並請教了許多哲理和實修方面的問題。噶陀錫度還向多珠千作了一個著名的陳述：“如今在佐欽寺嘉貢堪布（賢彭確吉囊哇）根據天竺的論典講授經論（gZhung），說：‘唯有天竺的論典才可靠。’在您的多珠千寺，諸堪布根據格魯派的論典講授經部，根據寧瑪派講授續部。所以噶陀寺是純正無雜地傳授寧瑪派的唯一處所。”多珠千詢問道：“《現觀莊嚴論》的注釋，噶陀寺用的是哪一部？”噶陀錫度答道：“果仁巴的注釋。”（果仁巴是著名的薩迦派上師。）

一九二〇年，宗薩寺的欽哲確吉羅珠（1893～1959）來多珠千的隱修苑待了數月，求取法要和傳承。一天，欽哲像往常一樣，一個人進入多珠千的佛堂接受《持明總集》灌頂。多珠千坐在較高的座位上，欽哲被請坐在靠窗的墊子上。一位比丘擔任卻本，他將灌頂所需之物都放在供壇上就離開了佛堂。多珠千不斷地誦咒，不久供壇上的寶瓶放射出白色光束，彌漫了整個屋子；之後，紅色光芒充盈了整個屋子，這讓欽哲連要看見多珠千都感到困難。當光芒消退後，他看見一個帶著各種裝飾的美麗女子在那裡，以舞蹈手勢擔任事業阿闍黎。欽哲那時還是個比丘，他思忖道：“在這樣重要的場合，還是讓比丘擔任事業阿闍黎更合適些。”在灌頂結束後，女子就消失不見了。多珠千告訴欽哲：“珠古倉！我本來要授予你最勝悉地，但由於

你的分別念，此事今天沒能完成。但你以後會得到的。這位淑女是多傑玉准瑪（《龍欽寧體》的主要護法女神之一）。在《持明總集》灌頂時，多珠千給他賜名貝瑪益西多傑，有些學者據此認為，這表示確吉羅珠也是多欽哲·益西多傑的轉世化身。在給予《上師明點印》傳承時，欽哲見到仁波切就是龍欽饒絳。欽哲確吉羅珠用偈子描寫他見多珠千的體驗：

“我去北方多珠千的法營

並見到遍知的丹貝尼瑪。

我得到了《持明總集》和《上師明點印》的灌頂、  
《龍欽寧體》的講解以及《秘密藏續總綱》。

他不斷地賜給我訣竅和教誡。

他開許我可以——

無須得到他的‘龍’傳，就可弘傳他的著作。

他以無比的慈愛，給予我所有的關照。”

達塘秋珠·確吉達哇（1894～1959）是堪布貢卻卓美的弟子，在堪布的反覆要求下他去拜見多珠千。達塘秋珠來到仁波切面前，在墊子上坐下；他們共進午餐，他並沒有提任何重要的佛法問題就離開了。後來其他人問達塘秋珠：“你為什麼沒有問仁波切任何重要的實修或哲理方面的問題？”他答覆說：“我只是去拜見仁波切並接受加持，而不是去問問題的！”

殊瓊寺的珠古慈誠桑波是大智者和大成就者，和多珠千一樣，他也是掘藏師索甲的伏藏法門的法主。他還為多珠

千抄寫了許多經函，以此因緣他能見到仁波切許多次。

色烏仁正是聰明的學者，他是通過成為仁波切的一位侍者而有緣見到仁波切。他為仁波切擔任了三年廚師。一天，多珠千給他一串黃色念珠，告訴他：“因為我健康不佳，所以我無法給你傳講經續論典。你必須向東走。你將會成為佛法的大智者。”遵照吩咐，色烏仁正去了安多的狄嚟隱修苑，跟隨啊啦夏瑪學習，並成為大智者。

很多人還找到其他途徑來見多珠千。每年，多珠千都會給寺院裡實修院為期一年的閉關專修班的出家人，給予《龍欽寧體》三根本儀軌的灌頂和簡要講解。但專修班只收八位出家人，而且他們中大多數人為了能再見到多珠千，還會留下再繼續參加這個班。但有時候，若有出家人發願自己去進行為期一年的嚴格閉關，他也可以被開許參加多珠千的灌頂。這樣做的出家人包括：我的上師嘉拉家族的秋卻——他後來成為多珠千寺的嘉拉堪布，以及阿貢家族的洛桑多傑（即洛德）——他後來成為達塘寺的阿貢堪布。

嘉拉堪布（詳情請見本書後面的相關章節）接連三年參加了灌頂，後來才知道這是多珠千給予灌頂的最後三年。

阿貢堪布，從小就非常渴望見到多珠千。他長大成人後，就來到多珠千寺想辦法拜見仁波切。堪布是很好的書記員，因此他先為仁波切抄寫了八函經文，通過侍者們把手稿傳入傳出。他拒絕收取任何抄寫費用；但請求被開許

參加為期一年的閉關班，如此則可以見到多珠千，以此作為抄寫經文的酬勞。這個請求被接受了。這一天終於來了，當堪布見到多珠千時，乃至一剎那間，他也沒有覺得多珠千是一個凡人，而是真正的佛陀。心懷十分的信心，他全神貫注地和其他許多人一起接受這些漫長的灌頂。但過了一會兒，他的意在剎那之間分了一下神，而多珠千突然大聲念“呸！”——一個密咒種子字。堪布覺得自己幾乎暈倒過去。他震驚地抬頭看向正瞪大雙眼凝視著他的多珠千。在儀式圓滿時，多珠千說：“在灌頂儀式中，如果具證上師和具信弟子相遇，弟子可能被直指心性。阿貢家族的年輕僧人，你已經得到了如此直指。現在你應該精進地安住於直指的心性而禪修。”後來堪布說，他就是這樣證悟真如自性的，而並沒有通過學習。

很多人不斷地造訪隱修苑，為他們佛法哲理和實修方面的問題尋求答案，他們也經常尋求通過中間人來提出他們的問題。多珠千的胞弟珠古智美是智者和大成就者，他也曾這樣帶著問題而來。多珠千拒絕見他，說道：“只見我兄弟而不見外人，這不公平。”然而通過多珠千聰明的侍者昂悅讓如，珠古智美得到了滿意的釐清。

在多珠千寺有很多大智者，其中的四大堪布在《上師意集秘密授記》得到預言。他們是瑟西堪布·阿旺貢噶、阿美堪布·當秋沃瑟（？～1927？）、嘎哇堪布·晉美沃瑟（？～1926）和盧西堪布·貢卻卓美（1859～1936）。當時在



藏地果洛和色達省幾乎所有的學者，以及許多來自康、嘉絨和安多的寧瑪寺院的學者，都是多珠千寺門下。

雖然多珠千是大名鼎鼎的智者，並成為許許多多人永久的皈依處，他的寺院仍保持了簡樸和小規模，因為他並不追求物質的繁榮——這可能使人們偏離真正的佛法。他是個秘密的禁行者，因此很難瞭解他高深莫測的內證功德或見地。他像孩童一般，沒有任何傲慢，易於相處，而他的智慧深遠，言語真實。由於他生活簡樸、具足功德、學識淵博、精嚴持戒、相續調柔，每當有智者或具勢力者來見他時，他們在他面前都變得謙卑、沈默和調服。

色山谷果甘灘的大佛塔圓滿竣工時，他在自己的隱修處舉行了開光儀式。他撒的吉祥加持米粒，瞬間就落在一個半馬路開外的佛塔上。

雖然多珠千從未受過具足戒（近圓戒），而一直僅持沙彌戒，但他持守沙彌戒持得非常嚴格，譬如他過午不食。他囑咐住持多珠千寺的四大堪布，要按照最嚴格的出家戒律管理寺院；多珠千寺成為整個果洛，乃至更遠地區寺院的典範。

多珠千將他的隱修苑也視作出家人的場所。一次掘藏師索甲向他請求：“我的法侶強烈地希望見你。她是否可以來見你呢？”多珠千思考了一會兒，說：“如果讓人把我抬到門檻處見她，這樣可以嗎？因為尚未有女人跨越過我的門檻呢。”於是，那天人們幫助多珠千下樓來到門口

處，在那裡他給掘藏師索甲的法侶傳了法要。據信，他為何如此嚴持出家戒的原因之一，是如本書前文中所述，第二世多珠千在圓寂時發了這樣的願。

雖然多珠千法體欠安，但他仍孜孜不倦地讀書學習。一次他弟弟珠古貝瑪多傑焦急地問他：“仁波切，你什麼時候完成你的學習？”他停頓了一下，說：“當我成佛時。”貝瑪多傑抱怨道：“哦，這太漫長了。”

多珠千撰寫了五函經部和續部法門的論著，其中《菩薩陀羅尼》被諸智者讚歎為前無古人的原創之作。此著作是很早以前寫的，但直到水狗（1922）年才定稿。他關於《幻化網秘密藏續》的注釋《寶藏之鑰》，成為寧瑪派研習《秘密藏續》的重要論典之一。《秘密藏續》是瑪哈瑜伽部的根本續，也是寧瑪總續的根本續之一。他的其他重要著作還包括：詳細描述伏藏法門的《德吉南喜（論法藏）》和簡明扼要地開示將苦樂轉為道用的《給度蘭齊》。

當安多格西·蔣華若貝羅珠，一位格魯派大學者及欽哲確吉羅珠的上師之一，見到多珠千的著作《菩薩陀羅尼》，他說：“這不是凡夫的意寫成的。只有得到智慧本尊文殊菩薩加持的人，才可能寫出來。”安多格西將一本《菩薩陀羅尼》獻給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達賴喇嘛說：“如今具有如此水準的論師，在世上已經極其稀有了。”安多格西在多珠千寺與堪布當秋待了一冬，但他沒能見到多珠千。然而，當安多格西見到多珠千關於《幻化網秘密藏續》的注釋

時，他反對其中不共的寧瑪見地，並希望與多珠千辯論。聽到這個消息，色嵩仁正——一位兼具寧瑪和格魯兩派的學者，說：“我瞭解安多格西，他是位大學者和很好的上師。但他畢竟還是個（凡夫）人而已。我們不知道佛陀是怎樣的，只能說：‘佛陀是很奇特的。’仁波切不是（凡夫）人。他是很奇特的。這是我親眼目睹的。”接著他又說：“如果安多格西願意，我可以跟他辯論。他自己就自相矛盾。他讚歎仁波切的前部著作是出自受到文殊菩薩加持者；那仁波切的下部著作當然也應該得到了文殊菩薩的加持！”然而他們並沒有機緣辯論。

當今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也在他的私人訪談或公開演講中，讚歎第三世多珠千仁波切的著作，是闡述寧瑪見地的最偉大的學術專著，他向那些希望學習寧瑪不共見地的人們推薦閱讀這些著作。他說他自己對寧瑪派和大圓滿的領會（或證悟），最初就來自第三世多珠千——通過拜讀他的著作。

在多珠千寺的四大堪布中，嘎哇堪布與多珠千最親近。一天，堪布造訪仁波切的隱修苑後，回寺特別晚。他的一個弟子問他為什麼回來晚了，他答道：“我們談到了一些高興的事情和一些傷心的事情。”弟子問：“是什麼事情呢？”堪布說：“仁波切想要先圓寂，我勸請他讓我先死。”弟子又問：“您們是怎樣決定的？”他答：“我會略早一點去世。”大概一年後堪布圓寂了，接著三個月

後，多珠千也圓寂了。

在多珠千圓寂前幾個月，他給閉關班學員傳了最後一次一年一度的灌頂。根據當時參加灌頂的嘉拉堪布，仁波切的健康狀況依舊。前兩年在灌頂圓滿結束時，並沒有念任何發願或吉祥祈禱文，仁波切總是打手勢說儀式已經結束，所有人就都離開了。但這次灌頂圓滿時，嘎哇堪布從另外一扇門走進來——他在那裡等著儀式圓滿，雖然弟子們都不知情。接著多珠千說：“有一種說法講‘發願祈禱時不要太謙虛’，因此我們將盡力念誦一些殊妙的祈禱文。”由堪布領頭，多珠千和弟子們一起念誦了很多長篇祈禱文，最後是多珠千自己造的吉祥祈禱文。嘉拉堪布告訴我，他當時想：“哦！這是仁波切不再繼續傳授灌頂的徵相。”當然這次是他最後一次給予灌頂。嘎哇堪布和多珠千事先就準備好了這一切。

後來有一天，當多珠千正在造蓮花生大士《見地訣竅寶鬘》的注釋時，他吩咐他的侍者將手稿包好放回書架，說道：“到目前為止我的撰著造論已經圓滿。將來會有自稱是我的轉世珠古者來繼續完成這個著作。”（然而至今尚未有人續寫新的注釋。）此後他開始示疾，火虎（1926）年的一個晚上他突然圓寂，世壽六十二歲。出現了大上師圓寂時的通常徵相，包括大地震動、出現虹光、天氣變暖等。四十九天後他的法體被荼毗，遺骨舍利保存在多珠千寺一座兩層樓高的金佛塔中。

## 殊瑟·洛欽·秋尼桑嫫（1865~1953）

殊瑟尼寺的傑尊·洛欽·秋尼桑嫫是過去許多世紀以來，藏傳佛教中的最傑出的女性上師之一。

藏曆第十四繞迴木牛（1865）年正月十五，她誕生於印度喜馬察普島德希省熱瓦薩附近。她出生時，大地輕微地震動，空中可聞“唵瑪尼貝美吽”的咒音，可見花雨落下。在同一個時辰，她家裡的僕人生了個女兒，家裡的母羊生了小羊羔。她父親是來自西藏的東珠南嘉（即僮勒札西），母親是來自不丹的笨巴卓瑪。她父母在各自分別朝聖時認識，並留在了印度。雖然她父母來自富庶的家族，但他們到印度過著簡樸的朝聖者生活，靠別人的布施生活。她出生不久，父母就分手了，她由母親撫養長大，期間雖然物質貧乏但精神豐富。傑尊從小就對媽媽和其他長輩非常尊敬，與朋友們和諧相處，對佛法具有信心，對所有眾生仁慈相待，有神變相伴隨，極具智慧和天賦。

在西藏有一些人死了經過中陰境界，看到各種眾生的世界或諸佛淨土，然後在許多天後，神識又返回他們的身體。從此他們過著健康人的生活，並經年累月地告訴別人他們經歷的故事。這些人被稱為“德洛”，意為還陽者。傑尊閱讀了噶瑪旺增和囊薩宇苯的還陽故事；讀了幾遍後，她憶持了其中的每個詞及其意義。

一個晚上在夢中，傑尊見到一個還陽女在用不同的悅

耳韻律唱誦“唵瑪尼貝美吽”；傑尊便跟著她一起唱，結果發現她自己與那個女子唱得一樣動聽。在醒來後，她仍記得這些韻律並唱了起來，讓她的同伴們驚奇不已。

和她母親一起，他去眾人聚集之地，例如市場和集市，在那裡從早到晚，這位具有天賦的小女孩展出她畫的還陽人的連環畫，講述還陽故事，以她悅耳的嗓音唱誦不同韻律的“唵瑪尼貝美吽”。她所到之處，人們紛紛駐足圍觀，她的聽眾們受到激勵，從此相信業果，對佛法生起信心。許多人回憶起自己造的惡業會痛哭流涕，很多人發誓不復更造新的罪業，許多人發願盡形壽修持佛法，還有很多人作了慷慨布施。

十三歲時，按照來自安多的比丘尼洛桑卓瑪的建議，傑尊和她媽媽去了吉絨附近的沃嘎札，拜見了那位比丘尼的叔叔、來自安多的上師貝瑪嘉措（即其美多傑，1829～1890？）。後來的事實表明，貝瑪嘉措是傑尊具有宿緣的上師之一。他是夏嘎·措珠讓卓和他札多傑的弟子。他札多傑是第一世多珠千的親傳弟子。從貝瑪嘉措，她得到了《普賢上師言教》的講解和《龍欽寧體》的灌頂。這位上師給她傳了所有的法門，但對待她非常苛刻，猶如瑪爾巴之於密勒日巴。她還從夏嘎的弟子晉巴諾布和囊澤多傑得到法要。

在努普日地區的海日隱修苑，她在山洞中閉關三年，完成了前行修習和整個《龍欽寧體》法類的念誦。在閉關過程中，她證悟了真如自性，並向她上師唱了首證道歌：

“義超越了心的理解，  
自然閃耀的明光不滅，  
它在諧振共鳴，但卻超越了語音聲響。  
它是明朗的，但非言語所能形容。  
因為我心已經坦然休息，我對其生起自然的勝信。  
樂、明、無念的感覺真令人歡喜。  
妄想未來和追憶過去的造作已經瓦解消融。  
我不僅是單獨一次，而是再三反覆地經歷。  
我心裡自然生起想大笑的感覺。  
我已經得到定解不必再向別處尋求什麼。”

她與貝瑪嘉措一起去了拉薩，他們一起從達摩森格接受法要。一八九〇年，貝瑪嘉措圓寂了；一個月後，達摩森格也圓寂了。達摩森格吩咐他的弟子們，把自己用的手鼓、金剛鈴和修施身法用的號筒交給傑尊，但她只拿到了號筒。

她還從多阿林寺的珠西·袞桑僮卓、新龍的掘藏師讓如多傑（紐修隆多的弟子）、第五世佐欽仁波切和巴珠仁波切的弟子喇嘛桑吉丹增接受過法要。她從欽哲旺波的弟子瑪珠特卻晉美巴沃得到《龍欽寧體》，從協慶饒絳得到《大寶伏藏》。她每天都無一例外地，恆常處於佛法修持或正法事業中。

在桑日喀瑪，她從夏嘎的轉世特卻丹貝嘉參得到了

《馬亥合璧如意寶》的傳承。《馬亥合璧如意寶》是秋嘉·阿吉旺波和夏嘎·措珠讓卓主要修習和講授的法門。她閉關實修此法門並經歷很多事情，包括堅固的東西變成空氣般，空氣般的東西變得堅固，並有各種形色的像出現在她面前。另外，只要她心念專注，她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到任何地方；她能夠說三界六趣的多種語言；她觀世界上發生的事就如看她掌上的紋路那樣清晰；她的身體充滿了暖熱；她的心意充滿了大樂；她總是在不斷地唱啊跳啊，不能自己；她的意從來就沒有離開禪定；並且她的明智住於沒有中邊之一如。

一天，她想去見楚布寺的噶瑪巴·喀洽多傑（1871～1922），她頓時就發現自己已經在噶瑪巴面前並接受加持了。噶瑪巴的侍者們和她自己的夥伴們，都不知道她曾到過噶瑪巴的宮殿，或者她離開過她閉關的茅棚。

其後在桑日喀瑪，她自己經歷了“德洛”——死而還陽。一天她摔倒在地，她的身體變冷了，呼吸也停止了。一開始，她母親和朋友們認為她已經去世了，但接著她母親看到她的臉色栩栩如生，不像死人的臉孔。（她一生中確實有很多神異之事。）她們檢查了她的心窩，發現尚有餘熱，就像小鳥身體的熱度。這證實了她母親的想法。在她昏死過去的三週裡，她去了蓮師的淨土銅色吉祥山，從蓮師得到加持和授記；她還經歷了中陰的艱難旅程，面見死主閻魔，並見到各趣眾生的痛苦。

從森尼德楊仁波切，她得到了《龍欽寧體》完整的灌



頂和“嚨”傳共兩次，以及《功德藏》的教授。她閉關實修了這些法門，包括三年閉關近修《龍欽寧體》。

根據達隆瑪仁波切的卜卦，傑尊和她母親把殊瑟寺作為永久住錫地，她們的上師森尼仁波切也住在那裡。

她母親一生中念誦了阿彌陀佛咒“唵阿彌德哇哈”十數億遍；九十九歲高齡時，面向西方阿彌陀佛極樂淨土的方向，她母親說：

“無論此生、下世還是在中陰身，  
願我的相續中生起出離心、殊勝菩提心和清淨見，  
願我圓滿三善妙的成就，  
願我與上師阿彌陀佛無二無別！”

說完就圓寂了。

在她生命中的後半段，傑尊住在龍欽饒絳當年主要的隱修法座——岡日托嘎不遠的殊瑟尼寺。在很多年裡她教授了為數眾多的弟子，尤其是出家女眾和前藏貴族女士，以及普通百姓。

她還從噶陀錫度·確吉嘉措、嘉絨朗智·卓度嘎吉多傑、瓊珠仁波切、佐欽堪布秋索和嶺倉嘉波得到過傳承。

教誡她的弟子諾增旺嫫，傑尊寫道：

“證悟自心曰明智，  
把疑惑無明淨化於其本淨中，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任運元成自生三身佛，  
並且圓滿諸功德，你將達到法性盡地相。  
超越心識之義即是見，  
安住見中不為外緣所擾即為修，  
無執於一切，而任何所做皆為正法之行，  
修持圓滿成熟即為果……  
修法時前行發心純正，  
正行安住明智中，  
結行以三輪體空之智作迴向，  
願汝圓滿修行三善妙而證得解脫果！”

她的自傳寫到土牛（1949／50）年為止。在第十六繞  
迴水龍（1953）年末，她在岡日托嘎圓寂，世壽八十九歲。

印度錫金的索南嘎孜之女傑尊貝瑪拉（生於1955？  
年），與拉薩札仁家族之子多傑島丹（生於1954年），被認  
定為傑尊洛欽的兩個轉世化身。

### 第五世佐欽·圖登確吉多傑（1872~1935）

藏曆水猴（1872）年，第五世佐欽仁波切·圖登確吉多傑誕生於康區嘉多附近。他被欽哲旺波和其他多位上師認定為第四世佐欽仁波切的轉世，並於一八七五年在佐欽寺坐床。

仁波切從巴珠仁波切、欽哲旺波、公珠·羅珠他耶、堪布貝瑪多傑等諸多上師，得到各種法要和密宗傳承。

在嘉貢堪布·賢彭確吉囊哇與其他大智者的協助下，他將佐欽寺的熙日森哈佛學院，辦成了最著名的學府之一。嘉貢堪布是嘉瑟·賢彭他耶的轉世，也是《十三部大論注釋》的作者。

他將一生都奉獻給發展佐欽寺及其數量眾多的分寺，不知疲倦無有休息地到各地傳法。他富有活力的一生，充滿了神變和神通。透過他非凡的遇見能力，他認證了在他此生最後三十年中，出生於西藏東部的大部分重要的寧瑪巴轉世珠古。認識他的人，毫無疑問地相信他是人間的肉身佛陀。

在他的後半生裡，他與大約二、三十位年輕的轉世珠古生活在一起。他像家長一般親手給他們穿衣餵食，並教育他們——這對於一個身居高位的上師來說，是不同尋常的。這些年輕的珠古們，後來為諸寺院和許多人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一天，仁波切把德格的乃鬪格西叫來，派他到樹林中看看是否有足夠的木材可以建一座寺院。乃鬪格西去了樹林，因為是仁波切派他去的，但草草地看了一下，心想尋找木材沒什麼意義，因為他看不到任何要建寺的可能的理由。但他回覆仁波切說，樹林中有足夠的木材可以建一座寺。此後不久（1935年），仁波切突然圓寂了，世壽六十四歲。第二年，整個佐欽寺被一場大火燒毀。那時乃鬪格西才意識到，為什麼仁波切要派他到樹林裡去查看，於是他將自己的餘生奉獻給了佐欽寺的重建。

他的轉世珠古，第六世佐欽仁波切·吉札強秋多傑（1935～1958／59），在西藏的政治動盪中英年早逝了。第七世佐欽仁波切·晉美洛薩旺波（生於1964），住錫於南印度流亡中的新佐欽寺。

## 格貢堪布·哀桑華丹（1872～1943）

藏曆第十五繞迴水猴（1872）年，堪布哀桑華丹生於康區石渠山谷。他的名號還有圖登哀桑確吉札巴和格貢堪布哀華。

從青年時代起，他接受了顯密經續的教授，以及寧體法門；特別是從巴珠仁波切，巴珠像對待親生兒子一般照顧他。堪布一直待在巴珠仁波切身邊，直到巴珠圓寂。堪布經常大聲讀誦經函，而巴珠則在一旁傾聽。堪布從佐欽寺的堪布雲丹嘉措（雲嘎）受戒，成為比丘。他的大部分經續論典是跟嘉瑟·賢彭他耶的侄子——文波·丹增諾布以及居·米滂南嘉學的。他成為一名大智者。

他從欽哲旺波、第五世佐欽仁波切、第三世多珠千和德欽多傑處得到許多傳承，尤其是《龍欽寧體》傳承。由此他成為《龍欽寧體》法門偉大的傳承持有者之一。他還從阿宗竹巴、公珠·雲丹嘉措與噶陀錫度·確吉嘉措得到法要和傳承。在色達，從杜炯林巴，他得到杜炯林巴發掘的新伏藏法門的傳承。

他將石渠的格貢寺作為自己的主要法座。在噶陀寺新建的佛學院，他擔任了首任堪布，期間由堪布阿旺巴桑擔任他的助教。

一九三七年，兩位多珠千仁波切來石渠，向堪布求寧體法門的傳承。由於他的視力已經不行了，他非常艱難地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給予兩位多珠千《寧體雅喜（四品心髓）》和《龍欽寧體》的傳承。（傳法圓滿時）他喜悅地說：“我的寧體法門傳承，是真實的、短而近的不共傳承。如今，我老父已經將這些法財傳給汝等兒子了。”

他撰寫了很多重要的著作，包括《定解寶燈論》、《入菩薩行》以及《毗奈耶本事》等的注釋。水羊（1943）年，伴隨諸多神奇徵相，他圓寂了，世壽七十二歲；留下許多舍利成為眾弟子虔誠的供養對境。

## 玉科夏札瓦・秋英讓卓（1872~1952）

夏札瓦・秋英讓卓雖示現（凡夫）人相，其實是真正的貝瑪拉密札。藏曆第十五繞迴水猴（1872）年，他誕生於玉科谷，父親是祈殊札澤，母親是阿孜匝瓦洛。

他通常被稱作“玉科夏札瓦”——來自玉科山谷的捨世行者。“秋英讓卓”是他的法號，意為法界自解脫。他被認為是多喇・晉美格桑的轉世化身。

十一歲時，他進入下色谷白玉傳承的拉澤寺學習。由於天資聰慧，學業進步神速。他從拉澤・嘉貢聽受了很多傳承。

在下多谷時，有一次，為了維持將來修學所需生計去化緣，他走在危險的小路上，遭到一隻母豹和兩隻幼豹的襲擊，依靠虔誠的祈禱力而倖免於被吞噬。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常在夢魘中遇到這些豹子。一天晚上做夢時，一女子將這些豹子帶到他面前，說道：“這些豹子是我幻化的，但你卻沒能意識到。”接著這些豹子融入女子，女子融入一種子字，隨後消失了。後來嘉貢告訴他：“你遇到豹子的經歷，是你自己內心深處的概念和情緒的考驗，但直到如今你才意識到。現在你可以克服牠們了。”夏札瓦拜讀了密勒日巴尊者的傳記，在五天裡不起分別念，從此他的心坦然休息。

##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有一次，他的上師拉澤·嘉貢生了重病，他請來具力掘藏師若威多傑（通常稱為嘉摩珠古）。經嘉摩珠古的加持，上師嘉貢病體康復。

夏札瓦知道了嘉摩珠古持有獨特的大圓滿訣竅，便祈請嘉摩珠古將這些訣竅傳給他。然而嘉摩珠古建議他，向自己的上師——第三世多珠千求請這些訣竅。但拉澤·嘉貢不同意夏札瓦離開。最終嘉摩珠古將包括《益西喇嘛》在內的大圓滿訣竅傳給了他，並云：“這些是多珠千所傳訣竅的精華。”夏札瓦非常精進地按照這些教言觀修，過了一週就生起很多覺受。由能所二執產生的業氣消融於法界，他住於無念中。這種狀態，並非失去知覺或心處於空白狀態；宛如寶瓶中的燈光，無盡的佛陀、剎土和究竟聲響，任運顯現於明智（意之真如自性）的光明中。

多年以後，拉澤·嘉貢上師圓寂，夏札瓦去拜訪杜炯林巴，數月中得到《囊江（清淨境相）》等諸多法要。遵照杜炯林巴的授記，他去拜見自己生生世世的具緣上師阿宗竹巴（1842～1924），接受了從加行直至本淨《徹卻》與光明《脫噶》的法門，這些法門是由蔣揚欽哲旺波傳給阿宗竹巴的。他也得到了《寧體雅喜（四品心髓）》、《龍欽寧體》、《傑尊寧體》、《貢巴桑塔（密意通徹）》和其他諸多法要。

根據阿宗竹巴的授記，他來到下色谷傳法。在一座高聳險峻狀如海螺的山上，他搭了個茅棚，命名為雅閣噶（善妙苑）。這裡離開第四世多珠千誕生的茨村莊有數英里遠。



夏札瓦在餘生中就住錫於此，傳授以大圓滿實修為主的法要。

過了一段時間，索甲掘藏師（即列繞朗巴）（1856～1926）從多珠千寺搬至上色谷，夏札瓦和他在一起待了很長時間。白天索甲掘藏師給他教授《寶藏之鑰》——第三世多珠千所造關於《秘密藏續》的論著，晚上則教《光明藏》——米滂仁波切南傑嘉措所造《秘密藏續》論著。索甲掘藏師還給夏札瓦傳了《秘密藏續》的其他諸論著和大圓滿訣竅。

每次索甲掘藏師從第三世多珠千那裡訪問回來，他都會把從多珠千那裡得到的法要，或與多珠千討論內容的精華傳給夏札瓦。當夏札瓦跟我們談起這些時，我還記得他的原話：“啊喂（感歎詞，下同）！我沒有忘記它們。我怎麼可以忘記這些如金子般的教言呢？我還沒有瘋掉。”他對於第三世多珠千有著極大的信心，但卻始終無緣面見多珠千。

我十二歲時（1951年），和我的上師嘉拉堪布與其他人一起去拜訪夏札瓦。在他的修行苑有大約二百位僧人，其中大多數都住在小屋或山洞裡，傢俱有一張可以坐、臥、學習、禪修並兼作凳子的小床；床的旁邊有小爐灶，可以坐在床上燒茶；枕頭旁邊有小佛壇，上面有幾本佛書。很多小屋子裡，人都幾乎無法站直。大多數弟子都在實修大圓滿，並由夏札瓦親自給予指導。但大部分學生還在同門

學長的指導下，學習經部和續部。

初見夏札瓦時，我最強烈的印象是他是如此亙古、長遠和永久。我冒出一個念頭：“哦！仁增·吉美林巴尊者一定就是這個樣子的。”他坐在用布包著的椅子上，長而稀疏的白髮盤著。我記得他說道：“我的上師阿宗竹巴告訴我要過密咒士的生活，他並授記我會成為掘藏師。但我既不想娶妻——因為這可能會使得生活變得艱辛；也不想開啟什麼新的伏藏——因為現在已經有很多如金子般的真伏藏了。如此，我保留了這頭長髮扮成密咒士，也算象徵性地遵守了上師的言教。”雖然他與第三世多珠千素未謀面，但他的開示有一半是引用多珠千的話——他是從嘉摩珠古和索甲掘藏師那裡得來的。

夏札瓦有一個比較大而舒適的房子，陽光充足，裡面擺滿了三寶所依和佛書。有一天，一個叫仁欽達吉的著名喇嘛來看望他。進入夏札瓦的屋子後，這位喇嘛沒有就座而是到處張望。夏札瓦開門見山地問到：“啊喂！你丟了什麼東西？”喇嘛答到：“我聽說你是個‘夏札瓦’——捨世行者。但事實上你擁有充裕的財物，堪稱富人。”夏札瓦答：“‘夏札瓦’的涵義，是指某人已經斷除了對世間財富或此生的貪著，並非意味著像很多人那樣，作貧窮狀但內心卻渴望財富。”

如果你供養他一件禮物，很可能他會表示憤怒，甚至可能把你轟出去。但如果你烹飪一碟佳餚帶給他，他總是用

他著名的臺詞來表示感謝：“啊喂！這可值數百匹馬和數千頭犛牛。”

他早年時還給弟子們傳講經部和續部的佛學哲理，但晚年時就不再講了。他只答疑解惑弟子們來請教的問題，特別是有關大圓滿禪修方面的。

他開示大圓滿禪修的方式稱作“經驗引導”，即是針對修行者個人實際程度而分別傳授訣竅引導。起初，他會逐一給弟子傳授如何開始禪修；然後，他會根據弟子個人的覺受、問題或進展單獨傳給訣竅。如此他給予加持、鑰匙和助緣，而讓弟子們自己去喚醒、開啟和證悟自己心的本來面目。

他的大多數弟子都身無長物，但他們都很歡喜、知足、沉穩和慈悲。如果你看到他們喜悅的臉龐、柔和的聲音、穩重的舉止，以及對他人的友善和饒益，你會覺得所謂的物質財富的豐富和生命中真正的喜悅毫無關係。

在一九四〇年左右，夏札瓦得了嚴重的痰症。多珠千·土登欽列華桑不期而至，一小時後夏札瓦開始進食，然後就康復了，無須醫藥而症狀全部消失。夏札瓦堅持為多珠千仁波切倒茶，並說：“據說我是多珠千的老弟子，所以應該侍奉他。”夏札瓦從未被正式認定為珠古或坐床過，但他被人們認為是晉美格桑的轉世化身。他說自己是多珠千的老弟子，被認為是他默認自己是晉美格桑的轉世。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後來幾次見面時，夏札瓦將他持有的法門和傳承的精華都傳給了多珠千仁波切，就猶如將一個寶瓶之水滿瓶傾瀉到另一寶瓶。

八十一歲時，夏札瓦的健康惡化，他讓弟子們去邀請正在佐欽寺的多珠千仁波切。他吩咐在多珠千到來之前無須作什麼儀式，而當他到達後則應悉聽多珠千尊便。之後於水龍年（1952年）正月二十二，夏札瓦涅槃融入法界。他圓寂一兩天後，多珠千仁波切從佐欽寺趕到，並舉行了傳統的儀式。夏札瓦的很多弟子都返回各自的住所和寺院，有部分去了多珠千寺。數月後雅閣噶隱修苑解散殆盡，過去美好的日子也一去不復返了。

夏札瓦在他的證道歌中寫到：

與鄔金怙主（蓮花生大士）之自性無二無別，  
具證上師慈父啊，請住於我的頂輪。  
諸法皆顯現為（智慧）妙力，離塵而清淨，  
（心之）周遍自性乃是本來清淨和任運圓滿的雙運。  
懷著如是憶念，雖然我並不善巧詩文，  
但還是想唱一首無始以來即解脫的證悟本基之歌。  
證悟無我空性之內覺性已，  
外在顯現亦無分別而自在解脫。  
清淨明智與顯境的平等雙運，  
確信證得了本來解脫之基。

超越了對“是”與“非”的希冀和恐懼之分別，  
不受（世俗）道漣約束的裸睡是多麼歡喜！  
地與道、見與修的解釋與分別，  
這些包裹著疑惑心的蛋殼被粉碎。  
道之不共功德即是無勤和任運成就。  
自性之無改明智即是任運元成的俱生智。  
清淨果地輪涅平等遠離分別。  
如是我證悟了本初如來藏的自性，  
如今已無須再努力去修證佛果。  
請禪修大圓滿！這些即是可以獲得的不共功德。  
在銅色山，名秋英讓卓的乞士  
任運高唱了這首喜悅之歌。

## 噶陀堪布阿旺巴桑（1879～1941）

噶陀寺堪布阿旺巴桑，是本世紀《龍欽寧體》方面最偉大的論師、上師和紹勝者。他被認為是貝瑪拉密札的化身，稱他為第二龍欽饒絳也毫無誇張。他通常被稱為堪布阿瓊，在許多著作中他自己署名為沃瑟仁欽寧波·貝瑪勒遮嚓或者貝瑪勒遮嚓。

在此，我獻上堪布自傳《奇妙幻化遊舞》的簡短摘要。如果你對閱讀在學識造詣和佛法修證兩方面都具足成就的上師的傳記感興趣，此自傳應是你的選擇。它用罕見的最極優美的經典風格，展示了作者輝煌的一生。

伴隨著出現彩虹、天樂自鳴等諸多神奇徵相，堪布誕生於藏曆第十五繞迴土兔（1879）年十月初十。他父親是紐修部族的南嘉，母親是久瓦部族的貝瑪措。

無論白天還是黑夜，他的世界都充滿了神奇的光芒、感受、境相和聲響，以及與天尊的交流。出生後第三天，盤腿作禪修坐姿，他念誦了金剛橛咒語。剛出生那年的冬天，天氣異常寒冷，嬰兒和母親睡在一起。但他母親卻熱得難受，無法與他同睡，因為由他的氣脈能量散發出巨大的熱量。他母親說：“你是什麼？別是個魔子吧？”嬰兒唱道：“我是東方拉卜楞寺，自在氣脈明點拙火，成就本尊密集金剛，名啊啦瑞札您識否？”對此他母親說：“真是天知道！不要再說這些話！”他父母親屬對他們這個與眾不同的孩子

感到擔憂，盡力將他顯現神變之事保密而不為外人知道。

當他兩歲時，他父親帶他去拜見了在嘉都隱修苑的紐修隆多。隆多見到他非常高興，給他加持和不少禮物。五歲時，山洪氾濫給他家造成很大困境，一天他把一個小木樁削成普巴橛，說道：“我乃天竺貝瑪拉，恆河也能使倒流，何況你這小溝水！媽媽請看奇妙戲！”說著將普巴橛指向河流，他念誦著金剛橛咒語，河流像被狂風席捲般改了道。

七歲時，他叔叔教他念祈禱文讀書識字。當他叔叔教他一個字時，他沒有跟著重複念，而是去讀下一個字。他叔叔不高興地說：“為什麼要跑到前面去？你這樣會學不會的！”於是他就慢慢學起來，花了二十天時間學會了祈禱文的第一頁，這讓他叔叔感到滿意。可是一天晚上，半睡半醒之間，他將《普賢行願品》從頭到尾背誦了一遍；由此他叔叔意識到，這是個不同尋常的孩子。他叔叔給他拿來一些新的法本，堪布阿瓊毫不費勁地將它們全部念了一遍。他叔叔也就不再教他讀書識字了。

從八歲起，他從諸多上師接受各種教言和灌頂。十五歲時，由堪欽嘉參沃瑟剃度成為沙彌，紐修隆多告誡他守持戒律的重要性。

他與紐修隆多一起搬至貝瑪日陀法營，於此他從隆多得到了前行修法的詳細訣竅，並完成了前行。在修前行供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曼達時，他在夢中見到了龍欽饒絳。龍欽巴將一塊水晶放在堪布阿瓊頭上，說：

“啊！心性自然菩提心啊；  
啊！廣大虛空普賢界啊；  
啊！直穿明智即法身啊；  
啊！五大本能顯種種啊；  
啊！超越見修明智性啊；  
啊！願今融入你心中啊！”

由於信心的力量，堪布阿瓊昏厥了片刻。從他佛壇上龍欽饒絳佛像上生出了舍利。紐修隆多告訴其他眾人，堪布阿瓊可能就是貝瑪拉密札在這個世紀的化身——貝瑪拉密札曾發願，每一百年派遣一個主要化身到西藏來弘揚寧體法門。

在修前行中的上師瑜伽前，堪布阿瓊從紐修隆多的上首弟子喇嘛阿鐸得到兩函《龍欽寧體》的灌頂。與他自己的上師巴珠仁波切一樣，紐修隆多整個一生中，僅給過屈指可數的灌頂。隆多給予堪布阿瓊關於《龍欽寧體》的總訣竅，以及關於上師瑜伽的別訣竅。

堪布阿瓊念誦了三千萬遍蓮師心咒，做了十萬次大禮拜。自從堪布依止紐修隆多學法以來，乃至剎那轉念之間，他從未將自己的上師看成凡夫，而總是視他為圓滿正覺的佛陀。在他記憶中，他從未對自己的金剛兄弟姐妹們有任何不



當言論。

在前行修心時，他不斷地體驗到他的心進入一種無念狀態，對境諸相隨之都消失了。上師淡化了這個覺受的重要性，說：“這是阿賴耶識吧。”即是一種中性狀態，並非證悟自性。

完成上師瑜伽修法後，隆多詳細傳了包括三根本在內的許多續部訣竅。堪布阿瓊閉關四十九天近修《持明總集》。修生起次第時，他得到了極大的明晰相，念誦了一千萬遍蓮師心咒和四十萬遍《持明總集》咒。接著，他閉關一個月不分晝夜地近修《雍喀大樂佛母》。所有的聲音都無需用心去改變，他就能聽成朗朗的咒語聲。他證悟到凡聖諸相都僅僅是心的化現，只有名稱而沒有實義的本性。

二十歲時，在隆多上師的強烈建議下，堪布阿瓊從阿鐸受了具足戒。從此他嚴持二百五十三條近圓戒，並且不積蓄額外的財物。當需要為佛法或他人而蓄財時，他一定會先念誦班禪·洛桑秋堅寫的《時念》——提醒自己信財用途正知正念的偈誦。

他的上師給予他關於壽命和長壽方面的詳細教言，之後，堪布阿瓊閉關一百天修《龍欽寧體》的長壽儀軌。近修了許多天後，出現了佛壇上的長壽甘露丸放光、化光的瑞相。通過長時間修氣，得到氣入、住、融於中脈的證相。修拙火定時，他全身得到了暖樂而證得了樂空之境，

外面的寒冷與炎熱都成了暖樂的助緣，只需要短暫的明點修習，即能熄滅心與心所的分別念。他保持在一種深沉的似夢一般的無念狀態，無分別的外境首先變得空朗朗，然後是心安住在不可思議的明空中。禪修時，他能整座時間都能保任這種狀態。

堪布阿瓊二十一歲時，紐修隆多每天給他傳幾條寧體法門的極密教言；每次得到教言，堪布都會在數日內禪修訣竅之義；之後，再向上師請教探討並斷除增益。

隆多解釋說，他的寧體法門，有來自吉美林巴傳多珠千再傳佐欽仁波切的傳承，也有來自吉美林巴傳嘉威紐固再傳巴珠仁波切與欽哲旺波的傳承。

在正行禪修時，他確信自己在修前行時的覺受——無分別的心境諸相都消失的狀態——不僅僅是沒有了分別念，而是赤裸裸的明空雙運之智。跑到上師面前去匯報，上師笑道：“以前在前行修心時，你卻在談無相的禪定和對境的消失。這就是它（明智）了。禪定有兩種：有相禪定和無相禪定。聖者入定時，能所二取分別心中的能取分別心首先消融，因所取分別心，當時尚未消失，所以顯現依然呈現於自己面前。隨後，所取分別心也逐漸消亡，僅存之顯現也就隨之消散於入定狀態中了。”

堪布阿瓊是極具天賦者，在初期禪修時就已親見真如自性。但是他的上師並沒有印證他，這就是重要證悟。否則

如果過早印證的話，就有可能在堪布心裡產生微細的念執著，執著於這就是所謂的“重要證悟”，如此則不能鼓勵堪布去鞏固他的證悟，反倒將他引入偏道。這正是巴珠仁波切為什麼說“不要急於說這就是法身”的原因。

紐修隆多賜予堪布阿瓊他極為珍藏、極少給予的《益西喇美嚩旺》——《益西喇嘛》中的明智力灌頂，接著傳了包括《法界寶藏論》在內的，諸多大圓滿極密訣竅。

此時，隆多上師吩咐堪布阿瓊，必須到佐欽寺去學習顯密經論，據說米滂南嘉也將去佐欽寺傳法。堪布阿瓊並不想離開，但不得不尊奉上師的命令。以十三塊紅糖和吉祥哈達為送別禮物，隆多上師說：“我激勵你、加持你為第十三金剛持地阿闍黎！”念了發願祈禱文，師徒就此告別。

二十二歲時，那年秋天，堪布阿瓊來到佐欽寺。從木雅喇嘛·仁增多傑等師，他學習了堪布寂護的《中觀莊嚴論》、薩迦班智達的《量理寶藏論》、米滂仁波切的《義解智慧寶劍》、《修部八尊疏》和關於《秘密藏續》的《光明藏論》。

在堪布洛瑟處，學了達瑪師利（法吉祥）的《三律儀論注解》、《大乘莊嚴經》、《辨中邊論》和《辦法性論》及榮森（法賢）的注釋、《究竟一乘寶性論》及篤布巴的注釋、《秘密藏續》及龍欽饒絳、榮森和雍丹的注釋、榮

森的《入大乘法》和《囊哇拉珠（顯現即佛）》、《功德藏》以及多珠千和丹達拉然巴的注釋，以及《心性休息》和《虛幻休息》。

從堪布索南秋佩，他學了《現觀莊嚴論》及傑·宗喀巴和巴珠的注釋、《入菩薩行》及鄔曲土美和袞桑索南的注釋、米滂的《澄清寶珠論·智慧品釋》、《根本中觀頌般若》、《中觀四百頌》、《毗奈耶釋寶鬘》、《措氏毗奈耶釋》、《龍欽寧體札龍》、和《金剛手意莊嚴》等經論修法。

從木昂珠古·貝瑪德欽他得到《益西喇嘛》等諸多經函的灌頂和教誡。從堪布貢卻諾布他得到了巴珠關於《入菩薩行》的不共講解。

從阿唄處他學了《俱舍論》與自釋以及嘉布瑟、欽千和欽瓊的注釋。堪布阿瓊一開始，對阿唄深入細緻的教授內容難以理解。他去了熙日森哈的山上，在以前巴珠講《俱舍論》時曾坐過的大石頭那裡，祈禱發願希望能理解世親論師著作的涵義。在那裡他睡著了，在夢中世親論師給他加持，堪布回憶起過去生曾轉世為安慧——世親的上首弟子。從此他就能懂得《俱舍論》的涵義了。

這時米滂南嘉抵達佐欽寺，住在那瓊隱修苑寫《智者入門》。一天堪布阿瓊去拜見他，正逢米滂《智者入門》造論圓滿。米滂將論著授予堪布並鼓勵他宣講此論，堪布還得到了《文殊續部法》灌頂。

堪布阿瓊還從第五世佐欽仁波切得到《寶總集》灌頂，從佐欽寺珠巴咕欽得到《上師意集》和《空行寧體》灌頂。

二十四歲那（1902）年秋天，堪布回到上師隆多的隱修苑，驚聞上師已於前一年的五月二十五日圓寂了。他閉關三個月修《龍欽寧體》中《金剛橛鎮壓魔軍》儀軌。他也與眾人一起做蒼供，給他們傳法。之後，他到嘎定閉關近修了《幻化網寂靜與忿怒儀軌》和《文殊續部法》，並傳了法。專修脫噶（頓超）時，他見到諸佛的光、相遍佈虛空，明智妙力金剛鏈細微智慧融入內境，到達了明空赤裸的智慧本來面目中，外境與內心的分別全消失，擊碎了所有證相的執著外殼，在光明大圓滿見中安住了半天。此時，金剛鈴掉在石頭上，石頭上有鈴的印，鈴上有石頭的印——這正是他證悟外境並非如人們所認為的那樣真實的徵相。

修《空行仰提》時，在一次境相中，堪布阿瓊以公主貝瑪薩的身相去了密巖剎土，從諸空行母的主尊得到灌頂，並獲賜密名沃瑟仁欽寧波·貝瑪勒遮嚩。他還以龍欽饒絳的身相，從仁增固瑪曷匝得到傳承。

二十九歲時，他母親在天空放光、大地震動等瑞相中去世。從掘藏大師阿旺丹增他得到了《舊譯續部》的傳承。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之後，他再次到佐欽寺，從佐欽堪布拉嘉學了《釋量論》，從堪布賢嘎學了《入中論》的多種著疏和其他經函。當時佐欽仁波切想請他擔任佐欽寺堪布，但被他婉拒了，因為隆多上師吩咐他去噶陀寺講經說法，而非佐欽寺。

堪布阿瓊回到上師隆多的法座迴巴礮，開始傳法。在傳《雍喀大樂佛母》灌頂時，佛壇上的甘露沸騰了，鏡子上自然凸顯出五色種子字。唸《七寶藏》傳承時，一位衣飾莊嚴的婦女參加法會，之後不知去向。講授《心性休息》時，整個山谷遍佈虹光。

從阿宗竹巴，他得到了《貢巴桑塔（密意通徹）》灌頂、《空行仰提》、《上師仰提》和《金剛藏》前行與正行。

三十歲時，堪布阿瓊在第二世噶陀錫度·確吉嘉措（1880～1925）邀請下，去了噶陀寺；他被任命為新創立的佛學院的輔導師。堪布袞華傳了《三律儀廣論》、《釋量論》、《量理寶藏》、《如意藏》、《訣竅藏》和《法界藏》，堪布阿瓊為學生復習這些教言。

堪布阿瓊三十一歲時，堪布袞華因故不得不回石渠了。堪布阿瓊繼任了佛學院堪布，並在此後十三年裡教授了諸多經論。每天他至少上三堂課，有時達七堂之多。他總共傳授《寧體雅喜（四品心髓）》和《龍欽寧體》灌頂三十七次，《金剛藏》灌頂三次，《七寶藏》“嚨”傳十三次，剃度了四千多比丘。

在授課時，他從噶陀錫度、吉文仁波切和堪布嘉參沃瑟得到了《大寶伏藏》、《敦都》等諸多傳承。從果洛的德措堪布·索南華丹，他得到了《菩提道次第廣論》等諸多格魯巴法門。從二世貝瑪諾布（1887～1932）他得到了《南卻》、《高那林巴集》、《北伏藏》、《敏林伏藏經函》、《嘉稱集》和《解脫心髓》。

後來堪布阿瓊回到迴巴聾，按照噶陀錫度的建議，他在那裡建了一座寺院（遼西寺，或譯紐修寺）。他還去白玉寺創建了一所佛學院，他傳了包括《入菩薩行》在內的許多簡要法門。之後，在夏察珠古邀請下，他去達科的札拉協珠林寺傳了《大寶伏藏》灌頂和其他傳承與教授。

在尼科上游的南莫契，在帳篷裡他給了《寧體雅喜（四品心髓）》和《龍欽寧體》灌頂，傳了前行和《益西喇嘛》教授。

堪布四十七歲時（1925），噶陀寺在噶陀錫度召集下進行了噶陀千僧法會。堪布阿瓊等許多人都參加了法會，但噶陀錫度得了重病，不久就示寂了。堪布給了《大寶伏藏》灌頂。

四十九歲時，他閉關修了許多寧瑪巴重要儀軌，獲得諸多成就，見到不少境相。特別是在修《上師明點印》時，親見了龍欽饒絳尊者，尊者鼓勵他造寧體方面的論著。於是他寫了關於《益西喇嘛》的《普賢心滴》、關於徹卻（立斷）的《耳傳合流》、關於脫噶（頓超）的《空行心

滴》和同時關於《徹卻》和《脫噶》的《無二顯現》。

五十一歲時，堪布阿瓊去馬爾康，傳了《寧體雅喜（四品心髓）》、《龍欽寧體》、《大寶伏藏》、《三休息》和《益西喇嘛》。之後在嘉瑟寺他給了許多灌頂、教誡，認定嘉瑟的轉世珠古並舉行坐床儀式。他還訪問了新龍·強秋多傑的法營，並在那裡剃度了六十四名沙彌和比丘。

五十四歲時（1932年），堪布去達科的札拉寺創建了佛學院。此後不久，他感到二世貝瑪諾布快要圓寂了，堪布在禪定中以意生身去問訊他，談論了將來的事。貝瑪諾布告訴堪布，疾病已經把自己的色身搞垮了，他準備走了。堪布建議他去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世界，但貝瑪諾布自己想去蓮師的蓮花光淨土，並再回來弘揚寧體法門。不久，堪布收到貝瑪諾布病危的消息，並儘快趕去。由於路途遙遠，等數天後他趕到時，貝瑪諾布已經圓寂五天了。

在欽哲確吉羅珠的要求下，堪布阿瓊去噶陀寺為噶陀錫度的轉世珠古舉行了坐床典禮。

五十五歲時（1933年），堪布閉關修誦了噶那林巴的伏藏《無上極密金剛橛》，親見了益西措嘉，得到金剛橛的各種成就。堪布的自傳寫到五十六歲為止。

六十二歲時，堪布阿瓊在瑞相中進入涅槃。彩虹般光幔遍佈，天樂自鳴，大地震動。紐修隆多的轉世協珠丹貝尼瑪、阿宗竹巴之子久美多傑主持了荼毗典禮。



### 啊啦桑嘎·貝瑪俄珠樂威多傑（1881~1943）

多欽哲之轉世化身——第一世啊啦桑嘎·貝瑪俄珠樂威多傑，生於安多熱貢。在他出生以前六十多年，第一世多珠千授記了他的誕生：“在‘阿’地將會降生一名為‘貝瑪俄珠’者，彼為欽哲化身之行者，何人與彼結緣，將從六道中解脫。”

啊啦桑嘎從喇嘛米滂之弟子——古榮珠古仁波切處，領受法要傳承。後來古榮上師讓他去德格，告言：“米滂仁波切是你生生世世具有宿緣的上師。你有可能無法見到他，但必須去盡力試一試。”又曰：“然後，在一個位於紅岩下方的寺院，你將得到多欽哲伏藏法的傳承。那裡就是你將住錫之處。”

當快要到達協慶寺時，在一個如夢般的境相中，他見到一個水晶塔，一位穿著班智達服飾的上師安坐在水晶塔的窗口，從這位上師處他聽受了禪修的要訣。然後上師和塔融入伏藏標題形狀的光明中，最後伏藏標題狀光明也融入他自身。此時，他感到整個自身都溶於自己俱生明智之自性，所有諸相都呈現為佛陀的身、語、意，與自己證悟的智慧無二無別。這就是他要從米滂仁波切那裡領受的究竟傳承。接著，他到協慶寺去，朝拜了已經圓寂的米滂仁波切的舍利。

然後他去佐欽寺，從第五世佐欽仁波切得到傳承，跟

嘉貢堪布學習《秘密藏續》。他也從噶陀錫度·確吉嘉措和阿宗竹巴學習諸多法門。

回憶起古榮珠古關於自己在何處住錫的授記，他來到嘉絨的格什地區。當他到達莫哈（嗎哈）並看到在一塊紅岩下方、多欽哲主要住錫地之一的金龍寺時，他確知這就是自己的歸宿了。

多欽哲臨命終時告知他的眾弟子：“不要希望能迅速找到我的轉世。我自己會以行者身相前來照看這所寺院的。”然而，在很長時間內，沒人知道啊啦桑嘎就是多欽哲的轉世。那時候啊啦桑嘎約三十多歲，總是坐在寺院眾多出家人的最後一排。他從堪布瑞登處接受了多欽哲的伏藏法。人們稱他為“啊啦桑嘎”，意思是“穿白袈裟的大師”，因為他穿著白色袈裟。不久，人們開始瞭解到他高深的學識和證悟。他回憶起過去多欽哲在這個寺院的事蹟，而這些只有多欽哲尚在人世的老年弟子才曉得。並且，他的名號正符合多珠千的授記。種種跡象讓大家確信，他就是讓他們苦苦等候了數十年的多欽哲的轉世。

他在金龍寺及其十三所分寺傳法，並照料這些寺院。他搭建了一個叫鄔金卡確垛的隱修苑，並主要在那裡安住。晚年時，他將大門向所有人敞開，不論是出家的比丘、比丘尼，還是在家的優婆塞、優婆夷都一視同仁。他為他們說法，和他們一起做薈供，唱瑜伽道歌跳金剛舞蹈，並從同一個茶杯和飯碗中分享飲食——這在西藏習俗中是罕見的。他

有一首頗受歡迎的瑜伽道歌這樣唱到：

**本來清淨法界中**

**(自顯) 諸顏色並非真實有**

**自生明智力圓滿時**

**所證遠離“我”執即法身**

他從未騎過馬而總是步行。但很多場合，他示現神足通，在短時間內抵達通常需要走數天才能到的地方——真不知道他是怎麼走得這麼快的。

六十三歲（1943年）時，在一次非同尋常的聚會上，拿起一杯子喝茶時，他說到：“這杯茶是特別為我準備的，我必須親自喝下去。”喝茶畢，又說：“這茶裡面下了毒藥，同一人已經是第三次對我下毒了。這次我喝了毒茶，因為我離開人世的時候到了。”然後他用盡辦法說服在場的所有人不要傷害下毒者，並寫下相同要求的遺願。伴隨著不可思議的徵相，示現圓寂。

他的轉世，二世啊啦桑嘎·圖登尼瑪仁波切（生於1943年），乃是最近數十年來藏傳佛教和文化在康藏復興的光輝明燈之一。

## 宗薩欽哲·確吉羅珠（1893~1959）

怙主宗薩寺的欽哲確吉羅珠，是二十世紀持有諸多傳承的最偉大的上師。

藏曆第十五繞迴水蛇（1893）年，他誕生於噶陀寺附近的熱科阿疆。他的父親是安多地方色山谷的掘藏師敦都若巴際的孫子——密宗大師久美澤旺嘉措，母親是安多地方色山谷的慈誠措。他父親給他起名為蔣揚確吉羅珠。六歲時，欽哲毫不費力就跟他叔叔學會了讀書識字。

當他七歲時，欽哲旺波的侄子——噶陀錫度·確吉嘉措將他帶到噶陀寺，並如公珠·雲丹嘉措所授記，認證他為欽哲旺波的事業化身。錫度為他舉行了剃髮儀式，並賜名蔣揚羅珠嘉措。

錫度請他自己的經師堪布土登仁增來擔任欽哲的經師。在他的指導下，欽哲學習了各種祈請文、語法、曆算、梵文和很多經文。從噶陀錫度他得到了《寧體雅喜（四品心髓）》、《龍薩集》和許多其他經續。錫度成為他精神道路和世俗生活中最重要的人。

從仲山谷的阿宗竹巴他得到《龍欽寧體》、《貢巴桑塔（密意通徹）》和《上師仰提》的傳承，以及直指本淨的徹卻（立斷）修法。

欽哲十三歲時，像父親般照顧他的經師，在重病三年後去世了。在經師最後的幾年裡，欽哲用他的雙手親自照顧

他，燒飯、盥洗、為他取水等諸如此類。欽哲相信他的侍候不僅讓經師喜悅，也淨除了自己的業障，積累了功德。在經師去世後，欽哲跟隨噶陀錫度、堪布袞華等諸多上師學習了《三律儀》、《功德藏》、《如意藏》、《智者入門》以及無著的論典。

十五歲時，宗薩寺年輕的欽哲珠古去世了，確吉羅珠因此移錫至宗薩寺——欽哲旺波的法座。年紀輕輕的他，發現新環境對自己是個艱巨的挑戰，他面臨著對他接管主法座的種種反對。但逐漸地，他依靠自己的方便、無畏、忍耐和慈悲的力量平息了這一切。從堪布強巴旺秋他學習了《阿毗達摩》、《現觀莊嚴論》、《入中論》。不久，他自己也開始在宗薩寺給經過篩選的學生傳講許多經論。

十七歲時，從塔澤本洛·羅德旺波，他得到了薩迦《不共道果》的傳承、《喜金剛續》和其他經續。十八歲時，他從自己父親得到了《大寶伏藏》和秋林伏藏的法傳承。十九歲時，他從堪布桑丹羅珠得到其他傳承。那年，他的密宗大師父親去世了。二十歲時，他從塔澤夏仲·強巴袞桑丹貝尼瑪得到許多傳承；但之後這位上師就圓寂了。

二十六歲時，他去佐欽寺從堪布晉美貝瑪洛薩受戒成為比丘。他還從協慶嘉察得到了《北伏藏》、《敏卓林伏藏》等許多法門。同年，他在宗薩寺創辦了一所名為康澈的佛學院。他邀請佐欽寺的賢彭確吉囊哇（即賢嘎，1871～

1927)，擔任新開辦佛學院的首任堪布。後來該佛學院成為一所著名的學府，湧現出許多大智者。

二十八歲時，他去果洛拜訪了第三世多珠千·晉美丹貝尼瑪數月。他得到了《持明總集》和《上師明點印》的灌頂，還得到了《益西喇嘛》、《龍欽寧體》、《幻化網秘密藏續總綱》的講解。從多珠千寺的貢美堪布，他得到了第一世多珠千掘出的伏藏法《大樂聖道》的傳承；從掘藏師索甲，他得到了金剛橛和《解脫心要》的傳承。

三十二歲時，在協慶寺從協慶嘉察·貝瑪南嘉，他再次得到許多傳承，包括《八宗訣竅薈萃寶藏》和《北伏藏》。協慶嘉察成為他重要的上師之一。

三十三歲時，他去前藏朝聖。在敏卓林寺，他從堪布阿旺土登諾布受了第二次近圓戒，因為他的前世曾在此寺院受過下路毗奈耶傳承的比丘戒。

他正要從前藏返回時，噶陀錫度圓寂了。在那以後大約十五年裡，欽哲還負責照看噶陀寺的行政管理。他建造了許多佛教紀念物，重新加強了佛學院，並為由第五世佐欽仁波切認定的噶陀錫度的轉世珠古舉行了坐床典禮。

他從住在果洛的蔣華若威羅珠（通常被稱為安多格西），得到了很多格魯派的密宗傳承；從噶敦·阿旺雷巴得到了《不共道果》、《大威德金剛》和《瑪哈嘎拉》法類；從噶陀堪布阿旺巴桑，他得到了《空行仰提》以及《龍薩》

和《敦都》法類。總而言之，他隨學過藏傳佛教各宗各派總共約八十位上師。

他圓滿了舊譯和新譯密咒傳承中為數眾多的儀軌的觀修和念誦，包括五個十萬遍的前行積累（大禮拜他只做了四萬遍），以及《龍欽寧體》法門中《達瓊巴哇（馬頭明王、忿怒蓮師、大鵬金翅鳥三尊合修）》、《獅面空行母》、《上師明點印》、《金剛橛》、《度母》、《華欽度巴（大吉祥總集）》和《空行仰提》中《上師修法》的近修。

他經歷過許多境相，獲得很多悉地，顯現過許多神變，但由於他的謙卑他只在自傳中列舉了少分：

如果我曾受過因明的修習，  
那我會精通邏輯推理，  
但這能帶來的利益很有限。  
由於我能夠憶持  
《龍欽寧體》中的三根本儀軌、瑪貢等諸祈請文，  
以及（薩迦）噶傳承的一些法會祈請文，  
對過去生我有良好的串習……  
我記得金碧輝煌的薩迦寺，  
清晰地在我腦海裡一次又一次地顯現，  
以及在過去生  
轉世於昆氏家族。  
我記得自己曾是阿日班欽、大拉尊、

阿旺洛桑嘉措、

倉央嘉措、巴欽以及其他入……

唐東嘉波以水晶為所依

給我直指了明智之自性。

在夢境中我見到了因竭陀尊者、

貝瑪拉密札和龍欽巴。

我從欽哲旺波得到長壽灌頂。

從大菩薩巴珠

我得到《龍欽寧體》前行的訣竅。

努欽·桑吉益西給我付囑很多續部。

我經歷過或夢到過

從道果諸祖師、密勒日巴和宗喀巴得到加持。

拉尊·南喀晉美

為我開顯了密乘戒律。

有很多次他顯現神變。有一次，他加持一個新佛像，佛像變得很燙手。當他在臧地的瑪哈嘎拉寺加持瑪哈嘎拉像時，佛像如活人似的動起來。當他準備甘露時，光環籠罩了寺院。有一次，他灌北方多聞天（毗沙門天）頂時，天雨金粉。很多次，他給一大群信眾分發加持法藥或甘露時，怎麼發那一小點甘露法藥都發不完。

五十六歲時，他娶了阿度拉噶家族的康卓澤仁秋仲（生於1925年）作他的法侶。根據他自己的預言，以及欽哲旺波和公珠·雲丹嘉措的授記，他們的結合是為了遣除他的



壽障，並增上他的佛行事業。

他給藏傳佛教不同宗派的弟子們，傳授了難以計數的寧瑪、薩迦和噶舉的法門，包括《雅喜》灌頂三次、《龍欽寧體》灌頂許多次，以及講授《功德藏》三次。

六十三歲時，經過拉薩旅行抵達印度，而倖免於西藏的政治騷亂。他朝拜了印度和尼泊爾境內所有的佛教聖地。之後，他將錫金國王的皇家寺院作為他臨時的主要住錫處，繼續給予來自各行各業的信眾，無盡的教誡和傳承。

第十六繞迴土豬（1959）年五月初六，伴隨出現光明、大地震動、天樂自鳴等瑞相他圓寂了，世壽六十七歲。如今，他的大部分遺骨舍利，保存在錫金皇家寺院裡的金佛塔中，康卓澤仁秋仲在那裡照料，並獻身於禪修和祈禱。

他的轉世珠古是土登確吉嘉措（欽哲諾布，生於1961年？）——董瑟·欽列諾布仁波切和已故的蔣揚拉的兒子，以及怙主杜炯（敦珠）仁波切和不丹的洛本·索南桑波的孫子。

## 嘉拉堪布·車闕東珠（1893～1957）

怙主嘉拉堪布·車闕東珠（秋卻），我的上師和經師，是一位活生生的菩薩和佛法大師。

他的名號還有洛桑強巴和瑪底。作為普通身分的弟子，他通過經年累月的刻苦學習和修持，最終成為具有高度證悟的堪布。

藏曆第十五繞迴水蛇（1893）年，堪布誕生於果洛的瑪山谷，母親是索措，父親是嘉拉部族的雍果。嘉拉部族的祖輩們，是從孜嘎山谷的嘉拉村遷移至果洛的。

他在果洛上瑪山谷的章尼哈（意為“兩條山路之間”）長大。他從小就與眾不同，心中充滿慈悲和信心。年幼時，他白天大多數時間在放牧中度過，照看他在山嶺中的犛牛群和綿羊群；這對牧區的男孩來說是很正常的。那時他大部分時間都和牲畜們在一起，他讚美牠們，對著牠們的耳朵念誦祈請文，而不像其他牧民那樣用石頭擊打牠們。在關愛牲畜的同時，有時他還會花很多時間，把雨水形成的小池塘裡的小魚兒轉移到較大的池塘裡，因為小池塘很快會乾涸而魚兒們都會死掉。

他有個舅舅（1865～？）是位成就上師。他舅舅七歲時作為童伴，曾隨三世多珠千一起到巴珠仁波切那裡接受法要。堪布邊放牧，邊從他舅舅不斷地讀書識字，學習法義和祖師生平。

從大約十五歲起，他每年能在一位著名的掘藏師嘎哇龍陽（1857～1896）的隱修苑待上數月，學習和修持佛法。

十九歲時，在嘎哇龍陽圓寂後，堪布告訴他父親，他決定到兩馬路外相鄰山谷的多珠千寺去。他父親在數天中不願提及這個話題，意味著他不同意。這種無言的交流持續了一段時間，但最後他父親妥協了，不再堅持己見。

在多珠千寺，堪布起初跟嘎哇堪布修學，後來隨學於堪布貢美；堪布貢美成為他的根本上師。

二十歲時，他受戒出家。不久，他就拒絕接受來自他父母的物質供養。如果，一位認真的佛法初學與他的家人和親朋保持著密切關係的話，他有可能無法全神貫注地修學佛法，因為，他會被困於親情的密切聯繫和負擔的羅網。由於他這個決定，他的生計成了問題。然而，他從未向任何人透露過他這個問題，因為他擔心其他人的幫助會形成一種新的束縛。每年秋天，當牧民們收穫了他們的酥油和奶酪；農民們收穫了他們的青稞穀物，按照很多出家人的習俗，堪布到附近的牧民的營寨和農民的村莊去乞食。在數週中化緣得來的食物，維持了他整整一年的生計。

跟隨堪布貢美，他學習了法稱和陳那的因明著作、龍樹六論、無著五論、月稱的《入中論》、寂護的《中觀莊嚴

論》等大乘佛法哲理，以及功德光和貝瑪旺嘉的戒律論著。他還學習了《菩提道次第廣論》和前行引導，《密集金剛》、《秘密藏》和《龍欽寧體三根本》等密續，以及《功德藏》、《益西喇嘛》、《七寶藏》和《三休息》等大圓滿法門。

在求學的日子裡，他白天要去上課，參加辯經，花數小時記憶經續論典。晚上，他在自己的房間裡，繼續他私人的學習和背經。在有月亮的夜晚，他會到屋外的月光下讀書。有時，月光爬上了山坡，他會跟著月光走，邊爬山坡邊讀書；清晨時，他不得不從山頂上爬下來。他在月光下夜讀，是因為他沒錢買燈油。堪布總是忙於學習甚深的佛法經論，念誦祈請文，修持禪定和儀軌。除了晚上小睡四小時左右外，他從不休息。

他從多珠千寺的其他諸位堪布和珠古貝瑪多傑得到傳承和法要；還從到多珠千寺訪問的噶陀錫度·確吉嘉措、第五世佐欽仁波切、掘藏師索甲和多傑札寺的仁增千摩接受過傳承。

三十五歲左右，他開始集中精力禪修大圓滿。他完全與世隔絕地閉關實修共九年。有些閉關時，他每年會出關數天，來接受三世多珠千所傳灌頂和堪布貢美所傳訣竅；而在其他一些閉關時，他從不中途出關。他一生中進行過很多短期的不十分嚴格的閉關，有時持續一個月，有時一百天。他還閉過幾次為期一兩個月只靠攝生術度日的關，即僅用花

朵的精華和一種叫“充息”的白石頭做成的藥丸來維生。

在長期嚴格閉關的絕大多數日子裡，他的日常作息包括：用二十分鐘左右吃點早餐；中午約用半小時吃午餐；晚上用十五分鐘喝點茶；夜裡睡四小時；晝夜中，其他所有時間他都在一心一意地禪修。

他大多數閉關所用的木屋，就在堪布貢美住處上方的一塊岩石上，隱蔽在樹叢中。這是個小小的木屋，只有一個小小的房間，一個微型的廚房，一條狹小的走廊，和一個茅廁。開始長期閉關時，他就關閉了木屋的門，直至時日已到圓滿出關為止。他不能見到外面的人；外面的人也見不到他，他不能和任何人說話。理所當然的，直到閉關圓滿時，沒有人可以進他的屋子。在屋頂上有一處敞開的天窗，透過天窗，他可以看到天空以及山與樹的頂端。小鳥們會從屋頂的敞開處飛進來看他，並享用他的布施。偶爾，也會從寺院裡傳來一些法會上吹奏法號、法鼓和大家念經的聲音。在屋子的側面有個小洞，在每天固定的時間，一個出家人會通過這個小洞給他傳遞食物和水。

當他從長期閉關中圓滿出關時，人們很驚異地看到他健康狀況良好。後來他說：“在閉關期間，我從未遇到過任何不適。並且在關房中度過了起初的幾個月後，我覺得我永遠都不會出關了，因為在此與世隔絕中，我得到了如此寂靜和大樂。乃至我沒有禪修時，至少我也不起非法的分別念了。”

一九二六年堪布在閉關中，他不知道第三世多珠千仁波切已經圓寂了。一天早上吃早餐時，他聽到有人大聲對別人說：“過來一起打掃寺院，仁波切的法體就要從他的隱修苑運過來了。”這個對話顯得非常不同尋常的清楚和響亮。他感到自己被霹靂擊中了；對他而言，整個世界變得空虛黑暗。他只想離開走得越遠越好，因為已經沒有理由再住在那裡了。他不得不唯一依賴於禪修而生存，而他禪修地越多，他的禪定功夫和力度就越深越強。從他聽到多珠千圓寂的消息開始，在他餘生的三十年中，除非他在走路或騎馬，其他時候他都保持禪修的坐姿，不再躺下。夜裡睡覺也是以禪修姿勢坐著，不倒單而臥。他常說：“我坐著不倒單要睡四小時，但如果我躺下的話就會睡更長時間，如此，這些本來可以用於禪修的時間就會被浪費掉。”

一九三五年，堪布進行了不很嚴格的閉關，因為堪布貢美病了。進入閉關前，他對堪布貢美說：“當多珠千圓寂時，我感到我無法在這附近繼續待下去了。如果不是依靠禪修的力量，我也許早就離開了。因此，當您圓寂時，我將無法繼續住在此地。您其實就是我唯一依賴的對境。”藏曆十二月二十五日早晨（西曆1936年），有人敲他關房的門，說道：“堪布（貢美）昨晚已經往生去別的淨土了。”在舉行了結關儀式後，第二天他出關參加了堪布貢美的善後典禮。這次他沒有像上次多珠千圓寂時那樣經受太多的震驚；他相信堪布貢美肯定曾為他作了特別的祈禱加持。

四十二歲時，在他上師圓寂後，他勉強同意了繼任多珠千寺的四大堪布之一。他開始在多珠千寺和其他寺院，給包括兩位年幼的多珠千仁波切在內的弟子們傳法。

一九四三年，我四歲時被認定為堪布貢美的轉世珠古並坐床，我非常幸運地由嘉拉堪布擔任我的經師。從一九四四年起，我有機會在他蓮足下修學將近十四年。他不僅是我佛法上的師傅，而且是我真正瞭解的家長。我小時候就睡在他房間裡。每當我醒來，就會見到他充滿喜悅的臉；他總是坐在他的禪定箱中，在昏暗閃爍的酥油燈下，或者禪修或者念誦祈請文。一種寧靜、溫暖和神奇的能量充溢著我幼小的心靈，給我徹底的安全感，就如很多人回憶起童年時，在充滿溫暖和關愛的父母身邊的溫馨美妙的感覺。

當我在他身邊時，嘉拉堪布的日常時間表與過去堪布貢美的相仿，大體上如下：他每天約在凌晨三點醒來並開始禪修；六點左右吃早餐，餐後半小時後繼續修法。上午十一點大家集合，一起作供養和念祈禱文，然後我們吃午餐。午飯後堪布開始講課，每天講一到三堂。他用簡單易懂的語言講述最深奧難解的經續論典，並詳加闡釋。他與多珠千寺的其他所有堪布一樣，從不向學生收費。相反，他常給貧窮的弟子們布施食物或者借書給他們。他很喜歡講經傳法，在這方面他從不吝嗇自己的時間——雖然他總是覺得自己用於禪修的時間是極其寶貴的。下午六點左右，

我們再次集合，一起在佛壇上供燈、念祈禱文，接下來我們喝點茶，並談論不同的話題。之後他繼續他的禪修，直至晚上十點左右。然後他（不倒單地）睡四小時左右。

嘉拉堪布喜歡講過去的故事，但講完後，他常常會感覺很糟，因為他覺得把時間浪費在講故事上毫無意義。

在西藏，經師們有時會對他們年幼的弟子們嚴厲責罰，但堪布卻異常柔和，可能（對我）有些柔和過頭了。我只記得有一次很讓我害怕的事。當我大約六歲時，從一本佛書中抽出一頁紙，紙張很脆弱，一下子就被撕成兩半。我知道自己做了錯事想要掩蓋，於是我把紙張揉成團從牆洞裡扔出屋外。那天晚些時候，堪布找到我，非常生氣，問道：“是你把它扔進茅坑的嗎？”我沒有吭聲。他緊緊地抓住我，把我舉起來，之後又把我放回地上，說：“我這就去找棍子來教訓你。”我非常害怕，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我是你上師的轉世；如果你打我，你會造下嚴重的惡業的！”不管怎麼說，他後來沒有打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張紙是吉美林巴造的《貢卻赤楞(禪修答問)》（關於禪修最重要的論著之一）中的一頁；並且我扔出去的那個洞外是個露天茅坑——我當時把最應恭敬的佛書扔進了最糟糕的地方。

在外相上，嘉拉堪布很簡樸、謙卑和隨和。但他學富五車，智慧甚深敏銳，心意柔和慈悲。他不懂很多醫藥知識，但一直給人們發放藥物，從不收取服務費或藥費；分發



醫藥始於精通醫術的堪布貢美。當病人拿來醫生的診斷處方，他會讓他的弟子們給抓藥布施。

除了在多珠千寺，他還在許多地方講過經傳過法，其中包括：色山谷的雅礮貝瑪固寺；多山谷的旺若寺；孜嘎山谷的迦拉寺；嘉絨的覺若寺、多嘎寺和阿洛寺；熱貢的德東寺、果德寺、貢拉喀寺；以及卓闊地區的貢瑟喀多寺。在熱貢的德東寺和嘉絨的覺若寺他還創建了修行院。

給仁波切·土登欽列華桑闡釋極喜金剛的遺教《三要語》，嘉拉堪布這樣寫道：

“本淨離戲之自生明智，  
以法身之明、空、無執和開闊，  
住於能執所執分別念種種幻相的本具自性中。  
請契入自心空明雙運赤裸之自性。  
直接斷除所有心識的知解，  
在無有分別的清新開闊的明智中，  
無改造無戲論地安住，  
不必尋覓就會見到法身自智的本面。  
由心劃分的輪涅苦樂，  
無論以何種方式生起，其自性即無始。  
讓所有分別念任運消融於周遍法界，  
遠離執著坦然休息，寂靜之心真喜悅。  
空性智慧之俱生覺性，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樂空雙運離戲赤裸地生起，  
禪修之病昏沈和掉舉將自然淨除，  
無需假借其他方便來遣除障礙或增上證悟。  
所有諸色顯現即是空明雙運的無生法身在閃光，  
一切諸聲即是金剛吼之妙音，  
所有諸念即是廣大周遍無執之法性。  
請住於不變明空法身之剎土。”

一九五七年的某一天，嘉拉堪布告訴我：“我並不關心自己的安危，因為我只剩下山羊尾巴那麼短的壽命了。但我希望挽救你的生命。我請求仁波切（土登欽列華桑）讓我們跟他一起走，他也同意了。因此我們應該離開了，但除了洛理（嘉拉堪布的弟弟）我們不能告訴其他任何人。”如果人們知道仁波切要走，他們可能會不讓他離開，或者很多人想一起走，這樣當局就會很容易地阻止我們。

仁波切告訴我們共有十三人跟隨他一起走，這些人會被分成三組：堪布和我在第一組；而仁波切自己在第二組。

對我們圈內人士，除了洛理之外，堪布和我不得不說：“根據卜卦，堪布和我必須去仲日神山閉關一個月，並須對外保密。因此洛理將為我們作掩護，假裝我們在閉關，並且我們會如預先所安排的那樣和一些朋友一起去。”他們沒有人提出疑問，因為這樣的安排在某些場合下是很正常的；他們還安排了一些馬匹，並幫我們保密所謂的仲日神山

之行。

就在我們出發兩天前的晚上，嘉拉堪布去見當時住在一所寺院裡的仁波切·仁增丹貝嘉參。當堪布起身告別仁波切時，仁波切吩咐其他所有人留在後面，他自己走出他的屋子到夜幕下向堪布說再見。接著堪布向外走，但仁波切又跟著他走了一段，第二次說了再見。隨後，堪布繼續向外走，仁波切跟上他作了第三次告別。然後仁波切才返回他住的寺院。後來堪布對我說：“我沒有透露絲毫我們要走的消息。但仁波切顯然感到這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見面了，他顯得情緒很激動，難捨難分。這可能意味著此生此世我可能不會再回來了。”

火猴（1957）年十一月十三日午夜，當所有人都在酣睡，而整個地區都籠罩在沈沈夜幕中時，我們悄悄地離開多珠千寺上路了。在瓊涅隘口——我們能最後再看多珠千寺一眼的地方，在夜色中，堪布和我向諸偉大上師的法座所在的多珠千寺致頂禮，向仁增丹貝嘉參致頂禮——也許仁波切此刻正臥入光明定中；也許正以他遍知的智慧眼觀照著我們。洛理留下來在我們的屋子裡打鼓，彷彿堪布和我正在裡面閉關，為我們的出走作掩護。

此前，嘉拉堪布的弟子喇嘛信炯給我寫了份預言，他不知道我們即將離開。預言中有一行是這麼寫的：“當火雞出殼時，你將抵達前藏。”應驗了這個預言，火雞（1957）年正月初六，我們抵達拉薩。因為旅途勞累以及途

中他的腳受了傷，嘉拉堪布病了。我們在拉薩待了幾天，一位名叫洛喀阿其的藏醫給堪布治療了一番。我們去朝拜了全西藏最神聖的覺沃佛像，並作了供養。這是堪布第二次到拉薩，第一次是他七歲時，隨他父母到拉薩朝聖。

在拉薩待了數日後，按照我們事先與仁波切商定的計劃，我們去了著名的朝聖之地札楊宗，在那裡等仁波切。堪布的健康迅速惡化，他說道：“我從小就一直希望能在一處蓮師加持的聖地居住修行。如今，我已沒有修行的時日了，但我很高興我能在此地度過我一生中最後的日子。”

火雞（1957）年二月初二黃昏，在閱讀了《法界寶藏論》前三章後，堪布突然融入法界，示現圓寂。第二天他尚在定中時，一個當地簡樸的喇嘛來作了把他從定中喚醒的儀式。

嘉拉堪布的著作包括：《持明總集注釋》、《大吉祥總集略注》、《金剛橛略注》、《擊中心要三語略釋》以及《達尼強秋米切釋》（已經佚失）。

## 頂果欽哲·札西華覺（1910~1991）

怙主頂果欽哲仁波切·札西華覺，是舊譯密宗特別是《龍欽寧體》法門屈指可數的偉大的傳承持有者、論師、上師、和弘揚者。他的弟子遍及西藏、印度、尼泊爾、不丹和很多西方國家。

他的名號還有久美特卻丹貝嘉參、晉美欽哲沃瑟和薩達哇。

藏曆第十五繞迴火狗（1910）年四月三十，頂果欽哲誕生於丹科山谷諾部族之頂果家族。父親是札西澤仁，德格國王的大臣。出生的那天，恰逢偉大的上師米滂南嘉及其眾弟子，在頂果地區舉辦的為期一個半月傳授他所造《時輪金剛釋》的法會圓滿，並進行齋供。米滂立刻賜予妙音佛母（智慧佛母）甘露丸，在嬰兒尚未嘗母乳之前，便以甘露在舌上寫種子字“德”和“啥”。出生後一個月左右，米滂給予淨障和長壽灌頂，並賜名札西華覺。從那時起直至一九一二年初他圓寂，米滂不斷地賜予欽哲各種加持物。

當頂果欽哲四個月大時，哦寺本洛·洛德旺波就認定他是欽哲旺波的轉世。在米滂圓寂時，協慶嘉察·貝瑪南嘉（1871~1926）見到他，並要求他父母將他送給協慶寺。

六歲時，頂果欽哲意外地被火嚴重燒傷，重病了六個

月，此事件促使他受剃度成為沙彌。

十五歲時，嘉察認定他為欽哲旺波的轉世化身之一，在協慶寺為他坐床，為他賜名久美特卻丹貝嘉參。嘉察還授予欽哲包括《八宗訣竅蒼萃寶藏》和《寧體雅喜（四品心髓）》在內的眾多傳承。從佐欽寺堪布貝瑪洛薩，欽哲得到《龍欽寧體》傳承；從阿宗竹巴他得到《龍欽寧體》前行講解。

從佐欽寺堪布賢彭確吉囊哇（賢嘎）、江瑪隱修苑堪布土登秋佩（圖嘎）、匝·木昂德欽桑波等諸位上師處，他學了龍樹和無著的論典、《阿毗達摩》、《功德藏》、《幻化網秘密藏續》諸注釋等許多經論。堪布圖嘎認定他為文波·丹增諾布（丹利）的轉世。

接著，從欽哲確吉羅珠，頂果欽哲得到薩迦、噶舉、格魯和寧瑪各宗各派法門的傳承，包括：《大寶伏藏》、《寧體雅喜（四品心髓）》、《龍欽寧體》和《喇嘛貢度（上師意集）》。從協慶寺丹增達吉，他得到九函《吉美林巴全集》的傳承。從協慶公珠（1901～1959？）他得到十三函《敏林伏藏集》。他從總共超過七十位上師處得到藏傳佛教所有傳承的法門，其中協慶嘉察和欽哲確吉羅珠是他的根本上師。

從十八歲起的十二年裡，頂果欽哲依住靜處，實修各種法門，包括敏卓林掘藏大師和《龍欽寧體》的三根本儀軌。

頂果欽哲將自己全部的生命都奉獻給來求法者，傳授

各種法門和傳承。他自己寫道，到六十四歲為止，他傳了不止十次的《龍欽寧體》和《寧體雅喜（四品心髓）》的灌頂。從四十歲至八十二歲期間，他每年至少傳講一次龍欽饒絳關於《秘密藏續》的論著《除十方迷暗》，以及詳細講解吉美林巴尊者的《功德藏》。他給過五次《大寶伏藏》傳承、四次《寧瑪噶瑪》傳承、三次《八宗訣竅蒼萃寶藏》傳承、兩次《甘珠爾》傳承以及其他難以計數的講經傳法。

仁波切和他的佛母康卓拉嫫有兩個女兒，其中的其美拉是第七世協慶饒絳的母親。

在不丹皇室的邀請下，他花了很多年時間在不丹講經傳法。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開始，他獨自一人維繫和弘揚欽哲世系的不共“利美”（不分宗派）傳承，不知疲倦、馬不停蹄地為了佛法和眾生旅行、傳法、修行、建造佛寺塔像來弘法利生。

一九八〇年，他在尼泊爾寶達納佛塔（夏絨喀秀佛塔）旁，他建造了協慶丹尼達吉林寺（與西藏的協慶寺同名），此精工塑造的寺院有兩百名出家僧侶。一九八八年，在這個新建寺院他開辦了一所佛學院，出家僧人可以在此學習經續。

從一九七五年起，他多次訪問諸西方國家，傳授了不

#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同層次的法門和傳承。他還在法國建了一座佛法中心特卻沃瑟秋林。他返回故鄉西藏兩次，講經傳法，協助重建了許多寺院和故土鄉親對佛法的信心。

頂果欽哲給第十四達賴喇嘛傳了許多灌頂、《秘密藏續》和《功德藏》的講解，以及《益西喇嘛》和其他大圓滿耳傳教言。

他發掘了許多伏藏法門和儀軌，撰著了共二十三函經、論、續注釋，其中包括《龍欽寧體》法門中《華欽度巴（大吉祥總集）》和《灌頂儀軌法》的注釋。

火羊年八月二十（1991年9月28日）凌晨三時，在不丹首都廷布一家醫院裡，頂果欽哲證悟之意融入法界，世壽八十一歲。從此，他在尼泊爾新建的協慶寺由他的法嗣和外孫饒絳仁波切·久美確吉森格住持。

頂果欽哲仁波切是當代最有學問和成就的西藏上師之一。他高大碩壯，當他和其他大師在一起時，就如鶴立雞群或眾星捧月一般，這不僅僅是因為他身材魁梧，而且因為他浩瀚廣博的學問和甚深如海的修證。他的講經說法宛如河水流淌，無有間歇。陌生人初聽他的教授時，第一感覺是他彷彿是正在從記憶裡讀誦優美的篇章，因為他的遣詞造句富含詩意，語法嚴謹完美，意義微妙深奧。

值得令人稱道的還有他驚人的記憶力。他不但背誦記憶了經、續、論典籍和儀軌，以及他的諸多上師和道友的詳



情，而且還記得那些僅在若干年前有過一面之緣的人們。

他的慈悲無有邊際，遍及了所有眾生。每當我在他身邊時，他讓我感覺到，在他廣闊的心意中給我也保留了位置。如果仔細觀察的話，就會感覺到，他恆常安住於他的禪定或證悟的廣大智慧中，以他無有改造的慈悲和率直觸動人們的心弦。

他實際上持有藏傳佛教所有法門的傳承；但仍孜孜不倦地找尋更多的傳承，哪怕這傳承是微不足道的。他有汗牛充棟的圖書館藏書；但還不斷地尋找稀有的著作，哪怕僅僅是一頁紙的。他無比的忠誠。

在從不丹返回噶林邦，他這一生中最後一次旅行時，他堅持不坐飛機而乘坐汽車進行這番顛簸艱辛之旅，目的是為了途中去看他一個老弟子。雖然，這項努力可能耗盡了他最後一滴生命能量；但此慈悲之舉卻讓他感到欣喜和充實。

珠古鄔金仁波切（1920～1996）的孫子、格拉·秋林仁波切和德得·德欽巴准之子，生於一九九三年的鄔金丹增晉美倫珠，被認定為頂果欽哲仁波切的轉世化身，並進行了坐床典禮。

夏札·桑吉多傑（1913～ ）

怙主夏札·桑吉多傑仁波切，是《龍欽寧體》傳承屈指可數的、尚在人間的偉大上師之一。

仁波切生於康區新龍省阿色部族，出生不久，就隨其遊牧部族遷徙至安多。

他從大上師瑟島康卓·德威多傑（1899～1952？）和杜炯林巴幼子珠古多傑札度（1891～1959？）處，得到了杜炯林巴（1835～1903）和瑟島康卓的伏藏法類的傳承。

十五歲時他放棄了家庭的束縛，到諸多上師處參訪修學。他不騎馬而總是徒步旅行。他謝絕進入在家人家的屋子或帳篷，只住在隱修苑、山洞或他自己的小帳篷裡。

從噶陀堪布阿旺巴桑（1879～1941），他得到了《龍欽寧體》法門的傳承講解，以及其他諸多法門。堪布成為他最重要的根本上師。他還從欽哲確吉羅珠和其他在德格的上師們得到許多傳承。在前藏，他成為杜炯林巴的轉世珠古——怙主杜迴（敦珠）仁波切的上首弟子之一。

仁波切將稀有的法門傳給殊瑟洛欽、欽哲確吉羅珠、杜炯（敦珠）·吉札益西多傑等諸多重要上師。彼時西藏的攝政嘉察熱振（1947年5月8日圓寂）邀請仁波切去拉薩，求得諸多傳承和大圓滿實修訣竅。由此因緣，大量貴族和平民弟子帶著供養湧向仁波切求法。他視此為自己道上的違緣，突然將這一切都拋在身後，遁入蓮師和其他祖師加持過的山

洞。之後，數十年裡他過著雲遊行者生活，被人稱為“夏札”——捨棄了世俗瑣事的捨世行者。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他移居不丹，接著去了印度。在達吉嶺附近覺邦格樓村上方，他重建了一座小寺院，並開辦了一修行院，禪修者在此進行為期三年的《龍欽寧體》實修。修行院是一種閉關禪修學院；在裡面一群人進行為期一年、三年或更長時間與世隔絕的禪修。如今藏地的上師們在世界各地創建了許多修行院，但當仁波切開辦這所修行院時，它是由流亡的西藏上師創辦的絕無僅有的一所。

仁波切還在尼泊爾和印度建造了許多寺院、佛塔，以及一些修行院。如今，他主要住錫於帕坪——在尼泊爾境內由蓮師加持的一處重要的聖地。

仁波切拒絕參與寺院行政管理，而保持了捨世者的傳統風範。他有難以計數的弟子，遍佈西藏、不丹、尼泊爾以及西方國家。仁波切和他的佛母嘎瑪拉——掘藏師珠須林巴之女，有兩個女兒：達島德維和薩島斯沃底，後者是瑟島康卓的轉世。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托瑪斯·默頓神父與仁波切會面，對此會面他描述道：“（我們之間）心照不宣或點到即止的談話，傳遞了這樣一個資訊，我們完全相互理解，認為對方處於偉大證悟邊緣並且清楚這個事實，呼之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欲出並淹沒消失於其中——我們互相見面是一種（神的）恩賜。”

當時他們會面時在場的哈羅德·泰爾博特記得默頓在會面結束後對他評價道：“那是我所見到的最偉大的人。他是我的老師。”

#### 第四世多珠千·仁增丹貝嘉參（1927~1961）

怙主第四世多珠千·仁增丹貝嘉參，是大智慧與大神通的化身。他的名號還有：仁增·嘉律多傑、那措讓卓、敦都·巴沃多傑和吉札敦都·南凱多傑。

藏曆第十六繞迴火兔（1927）年，仁波切誕生於西藏東部果洛上瑪山谷，父親是貝瑪苯（青海果洛地區三大部落之一）八大部族之一的旺達部族的久美多傑，母親是嶺部族的美洛。在他的胸口有“哈、日、尼、薩”四個種子字，正應驗了一個伏藏授記所言：

“怙主貝瑪（桑巴哇）的化身名巴沃，  
將以其密宗法門調服衆生。  
在他的胸口，‘哈、日、尼、薩’清晰可見。  
何人與他結緣將從惡道中解脫。”

四歲時，被包括格魯派大師安多格西·蔣華若佩羅珠和珠古多傑札度（1891~1959？）在內的諸多上師認定，為第三世多珠千的轉世。珠古多傑札度，是大掘藏師杜炯林巴的幼子和第三世多珠千的幼弟。然而後來仁波切承認：自己是多欽哲的轉世化身，並且他在顯現神變方面也與多欽哲相類似。

當仁波切四歲時，他與第三世多珠千的另一位轉世化身晉美欽列華桑，同時在多珠千寺舉行隆重的坐床典禮。

此後，兩位仁波切在一起上讀寫課，並住在一起，直至他們十八、九歲時為止。

七歲時，兩位仁波切隨盧西堪布·貢卻卓美（貢美）學習經函，直至堪布一九三六年圓寂為止。之後，他們跟多珠千寺的秋果堪布岡南、嘉拉堪布秋卻和其他智者學習了數年。

十一歲時，兩位仁波切到石渠山谷，從偉大的格貢堪布袞桑華丹（袞華）接受了《寧體雅喜（四品心髓）》和《龍欽寧體》傳承。

仁波切小時候沒有顯現神通，但當他長大而土登欽列華桑仁波切不再顯示神通時，他開始顯示自己的神變。

十九歲時，兩位仁波切到前藏進行為期一年的朝聖。仁波切在龍欽饒絳曾住過的岡日托嘎神山，進行了短期閉關。在很多地方他見到各種境相，看到許多可以發掘的伏藏，但他選擇了對其不予理睬，因為他身邊都是嚴肅古板的比丘們。

色達的一位著名的掘藏師色曷陽智（1926～1989／90），當時也在兩位多珠千的朝聖隊伍中，他說道：

“從前藏返回的路上，一天，仁波切和我走向一處河岸。仁波切對我說：‘朝沙子裡挖，我們會發現一些東西。’挖了一陣，我發現一個轉經筒。仁波切說：‘再挖下去，應該還有其他東西。’我又挖了一陣，發現一座鑲金的佛像。

仁波切說：‘我需要這座佛像；你拿那個轉經筒。’我心裡琢磨：‘我也想要這座佛像，但他不會給我。要那轉經筒有什麼用？’於是我說：‘我不需要這轉經筒。’仁波切說：‘那你扔掉它。’我依言而行，在落地之前轉經筒就消失不見了。就此轉經筒和佛像，我問道：‘仁波切，這些是什麼？’他只是說：‘噢，肯定是某些旅行者把它們丟在這裡了。’那時我太年幼無知了，錯過了這次伏藏發掘；但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

陽智還講了另一則故事：

“還是在從前藏回來的路上，仁波切和我走進一處峽谷。他先讓我們用帶刺的灌木枝做了很多木栓；做完後，望著一處高峻陡峭表面平整的岩石山，他說：‘在那岩石裡有伏藏。我們是否去看看？’我說‘去’。當我們到山腳下時，他把木栓打入岩石，就彷彿打入爛泥裡一般，踩著這些木栓他爬了上去，我在後面跟著他。隨後我們來到一個巨大的山洞，在山洞裡我們唱誦了蓮師《金剛七句祈禱文》和《所願任運成就祈禱文》。在那時，山洞裡一塊石壁像窗戶一樣打了開來。在這窗戶般的洞裡，我們看見許多佛像和篋子。還有一塊像手臂一樣的石頭。仁波切說：‘拉動那塊石頭，你那部分伏藏就在那裡。’當我想去拉時，它卻自己像蓋子一般打開了。在裡面，有許多被眾蛇所圍繞的佛像和篋子。仁波切說：‘不要猶豫，把它們拿起來。’我伸手進去拿出來一座佛像和三個篋子。看了一

番之後，他說：‘現在把它們放回去。’我說：‘我打算拿走這座佛像。’仁波切警告說：‘不行！取出的時機尚未成熟，護法神不會讓我們拿走的。’當我把伏藏物放回原處後，石壁上的門自動關閉，合攏如初。這一切就像魔術表演似的。然後我先爬下來，他隨後下，邊下邊從岩石裡拔出木栓。我對他說：‘仁波切，就讓木栓留著吧，當我們下次再來時還需要呢。’他說：‘不行！如果人們看見了，他們會笑話我們說：兩個瘋子曾到此一遊。’當他把所有的木栓取出時，沒有留下一絲痕跡可以看出他曾把木栓釘入山岩。現在我知道這是顯現神變。”

他們從前藏返回後又過了一段時間，仁波切把主要的住錫處定在格培日珠（增上功德苑）——第三世多珠千後半生的主要住所。這個隱修苑座落在一座高聳入雲的山峰下面，山的四周有像鏡子般的綠草圍繞，草叢中山花爛漫。綠野的四周圍繞著高大長青的松柏牆；松柏牆外邊的遠處，可以看見多山谷對岸連綿起伏的山巒。有些山上樹木嚴飾，有些有灰、紅、藍色的山岩覆蓋，其他的山上偶爾有積雪封頂。令人遐想，覺得它們在高大的樹牆後面又形成一堵圍牆，甚或是不論晝夜它們都在護衛著你。

仁波切學了很多經函，但所學範圍並不廣泛。然而就像吉美林巴一樣，他是個與生俱來的智者。與果洛的其他喇嘛相比，他又高又瘦，眼睛又大又亮，非常威嚴。無論是傳講佛法還是世間談話，他的講話都令人驚奇。他是個很好的



畫家、唱誦大師，非常善巧朵瑪和壇城製作。雖然他生活簡樸，但卻具有高貴尊嚴；雖然他有時會說些傻話，但卻富含著教誡；雖然他的行為不可捉摸，卻是永遠值得信賴的人；乃至當他被關進監獄並在獄中示寂，他的存在，給同獄難友的生命中帶來了佛法的光明。

從大約二十歲起，除了在灌頂傳法時，或者出了寺院在外旅行時，仁波切不願坐在法座上，或者擔任金剛阿闍黎主持法會；他喜歡坐在座墊上擔任維那（領誦）師或事業阿闍黎，有時會吹奏法號——這些都是法位較低的執事。

在隱修苑的樹林中，有一個高高的石頭法座，第三世多珠千曾在上面傳過法。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仁波切在這法座上，向珠古晉美彭措（晉洛）和大約二十位經過篩選的弟子傳講大圓滿。大約在這個時候，他發掘了大圓滿法和施身法伏藏。

不久，仁波切得了重病。人們認為，這是他在一兩年前到前藏朝聖路上被人下毒所致。他的臉、舌頭和小便變成藍黑色。他的很多牙齒，包括兩顆門牙，斷裂了。很多上師，包括堪布岡南和嘉拉堪布，聚集在隱修苑修法多天製造甘露寶丸——一種具有特殊治療和淨化效果的法藥。當仁波切預期要服食甘露寶丸的那天，法藥卻不翼而飛，而鉢中空空如也。人們把此理解為凶兆，並開始失去希望。但是，誠如仁波切總是無法預測，他的病症毫無理由地逐漸消退了。後來在去安多時，他給兩顆門牙鑲了金牙。對

很多年輕人來說，鑲金牙是為趕時髦，但對仁波切而言，確是為了保護他斷裂的牙齒。

一天他吩咐他的弟子們準備黏土，用來塑造龍欽饒絳和吉美林巴法像。黏土準備好後，他對他們說：“你們塑龍欽饒絳尊者像，我來塑吉美林巴尊者像。”第二天他塑造了底座和法像的下半部分，大約有兩尺高。當他造到腰部時，他停止塑像數天。他的弟子們再三請求他完成塑像，否則黏土會乾掉而他就無法再塑下去了。他只是反覆說：“你們什麼時候塑好你們的法像，我也會同時完成我的。”當他的弟子們告訴他，他們已經完成塑像時，他對他們說：“準備明天開光加持，那時我將完成我的塑像。”第二天他們看到吉美林巴像的上半部分已經自動塑造圓滿，並且非常莊嚴。很難鑒別，這到底是用黏土還是用石頭塑造的。在法像的胸口，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五光圍繞中小小的普賢王如來父母相。堪布岡南看到法像不同部位，有看似八十四大成就者的相。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相：有的看到蓮師父母相，而其他人則看到八大持明相，如此不一而足。後來這尊像送給了珠古晉美彭措，他目睹了很多神蹟，在法會節日時，還聽到從此尊佛像中傳出音樂聲。我自己曾親眼看到此佛像中清晰的普賢王如來父母相，和其他一些我認不出的人物相。

仁波切對隱修苑中廚房的位置感到不滿，因為從廚房中冒出來的煙影響了佛堂和圖書館。一天，他到廚房裡，用腳在石頭搭建的大爐灶上畫了個圓圈，說道：“第三世多珠

千在世時，廚房不在這裡！”說完便離開了。接著第二天早晨，廚師進廚房一看，爐灶的每一塊石頭都消失無蹤了。懷疑有人搬走了這些石塊，人們在隱修苑周圍的樹林中找了好幾個時辰，但沒有發現有任何人來過的蹤跡，於是他們下結論說，這是仁波切在示現神通。在爐灶消失後的第十二天，我親眼目睹了爐灶消失後留下的遺跡。

住在隱修苑時，仁波切發起了一年一度為期十天的十萬蒼供法會，有三、四十位經過挑選的出家人參加。法會期間，從供品糕點中不斷流出非常美味的白色甘露，滴滴答答地溢滿了很多小罐子。我七、八歲大時曾參加過一次這樣的法會。

如果仁波切想要的話，他可以凝神專注於任何一件東西，例如罐子、畫像或桌子，讓護法降神附身其上，這件東西就會動起來。他常用的是一張四條腿的四方桌子。在桌子上有一個方盒子，裡面裝滿了神秘的符咒、寶石、貴重金屬和乾穀子。不同顏色的哈達沿著桌子鬆鬆地掛了一圈。在頂上有半個金剛杵作為莊嚴。當時辰到了，仁波切會念一個特別的祈禱文，兩個相向而站的人手持桌腿抬起桌子。桌子左右搖晃起來，大力地牽著人（跑來跑去），一會兒功夫便能讓年輕人直喘粗氣。他們做這些的目的，是為了示範護法神的存在，讓桌子擊中寫在紙條上的問題來預測該做些什麼，來確認小偷等等。當念誦另一種祈禱文後，桌子會返回佛壇。有人告訴我說，當桌子在空中時，

你想撒手都沒辦法，因為你不能鬆開你的手。我從來沒有幹過手持桌腿的事，因為我對這股力量太害怕了。

熱貢地方有讓護法降神附身於桌子，並得到授記指示的傳統。準備這樣一張桌子，需要許多天的修法和念誦。但仁波切只需一個手印或者入定加持一下就行了。而且，對於其他人來說有招來邪惡鬼神的可能，但我們相信仁波切招來的是護法神——佛法的追隨者和嚮導。

只帶了很少的隨從，仁波切去了安多。他在很多寺院給予法要和傳承，顯現若干神變，並作了很多授記。在熱貢的果德寺進行長壽法會時，仁波切讓啊啦希哇措（秋英朵登多傑兒子的轉世）握住一根乾竹箭的一頭，然後他拉扯另一頭，這支箭被拉長了約兩尺。

一天，他去看了一個在山洞裡的老隱修者，老人是上一世多珠千的弟子。隱修者說：“仁波切，您今天一定要示現一個神變，否則我就不讓您離開。”說著便坐在山洞洞口，擋住了去路。仁波切對他說：“如果你讓我走，我許諾我會示現一個神變。”得到這個保證後，隱修者讓他離開了。走出山洞後，仁波切說：“我剛才愚弄了你。”說著便騎馬走了。老隱修者失望之極，不僅是因為仁波切沒有示現神變，而且因為他違背了自己的諾言。隨後，他看到在山洞口的岩石上，留下了仁波切一個非常清晰的腳印。心懷大喜悅，隱修者追趕上仁波切的隊伍，請求仁波切把留下腳印的那隻鞋子送給他。這塊岩石和這隻鞋子，後來被供在熱貢的

一所寺院裡。在嵎山谷，仁波切用一根鐵杆打了個結。他像揉麵團似的碾碎了一個水晶球，並在其中留下他的指印。他治癒了很多病人，以及據信是被鬼神附體的人。

在果洛的達塘寺，當他與秋珠仁波切見面時，根據習俗要互獻哈達，而他卻沒有隨身帶哈達。但在眾目睽睽之下，他做了個空中抓物的手勢，便憑空拿出一條白哈達來獻上。

每當仁波切出遠門時，他就會顯現神變。但隨後他會讓隨從侍者們發誓，回到寺院時不要重複這些故事，因為堪布們和老喇嘛們聽到後會不高興的。不管是對是錯，堪布們持有這種觀點有兩個理由：首先，人們相信如果一位上師公開顯現神變，很多在場的人可能無法接受這種示現，甚至可能產生不良反應。如果這樣的話，就會帶來強烈的不良後果；因為這涉及了密宗力，所以比其他因素造成的後果更為嚴重。不良後果包括上師的壽命會縮短。其次，因為堪布們是寺院戒律的督導，他們認為如果本寺院的重要上師顯現超凡的神變，年輕的弟子們會被怪誕的舉止言行所動搖，而從嚴肅正規的學習和謙卑的出家戒律偏離，而認真學習和具足威儀，對普通人來說則是合適恰當之途。雖然證悟的聖者已經超越了凡夫的分別尋思，但上述是傳統的觀點之一。

仁波切訪問了孜嘎山谷幾個多珠千寺的分寺。在桑龍寺給喇嘛倫波傳長壽灌頂時，他把一支乾樹枝做的長壽箭

拉長了約一尺半；在以後的歲月裡，這支箭還在不斷地變長，直至它後來被毀為止。

隨後，他訪問了在嘉絨的多珠千寺分寺。在卓迦省高貢朝聖聖地多欽哲的寺院裡，仁波切給多欽哲佛像拋過去一碗飲料，佛像接過後一飲而盡。仁波切還去看了卓迦的自生觀世音像所在的寺院。仁波切離開後不久，如今仍住錫在安多地區拉卜楞寺的一位重要格魯派上師赤·貢唐也訪問這個寺院。赤·貢唐對自生觀世音像說了以下祈禱文：“您是觀世音，多珠千是金剛手，我據稱是文殊師利，三部怙主佛菩薩於此相聚。請顯現一個神奇的徵相！”在所有在場者眾目睽睽下，從觀世音佛像的口中淌下一股綠油油的甘露。此事發生一兩個月後，我親眼目睹了該寺保存的一瓶綠油油的液體。

仁波切搬回多珠千寺住。在隱修苑一年一度的十萬蒼供儀式，變成了主寺為期十天的年度公開大法會。數百僧眾在七天裡進行蒼供；蒼供結束後由年輕的僧人表演，象徵著各式儀軌和觀修的密宗舞四天。如今的西方人粗略知道，這種表演叫作喇嘛舞。仁波切讓人準備好精美的綢緞戲服和做工精緻的表演面具。起初人們認為：把在隱修苑辦的簡單而不公開的蒼供儀式，變成寺院舉辦的大規模公開法會後，類似甘露流淌的神變將不復存在。但不久人們目睹了其他形式的神變。一次，為幾百名僧人準備的米糊怎麼吃也吃不完，甚至在分給成百上千來觀看喇嘛舞的在家人之後，還綽綽有

餘。一塊小小的空地，卻可容納上百喇嘛舞表演者和上萬觀眾。在表演到護法神的節目時，大約有二十張桌子和許多護法旗幟的旗杆，被護法降神附身而猛烈地移來移去。

之後，仁波切帶領一大隊人馬，經過美瓦、塔爾寺、西寧、熱貢和蘭州，最終抵達安多的拉卜楞寺。在拉卜楞，他得到寺方開許，讓他的隨從們在那裡培訓學習藏戲《法王松贊干布》。拉卜楞寺此前從未向外人傳授過，但第五世嘉木樣協巴（1916～1946）在圓寂前告訴他的侍者們：“一天有人會從南方來，說‘我是藏戲的弘揚者’。當他來到時，你們一定要給他傳授。”他的侍者們還記得上一世嘉木樣協巴的吩咐，因此對仁波切的弟子們進行了完整的培訓。帶著藏戲莊嚴華麗的戲服、化妝品和樂器，仁波切返回了多珠千寺。仁波切親自編寫了兩齣歷史人物藏戲：《智美袞登》和《卓瓦桑摩》。因為行頭豐富多彩、表演者訓練有素，藏戲表演轟動了果洛地區；當地的民眾此前從來沒有看到過如此水準的藏戲。所有的藏戲表演者都是出家人，帶上面具塗上化妝扮演男女不同角色。（如今，仁波切藏戲表演的傳統在多山谷、瑪山谷和色達得以復興。）

多珠千寺的堪布們持反對意見，擔心藏戲表演會擾亂出家人正規的學習、禪修和持戒，但他們自己很喜歡這些藏戲，以致於諸堪布中最資深的堪布岡南，甚至要求為他來個特別的專場演出。

二十五歲時（1951年），仁波切與很多出家人一起去康定。在途中的一個晚上，他們在與玉科夏札瓦隱修苑所在的山谷毗鄰的山谷紮營。當夏札瓦聽到這個消息，他吩咐自己十位年輕弟子道：“在相鄰的山谷有一大隊人馬，明天你們必須阻止他們來這裡。”

第二天，夏札瓦的弟子們陷於進退兩難的困境。他們怎麼可以阻止多珠千來這裡呢？再則，由於這是上師的命令，他們怎能（違抗師命）不加阻止？於是他們去到山路口，在不知所措地憂慮中等待。

第二天一早，仁波切對他的侍者們說：“今天由我帶路。”他們沒有沿著山路走，而是向上翻過山谷，再向下直接來到隱修苑。隱修苑的眾出家人沒有辦法，只得迎接他。但夏札瓦對弟子們說：“因為我們是一群乞士，我們沒有什麼財物可以供養他，他也許是為得到財物供養而來吧。因為我一無所知，我也沒有什麼法可以傳給他的，也許他本來就不想求法。為了他眾多的馬、騾和侍者，他最好還是不要在這個破舊不堪的地方逗留吧。”仁波切雙眼熱淚盈眶，請夏札瓦上師的弟子們代他向上師傳話：“因為我缺乏善根，如今此世我無法見到上師您了。但我祈禱發願，下一世我能見到您，並從您領受甘露妙法。”

當上師聽到這個口信，他笑道：“因為我年事已高，我還在擔心我此生見不到多珠千的轉世珠古了呢。我剛才由於太興奮了，開了個玩笑。”仁波切進到夏札瓦的屋裡，所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上師灌了長壽頂，因為上師正在生病。接下來的幾天裡，他們交換了續部和大圓滿法門的訣竅要點。後來仁波切寫了一首五頁紙的詩歌，來讚歎夏札瓦的證悟。

此後，仁波切訪問了木雅嘎他、嵩什寺、札喀寺以及其他許多地方，給予灌頂和教誡。在一個地方，他給一尊佛像獻上滿滿一碗飲料，佛像接過飲料喝了下去。在舉行法會時，法會供品飛上了天空。

一個晚上紮營時，天下大雨。仁波切在一塊岩石下躲雨，等待侍者們架好營寨。岩石很矮，他甚至不能坐直。當噶桑和其他人去叫回仁波切時，他已經坐直了腰板。不知原委，噶桑問道：“仁波切，您找到了大點的山洞？”他答道：“沒有。但我彎腰低頭坐了會兒感到太累了。”其後，他們注意到，仁波切的整個上半身穿入了山岩中，彷彿入於爛泥一般。他們可以看到他的袈裟、頭甚至每根頭髮留在岩石上的印痕。根據索南尼瑪，這些印痕至今尚在。

在康定，仁波切住在多傑札寺和以前多欽哲法座所在的寺院，給嘉拉國王和成千上萬信眾授予傳承和開示。據說，他在那裡發掘了若干地伏藏，但我沒有更詳細的資料。當他去見康定地區的重要上師之一的日庫古學時，仁波切捏碎了一個玻璃杯，並把自己的手指印留於其上。日庫古學的侄子東珠告訴我，他在他叔叔的住處看到過這個

杯子。仁波切從康定去了成都和重慶，接著於一九五二年返回多珠千寺。

不久，他創建了瑞乃洛札五明佛學院。仁波切資助五十名學生來學習文法、寫作、詩學、韻律、戲劇、唱誦、壇城繪製、朵瑪製作、繪畫、醫藥和曆算。他從其他地方請來很多著名的藏醫師和曆算家，來教授這些學生。他開辦了一所免費診所，並提供免費醫藥。

仁波切開始變得居無定所，到處為家。有時他被發現住在佛堂的一個角落裡，邊上有張床墊和一些佛教用品，周圍拉了塊簾子與外面相隔。他從不把自己鎖在個人神聖的屋子裡。他總是就在那裡，甚至連門也沒有的地方（更不用說鎖了），讓所有人都可以進去看他，聽他開示，以及請他提供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幫助。他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照顧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貧苦者和好學的年輕出家人。從黎明直至深夜，他親自帶領眾人，主要是貧苦者，念誦祈禱文、舉行儀式、進行禪修和學習，如此日復一日，經年累月，直到我一九五七年離開寺院。他給他們講各種神奇的故事來讓他們開懷，培訓他們的各種技能，傳授法要讓他們覺悟。人們供養他的不論什麼財物或珍寶，他都會接受下來；但有時他看起來似乎非常迫切地想除掉它們。一年中有若干次，他不僅會分發一些平常之物，還會把手上有的寶石、絲綢、銀子和衣服都送給窮人。很多次，他把自己所有的財物或用於佛法專案，或布施給窮人，自己甚至連下頓飯的錢也沒有留

下。

年長的比丘們反覆建議仁波切應該更傳統一點：他應該住在符合多珠千身分的居所；他應該選一些戒臘較長的比丘作為侍者；他應該為寺院無窮的未來積蓄財物和珍寶。但仁波切用以下話語讓他們安靜下來：“盡我的能力來幫助人們，特別是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是我最大的快樂。如果我們能夠把自己所得到的東西都用於利益大眾的用途上，我們應該對此感到高興。不久我們就會遇到這樣的日子，那時我們甚至連享用一杯茶的‘權利’也沒有了。”我親耳從仁波切聽到過上述原原本本的詞句很多次。

仁波切去看望了杜炯林巴（1835～1904）的孫子和語化身珠古袞桑尼瑪（圓寂於1958／59年）。在仁波切的敦促下，珠古袞桑尼瑪發掘出一系列《空行意集》伏藏法。他們在一起舉行了法會儀式。

一九五七年，在我們離開家鄉去拉薩幾個月之後，仁波切去了安多。在很多地方他給予傳承和法要。他朝拜了拉卜楞寺，並作了盛大的供養。隨後，他到西寧。在宗喀巴大師出生地的塔爾寺宗大師金塔前，他邀請了二十五位格西，進行了為期七天的供養法會。每天他們都為正法住世、和平，以及一切如母眾生的安樂而進行祈禱。

根據已經圓寂的堪布阿旺喜饒和其他人，仁波切告訴

他的侍者們：“如果有人想要出走，這是離開這裡去拉薩的最後機會。”聽到這個，他的侍者們敦促他快走，中間某時仁波切屈從於他們的壓力。他的侍者們，甚至對他的隊伍去拉薩作好了各種安排。之後，在塔爾寺的供養祈禱法會上，仁波切心情非常沈重地對他的主要侍者之一慈誠嘉措說：“我看到一座三層樓的金色寺院，而它全部消失在一座大山後面了。看來佛法和人們的和平安樂到此為止了。我不會離開，我不能拋棄我的寺院和信眾，我將回多珠千寺，並再傳最後一次《寧體雅喜（四品心髓）》和《龍欽寧體》的清淨傳承和法門。”接著，在途中順道訪問了許多寧瑪寺院，並傳授了法要，然後回到多珠千寺。

一九五八年，來自不同地方的許多重要上師不約而同，自發地聚集到多珠千寺。仁波切先傳授了前行法門。隨後，在經過精心準備後，他和數百位出家人舉行了為期七天的寂怒本尊噶松炯哇（淨除惡趣）法會。接著他傳了《龍欽寧體》灌頂，每個灌頂都伴隨有詳細的講解開示。之後，他傳授了《益西喇嘛》和《空行嬉笑》法門，並開始傳《寧體雅喜（四品心髓）》灌頂。除了瓶灌以外，每個灌頂時，他根據傳統把受灌者分成組，每組不超過五人。每個灌頂之後都有傳講訣竅，並加以實修數日，以便成為下一個灌頂的法器。當灌頂法會正在進行時，他告訴侍者們：“在傳法圓滿後，我們進行一次盛大的薈供。把我擁有的一切財物都毫無保留地用於這次薈供上。”灌頂圓滿後，所有人都一起參加

了精心準備的齋供。此後不久，軍隊突然進攻多珠千寺。在眾人的乞求下，仁波切和許多喇嘛逃入樹林躲避。寺院被徹底洗劫一空，有些出家人被打死了，另一些則被捕了。

在樹林中躲藏數週後，仁波切向孜嘎山谷的南達縣政府投降。雖然政府的特派代表們向他拍胸脯保證他不會被捕，但他剛投降便立刻被捕了。隨後作為囚犯，他被押送至班瑪縣總部，並在那裡關了一陣。

一九五九年，他被投入離開家鄉八百公里開外，位於青海省不毛之地的大監獄勞動改造。在數年間，他的親友和弟子們不知他的下落。他是那些必須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囚犯之一。因為監獄體制和大饑荒，在一九六〇和一九六一年，囚犯們不得不僅靠一點薄薄的稀粥生存。好在這是一所國家監獄，如果囚犯沒有違反規定說錯、做錯什麼，並且老實幹活的話，那在這裡只有受饑餓和勞累慢慢折磨致死的，而不像在地方監獄裡，有很多刑訊拷打之類。在這所監獄裡，仁波切是來自多珠千寺的唯一囚犯，但他來自其他地區的一些弟子；因此，後來我們從那些被釋放的倖存者口中聽到他的事蹟。

我聽到不論在地方監獄，還是國家監獄裡，儘管他受到非人待遇，並且生病、饑腸轆轆，仁波切看起來要比其他人要整潔、樂觀一點，並且總是顯得很寧靜。他看起來從不關心自己，卻對周圍人們遭受的苦難感到悲傷。在國

家監獄裡，有時他會偷偷地把他自己那份少得可憐的食物拿出來，與比他更病弱的同伴們分享。他生病後，就不必去勞動了，他的那份稀粥被送到他的床邊。心懷大喜悅，他會用稀粥先作齋供，然後再自己享用。

一九六一年，他動了一次手術，在手術中，他被輸了一個穆斯林屠夫的血。後來他知道了這次輸血的事，他決定不再繼續住世了。弟子們輕聲低語的祈求和暗暗的落淚，也沒有改變他的決心。他對傷心欲絕的弟子匝堪喇嘛說：“我並不是因為往昔的業力才被迫入獄的，我來這裡是有意圖的。如果我想要的話，我可以毫不費力地去任何淨土。不用為我擔憂！”他圓寂後，法體被埋在地下。他的弟子珠旺仁波切看到了這個埋葬地點。一九七九年，在珠旺仁波切和當時負責埋葬的一位漢人的幫助下，多珠千寺找到了被埋的仁波切的法體。

在獄中，仁波切時常找機會向弟子們，包括嘉瑟巴洛仁波切、珠旺仁波切、匝堪喇嘛仁增和其他人等，低聲耳語傳授法要，講述他的境相和他過去世的故事。當有弟子被釋放出獄時，他會在告別小詩上寫下他的教言。

在珠古欽列衰洽（即囊千·嘉瑟阿欽，？～1990？）被釋放出獄時，仁波切寫下了如下教言，讓他秘密帶出監獄：

“在我頭頂大樂輪上，

總集三世諸佛之上師，  
我向您速疾甚於閃電的大悲作祈請，  
您並不在遠方，而就在我心中。  
遠離分別、具有信心  
心之明智即上師，  
就在自己身內真稀有！  
今於此廣大空界，  
無有執著請安住。  
不論生起何種尋伺分別念，  
猶如雪花落在燙石上，  
讓它們消融於本基之大空性界中，  
如此心念將無害也無益。真喜悅！  
分別好與壞、善與惡，  
猶如在虛空中劃線，  
看到它們雖有動相卻清澈透明，  
而證悟它們自清淨，  
因為它們最初就遠離希冀和恐懼之相狀。  
念智（Dran Rig）是觸即自解脫，  
三界即是解脫之基最勝智，  
諸顯即是法身覺性力之遊舞，  
輪涅俱是唯一之明智。

為滿珠古仁波切欽列袞洽之請，吉札敦都南凱多傑造於伊釋放出獄時。”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在仁波切圓寂後，金牛（1961）年七月初十凌晨，他的弟子匝堪仁增滿懷信心和悲痛地哀悼著。那時仁波切身著嘿汝嘎裝束在虛空中現身其前。凝神虛空，仁波切給他傳了自己的遺教：

“吾子，請諦聽！

我乃百位成就者無畏之主，

亦是輪涅之基阿賴耶之祖。

今日我們的離別是有為法之過患。

為此傷心哀悼有何用？

死亡就像風聲一樣是世俗名詞，

請勿要感到傷心，而保持愉悅。

當我身之要素已消融，

我向外的識覺迴光返照，

照見基界六種殊勝功德之童瓶身。

我無有障礙清明之識，基之顯現，

融入於沒有迷惑之微妙俱生智，

秘密主金剛手心意之法界，

就像一輪新月出現於夜空，

具足諸般不可思議之功德，

譬如任運圓滿莊嚴佛淨土，

以及禪悅為食自現之莊嚴。

雖然外在的上師我的色身，

顯現化身已融入於光明界，



而內在的上師了義的我，  
吾子，波將住於汝之心相續，  
我乃汝父持明虹身金剛也，  
一剎那亦未曾與汝相分離。  
汝心明空雙運、遠離分別即是我，  
汝若安住此本面中，將會生起諸悉地：  
你外在和內部的色身要素將被淨化，  
三身壇城將在汝身內得到圓滿，  
你的外相、言語和心念將成為上師的身、語、意。  
此即所有具德忿怒本尊事業之帖主，  
大祥瑞的本尊金剛極：  
正覺的普巴在佛母的聖胎中得到圓滿，  
三有的普巴解脫輪迴，  
法性的普巴任運元成。  
沿著微妙智慧普巴的溝漕  
心氣入於中脈而得解脫。  
在心輪能知與所知都不復存在，  
離戲的普巴在基位得到圓滿。  
成就的普巴是千佛之心髓，  
輪迴與涅槃莊嚴圓滿他的身，  
從自出生而與自己無二無別。  
從我身體的每個毛孔  
我化現出百千萬億之化身，  
尤其我的意化身將出現在嘎格，

身之化身將出現在普沃，  
不久【此處原文中缺漏一詞】出現在我家鄉的山谷，  
我的化身和密法的傳承  
將猶如月光般出現，  
你將有緣為他們作承事。  
在寶篋中祥瑞的黃卷上，  
你的這部分法要已經埋藏於你相續中。  
未來你把它解碼並利益其他人，  
不要忘失我過去給你的諸教言，  
現在我要去密巖剎土住一陣。

修持一馬頭明王儀軌，從他三處聖壇城（頂、喉、心三輪），仁波切放光賜予匝堪仁增四灌頂；然後跳著金剛舞步，飛上天空不見了。”

仁波切是位超凡的人，他把他的一切都奉獻給照顧他人，尤其是貧窮者。他自己則儘量像普通人一樣生活，他很少關心自己的事。

仁波切撰寫了很多大圓滿教言、詩歌和教誡開示，但其中大部分都佚失了。他發掘了一整套施身法的意伏藏修法，其中有一部分倖存了下來。

在果洛和安多，有大約六位顯現神變的年輕喇嘛，非正式地被認定為他的轉世化身。然而，生於多山谷普瓊日薩瑪部族的珠古晉美龍陽，被多珠千寺正式認定為仁波切的轉世，並一直住錫於該寺院。

#### 第四世多珠千·土登欽列華桑（1927～ ）

怙主第四世多珠千·土登欽列華桑是偉大的大圓滿上師和《龍欽寧體》法門主要的傳承紹勝者與弘揚者。

藏曆第十六繞迴火兔（1927）年，仁波切誕生於西藏東部果洛地區色達山谷的茨村莊。茨莊是一處長著小麥、大麥（青稞）和豆類的，綠油富饒的田野所圍繞的小村莊，後面的山上長滿綠草，草間點綴著樹木和岩石；靜靜的色河從右向左緩緩地從旁流過。仁波切的父親是傑嘎部落的札拉，母親是嘎喜部落的嘎麗吉。

從尚處母胎中至六歲間，仁波切顯現了很多神蹟。盧西堪布和嶸塢塘珠古，記錄了他直至四歲為止的神蹟。在我小時候，出於好奇心我拜讀這些記錄很多遍，以下是其中我尚記得的一部分。

大約在仁波切投胎受孕時，他父親夢到自己在揮舞一柄水晶劍，劍身很長，劍尖伸入空中看不見。那一年裡幾乎每一天，茨莊上空都出彩虹，河對岸寺院裡的僧人們開玩笑說：“今年，茨莊所有的村民都將成就虹光身。”

在仁波切住在母胎中時，他母親走進暗處時常常有光相伴隨而可視物，這有時候令她感到恐懼。一天，一條嘴裡含著光團的蛇遊入屋子，當著幾個人的面遊進牆壁消失了。

人們幾乎每個晚上都能看見啞（羅喉羅）在他屋頂

上。住在多珠千寺的缺了上喙的大烏鴉（瑪哈噶拉護法的靈鳥），也在這個遙遠的村莊出現過許多次。未經栽種，房頂上就盛開了一朵當地從未有過的鮮花。

當仁波切於黎明前出生時，天還沒有亮，但有一道光照亮了屋子，屋內的東西清晰可視。有很多次，寶寶被發現在房子的二樓地板上，雖然當時他還不會走路。他父母認為他是沿著樓梯爬上去的，便封了樓梯。但好幾次，他們仍然發現寶寶在二樓地板上。

一次，一大塊上面刻有祈禱文的瑪尼石砸在仁波切身上，他的很多骨骼看起來都被砸碎了；但幾小時以後，所有受過傷的痕跡都消失殆盡。有很多次，很多人聽到他唱誦祈禱蓮花生大士的《悉地咒》。

一天，第三世多珠千一個名叫古魯的弟子來看他。當仁波切見到他時，他馬上叫道：“古魯！古魯！”並將手放在古魯頭上，念著“噶啊吽班則爾咕嚕貝瑪斯德吽”加持他。

關於第三世多珠千的轉世化身去何處巡訪，第五世佐欽仁波切·土登確吉多傑（1872～1935）作了如下授記：

“**金剛上師化身之主源，**

**諸佛傳承之主妙拂瀧洲銅色吉祥山。**

**中央報身佛之刹土，**

**將出現身、語、意和功德四化身。**

事業之化身

將誕生於寺院之南方，

岩石和樹木點綴的山嶺圍繞之地，

方便（父）和智慧（母）以‘嘎’和‘達’為名，

火兔年出生之子為法胤。

激相具足將會利益佛法與眾生。

由具信眾人祈請，

納第五世佐欽珠古·達瑪班匝（法金剛），

心中顯現隨意寫就。

願善妙功德遍佈大地！”

偉大的大圓滿瑜伽士玉科夏札瓦也說：“我夢見一個壇城裡有兩個寶瓶，因此將會有兩個轉世化身。如果向諸護法獻上供養的話，你們將很快找到兩位化身。”

佐欽仁波切讓他們從多珠千寺向南尋找，一直到理山谷和倉山谷。當尋訪轉世靈童的隊伍從多珠千寺來到茨村莊時，在他父母尚未知道他們抵達的消息前，仁波切就對父母說：“今天有客人要來。”並高興地唱起來。當尋訪考察隊伍，將上一世多珠千用過的書、佛珠等物品和其他人的東西混在一起讓仁波切挑選，他無一錯誤地將他前世的物品挑了出來，並說：“這是我的。”

接著一列候選名單呈報給佐欽仁波切，請他作最終的法裁。他挑選了如今的多珠千仁波切，為靈童造了一個長

壽祈禱文，並賜名土登欽列華桑波。許多其他重要的上師們，也異口同聲地肯定了這個認證。

當靈童四歲時，由杜炯（敦珠）林巴的轉世之一的珠古貝瑪南嘉（？～1957）帶隊，人們從多珠千寺來到茨村莊，舉行了初步的歡迎儀式。在回寺院的途中，隊伍紮營過夜，第二天早上有幾匹馬不見了。人們在附近搜尋但沒能找到。他們於是問仁波切，在哪裡可以找到這些馬。仁波切用他稚嫩的小手指向一座山，他們果然在那裡找到了那些馬。

後來由堪布貢美（1859～1935）主持，在離開多珠千寺兩英里遠的臧青灘，舉行了正式的歡迎儀式。老堪布騎了頭犏牛，有大約一百名出家弟子相隨。弟子們在堪布後面排成一列徒步而行，身穿桔黃色袈裟，手持經篋以示他們是佛門弟子。

在此地，仁波切遇到了仁增丹貝嘉參（1927～1961），已被認定的另一位第四世多珠千。他們一起被請回多珠千寺同時坐床。

佛弟子們相信一個具有高度證悟的成就者，可以為了利他同時示現許多化身。因此有許多多珠千的轉世化身，他們都是源自第一世多珠千的化現。

兩位仁波切被迎回多珠千寺，在主寺的大經堂受到一大群僧俗信眾的歡迎，許多人流下喜悅和信心的淚珠。在那裡他們一起坐了床，慶祝典禮皆大歡喜。

第 四 世 多 珠 千 寺 土 登 欽 列 華 桑

在多珠千寺的坐床典禮圓滿時，仁波切從法座上站起來，邊笑邊念誦《金剛七句祈請文》和《請起蓮花生》中的一些偈子，令在場的所有人驚歎不已。

在堪布貢美的建議下，他的侍者們給他糖果吃並問一些問題，在答覆時，仁波切會告訴他們，他自己的諸多境相和對過去世的回憶。譬如：

問：你從哪裡來？

答：從桑東巴瑞（銅色吉祥山）。

問：桑東巴瑞是什麼樣子的？

答：（將稚嫩的小手合成心或山的形狀）是這樣的。

問：誰住在那裡？

答：蓮花生大士。

問：還有誰在那裡？

答：觀世音。

問：你認識辛嘉羅剎陀呈（蓮師示現的羅剎王）嗎？

答：認識。

問：他看起來像什麼？

答：很多嘴巴，很多眼睛，各種顏色。【仁波切笑了。】

還有一次的問答是這樣的——“你的住處在哪裡？”他指向前世隱修苑所在的樹林說：“那裡。”試圖愚弄他，侍者們說：“那裡除了樹沒有其他東西。”他答道：“不對！不對！我的屋子就在那裡！”

有時候，兩位仁波切用他們碗裡的糌粑做成朵瑪（食子），將它們扔出去，並說道：“願遣除障礙！”人們可以看到朵瑪裡冒出火星來。

有一個晚上，仁波切正準備上床睡覺，但卻突然開始念誦一組不知名的偈子。他的侍者們寫下了他們尚能憶持的部分。這些偈子其中有一首是富含甚深佛教哲理和禪修實義的八行偈句偈誦：

“吾與正覺——

不變之金剛智無二無別。

於瑜伽男女之金剛源，

吾即大樂之證悟。

於不變金剛之法界，

吾讚歎本體功德與金剛護法們。

吾即金剛阿闍黎，

並已證得了大樂。”

後來嘉拉堪布造了關於這首偈誦的注釋，分別用瑪哈瑜伽、阿努瑜伽和阿底瑜伽三種方式來闡述。經過多年的搜尋，直到最近我才找到上述偈誦，但堪布的注釋似乎已經永



遠佚失了。

堪布貢美曾言：“從他小時候就顯現神變的徵相看，仁波切可以示現為堪與多欽哲相媲美的具足神通的大成就者。”然而當他長大以後，除了在個別情況下，他從未再顯現絲毫神通成就。相反，當包括另一位多珠千仁波切在內的其他喇嘛們，顯現神通或作授記時，他反覆對他們說：“在如今這個時代，顯現神通是不適當的。這可能會對自己的身壽、事業或佛法帶來損害，也可能導致外洩密咒的秘密。”

從四歲時共同坐床起，直至二十歲，第三世多珠千的兩位轉世化身在一起生活修學。從五歲起，他們隨經師普瓊讓如和秋果洛楚學習讀經。出家僧人，特別是轉世珠古，都受過訓練堪能快速背誦經論，直至對於以前從未讀過的經函可以過目成誦、倒背如流。兩位仁波切在不到一年裡就圓滿了背經訓練，這是極其非凡的成就。

從七歲（1933年）起，兩位仁波切開始學習經續論典。他們的第一位上師是盧西堪布·袞卻卓美（袞美，1859～1936）。他們學了《文殊贊》、龍樹的《親友書》、《入菩薩行》，之後是吉美林巴著的關於經部和續部的完整闡述《功德藏》。但《功德藏》傳講至一半時，七十七歲的袞美堪布生病了，不久，他就伴隨著體現高度精神證悟的瑞相圓寂了。

##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十一歲（1937年）時，兩位仁波切來到石渠的格貢寺，在這裡他們從巴珠仁波切和第三世多珠千的弟子——堪布袞桑秋札（堪布袞華，1872～1943）得到《寧體雅喜（四品心髓）》和《龍欽寧體》的灌頂和付囑。將傳承付囑給他們時，堪布說道：“我的傳承是真實的、短而近的、具有威力和加持力的，比其他傳承更殊勝。如今我老父已經將這些法財傳給汝等兒子了。”堪布顯得非常高興，並再三要求兩位仁波切，將此純金般不與其他傳承相混的寧體傳承發揚光大。那年冬天，兩位仁波切返回了多珠千寺。

十四歲（1940年）時，仁波切得了重病。他去拜見正在仲日神山的阿傍掘藏師·鄔金欽列林巴（1895～1945）。一天，阿傍掘藏師給他一碗發酵的啤酒讓他喝；但仁波切有些猶豫，因為他那時雖未受戒出家，但為了將來維繫他出家戒律的傳統，他沒有喝酒的習慣。但接著他又想：“這肯定是上師賜予的加持。”於是不再猶豫一飲而盡，頓時生起一種不可思議的奇妙智慧。對於上師提出的問題，他自然而然就能回答，而且所答恰到好處，沒有絲毫違越所問。後來從屋裡出來，感到清風拂面，這使他內心生起一切外境顯現都如夢幻的定解，對輪迴的厭離油然而生。隨著這些不可思議的安寧和厭離感觸的生起，他心中自然證悟了俱生智慧。

第二天，他去向阿傍上師報告他的精神證悟。數年後，仁波切談及這次會面時說：“我感到我就像個嬰兒般跟上師說話。”阿傍上師印證了他的證悟，並詳細授記了他到二

十五歲為止，他生命中的重要事件。阿傍上師還確認多珠千仁波切為自己發掘的伏藏法門的法主之一。他建議仁波切向玉科·夏札瓦求法，因為夏札瓦是仁波切生生世世具有宿緣的上師。

當仁波切在索陀嘉威文尼閉關時，有一天，他突然告訴他的侍者他必須去見玉科·夏札瓦。與一名隨從一匹坐騎，他向兩天路程之外的玉科上師的隱修苑出發。在路上仁波切遇到他妹妹，但她沒有認出他，因為她沒有料到仁波切會如此輕車簡從。當仁波切抵達隱修苑時，玉科上師正在重病之中，他已經數天沒有進食，幾乎動彈不得。仁波切和玉科上師閒聊了幾個小時，之後玉科上師讓他的侍者拿些食物來。他吃了一點食物，慢慢地就逐步恢復了健康，連一絲症狀都沒留下，這讓大家非常驚奇。因為年老體弱，夏札瓦不能站起來，但他說：“據說我是（第一世）多珠千的老弟子，因此我必須親自為仁波切倒茶。”說著他拿起茶壺向仁波切的茶杯倒茶。人們認為這暗示玉科上師默認了眾所周知的事實——他是第一世多珠千上首弟子之一的多喇·晉美格桑的轉世。

十五歲（1941年）那年的春天，仁波切在多珠千寺給予約一千名僧尼《龍欽寧體》法門全部灌頂和“嚨”傳。

從十歲至十八歲，仁波切在多珠千寺完成了他大部分的經續論典的學習。他的上師包括：秋果堪布袞噶羅珠、嘉拉堪布秋卻、秀哇堪布喜饒札巴、格蟠堪布圖松以及嘎

哇珠古多卻。他學習了經部的基礎修心、中觀、《阿毗達摩》和《毗奈耶（戒律）》，以及續部的《秘密藏續》、《三根本》儀軌、《龍欽寧體之金剛橛》儀軌、龍欽饒絳《七寶藏》的一部分以及《益西喇嘛》。

他還接受了唱誦、音韻、密宗手印、製作壇城和多瑪（食子）等訓練，這些都是金剛阿闍黎所必須具備的。除了完成了前行的修習，他還圓滿了《持明總集》、《雍喀大樂佛母》、《大吉祥總集》、《金剛橛》和《秘密藏續》的近修和念誦。

十九歲（1945）那年春，根據阿傍掘藏師的授記，兩位多珠千仁波切帶領數百隨從到前藏朝聖。同樣是遵照阿傍掘藏師的囑咐，除了在敏卓林寺和澤仁迴尼寺以外，他們保密了自己的身份。在其他地方，只是說多珠千寺的司庫代表兩位多珠千仁波切到聖地獻供。他們朝拜了很多聖地和寺院，包括熱振寺、拉薩三大寺之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岡日托嘎寺、札揚宗寺、多傑札寺、敏卓林寺、桑耶寺、澤仁迴，以及雅礱的諸多聖地。

在澤仁迴尼寺吉美林巴的屋子裡，仁波切閉關修持了《雍喀大樂佛母》儀軌。閉關期間，他反覆經歷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斷盡庸俗分別念，以及安住於遠離思維的的義光明中。在桑耶寺的護法殿果佐林，神諭自行昏迷過去被紫瑪護法降神附身，他跑到仁波切跟前，致以敬禮，獻上他手中的法器“神鉤”。在他二十歲那年秋天，火狗（1946）年九

月二十五，他們返回了多珠千寺。

朝聖返回後不久，當時多珠千寺的總管珠古晉美彭措，在許多出家僧人和在家功德主的支援下，請求仁波切接管多珠千寺及其分寺、寺院屬民的行政事務，雖然諸如我的上師嘉拉堪布在內的許多人強烈保留意見：“仁波切從來就不應背上行政管理職責的包袱，他的前世就從未有過，因為這會使他從專心修學和關注人們精神需求上分心。”當第三世多珠千在世時，多珠千寺成為西藏東部最興盛的佛法學習中心；但在貢美堪布圓寂後，寺院迅速衰落了，當人們敦請仁波切接管時，正值多珠千寺歷史上的低谷期。仁波切接受了管理寺院的重任，從那時起到三十歲（1956年）被迫逃亡為止，仁波切擔任了寺院佛法和行政管理的雙重領袖。

二十二歲時，仁波切訪問了嘉絨省的卓迦地區的覺若寺。覺若寺的僧眾做了一旗杆，上面懸掛了紫瑪護法神的畫像，他們請求仁波切給予加持，並在眾目睽睽下顯現這面旗被護法降神附身了。仁波切拒絕了他們的請求。但嘉絨人以他們的頑固執著聞名，於是當進行護法的儀式時，一位僧人將這面旗又拿了進來，當著五十名僧眾的面站在仁波切面前。仁波切對他們的執著顯得很惱怒，抓起一把米扔到旗上，頓時旗杆劇烈抖動起來，牽著擎旗者轉繞寺院一周，上樓引退於供護法神的佛殿中。

二十四歲（1950年）時，仁波切去向貝瑪拉密札的化

身玉科·夏札瓦求法。玉科上師傅了他大圓滿《徹卻》和《脫噶》所有的修法，“就像從一個寶瓶滿瓶傾泄到另一個寶瓶一樣。”玉科上師是個大學者，但他已經不再公開傳法或者講解經續。他僅僅是根據諸弟子各自的能力、需求和修證分別給予訣竅。這種教學方式被作“經驗引導”，即針對修行者個人實際程度而分別傳給訣竅。玉科·夏札瓦具有他心通，去見他的人們都很害怕自己生起惡分別念。

仁波切修建了一個佛學院，包括：一個寺院、堪布的住處和周圍學員的屋子。當我在佛學院求學時，那裡有二十五名正式學員，以及大約相同數目的旁聽學員。正式學員得到了仁波切提供的寺院基金的資助。佛學院的主要課程包括：經部的《因明》、《般若》、《中觀》、《阿毗達摩》和《毗奈耶（戒律）》，以及續部的《如意藏》、《功德藏》和《秘密藏續》。但諸如《三根本》儀軌、《大圓滿》等法門則不在此列，而是在隱秘之處向經過篩選的高級學員講授。

二十五歲（1951）那年春天，仁波切赴德格省求取各種傳承。從宗薩寺欽哲·確吉羅珠（1893～1959），仁波切得到了《大圓滿心部·“阿”字十八法》、《大圓滿界部·金剛橋》、《大圓滿訣竅部》、十三部《噶瑪》、《總集經》、《貢巴桑塔（密意通徹）》、《解脫心要》、《欽哲旺波全集》等的灌頂和“嚨”傳，以及時輪金剛、密集金剛、勝樂輪金剛、喜金剛和大威德金剛的灌頂。從協慶寺的公珠·貝瑪智美羅珠（1901～1959？），仁波切得到了仁增果登的《北伏

藏集》、十三函《敏卓林伏藏集》、三種主要傳承的《八部本尊》、和《噶舉密咒藏》等的灌頂和“嚨”傳。從嘉絨寺的朗智·卓度噶吉多傑，仁波切得到了《大寶伏藏》、《八部本尊善逝集》、《上師意集》、六函《嘉稱集》、南秋（天法）伏藏法、尼瑪札巴的伏藏法、九函《吉美林巴集》等的灌頂和“嚨”傳。他還跟佐欽寺的堪布圖年學習了詩學和《秘密藏續》。

作為酬謝，仁波切給欽哲·確吉羅珠傳了《空行寧體》灌頂，給他的上師們很多其他的傳承。

他跟隨學習經續論典的上師，則有堪布袞卻卓美、堪布岡南、堪布秋卻、珠古多卻和堪布圖年。他從第五世佐欽仁波切、格貢堪布、欽哲·確吉羅珠、協慶公珠和嘉絨朗智得到諸多法門和傳承。他從阿傍掘藏師和玉科·夏札瓦，得到內密訣竅和直指大圓滿心性的證悟。

在多珠千寺，仁波切給一兩千僧人傳了十三函《上師意集》和十三部《噶瑪》的灌頂和“嚨”傳。一天，當他從寶瓶給大家倒甘露時，寶瓶裡的水用完了，卻沒有人像往常那樣在旁邊續水。看似被激怒了，仁波切搖晃了幾下寶瓶，接著給法會上其餘（近千）大眾分發了甘露，而中間卻再也沒有給寶瓶續過水。

預見到局勢的變化，仁波切建造了一座漢式磚瓦結構雄偉壯觀的寺院，這在當時的果洛屬於新式建築結構。仁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波切說：“如果人們必須放棄寺院若干年的話，它（這樣的建築）還能有用。”

仁波切捐資刻製了龍欽饒絳的七函《七寶藏》，不久《七寶藏》經函流通遍佈了果洛的大部地區。他塑造了一尊高大的蓮師鑲金銅像，以及《貝瑪寧體》、《空行寧體》和《龍欽寧體》所有傳承祖師的鑲金銅像。他收集了一大圖書館的藏書，包括新版《甘珠爾》、《丹珠爾》、《噶瑪（佛語經函）》、《大寶伏藏》以及其他許多函經續。仁波切也捐助過多珠千寺和其他寺院的慶典儀式和佛學院。

在諸善信祈請下，仁波切訪問了果洛、色達、安多、熱貢、美瓦、嘉絨、木雅等諸多地區，給成千上萬的人傳了隨許（結緣灌頂）和教誡。

火猴（1956）年夏，仁波切在多珠千寺傳了《大寶伏藏》灌頂。他還根據經驗引導傳統，分別給諸多具格的弟子分別單獨傳了大圓滿實修訣竅。

不久，鑒於西藏變化動蕩的政治局勢的危險性，仁波切決定離開他摯愛的故土。數十年前，第三世多珠千曾在他的夢兆中，觀察到未來政治局勢將要發生變化。一天晚上他夢見有人捎給他一條寫在石板上的消息，並說：“是欽哲旺波給你的。”在石板上，他看到以下文句：

大河從高（西）向低（東）流，  
兩條蠕蟲將從高、地兩塊土地爬過，



伴隨著韻律整齊的長笛聲，  
清涼世界的雪域將淪入黑暗中。  
波時頂巖（喇嘛）  
聽到號聲時，他應向北方走十、十、十六和四，  
他將成為聖哲並赴聖地印度，  
在密林叢中的愜意之處，  
住於寂靜的三摩地，  
在他面前很多穿天藍色服飾的人會聚集，  
他們將步入大乘道。  
甚深而廣大之善妙之道將如日光般明照。

仁波切秘密地將十三人分成三隊，安排啟程。其中五人，包括我的經師嘉拉堪布、仁波切的母親、仁波切的兩位侄子土登喬吉和仁增彭措和我自己，根據仁波切的建議，在火猴（1956）年十二月初一，最先向拉薩出發。仁波切的叔叔喇嘛桑吉和他的侄子索南最晚出發，在後面殿後。仁波切自己、仁波切年輕的侍者蔣揚、仁波切兩位侄子德欽多傑和袞丹以及他們的母親，是中間出發的一隊。

當仁波切訪問多珠千寺以東兩天路程外，座落於瑪山谷的班欽寺時，一個晚上他和他那隊人化裝成在家朝聖者，悄悄地逃走了。

隨身攜帶了很少的錢，背負著一些財物，他們步行十天後抵達甘孜縣城。這是仁波切和他的旅伴們第一次徒步

旅行，而且背負包裹，這使他們感到疲憊和酸痛。在旅途中大部分時間，他們白天藏身於山洞、樹林或山丘，夜裡跋涉高山深谷。在甘孜，他們幸運地擠進一輛漢人的卡車，開赴拉薩。

根據原先的計劃，我所在的隊伍預計在札揚宗等待仁波切，札揚宗是拉薩以南兩天路程以外、過去蓮師和諸聖賢修行過的聖地。但仁波切比我們預期的要到得晚。火雞（1957）年二月初二，嘉拉堪布圓寂了，因為他上了年歲又經受了旅途的艱辛。擔心仁波切和他那隊人沒能順利出走，我們啟程返回拉薩，在半路上，正巧碰到仁波切和他的旅伴們，於是我們一起奔赴拉薩。

仁波切在拉薩有許多長期存在的貴族和平民信眾，但他特地沒有與他們中的任何人聯繫。然而，他去見了他諸位上師之一的協慶公珠仁波切（1901～1959？）和頂果欽哲仁波切（1910～1991）。公珠仁波切建議他去貢波，因為那裡是比拉薩更繁華的愜意之地。仁波切默不作答。

仁波切的性格是——除非在必要時，他很少事先透露他的計劃。因此，當我們離開果洛時，我們以為我們此行到拉薩就結束了。但在拉薩諸聖地簡要地獻供後，仁波切說：“我們將去日喀則。”日喀則是後藏的重鎮。在日喀則待了數天後，仁波切說：“現在我們去印度。”在邊境時，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錢來證明自己是商人，所以我們無法從當局獲得護照進入印度。即便我們可以繞開邊防守衛，印度也不

會讓我們進入，因為那時候西藏難民身份還沒有得到認可。等待數月後，仁波切收到一封錫金王子（後成為國王）華丹東珠南嘉的來信，吩咐邊防守衛讓他進入錫金。錫金那時是毗鄰印度和（中國）西藏邊境的國家，後歸入印度版圖。

火雞年八月十三（1957年10月12日），三十一歲的仁波切抵達錫金首都甘托克。他又重新穿上師莊嚴的袈裟，恢復了多珠千的身份。從此，他將蓮師加持過的這塊“隱秘之地”的錫金作為自己常住之所。他來到錫金並非只是偶然事件，而是有使命需要完成的。仁波切的上師之一、阿傍掘藏師鄔金欽列林巴（1945年圓寂）在數十年前曾授記道：

**“來自貢波山谷的隱遁瑜伽士**

**將在變故降臨時來到稻米之谷（錫金）。**

**（王子）穆茹澤普和桑吉林巴的轉世化身**

**將顯現密宗瑜伽士的密行。**

**見、聞、念、觸他的人們將從惡趣中解脫。”**

一九五八年，仁波切在錫金和達吉林，為他病中的上師欽哲確吉羅珠舉行了幾次法會。在一個“遣返來迎的空行”儀式中，欽哲仁波切在境相中，親見了包括吉美林巴在內的諸多上師住於廣大明朗的虛空中；其中有一位不知名的上師，圓臉、短鬚鬚，長髮盤頭。

三十三歲（1959）那年冬天，仁波切赴印度和尼泊爾主要的佛教聖地朝聖。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是最艱難的時候，這不僅僅因為是在文化和語言相異的國家避難，而且還因為第一世欽哲確吉羅珠——仁波切的根本上師之一，於一九五九年春在錫金圓寂；接著木雅的珠熙巴沃多傑——另一位偉大的密宗上師以及仁波切的摯友，於一九六〇年在錫金圓寂。而整個西藏和藏胞淪陷在自己水深火熱故土的命運，則不得而知了。仁波切寫道：

“整個世界就如魔術表演般在我們面前變化。

情器萬物就如水泡般不可倚賴。

寺院、摯愛的道友和親人

都只剩下了回憶。

雖然我不能看見他們，

但他們的命運是顯而易見的。

念及此我感到悲傷。

我將盡我所有的努力去獲取佛法的精髓。

尊聖的上師和慈善的道友

剛才還猶如集市般聚會在這裡，

如今都已不見了，

我感到自己被孤獨地遺留在世上。

念及此我感到悲傷……

把快樂和憂傷的念頭都置於空界之中，

將世俗雜務像樟腦般拋向空中，

我邁上無上速捷之聖道，  
此乃勇士和空行之心髓，  
無有分別與參照的法身佛關鍵之心脈。”

在印度和錫金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南嘉藏學研究院（後更名為錫金藏學研究院）在甘托克附近開張了。自從一九六〇年起，仁波切在此學院裡擔任代表寧瑪派的研究員。

他娶了貢波山谷珠拉地方德吉康薩家族的康卓貝瑪德欽作為法侶。從十六歲起，康卓在很多神山聖地的山洞和茅棚裡，通常是缺乏維生資具的情況下，禪修了很多年。除了完成其他諸多修法外，她積累了十三輪五個十萬遍的前行修法。

菩薩的行為總是胸襟開闊，為了利益他人和正法而行布施，仁波切不計自己作為新難民的限制和艱辛，將自己可以利用的一切資源用於支援佛法事業。他籌資刻製了龍欽饒絳的七函《龍欽七藏》的鋅質經版。仁波切虔誠的侍者之一——喇嘛桑吉不顧自己的病軀，冒著瓦拉那西華氏一百度的高溫酷暑，忘我地奉獻與服務；經過他多年努力，經版終於圓滿完成。仁波切還籌資刻製了《龍欽寧體》諸多儀軌法本的木質經版，這使得這些在流亡期間很難獲得的儀軌法本變得容易得到，並促進了這些法門在東西半球的弘揚。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葉起，印刷藏文經函變得

容易甚至有利可圖，但在六十年代初期，印刷工作意味著大量成本投入、大量艱辛的工作而且毫無商業價值。

《七寶藏》印刷出來後，他將此經版贈送給當時的不丹國王，因為不丹曾是龍欽饒絳主要的法座之一，而且至今仍具有數量相當可觀的不丹人追隨寧瑪傳統。他希望不丹王室政府作功德主，以此經版印刷更多的佛書流通。

從初次印刷《七寶藏》起，他印刷流通了許多其他經論，包括第二版七函《七寶藏》、三函《三休息》、九函《吉美林巴全集》、五函《第三世多珠千全集》，以及許多祈請文和經函——其中一部分被秋丹寺作為教材。

一九七二年，仁波切認證了第七世佐欽仁波切·晉美洛薩旺波（生於1964年），因為以前第五世佐欽仁波切曾認證了仁波切自己。第七世佐欽仁波切的坐床典禮由仁波切主持，於一九七二年十月八日在甘托克的皇家寺院舉行。

四十七歲（1973）那年夏天，仁波切訪問了美國的西、東海岸，他傳了法，並在麻薩諸塞州創建了一個名為“瑪哈悉達寧瑪巴中心”的佛法中心。數年後這個中心在麻省西部南霍雷一小塊土地上建造了一座寺院，附近造了一座佛塔，幾間禪修小木屋。中心至今仍保持了小規模和簡樸的風格。仁波切總是告誡中心的成員：“我們應該盡自己最大的努力，避免把佛法或佛法中心，用於攫取無用的權力、情緒化的野心或毫無價值的名聲。我們的目標，不是把這個中

心辦成著名的機構；而是要把它辦成簡單、寧靜、返璞歸真的處所。只有這樣，這個中心才能給任何與它結緣者的心靈，帶來真正的利益。”

從一九七三年起，仁波切每隔一年訪問一次在美國的瑪哈悉達和布達亞那中心傳講佛法，他已經傳授了很多法門，包括：《寧體雅喜（四品心髓）》、《龍欽寧體》、前行的引導講解、《持明總集》、《雍喀》以及大圓滿法。他還訪問了一些歐洲和南亞國家許多次，給予傳法灌頂。

就我所知，仁波切給過的主要灌頂、“嚨”傳和教授包括：《龍欽寧體》十七次、《寧體雅喜（四品心髓）》灌頂和“嚨”傳十二次、《寧瑪噶瑪（舊譯佛語經函）》灌頂和“嚨”傳三次、《上師意集》灌頂兩次、六函《嘉稱集》三次以及《大寶伏藏》灌頂三次。他還給過《七寶藏》和《第三世多珠千全集》的“嚨”傳許多次。

仁波切是一位偉大的大圓滿上師，他以經驗引導傳統（根據弟子個人在禪修方面的修證分別傳授訣竅引導）給許多弟子傳授了大圓滿。他的經驗引導傳承，主要來自於他自己的上師玉科·夏札瓦，但它最初是從龍欽饒絳和吉美林巴經由第一世多珠千、巴珠仁波切和第三世多珠千等傳承下來的。

從一九六〇年起，仁波切主要住錫於錫金甘托克附近的秋丹寺。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仁波切在秋丹寺開

辦了一所修行院，命名為珠德貝瑪沃林。那裡的僧人們，輪流進行為期三年三月的嚴格閉關修持。不久，很多弟子來到他的秋丹寺常住。如今，在寺院常住的比丘和沙彌大約有五百人。他們中大多數是來自不丹、錫金和尼泊爾的十來歲的青年，或者是流亡藏人的兒子。仁波切一手包攬了他們的食宿、教育和醫藥衛生。很多學生完成學業後，被送回原處弘揚佛法。

在數年裡，仁波切經常訪問不丹，到包括雍拉貢寺在內的許多地方，弘傳佛法和為修行者服務。寧體傳承與不丹有著歷史悠久的聯繫，因為龍欽饒絳在那裡長期居住並弘揚正法。他在不丹東部建造了塔巴林寺。他的不丹佛母給巴，生了他的兒子珠古札巴沃瑟。而且不丹的晉美袞珠是吉美林巴上首弟子之一，他在不丹東部修建了雍拉貢寺。

始於一九八四年，仁波切回家鄉果洛訪問過許多次，在正在重建中的多珠千寺傳了《龍欽寧體》、《寧體雅喜（四品心髓）》以及其他許多傳承和法門。他還重新開辦了多珠千寺的佛學院。一九九四年夏，在他第六次回多珠千寺時，仁波切傳了《大寶伏藏》灌頂。人們僅僅在事先一兩週才得到《大寶伏藏》法會的消息，但包括大約三百位珠古和堪布在內的總數超過七千名僧尼，從果洛、色達、安多、嘉絨、木雅等諸多地區趕來參加了這次法會。

仁波切總是在默默無聞地行持著他的事業，這些事看似簡單但卻意義重大。他將自己的生命源源不斷地奉獻給永



無止境的服務中，他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利益他人、把世界變得更美好、使佛法接近大眾，而並沒有摻雜一己之私的名聞利養。他反覆說道：“我盡自己力量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服務於佛法和有情。我很遺憾，如果有人期望我為了精美的物質享受而做某些事情，因為我對這些並無多大的喜好。”然而他總是知曉他人所關心和所需之事物，不管他們地位的高下；他會慈愛地根據他們的需求和願望給予幫助和支援，而不考慮自己的利益。

他既沒有對善妙的境遇感到興奮；也沒有對惡劣的周遭感到沮喪。“生命太短暫太珍貴了，豈能浪費在擔憂這些蠢事上？”他小心謹慎地避開任何不和、諍訟、世俗或宗教政治，從而保持佛法的聖潔與純正。雖然，他有很多機會可以提高個人的地位，但他從未如此做過，而是僅僅為利益他人和服務於佛法。當別人的期望或所求並不符合他們最佳的利益時，他保持了正直而不隨順他們，並給予他們真正需要的東西，雖然那些並不是當時他們認為自己想得到的。對於阿諛奉承者他感到極度驚駭，他說：“對那些來到我面前嘴上說著最好聽的話，心裡想的卻恰恰相反的人，我感到自己慚愧得無地自容。”他具有非常的忍力，從不因別人做錯事或不知恩圖報責怪他們，而是說：“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因為業。我或者他們有什麼其他辦法可以指望用於改善業力呢？”在工作時，他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但對於所做事情的成敗卻無有貪著。仁波切給人印象

最深刻的品質，不局限於他的外觀、他的言語，甚至也不局限於他的所做，而在於他的人品。他是具有威力、實實在在的人，他的存在至簡至樸、意義深遠、遍一切處。然而他卻不想任何人，對他生起貪著和倚賴。他不會將自己的權威強加於人，因為他是如此平凡而不矯柔造作——實乃真如自性的自然流露。

在兩位第四世多珠千仁波切中，土登欽列華桑仁波切從來沒有談起過即將到來的危險。但他明瞭（這個危險），突然離開故鄉出走印度。他不僅僅將生命奉獻給保護這個傳承，更是將《龍欽寧體》這個最殊勝的傳承傳至印度和海外。仁增丹貝嘉參仁波切從一九五〇年起就總是警告我們：“有一天我們甚至連享用一杯茶的權利也沒有了，這樣的日子將會到來。如果可以的話，請將生命奉獻給佛法的修持，把自己的財物用於有價值的事業。至少趁現在尚有自由時享受一下人生和財物。”他還經常告訴我們從北方無人之地出走的路線。他的使命是，進監獄和那些處於最深痛苦中的人們同生共死。兩位仁波切都知曉當時的形勢，也可以進行自主的抉擇；他們維繫佛法幫助他人的目的是一致的，但他們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

## 《龍欽寧體》傳承表

《龍欽寧體》的傳承，從本初佛到開宗者吉美林巴（1730～1798）之間，是這樣的：

- 1· 法身普賢王如來
- 2· 報身金剛薩埵
- 3· 化身嘎饒多傑（極喜金剛）——大圓滿人間初祖
- 4· 蔣華西寧（妙吉祥友）
- 5· 熙日森哈（吉祥獅子）
- 6· 嘉納蘇札（智經）
- 7· 貝瑪拉密札，他同時從熙日森哈和嘉納蘇札得到寧體傳承
- 8· 蓮花生大士（貝瑪桑巴哇），他從熙日森哈與蔣華西寧得到寧體傳承，將寧體法門之精華——《龍欽寧體》埋成伏藏。法王赤松德贊（790～858）——吉美林巴的諸多前世之一，從貝瑪拉密札得到寧體法門，並從蓮師得到《龍欽寧體》法門。
- 9· 袞欽·龍欽饒絳（遍知無垢光，1308～1363），前世身為公主貝瑪薩（蓮明）時，從蓮師得到寧體傳承；他也從仁增·固瑪曷匝和秀嘉瑟得到寧體傳承。
- 10· 仁增·吉美林巴（持明無畏洲，1730～1798），發

掘出《龍欽寧體》意伏藏並傳給眾弟子。如此他成為《龍欽寧體》傳承的開宗者。吉美林巴是法王赤松德贊（他從蓮師和貝瑪拉密札得到寧體傳承）的轉世；也是貝瑪拉密札的轉世，並直接在淨相中從龍欽饒絳得到傳承。

吉美林巴之後，《龍欽寧體》傳承出現諸多不同分支。以下是從吉美林巴至當代上師為止，《龍欽寧體》法門的歷代祖師以及他們主要弟子的傳承情況，這些上師及其弟子都是《龍欽寧體》的修行者或傳承持有者。

在傳承表的許多地方，讀者會發現有互為師徒的情形。這是因為上師可能從眾多來源，包括自己的弟子處接受某稀有傳承或加持。上師們也可能相互求法，以便得到來自不同源流的傳承。同時，為了修學相長，一個大師可以從同一或不同上師處反覆接受相同的傳承。反覆接受傳承，不僅僅是修學的開始，它本身就是修學。

## 第一代

仁增·吉美林巴（無畏洲），1730～1798，又名欽哲沃瑟（智慧光）、欽哲拉和貝瑪旺欽，他發掘出《龍欽寧體》意伏藏法門。他的弟子包括：

- 1· 特千林巴·卓敦塔欽（1700～1776）
- 2· 札底阿強欽列多傑（貢尼文·貝佩納覺）
- 3· 唐卓巴·貝瑪仁增旺波
- 4· 楚沃日之第七世夏臧巴·丹增益西倫珠
- 5· 第一世多珠千·晉美欽列沃瑟（1745～1821）
- 6· 拉多之秋傑札普巴
- 7· 不丹之洛本晉美袞綽
- 8· 德哇普盱之嘉玉卓嘎——吉美林巴的明妃
- 9· 洛札之圖瑟
- 10· 洛札之松珠
- 11· 覺澤之第五世博僮·仁增欽列倫珠
- 12· 石渠之晉美嘉威紐固（1765～1843）
- 13· 石渠之晉美俄噶（格澤喇嘛、索南丹增）
- 14· 島僮·阿旺丹增多傑
- 15· 傑尊·嘉納塔島底龐（益西秋仲）
- 16· 前藏江如之拉頂傑尊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 17 · 那盱之龍欽 · 若巴嚓（丹增喜饒，1768～1817）
- 18 · 薩迦赤欽 · 阿旺華丹秋炯
- 19 · 薩迦赤欽之弟阿旺貢噶彭德
- 20 · 果欽 · 阿旺秋札
- 21 · 噶陀格澤 · 久美澤旺秋珠（1764～？）
- 22 · 得巴拉迦曲之彭措貝巴和札西澤仁貝巴
- 23 · 德巴普旭
- 24 · 德格國王德噶桑波（1768～1790）
- 25 · 德格王后澤旺拉嫫
- 26 · 阿強之子止貢澈藏 · 丹增貝瑪嘉參（1770～1826）
- 27 · 第三世協慶饒絳 · 仁增華覺（1770～1809）
- 28 · 第三世尼瑪札巴 · 晉美丹貝德（1772～1817）
- 29 · 貢波之澤樂果倉珠古 · 晉美丹貝嘉參
- 30 · 蒙措那之功澤珠古
- 31 · 沃瑟他耶——吉美林巴之侄
- 32 · 多傑札之仁增千波
- 33 · 楚沃日之第八世夏臧巴 · 欽 崗 圖 拓
- 34 · 巴日之措嘉珠古
- 35 · 止貢瓊藏 · 嘉瑟寧澈沃瑟（確吉嘉參，1793～？）  
——吉美林巴之子

## 第二代

一、第一世多珠千·晉美欽列沃瑟（無畏事業光），又名強秋多傑（菩提金剛）、袞桑賢彭（普賢利他）、索南秋登和珠旺佐欽巴，一七四五年至一八三一年，他是《龍欽寧體》的主要法主。他的弟子包括：

- 1·多喇·晉美格桑（吉鄔·益西多傑）
- 2·曷迦之阿瑞格西香巴格勒嘉參（1727~1803）
- 3·第二世佐欽本洛·貝瑪桑嘎丹增（1731~1805）
- 4·第一世嘉絨朗智·南喀澤旺秋珠（晉美彌覺多傑，1744~？）
- 5·第三世佐欽俄敦·丹增桑波（1759~1792）
- 6·秋嘉·阿旺達吉（1759~1807）——青海地區的一位蒙古國王後裔
- 7·索波·阿旺丹達（丹達拉然巴，1759~？）——蒙古阿拉夏的格魯學者
- 8·第一世協慶嘉察·貝瑪桑阿丹增（1760~？）
- 9·噶陀格澤·久美澤旺秋珠（1764~？）
- 10·第一世噶陀錫度·確吉羅珠
- 11·石渠之晉美嘉威紐固（1765~1843）
- 12·江龍之巴欽·南喀晉美（他創建了熱貢瓊隆寺，此寺曾常住1,900名密咒士）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 13 · 第三世協慶饒絳 · 仁增華覺（1770～1809）
- 14 · 洛札之南喀寧波
- 15 · 熱貢之秋英朵登多傑（1786～1848），他創建了果德（闊琥德）寺
- 16 · 果洛佐莫伊呢之瓊隆 · 熱巴達策多傑
- 17 · 德格攝政王後嘎傑匝 · 澤旺拉嫻
- 18 · 德格國王澤旺多傑仁增（1786～1847）
- 19 · 夏拉堪欽 · 嘉瑟貝瑪特卻（？～1849）
- 20 · 噶闊國王澤旺倫珠（？～1825）
- 21 · 第四世佐欽 · 彌舉南凱多傑（1793～？）
- 22 · 多欽哲 · 益西多傑（1800～1866）
- 23 · 空行母洛薩卓瑪（1802～1861）——多欽哲的妹妹
- 24 · 佐欽 · 嘉瑟 · 賢彭他耶（1800～？）
- 25 · 第三世佐欽本洛 · 南喀確吉嘉措（1806～1821）
- 26 · 果洛金龍之圖秋多傑（1806～1856）
- 27 · 熱貢掘藏師德欽多傑
- 28 · 珠旺 · 晉美南喀嘉參（他創建了熱貢拉卡寺，此寺曾常住1,900名密咒士）
- 29 · 熱貢拉卡寺之珠旺 · 塔札多傑，殊瑟傑尊 · 貝瑪嘉措的根本上師



30·熱貢之貝瑪圖拓多傑

31·啊啦貝瑪讓卓

32·阿達益西嘉措

二、匝札瑪喇嘛·晉美嘉威紐固（1765～1843），最偉大的《龍欽寧體》上師之一。他的弟子包括：

1·第四世佐欽·彌舉南凱多傑（1793～？）

2·嘉瑟·賢彭他耶（1800～？）

3·巴珠·鄔金晉美確吉旺波（1808～1887）

4·蔣揚欽哲旺波（1820～1892）

5·竹巴噶舉之康珠·確吉尼瑪

6·第二世多珠千·晉美彭措炯乃（1824～1863/64）

7·石渠之木珠古·貝瑪德欽桑波

8·佐欽堪欽貝瑪多傑

### 第三代

一、多喇·晉美格桑（吉鄔·益西多傑和確吉羅珠）。他的弟子包括：

1·匝札瑪喇嘛·晉美嘉威紐固（1765～1843）

2·第四世佐欽·彌舉南凱多傑（1793～？）

3·佐欽·嘉瑟·賢彭他耶（1800～？）

4·巴珠·鄔金晉美確吉旺波（1808～1887）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5·索波·淳旺札西炯乃（？～1841）——國王阿旺達吉之子

二、第四世佐欽·彌舉南凱多傑（1793～？）。他的弟子包括：

- 1·晉美嘉威紐固（1765～1843）
- 2·多欽哲·益西多傑（1800～1866）
- 3·佐欽·嘉瑟·賢彭他耶（1800～？）
- 4·巴珠·鄔金晉美確吉旺波（1808～1887）
- 5·佐欽堪欽貝瑪僧珠札西
- 6·佐欽堪欽貝瑪多傑
- 7·虹身成就者新龍·貝瑪敦都（1816～1872）
- 8·蔣揚欽哲旺波（1820～1892）
- 9·紐修喇嘛·隆多丹貝尼瑪（1829～1901）
- 10·阿宗竹巴·卓度巴沃多傑（1842～1924）
- 11·袞桑德欽多傑——晉美嘉威紐固的轉世
- 12·第三世多珠千·晉美丹貝尼瑪（1865～1926）
- 13·第一世多仁波切·智美札巴——喜饒美巴（多欽哲之子）的轉世

三、欽哲·益西多傑（1800～1866），吉美林巴的身化身。他的弟子包括：

《龍欽寧體》傳承表

- 1·空行母洛薩卓瑪（1802～1861）——多欽哲的妹妹
  - 2·巴珠·鄔金晉美確吉旺波（1808～1887）
  - 3·佐欽堪欽貝瑪多傑
  - 4·新龍·貝瑪敦都（1816～1872）
  - 5·嘉絨彭措宗國王澤旺倫珠
  - 6·嘉絨卓嘉國王南喀倫珠
  - 7·卓嘉阿洛之多傑華桑
  - 8·第二世多珠千·晉美彭措炯乃（1824～1863/64）
  - 9·喜饒美巴——多欽哲之子，多珠千之轉世化身之一
  - 10·德欽日貝高智——多欽哲之子
  - 11·第一世多仁波切·智美札巴——喜饒美巴的轉世
  - 12·晉巴桑波——虹身成就者玉龍之索朗南嘉的上師
- 四、佐欽寺的嘉瑟·賢彭他耶（日貝多傑，1800～？）。他的弟子包括：
- 1·第四世佐欽·彌舉南凱多傑（1793～？）
  - 2·巴珠·鄔金晉美確吉旺波（1808～1887）
  - 3·佐欽堪布貝瑪多傑
  - 4·蔣揚欽哲旺波（1820～1892）
  - 5·佐欽嶺珠·土登嘉參
- 五、巴珠仁波切·鄔金晉美確吉旺波（1808～1887），

吉美林巴之語化身。他的弟子包括：

- 1· 佐欽堪布貝瑪多傑
  - 2· 紐修喇嘛·隆多丹貝尼瑪（1829～1901）
  - 3· 石渠之格芒文波·丹增諾布（丹利、丹噶）
  - 4· 第一世噶陀錫度·確吉羅珠
  - 5· 啊啦多阿嘉措（嘉哇多阿）
  - 6· 阿宗竹巴·卓度多傑（1842～1924）
  - 7· 孜嘎邦達之土登格勒嘉措（1844～1904）
  - 8· 居·米滂南嘉（1846～1912）
  - 9· 袞桑德欽多傑——嘉威紐固的轉世
  - 10· 佐欽堪布貢卻沃瑟
  - 11· 木雅之堪布袞桑索南（袞索）
  - 12· 第一世多仁波切·智美札巴——喜饒美巴的轉世
  - 13· 新龍之掘藏師列繞朗巴（索甲，1856～1926）
  - 14· 第三世多珠千·晉美丹貝尼瑪（1865～1926）
  - 15· 多珠千寺之盧西堪布·貢卻卓美（1859～1936）
  - 16· 第五世佐欽·土登確吉多傑（1872～1935）
  - 17· 石渠之格貢堪布·袞桑華丹（1872～1943）
- 六、佐欽寺的堪布貝瑪多傑（貝瑪多傑、貝瑪當秋沃瑟）。他的弟子包括：

《龍欽寧體》傳承表

- 1· 蔣揚欽哲旺波（1820～1892）
- 2· 德欽日貝 嵩智——多欽哲之子
- 3· 居·米滂南嘉（1846～1912）
- 4· 第三世多珠千·晉美丹貝尼瑪（1865～1926）
- 5· 第三世協慶嘉察·久美貝瑪南嘉（1871～1926）
- 6· 第五世佐欽·土登確吉多傑（1872～1935）

七、蔣揚欽哲旺波（1820～1892），吉美林巴之意化身。他的弟子包括：

- 1· 囊千之掘藏師秋舉林巴（1829～1870）
- 2· 阿宗竹巴·卓度巴沃多傑（1842～1924）
- 3· 居·米滂南嘉（1846～1912）
- 4· 新龍之掘藏師列繞朗巴（索甲，1856～1926）
- 5· 康日沃切之傑仲·香巴炯乃（1856～1922）
- 6· 新龍之掘藏師讓如多傑
- 7· 第三世多珠千·晉美丹貝尼瑪（1865～1926）
- 8· 多珠千寺阿美堪布·當秋沃瑟
- 9· 第三世協慶嘉察·久美貝瑪南嘉（1871～1926）
- 10· 第五世佐欽·土登確吉多傑（1872～1935）
- 11· 格貢堪布·袞桑華丹（1872～1943）
- 12· 第二世噶陀錫度·確吉嘉措（1880～1925）

13· 佐欽寺堪布拉嘉（阿吾拉貢，？～1953？）

14· 匝普空之久美俄敦旺波

#### 第四代

一、格芒寺之格芒文波·丹增諾布（丹利、丹噶），嘉瑟·賢彭他耶（1800～？）之侄。他的弟子包括：

1· 格芒寺堪布雲丹嘉措（雲嘎）——嘉瑟·賢彭他耶之侄

2· 多珠千寺堪布·貢卻卓美（貢美，1859～1936）

3· 佐欽寺嘉貢堪布·賢彭確吉囊哇（1871～1927）

4· 格貢堪布·袞桑華丹（袞華，1872～1943）

5· 佐欽寺之堪布拉嘉（阿吾拉貢，？～1953？）

6· 石渠江瑪隱修苑之巴圖堪布·土登秋札（圖嘎）

二、紐修喇嘛·隆多丹貝尼瑪（1829～1901）。他的弟子包括：

1· 居·米滂南嘉（1846～1912）

2· 俄寺之塔澤本洛·羅德旺波（1847～1914）

3· 新龍之掘藏師讓如多傑

4· 新龍之掘藏師列繞朗巴（索甲，1856～1926）

5· 掘藏師圖多林巴

6· 噶陀堪布阿旺巴桑（阿瓊，1879～1941）

7·堪布嘉參沃瑟

三、阿宗竹巴·卓度巴沃多傑（那措讓珠，1842～1924）。他的弟子包括：

- 1·陀登·釋迦師利（1853～1919）
- 2·新龍之掘藏師列繞朗巴（索甲，1856～1926）
- 3·第五世佐欽·土登確吉多傑（1872～1935）
- 4·格貢堪布·袞桑華丹（袞華，1872～1943）
- 5·玉科夏札瓦·秋英讓卓（1872～1951／52）
- 6·噶陀堪布阿旺巴桑（阿瓊，1879～1941）
- 7·第二世噶陀錫度·確吉嘉措（1880～1925）
- 8·第一世桑嘎·貝瑪樂威多傑（1881～1943）
- 9·白玉寺第二世貝瑪諾布·袞桑丹增（1887～1932）
- 10·第二世多仁波切·茲農·傑巴多傑（1890～1939）
- 11·安多省措地之巴珠·袞桑賢彭沃瑟
- 12·新龍之強秋多傑（？～1978？）
- 13·宗薩欽哲·確吉羅珠（1893～1959）
- 14·嘉瑟·久美多傑（1895？～1959？）——阿宗竹巴之子
- 15·協慶寺頂果欽哲·札西華覺（1910～1991）

四、康尼溫·達瑪森格（？～1890），又名曷岡秋巴、

索南彭措。他的弟子主要包括：

1. 安多之貝瑪嘉措（其美多傑）
2. 殊瑟傑尊·洛欽·秋尼桑嫫（1865～1953）
3. 康省哲霍康澤寺（格魯巴寺院）之札嘎珠古·洛桑貝登丹增年札（1866～1928）

## 第五代

一、多珠千寺嘎哇堪布·晉美沃瑟（？～1926）。他的弟子包括：

1. 果洛旺達之查喇嘛·定增桑波
2. 多珠千寺秋果堪布·貢噶羅珠（岡南，？～1957）
3. 達塘寺棟鄂堪布·久美欽列（吉貢，？～1959）
4. 多珠千寺秀哇堪布·喜饒札巴（？～1959）
5. 瑪迪達寺雅果文波·桑珠多傑
6. 孜嘎谷之嘎哇喇嘛諾札
7. 多珠千寺嘎哇珠古多爾卻

二、多珠千寺阿美堪布·當秋沃瑟（香巴沃瑟）。他的弟子包括：

1. 多科之殊瓊珠古·慈誠桑波（1884～？）
2. 色達東嘎寺哇西堪布達洛

三、多珠千寺盧西堪布·貢卻丹貝卓美（貢美，1859



～1936)。他的弟子包括：

- 1· 達塘寺德措堪布· 索南華丹
- 2· 阿哇卡達寺赤噶丹
- 3· 殊瓊之雅匝康卓· 桑嫫
- 4· 旺達之江珠· 東珠多傑（1892～1959）
- 5· 木雅地方嶸塢塘寺洛桑隆多嘉措（札欽，？～1959）
- 6· 旺若之普西索南札巴
- 7· 多珠千寺嘉拉堪布· 徹卻東珠（1893～1957）
- 8· 達塘寺秋珠· 土登確吉達哇（1894～1959）
- 9· 多珠千寺雅西堪布羅珠
- 10· 達塘寺阿貢堪布· 洛桑多傑
- 11· 多珠千寺夏倉堪布· 貢卻澤仁
- 12· 殊瓊之堪布秋雅
- 13· 第四世多珠千· 仁增丹貝嘉參（1927～1961）
- 14· 第四世多珠千· 土登欽列華桑（1927～            ）

四、三世多珠千· 晉美丹貝尼瑪（1865～1926）。他的弟子包括：

- 1· 新龍之掘藏師列繞朗巴（索甲，1856～1926）
- 2· 果洛之嘉摩珠古· 若佩多傑（1847～1915）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 3· 安多之迪普度噶（秋傑）· 丹貝嘉參
  - 4· 多珠千寺瑟西堪布· 阿旺貢噶
  - 5· 多珠千寺嘎哇堪布· 晉美沃瑟（？～1926）
  - 6· 多珠千寺阿美堪布· 當秋沃瑟
  - 7· 多珠千寺盧西堪布· 貢卻卓美（1859～1936）。
  - 8· 石渠之格貢堪布· 袞桑華丹（1872～1943）
  - 9· 珠古智美（1881～1924）——第三世多珠千之胞弟
  - 10· 珠古貝瑪多傑——第三世多珠千之胞弟
  - 11· 殊瓊珠古· 慈誠桑波（1884～？）
  - 12· 第二世多仁波切· 茲農· 傑巴多傑（1890～1939）
  - 13· 多珠千寺秋果堪布· 貢噶羅珠（？～1957）
  - 14· 宗薩欽哲· 確吉羅珠（1893～1959）
  - 15· 多珠千寺嘉拉堪布· 徹卻東珠（1893～1957）
- 五、岡日托喀之殊瑟傑尊· 洛欽· 秋尼桑嫻（1865～1953）。他的弟子包括：
- 1· 康夏仁波切
  - 2· 鄔金秋宗
  - 3· 匝珠熙· 阿旺確吉羅珠（1924～          ）
  - 4· 晉美多傑（1929？～          ）——森尼仁波切的轉世
- 六、佐欽寺嘉貢堪布· 賢彭確吉囊哇（賢嘎，1871～

1927)，嘉瑟·賢彭他耶的轉世，“十三部大論”注釋的作者。他的弟子包括：

- 1· 佐欽寺堪布拉嘉（阿吾拉貢，？～1953？）
- 2· 江瑪隱修苑之巴圖堪布·土登秋佩
- 3· 木雅之岡噶（貢噶）·噶瑪確吉森格（1903～1956），他有很多漢人弟子
- 4· 佐欽寺堪布土登年札（？～1959）
- 5· 倉塔 霍之秋札
- 6· 美瓦之堪布澤旺仁增，他在眾目睽睽下飛上天空就此消失
- 7· 札雅之堪布羅珠
- 8· 木雅瑟喀之秋札

七、第五世佐欽·土登確吉多傑（1872～1935）。他的弟子包括：

- 1· 佐欽寺嘉貢堪布·賢彭確吉囊哇（1871～1927）
- 2· 石渠之格貢堪布·袞桑華丹（1872～1943）
- 3· 佐欽寺堪布拉嘉（阿吾拉貢，？～1953？）
- 4· 噶陀錫度·確吉嘉措（1880～1925）
- 5· 金龍寺第一世桑嘎·貝瑪樂威多傑（1881～1943）
- 6· 白玉寺第二世貝瑪諾布·袞桑丹增（1887～1932）

7· 嘉絨寺朗智· 卓度嘎吉多傑

8· 嘉絨寺康卓· 德欽旺嫫

9· 宗薩欽哲· 確吉羅珠（1893～1959）

10· 協慶寺頂果欽哲· 札西華覺（1910～1991）

11· 第四世多珠千· 仁增丹貝嘉參（1927～1961）

12· 第四世多珠千· 土登欽列華桑（1927～ ）

八、石渠之格貢堪布· 袞桑華丹（1872～1943），又名袞華、土登袞桑秋札。他的弟子包括：

1· 噶陀堪布阿旺巴桑（1879～1941）

2· 宗薩欽哲· 確吉羅珠（1893～1959）

3· 協慶公珠· 貝瑪赤美羅珠（1901～1959？）

4· 石渠之巴圖堪布· 土登秋佩（圖嘎）

5· 噶陀堪布努丹

6· 博巴珠古· 多阿丹貝尼瑪（1901～1959？）

7· 第四世多珠千· 仁增丹貝嘉參（1927～1961）

8· 第四世多珠千· 土登欽列華桑（1927～ ）

九、玉科夏札瓦· 秋英讓卓（1872～1951／52）。他的弟子包括：

1· 孜嘎谷之嘎哇喇嘛諾札

2· 孜嘎之孜絨喇嘛卻登

3·博巴珠古·多阿丹貝尼瑪（1901～1959？）

4·噶陀堪布努丹

5·阿澤之慈誠多傑

6·色達江岡之文波·貝瑪仁增

7·第四世多珠千·土登欽列華桑（1927～）

十、噶陀堪布阿旺巴桑（1879～1941），又名阿瓊、貝瑪勒遮嚓。他的弟子包括：

1·白玉寺二世貝瑪諾布·袞桑丹增（1887～1932）

2·札拉寺夏察珠古

3·噶陀堪布勒協覺丹

4·噶陀堪布努丹

5·宗薩欽哲·確吉羅珠（1893～1959）

6·久美多傑（1895？～1959？）——阿宗竹巴之子

7·波達堪布多傑（1897？～1970？）

8·新龍昌根之珠古阿瑞（？～1988）

9·果洛旺青多巴之喇嘛門色（1916～1994）

10·夏札·桑吉多傑（1913～）

11·協珠·丹貝尼瑪（1920～？）——紐修隆多的轉世

十一、石渠江瑪隱修苑之巴圖堪布·土登秋佩（圖嘎）。他的弟子包括：

大 圓 滿 龍 欽 寧 體 傳 承 祖 師 傳

- 1 · 協慶寺頂果欽哲 · 札西華覺 (1910~1991)
- 2 · 色達河西寺堪布秋嘉 (曲喬) (1920~1997)
- 3 · 崑 霍之堪布達威沃瑟 (達瑟)
- 4 · 安多美瓦之堪布土登 (1928~2000)
- 5 · 尼佐之堪布晉美彭措 (1933~2004)
- 6 · 崑 霍之堪布土登

十二、嘉絨格什金龍寺第一世啊啦桑嘎 · 貝瑪樂威多傑 (1881~1943)。他的弟子包括：

- 1 · 達壤之桑吉益西
- 2 · 達壤之多傑澤丹

十三、宗薩寺宗薩欽哲 · 確吉羅珠 (1893~1959) —— 蔣揚欽哲旺波轉世之一。他的弟子包括：

- 1 · 協慶公珠 · 貝瑪赤美羅珠 (1901~1959?)
- 2 · 協慶寺頂果欽哲 · 札西華覺 (1910~1991)
- 3 · 第六世協慶饒絳 · 久美丹貝尼瑪 (1911~1959)
- 4 · 波達堪布多傑 (1897?~1970?)
- 5 · 夏札 · 桑吉多傑 (1913~ )
- 6 · 玉龍之達絨 · 久美札巴
- 7 · 阿度家族之康卓澤仁秋仲 (1925~ )
- 8 · 第三世噶陀錫度

《龍欽寧體》傳承表

- 9 · 第四世多珠千 · 土登欽列華桑 (1927~ )
  - 10 · 乃登三世秋林 · 貝瑪久美 (1928~1974)
  - 11 · 董瑟 · 欽列諾布 (1931~ )
  - 12 · 第十一世敏林赤欽 · 久美袞桑旺嘉 (1931~ )
  - 13 · 江則之卓噶哇 · 桑佩諾布 (1931~ )
  - 14 · 第六世佐欽 · 吉札強秋多傑 (1935~1958)
  - 15 · 佐欽寺 (現住英國) 之索甲仁波切 (1947~ )
- 十四、多珠千寺嘉拉堪布 · 徹卻東珠 (秋卻, 1893~1957)。他的弟子包括：

- 1 · 木雅地方嶗塢塘寺珠古札欽 (?~1959)
- 2 · 熱貢地方果德寺啊啦希哇措
- 3 · 熱貢德爾噶之噶果珠古
- 4 · 嘉絨地方卓嘉寺阿洛喇嘛慈誠
- 5 · 安多卓闊之具澤貢卻孟蘭
- 6 · 熱貢之啊啦宗文羅珠

十五、嘉瑟 · 久美多傑 (阿居, 1895?~1959?) —— 阿宗竹巴之子。他的弟子包括：

- 1 · 宗薩寺欽哲 · 確吉羅珠 (1893~1959)
- 2 · 貝瑪袞桑讓卓
- 3 · 阿宗竹珠仁波切 (1926~2002)

## 第六代

一、協慶寺頂果欽哲·札西華覺（1910～1991），又名  
昂薩達哇，蔣揚欽哲旺波轉世之一。他的弟子包括：

- 1·那貢之珠古鄔金（1920～1996）
- 2·安多拉卜楞寺喇嘛貢波澤丹（？～1991）
- 3·匝絨普之珠熙·阿旺確吉羅珠（1924～            ）
- 4·德格之紐修喇嘛·蔣揚多傑（1932～1999）
- 5·雅卓之達隆澤珠·寧澈桑波（1926～            ）
- 6·薩迦彭措頗章（現住美國）之達欽吉札（1929～）
- 7·第八世康珠·東舉尼瑪（1930～1979）
- 8·貝瑪固（現住美國）之董瑟·欽列諾布（1931～）
- 9·新龍（後住美國）之嘉度·噶吉旺秋（1932～  
2002）
- 10·白玉寺第三世貝瑪諾布·晉美土登協珠（1932～）
- 11·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1935～            ）
- 12·蘇芒寺第十一世創巴·確吉嘉措（1939～1987）
- 13·金龍寺二世桑嘎·土登尼瑪（1943～            ）
- 14·法國貢卻丹增
- 15·佐欽寺（現住英國）之索甲仁波切（1947～            ）
- 16·日沃切寺（現住英國）澤珠·貝瑪旺嘉（1947～）



- 17 · 第三世宗薩欽哲 · 土登確吉嘉措
- 18 · 達塘秋珠 · 晉美羅珠森格 (1961～ )
- 19 · 香巴拉國際 (美國和加拿大) 薩炯米滂 · 蔣華欽  
列札度 (1962～ )
- 20 · 第十世桑吉年巴 (1963～ )
- 21 · 第七世佐欽 · 晉美洛薩旺波 (1964～ )
- 22 · 日沃切寺 (現住法國) 珠古欽哲晉美 (1964～ )
- 23 · 孜嘎公珠
- 24 · 第七世協慶饒絳 · 久美確吉森格 (1966～ )
- 25 · 洛札之南喀寧波
- 26 · 白玉寺第五世噶瑪咕欽 · 土登慈誠諾布 (1970～)
- 27 · 乃登第四世秋林 · 久美多傑 (1973～ )

二、夏札仁波切 · 桑吉多傑 (生於1913年)。他的弟子包括：

- 1 · 嘉察熱振 · 蔣華益西 (1911～1947)
- 2 · 錫金日納 (後住美國) 之索南托吉嘎孜 (1920～ )
- 3 · 錫金日納之羌 · 諾增旺嫫
- 4 · 熱貢 (現住美國) 之喇嘛塔欽 (1936～ )
- 5 · 錫金秋嘉 · 旺秋南嘉 (1953～ )
- 6 · 晉美土登南嘉

三、紐修喇嘛·蔣揚多傑（1932~1999）。他的弟子包括：

- 1·新龍（後住美國）之嘉度·噶吉旺秋（1932~2002）
- 2·日沃切寺（現住加拿大）喇嘛索南托嘉
- 3·噶陀寺智美信炯
- 4·佐欽寺（現住英國）之索甲仁波切（1947~     ）
- 5·日沃切寺（現住法國）澤珠·貝瑪旺嘉（1947~     ）

四、第四世多珠千·仁增丹貝嘉參（1927~1961）。他的弟子包括：

- 1·多珠千寺秋果堪布岡南（？~1957）
- 2·多珠千寺嘉拉堪布·徹卻東珠（1893~1957）
- 3·嶗塢塘寺洛桑隆多嘉措（札欽，？~1959）
- 4·貝瑪南嘉（？~1957）——杜炯林巴的轉世之一
- 5·達塘寺阿貢堪布·洛桑多傑
- 6·多珠千寺珠古晉美彭措（晉洛，？~1959）
- 7·果洛之噶哇珠古·嘉瑟貝洛
- 8·揚唐·德欽沃瑟多傑（1929~     ）
- 9·多珠千寺晉美沃瑟——噶哇堪布（？~1926）轉世之一
- 10·囊千之嘉瑟欽列袞恰（阿欽）

- 11 · 熱貢掘藏師珠古晉美沃瑟
- 12 · 熱貢拉卡寺珠旺珠古 · 啊啦貢波
- 13 · 熱貢果美寺匝堪喇嘛仁增
- 五、第四世多珠千 · 土登欽列華桑（1927～            ）
  - 1 · 多珠千寺秋果堪布岡南（，？～1957）
  - 2 · 多珠千寺嘉拉堪布 · 徹卻東珠（1893～1957）
  - 3 · 嶗塢塘寺洛桑隆多嘉措（札欽，？～1959）
  - 4 · 多珠千寺貝瑪南嘉（？～1957）
  - 5 · 多珠千寺珠古晉美彭措（晉洛，？～1959）
  - 6 · 貢波之康卓貝瑪德欽
  - 7 · 雅礮貝瑪固之第四世多珠千 · 丹貝尼瑪（1929～）
  - 8 · 多芒寺揚唐 · 德欽沃瑟多傑（1929～            ）
  - 9 · 多珠千寺珠古晉美沃瑟
- 10 · 貝瑪固（現住美國）之董瑟 · 欽列諾布（1931～）
- 11 · 果洛之喇嘛貝瑪度波（庫松林巴，1933～            ）
- 12 · 錫金之堪布德欽多傑（1936～            ）
- 13 · 康卓達熱拉嫫（1938～2002）——阿傍掘藏師之女
- 14 · 特卻貝瑪嘉參（特洛，1937～            ）——貝瑪多傑的轉世
- 15 · 第二世桑嘎 · 土登尼瑪（1943～            ）

- 16 · 錫金秋嘉 · 旺秋南嘉（1953～ ）
- 17 · 不丹洛本 · 特卻益西多傑（1957～ ）
- 18 · 錫金貢巴江寺第十世貢江珠古
- 19 · 第七世佐欽 · 晉美洛薩旺波（1964～ ）
- 20 · 尼泊爾努日之珠古確吉尼瑪
- 21 · 珠古晉美嘎威羅珠——堪布岡南的轉世之一
- 22 · 第五世多珠千 · 晉美龍陽——多珠千 · 仁增丹貝嘉參的轉世之一